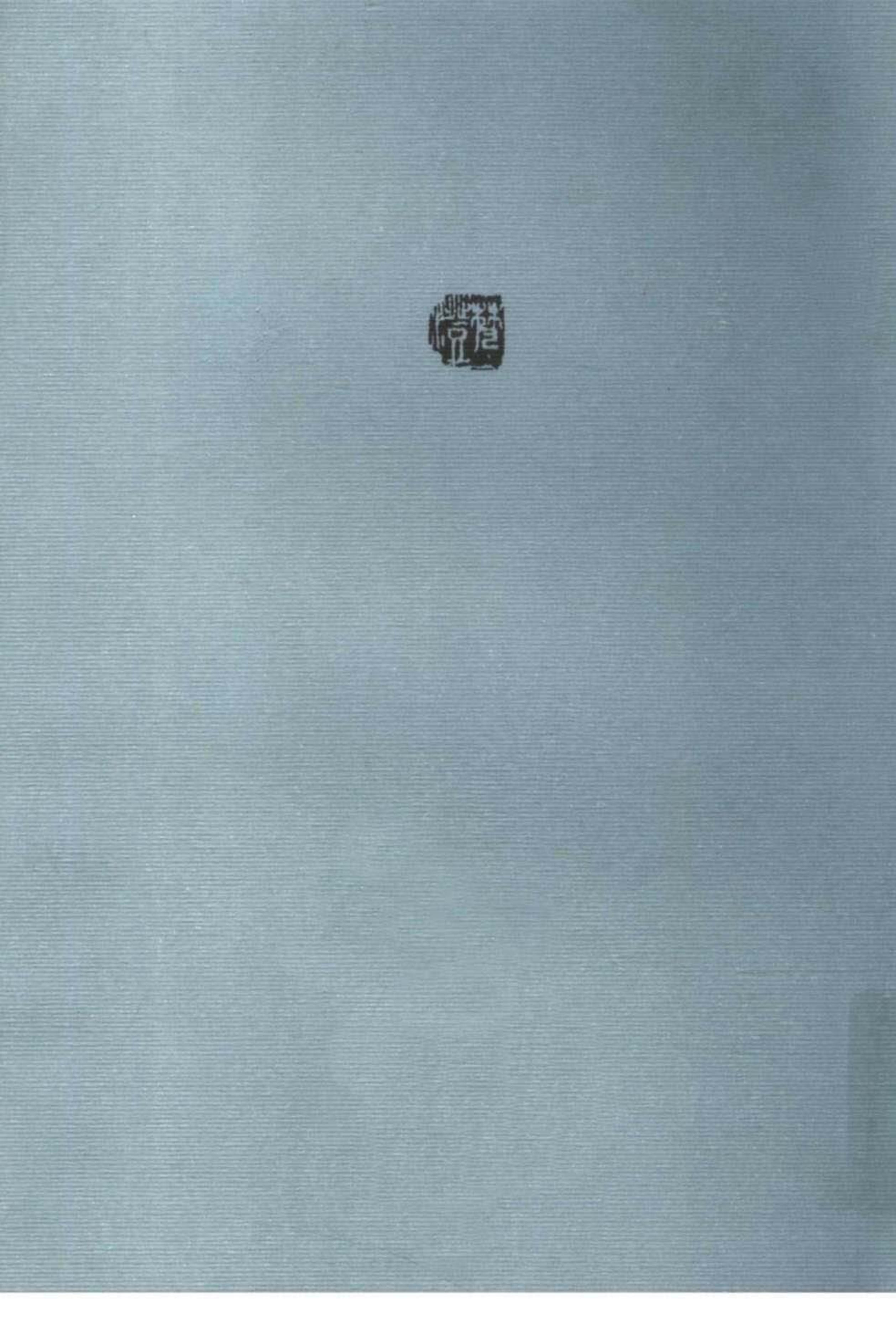
徐梵澄文集



徐梵澄文集

第五卷

朝　　霞

快乐的智识

上 海 三 联 书 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者说明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自梁启超介绍而入中国,迄今已逾百年。七十年前青年梵澄受鲁迅之嘱系统地翻译尼采,出版其译著共有四部:《朝霞》(1935)、《快乐的智识》(1935)、《苏鲁支语录》(1936)、《尼采自传》(1935),及两篇长文《宗教生活》和《启蒙艺术家与文学者的灵魂》(皆选自《人间的,太人间的》,又译《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1935)。梵澄所译尼采系列,今分两卷:《朝霞》、《快乐的智识》为一卷,《苏鲁支语录》与《尼采自传》并两长文为另一卷。

尼采,诗人—哲学家。其思想,纷论不定。大致尼采研究者,分其创作为三期:第一期着意于艺术;第二期注重于知识;第三期神往于强力,遂呼唤“超人”,以为人类雄强之本能,乃“权力意志”,且人类进步并上升于“永远回还”之中。梵澄晚年提撕大哲之灵感面,遥契并同符于室利阿罗频多之“超心思”。二氏同持此论:必有

健全的个人，然后可合为健全的集体。要之，崇高的个人主义与优良的集体精神，一体而两端者也，其“道通为一”。

六十九年前，郑振铎尝为《苏鲁支语录》作序云：“他（梵澄）的译笔和尼采的作风是那样的相同，我们似不必再多加赞美。”又摘是书语录云：“……这是一种永不涸竭的泉水，没有汲桶放下去不能满汲着黄金和珠宝上来！”

卷五目录

朝　霞

快乐的智识

朝 霞



卷　一

1　补充理智

凡悠久底事物，必渐为理智所渗透，使其产生于非理智的由来渐渐磨灭。凡首创之事的详细史实，岂不时常使人感觉矛盾和荒诞么？而良善底史学家岂不是不断地加以修正呢？

2　迂儒之谬见

学者们以为：任何时代的人们，必相信着自己知道好与坏，可羡与可鄙的。这批评很正确。但以为现在我们比任何时代更能知道了，便是谬见。

3 一切自有其时

当人们命定一切事物的性别的时候，自以为非出于游戏，而是更有深意存于其间：——这错误泛滥底范围，人们至今还未完全脱出。同样的，人们将一切事物与伦理关联起来，使世界上增加着伦理的意义的负担了。将来有一日这必会多起来，也变作毫无价值，如今时相信太阳是属阴性或阳性一样。

4 梦想底世界之混乱

我们必须将许多世界上的虚伪底伟大祛除，因为这违反了一切事物所有的公正！然那时想将世界不看到比现世更混乱，是难能的！

5 应该志谢

至今人类最大的成绩，便是我们无需时常恐惧着野兽，鬼神，和我们的梦了。

6 变戏法者和他的对称

科学中可惊奇的，刚和变戏法的奇怪相对称。因为变戏法的向我们幻出一极简单底原由的现象，实则有极复杂底原由在运行。而科学则叫我们对于简单底原由的信仰刚刚在其容易了解而使我们迷于现象时抛开。最“简单底”事物皆是极复杂底——这真使人

惊奇不置!

7 空间观念之别解

是真实底抑幻想底事物对人类的幸福较多贡献呢?诚然,最高底幸福与最低底不幸中间的悬隔,是由幻想底事物拓出的。然这种空间观念在科学影响之下,是必见其缩小的:正如我们从科学所学到而仍然在学的:感觉地球之渺小,视太阳系如微尘。

8 超升

无路底苦痛者,颓废底梦想者,超世间底炫耀者,——这便是那华耶耳所分的三种人品。我们现在已不这样看世间——即那华耶耳[①]现在也不敢这样:他该亲眼看到一种新底超升。

9 道德论[②]

自千年来人类生活方式观之,我们现代人是生活于非伦理底时代内:习俗的势力已衰弱到可惊,而伦理观念又已讲到极高尚,精微,竟至可以认为乌有。因此,于我辈后起者,伦理发生的根本观念,反隐晦起来;而且即令我们找出来了,也使我们缄口结舌:因为说来粗鄙!或则因其好像违反伦理!比方这定理:道德者,无非

---

① Santi Raffael,1483－1520,乃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中大画师。又此“超升”原指耶稣升天而言。

② 原题为:习俗伦理说。

(便是说也没有旁的!)服从流俗的道理而已,亦不论其为何种习俗;而习俗者,即行为和思考的通常底方式。于是凡没有通俗底事物,便无所谓伦理;而生活所系于习俗者愈少,则其道德之范畴愈微。自由底人是非道德的,因为他纯粹倚赖自己,不欲与流俗相依于:在人伦的一切原始状态中,"坏底"的意义便同于"特出","自由","故意","非常","未经见",与"不可测"这些名义。时常是以这些情况为准绳的:例如发生一件事,非由于习俗之驱使,而是由于旁的动机(比方为了个人利益),或者竟由于当日成为习俗的动机,这事便被认为不合伦理或不道德,连做这事的人都要这样感觉了:因为这事非由于服从习俗的缘故。习俗是什么呢?人们所服从的一种高等权威,其所以驱使我们,不因其驱使于我们有益者,而是因为其驱使的缘故——然而对习俗之情与恐惧之情有何分别呢?这是对于驱使我们的一种高等智慧的敬畏之情,对于某种不可思议的超于个人的底力量的恐惧——这恐惧中是有着迷信的——最初关于健康之锻炼和培植,婚姻之道,医药学,农事,语与默,人与人及人与天之关系这种种事,皆属于伦理的范围内:伦理便叫人循规蹈矩,不自视为独立底个人。最初,一切皆为习俗,有谁要打破这种惯例的,便成为立法者,或巫医,或一种半神似的人:便是说,他便创造出一种先例——一桩极可怕而且有生命危险的事情!——然谁是最有道德的人物呢?或则为最能依照法律行事的人:如婆罗门众,无论何时何地皆求贯彻其对于法律的意识。或则更为在最危难之际而能贯彻之的人们。最有道德的人便是牺牲于习俗者最大的人:但最大底牺牲是什么呢?答复这问题便辟出多少不同的伦理教义;其中最大的区分仍是求贯彻之最重大者或最悠常者这分歧。然人们不宜误认着那伦理的动机,那以最艰难底习俗的履行为最合道德的表示的。自我之牺牲非起于对自我有

利益的缘故，而是无非表示着有伦理和习俗的，即算违反了个人的意志和权利：个人是应该牺牲的——习俗的伦理如此要求。——然而另外一班伦教者，如踵武苏格拉底的信徒一般，深以自制与自持为个人之美德与幸福之锁钥，则可算例外，——即算有时的现象不如此，则正因为我们受了他们的影响的薰陶：他们走上了新底道路，为一切习俗的伦理的代表者所卑视——他们却也自绝于社会，被视若非道德的，在深底理解中，皆很恨怒。如同任何基督徒在一旧塑底罗马英雄的眼中，"最先祈求着个人的幸福"——是非常坏的。——无论何处，只要有一种社会，便自有其习俗的伦理，而也就有这种思想，觉得损伤这伦理的责罚也更归到这社会上：那么一种超乎自然底，不着边际底，由迷信的恐怖所建立的底责罚。社会可以制服某个人，使他对于旁人的损害，向旁人或社会赔偿；也可以，大概因为某个人的行动的影响竟使上帝的黑云和怒风雨集于社会之上了，取一种报复，——但社会依旧感觉个人的罪恶为它的罪恶，负着个人的责罚犹它的责罚：——"倘若这种行为还可能，每个人的灵魂，也该悼痛着风俗的堕落了。"于是每种独立底行为，每种特出底思索方法，引起反感，而最希有底，超拔底，原始底精神，在整个底历史过程中，怎样受着损伤，被视为坏底和危险底人物，甚至使他们自己也这样感觉了，真是无从说起呵！在习俗底伦理统制之下，任何新兴的事物必遇着恶意的批评；直到现今，善人们的天因此比原来的黑暗更黑暗。

10 相对论——(道德意念与因果意念之事)

凡因果之量增大，则道德范围缩小：因为凡事倘若看到了必然底影响，知道将其从偶然和或许底机会分开，便同时将许多成为习

俗的根据之幻想底原因打破了——现实底世界比幻想底世界窄狭的多——每当世上消失着一点恐惧观念和强迫观念时便同时消失着一点对习俗的权威之信仰：道德大致便因此破坏了。谁要将其弥补的，便应知道如何使结果不可预计。

11 伦理与巫医

统治着一个社会的伦理，时常是被人修理着的，许许多多的人增添着因与果，罪与罚的例证，视为天经地义，因而更加信仰；少数人对于人们的行为和结局加以新底观察，因之抽绎出结论和定理来；更有少数人却加以攻击，而让这方面的信仰薄弱下去——凡此种种，无论为引证，观察，或攻击；无论为一种教义的证明，表彰，加厉，或反对：彼此皆同在极粗鄙且不科学底行为中。——犹之毫无价值之败坏，呈现毫无价值之丑态，正同如原始民族的巫医的形质一般。民族的伦理和民族的巫医互相关联，似乎不应时常这么不同的看待：二者俱为极危险底幻术故。

12 运气——（视结果为外缘）

从来人们相信着一桩事业的成功，并非结果而是上帝的随意底添配。世上有还比这更荒谬的说法么？人们应该更加注重事业和成效，使用着更不同底工具和方法。

13 人类的新教育

救助呵！慈善和温良的人们！大家将这蔓延全世界的报应

说除掉。没有比这更恶毒的毒药了。——将事业和成效当因由和果报(惩罚)看,还有比这更可怕而且无理的说法么?人们不但在我们行动方法的结果上,加以这种论说,并且已更进一步,以这恶臭底惩罚报应论,将纯粹底偶然之事的天真损毁了。而且这愚蠢又已铺张到极致,甚至将生存之本身认为罪孽的报应。——这便如同监狱者和刽子手这班人的幻想,领导着至今人类的教育呀!

14 疯狂在伦理史上之意义

自人类纪元前几千年,自纪元后若干年,以至今日(我们是生长于异常渺小的世界内,兼之又在这很坏的地带里)。虽然一切人类皆在"习俗的伦理"严重压迫之下,而仍然有新底特出底思想,观念,行为产生者,皆因经过一种可怖的引发:即是几乎全由疯狂替这种思想开导先路,打破着习惯与迷信的成规。你们知道为什么这只有疯狂方为可能呢?缘何以如是之声与形,如海浪,如暴风雨,狰狞而莫测,然后对于崇高之思想方能发生同等之敬畏与瞻仰呢?缘何以这么一种局促之相,如猝倒者之痉挛和口沫,为疯狂者对于一种真理的面具和话筒的态度呢?缘何一种新思想的使者,对于自己生敬仰与怖畏,无怨尤,成为先知与此思想之身殉者呢?——我们现代渐渐明白:天才,应该是赋予了一粒盐却是给了一粒疯狂药的;古人更比我们明白,那儿有一颗疯狂,便有一粒天才和智慧——正如人们所耳语的"天神似的"。或者,古人强力底地这么表现着了;"幸福是因疯狂传布到希腊来的呵!"柏拉图这么就古代全人类说。我们更进一步探讨吧,那许多明智底人们,无肆的捣碎任何道德的负轭而创立着

新法度，倘若的确未曾疯狂又怎样呢，除了发狂或佯狂外也更无他法——这不但于政治的或僧侣的理法为然，于一切改革者的领域亦莫不然——譬如改变旧诗之格律的，必以疯狂底情绪自信。（直到许多和缓底时代中，诗人多少流连于疯狂的结习内：远之如梭龙激起着雅典人夺回沙拉美斯岛。）“倘若不疯狂而又不欲佯狂，则将如何呢？”古代文化中之哲人对于这苦痛底事实皆思索过了；因此流传一种艺术底态度和理智底暗示的明哲保身之诡秘学，同时也怀着这种惨淡经营之无过与纯洁之感想，那药方，于印第安人中为医师，于中世纪之基督徒则为圣侣，于格零兰人中为 Angekok（安格恪），于巴西人则为 Paje（巴乙），其实一也：无意义之节食，长久的禁欲，走人旷野或高山，或爬上一柱子，或“隐于一个前临湖水的荒林”，时常除了求索一种热情或一种精神上之刺激对于自身的影响外，并不思想。谁愿意走入那多余底苦痛底灵魂的忧患里去，那刚为各时代的伟人所想的呢！听着孤独者和愁苦者这样底暗呜：“呜！愿上天给我以疯狂！那疯狂，使我终于相信自己！给出飞扬和收敛，强光与浓黑；骇我以严霜和烈焰那凡人未曾经受过的，加我以喧豗与鬼影憧憧让我呼号，让我哭诉，让我一匹兽似的匍伏；只要呵，我在自己中寻到我的信仰！怀疑已将我吞噬。我将理法杀死了，理法使我恐怖如一个死尸惊骇着活的人：倘若我不多于理法，那么我将成为一切中最不幸的。那在我自身里的新精神，倘若不是从你们那儿来何自而来呢？指示给我，使我属于你们；指出着疯狂给我。”往往这种热烈底祈求是达到目的了；正当基督教收获着最大底效果时，即圣徒和隐荒野者最盛行之际，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很多很大的疯人院，以安插许多不幸底圣徒们，那班因此给出了他们那最后底盐粒的。

15 最古老底安慰法

第一步：在不安和苦困中，凡人看到他之有应让旁人不安和困苦者在——因此他感到他自己尚存留着的力量，而这便安慰他。第二步：在不安和苦困中，凡人视为这是一种责罚，以为这是一种赎罪，为解脱某种事实底或意象底罪恶的魔力之方法。倘若他看到这种不幸所附带的便宜了，他便又觉着可以无需苦痛着旁人——他无需有着那种慰安，因为他有这种方法了。

16 文明的第一章

在原始民族中有一种习俗的统系，其故也正为各种习俗的因由：许多多余地而且困苦底限制（例如在康莎德民族中，永远不宜以刀攮去鞋底的雪，不应以刀尖叉着一块煤，不应将一块铁投在火炉里，——违了这种禁忌的大概有死神将降于他了！）存于习俗的近旁；而将此种种习惯的服从和实行永远保存于知觉里：便可以坚固文明的开宗明义第一章的意义，那是：任何习惯比没有习惯好。

17 自然之善恶

起初人类是沉浸于自然以内：他们到处发现自己和自己这一流，便是恶劣而叵测底天性深藏于云雾里，风雨里，野兽里，树里，草里；那时到处发现着“恶底自然”。后来却有一时代人们从自然里飘浮出来，便是卢梭时代：人与人彼此皆厌足了，根本便想逃到一个世界的角落里，无苦痛，无人；这时便发见“善底自然”。

18 牺牲自我之伦理观

对于在战争状态中的危险而又严密底小组织中的人们，何者为最高之快乐呢？对于那班强力底，寻仇底，敌忾底，狡狯底，粗暴底，预备着作可怕底事业和因着遗弃与传统的压迫而坚强底人们呢？残忍之快乐：在这种状况下不断的和新奇的残忍，甚而至于便认为才能。残忍的行为使这种组织苏醒，立刻抛开了平日不断的恐怖和提防的焦劳。人类古时的快乐节，是不离残暴的，这是一种节日的快乐。因此人类便以为天神也因见了残忍底行为而欢乐，而允其求，——更因此出拓一种理想，以为自愿底苦痛，自愿底殉身，有着高尚底价值和意义。于是乎根据这幻想便发生行为，在社会上开了这么一种习俗：反之却从此对于过度底安逸怀疑，对于艰难困苦的境况生信；因此说：天神对这种幸运许不赐福了，而因我们的苦难却垂哀悯——但并非同情！同情是认为可疑的，非强健猛烈底灵魂所能屈受——但哀悯因为它刺激起欣愉而有好的转变：因此残暴者享受着权力的高度底狂欢。然后看社会上最有道德底人为最能受苦痛的磨炼的人，能决绝，能艰窘的生活，能忍受残暴底烦恼的人们——而又非，重复地说，为教制，自持，图个人幸福的工具——却是一种美德，使愤怒底天神歆飨着这社会的馨香，如一种还愿的祭祀之牺牲，从祭坛浮升上去。一切民族思想上之导师，想要于习俗的泥滓有所推移，便在疯狂之外需要自愿的殉身，以寻到信仰——而且也和寻常一样，大半终始是要有对自己的信仰！其精神走上新轨道愈远，而其良知与恐怖的压迫和苦痛愈深者，其于肌肤，康健，快乐种种己身之事则愈残忍，愈恶劣——好像要向天神要求快乐的赔偿，倘若因为其为新理想的奋斗苦极了，

因对于旧势力之攻击而颓唐了的话。请休要相信得太过，以为我们现在便脱离了这种情感上的逻辑的束缚！英雄气概的人们不难用这抚心自问的。每一种自由思想的领土之微小底开拓，和个人幻出的生命之宛转底变迁，从来是经过了精神的和肉体的殉身者的步武：不但是向前的进步，不是的！根本上是进步，运动，改革需要着这么许多殉烈的人们，这是就几千年的实际，我们不加思索而论断的“世界史”——人类的生存之渺小段片——说；而此所谓世界史者，其实是关于最近底新奇事物的喧嚷，其中除了许多从古以来殉烈者——那班想转移这一片泥滓的人们——的一部悲剧外，更无何等更重要的问题。人类的理智和自由思想这戋戋量，我们现代差可自负的。更有何者比这是牺牲了还要大底代价换来的呵！而这一点点自负，较之“习俗的理性”那悠久底时分，真不可同年而语。习俗的伦理，矗立于“世界史”之前；而决定着人类的品性的真实史事，反因此隐蔽：以忧患为善境，残忍为才能，错乱为妙巧，敌忾为美德，非理为英明，皆可称；而以安逸为危险，求知为妄虑。和平为衰微，同情为优容，皆可怕；更以受同情为可耻，工作为羞辱，疯狂为神奇；改革则成为不道德和破坏了！——你们以为这一切如是转变了后，人性便因此换过了么？你们这班人类认识者呵，还更努力学着认识人类吧！

19　伦理和愚蠢化

习俗代表着古人对于利病的经验——但习俗之观感（即伦理）与这种经验，不相关联，却依于习俗之老大，神圣，和不可思议。因此便损伤着获得新底经验和改移习惯风俗者的感情：便是伦理违碍着新底和好底习俗之养成：它使人们渐变愚蠢——愚蠢化。

20 自由行动者与自由思想家

自由行动者比较自由思想家不利，因为人们顾虑着行动的结果甚于思想的影响。试思此二者皆求其直，思想者亦因思索与发表干禁底事物而得其平则在动机上二者为一：但看结果则攻击却应加于思想者之身的，只要人不像全世界样粗率而且近视的批评。人们所认为这班人的咎责，即以行为破坏着某种习俗者，其咎责实应归到自己的身上来的——普通皆称他们为罪犯。那推翻某种现存的习俗的法度者，常常被斥为坏人：而到后来对于这法度并不愿恢复起来时则称谓又渐渐和缓；——历史便纯是这班坏人后来转称好人的纠纷！

21 “履行法律”

倘依照一种伦理之原则去做，未曾得着所希冀所允许的结果，或因求幸福的正经人到得着不幸和困苦，则只有逃入疑惑与恐惧之一途：“做的时候许有些事忽略了。”在更坏底事件中则一个忧悲苦恼底人群或这样声明：“履行这种方案原不可能，我们是乏之又乏，罪上加罪，对于伦理根本不胜负荷，因此我们对于幸福和成就没有希求。伦理的条例和允许是为比我们这班人高尚的人物而设的。”

22 工作与信仰

时常因基督教理传布着这种邪见：一切皆系之于信仰，从信仰

必然产生事业。这是不确的，但这话似是而非，也曾混惑过路德和其他的哲人的脑经（如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即算各种日常经验的现象与此相反。确知或信仰既不能增加行为之力量，更与行动之迟速无关 。这不能与那纤微而多方面底运动相比；那机械的运用使一种幻想化成行为，应该是首先经过了的。事业在先，且超过一切！这便是运动，运动，运动！与此相关的“信仰”自将跃出——这是可保障的。

23 我们对于什么事最精细

人类千年来将事物（即自然，工具，产业之类）看作有生命了，用力损毁着而且抽绎出人类的意见来；因此，无能为力之感觉在人类中便常有而且广博：实则人力并不如此微弱的。人们以为原应将这些事物当人样或动物样看，运用权力，压迫，阿谀，条约，贡献等等而为自我之防卫。——这便是许多迷信的习俗之来源，即人类至今所运用的才能，超出底也许凌厉底，但无用而且奢费底，其中重要之部！——但因无力之感与畏惧之情这么强大，悠长，而且继续活动；则权力之感觉便演替于极纤微，几乎可以用精微底金银秤定出分量。这是最大的倾向了；以求发现产生这种感觉的工具，几乎便成为文化史。

24 证据

普通看一种方案的好坏，例如面包烘制法，是以其发生预定的结果与否为准绳的，但亦以此方案精确之实施为前提。但伦理的方案现在却不如此：因其结果不能预料，或虽有显示而不定准。这

种方案是根据着渺小底科学价值之假设,结果之直证或反证同属不可能:——但有时可能者,因原始科学之广泛,与确实指证某事之方法不苛求,——有时伦理方案之好坏也这么因其结果而定,和其他方案一样。比方在北美亚拉斯加州所生的人,守着这种成法:不应将肉骨丢在火炉里或投给一只狗——那结论之证明便是:"倘若这么做了,打猎时便要毫无幸运。"但人往往在行猎时不有"幸运";用这种方法指证这方案之错误是不容易的,因为倘若指受损失的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普通总是有一种好像能够证明的事象发生,其实是荒谬的。

25 习俗与美丽

人们对于习俗之优越,并非沉默着的。以为无论何人至心诚意从头顺从之者,精神与肉体攻击与保守的机能皆不发扬,便是说:他将渐渐长的很美丽!因这种机能与意识之运用,是包涵着丑恶发露着丑恶的。一只老猩猩比一只少猩猩丑恶,一只幼少底雌猩猩便最象人形:也是最美的。——于此,可知妇女们美丽之由来!

26 兽类与伦理

在上流社会中所必有的行动:如小心的避免着可笑之事,露头角之事,及争端;隐晦着一己的才干和欲求;与环境同化,从俗,自卑——这种种社会道德到处皆可见到,直到下等动物中——而且只是在这下面方可看到这许多风度后的隐秘目标:用以避去后面的追逐而能更方便的寻到劫掠品。动物也学着自制,改变形容,例如使自己的颜色与环境相合(即保护色的作用),或装死相,或装成

另一动物的形色，或化为沙砾形，树叶形，缕形，团形，这种种行为英国动物学者命曰 mimicry——肖形作用。同样的，个人隐在"人"或社会这些广泛的涵义下，自跻于贵族，阶级，党系，时代性，环境这些东西中：如自处的美好，幸福，有势，可亲：便可见到动物的对象亦复如此。甚而至于对真理的感觉，其实是对安全的感觉，人也和动物界同流：人不欲使自己被骗，不欲自误，疑惑自己的情感之要求，强迫自己，反对自己，留心自己；这一切动物如人类一样的知道；渠们也知自制，这由于对真实的感觉（即聪明）而生。也留心装成别的动物后的结果，从此而返观自己，"客观"的研究着，便有着相常底自知之明。它分辨它的朋友与仇敌的动作，熟谙其特性，而向此设施：对于某集团之个体或避免战争，也在接近许多动物时表示和平与订条约之意态。正直，明智，分寸，勇武这种种性行之起源——总之一切我们认为苏格拉底的美德，皆是兽性的：那种教示寻到生活避开仇敌的行为的理由。我们试行考量所谓上流人物无非在寻生活和离开仇敌这两方面稍高尚和巧妙外，则谓整个底伦理观为兽性的，并不为过。

27 超人底热情的信仰之价值

婚姻之法度，坚持着这种信仰：以为恋爱虽是一种热情，却是能永久支柱的；且以永久底一世底恋爱为准则。虽然在事实上这成为矛盾和误解，然因这种信仰之坚韧，使人觉得爱情高贵了起来。一切法度承认着热情的长久性和长久底责任性者，抹煞了热情之本质，另提高了一种新地位：凡为热情所震动的人们，不像从前样相信着自己已堕落或沦于危险了，反以为这是超于自我和侪辈的升华。试思这些法度和习俗吧：自热烈底刹那之牺牲而造成永久底恋爱，

自愤怒之狂情而造成永久底仇恨，自疑惑造出永久底忧悲，自偶然底无意底语言造出永久底信赖！许许多多谎骗和伪善，每每从此种转变产生：每次也因此生出一番超人底提高人类的新道理。

28 以兴致为理由

事业上明敏之决定从何而来呢？——这问题大家推敲过。最古老而仍通行的答复，便是从上帝来的，上帝因之让我们知道他赞成这事了。前人征卜着一种进行的预兆，是想从兹获得那明敏底决断的。于是倘遇到面前许多迟疑之事，最后却决定说："我将一定这么作了，因为有了某种感觉。"而判断遂不由于理智，纯因一时灵魂感到活跃与有希望，而决定着行为。很好底兴致也加到天秤盘里去，压过理智了：因为兴致只能用迷信解释，那允许着祈求的上帝的功能，他以最高的理智让兴致表现。那么，试考虑这一种成见的功夫吧：倘若聪明人和争权者崇拜这方法，利用这方法！"增加兴致！"——这么可以成为一切的根据，推倒相反底道理！

29 福德与罪恶之表演

古社会中人，以良善之美德著称的，好像大多是演戏似的表现着自己：例如希腊人，那种天生的演剧的性格，无意的这么做着而且以为好了。因此每人所奉行的美德与旁人或许多人的美德相冲突，竞争：为何不运用一切技术来现示这种美德呢，单为着练习的缘故，给自己看也值得的。倘若一种美德不能表演或不知表演，这德性有何用处！基督教却遏制这班德性表演者：发明着罪恶之炫耀和张扬这些道理了。且将虚伪底"罪恶论"带给了世间。（直到

现代这是基督徒中的“好调子”。)

30　精微底残忍即干才

这是一种根据着表现之冲动的道德——你们别要自命太高!所谓冲动者何也?其意义在哪里?无非要使旁人看着我们便不舒服,因此激动其嫉妒心,乏弱心,惭愧心。使人尝味着命运之苦涩,而在渠们的舌头上滴下一滴我们的蜜汁,因此敏锐的幸灾乐祸的欣赏这一种仁慈的布施。这人颓唐了,而且完全失败了——再看他久想报复着的人,这是可以找着的!有人向动物表现怜爱而被注意了,——但有一班人正欲因此发散其残忍的心情。那儿有一位大艺术家:于敌人嫉妒的欣赏使他的力量滋生,不到他变成很伟大的人物不止——他让多少灵魂们的苦痛来报偿这伟大呵!师尼的贞操:她以多么发光的眼睛来赏鉴生活不同的妇女,多少复仇的快感发露于这眼光中呵!——这题目很简单的,其中的变化无穷,甚不单调——优异道德之表现,无非精微底残忍的快乐,这是一种矛盾底而又使人痛苦底新奇。但每每只尽于一代。因为这种优异底道德习惯遗传下去,其隐秘之思想背景不传(感觉可传,但思想从来是不能遗传的)。倘若不因教育将其推向那方面去,第二代的人物对于残忍已不甚有兴趣了:不过对于习惯感到快乐而已。这快乐是“良善”的第一步阶梯!

31　灵魂的骄傲

人类的骄傲,否认着从动物来的进化论,划分着人类与自然界的鸿沟——这骄傲是生于有灵魂这成见里:而且这成见还算比较

近代的。在悠远底人类史上，人们以为凡物必有神魂，并不以为这唯为人类所专有。反之将魂灵底的(与乎一切冲动，劣根性，倾向)化为公有品之后，即与动植物同原也并不觉羞(高贵底种性们自以为因这种神话而荣幸了)，且在灵魂中看到使我们联系着自然的道理，并非与自然界脱离。于是乎自牧于此谦裕中——也还是根据了一种成见。

32 障碍

道德上感觉痛苦而生儆悟，以为这种苦痛有着一种错误：这便引起反感。因苦痛而承认一"渊深底真理之世界"，与此现实界不同，便是唯一底慰安；而且人们宁可痛苦着以自觉超于这现实以上(即是觉到更接近着"真理的世界"了)，不可无此痛苦而无比人高贵的感觉。骄傲如此，伦理之新解所以安慰之者亦如此。人将用着何种力量以祛开此障碍物呢？更多的骄傲么？一种新底骄傲么？

33 原因结果及现实之忽视

一种会社偶尔遇着不幸之事，遭着坏天气，无收获，或流行病，使此会中之人们生出一种猜测，以为大约与习俗相冲突了，或必需想出一种新习惯，将此魔力与鬼气祛除。这种恶念和意想，却与真底自然底原因的根据相背，因以魔鬼力量为前提。这便是人类智慧中遗传底矛盾之渊源：此外则还有一种，以为一种行为之真实底自然底结果，反不若其超自然底的原由(所谓上帝降下的祸福)。例如在一定底时间必有一定底沐浴：人们沐浴了，并非求清洁，却因为其注定之故。而不求避免不清洁的真实底害处，反信仰着倘

沐浴有缺上帝或许降下之灾。在迷信的恐怖下人们摸索着：这么洗涤污垢必有极大底关系了，又加上第二种第三种意义去；于是推翻了这事实原有之意义和快乐，而且久而久之，止以此为象征而认为尚有价值。这么，人们在习俗的伦理的范畴中，第一忽略了原因，第二误认了结果，第三错看了现实。而以一切较高底情绪（如敬畏，崇仰，高傲，感谢，爱好，等情绪）织入一幻想底世界中：即所谓高等世界。我们试看这种影响：某人的感情自觉高尚了，必其某种理想底世界在作怪。这是可悲的：但有一时期科学化的人们必对于高等情感怀疑，因为被这许多荒谬和迷信壅蔽了。并非他们为本身或久远要如此：但看迫近着人类的各种渐次底清除，清除这种高尚之感情必是最迟缓的。

34　伦理感情与伦理解释

大概伦理的感情必是这样传播的，小孩认识大人的许多行动之去就，如猿猴然，学着样式做；长大之后，将这种种学来的且习惯了的行动的影响看出了，补答一个“为什么”的问题，为某事应如此或如彼的原因。这种种“原由”又与其事之根源，或感情之限度毫无关系：因为根据习惯，人这么一种理性动物必有是与非的原由，当然是些可引可征的道理。这么伦理感觉的历史便与伦理意义的历史，迥不相侔。前者的势力，居于行动之前；后者的由来，发生于行动之后，大概是因有解释之必要的。

35　感情及其产生于批判之由来

“相信你的感情！”但感情既非终极，复非发端，在感情之后站着

批判，评量，是以感情之形态遗传给我们的（赞成或反对之类）。灵感，发生于感情，乃批评之苗裔——而且时常是错误底的。——而且无论怎样不是你自己的！相信着一己之感情——便是服从祖父祖母及其祖父母过于服从神明，那在我们自身以内的：理智和经验。

36 有思维的幼稚底虔诚

怎样！古代文化之创造者，最初的度量衡及舟车宫室的制作者。最初发现天体的经常与乘方的规则的，——渠们比现代许多发明家和观察者不同吗？高超吗？初步最有价值，而我们现代的许多探险和科学的循行的意义不够相等吗？成见是这么的，为现代精神低下论辩白。但事实是这么的，“偶然”乃古代发明家与观察者最大的一个。为多所发明的古代之善意底吹嘘人；在现代一种最微小底发明，比整个儿古时代多费去精力，苦工，与科学之幻想，这皆在古时代中未尝存在的。

37 利益论之误推

倘若指出着某事最高之利益了，这不足以解释其原始底由来：便是说利益不能以之解释存在的必需。反之，其反面的理论却至今存留——而且在最严格底科学范围中亦复如此。人们不是在天文上解释卫星的利益（假设底的）——以为因长距离而淡薄的日光，可因此返射到星球上，使其居民不致缺乏阳光——为其陈列的目的，以及发生之由来么？这使人记起科仑布的话：地球是替人造的，便是，倘有陆地则应居人。“太阳照着虚空是真的吗？而且星辰夜间向无轨的海上和无人的陆地放光，是否白费了呢？”

38 道德的批判使冲动改观

习俗对于某种性行之指斥，使这性行衍为懦弱的苦感；苟此种习俗深入人心而加以称颂，如基督教里的，则亦化为颓然底快乐。便是说：以出自好底或坏底动机为分别！某种冲动，本身其实像任何冲动一样，既无道德之名义与性质，复无一定底相随底痛苦或快乐：凡此，皆因与被确定的善或恶之行为发生关系，或如凡人早已定论的道德之本质的特点而被注意，然后发生。——例如古希腊人看嫉妒比现代人不同，赫叙阿德[①]以之归入那仁慈底善良底耶栗士[②]的风化内。在天神中有着嫉妒之事，并非矛盾：以显示某事在灵魂上所激起的冲突，这种冲突是被视为好的。又如希腊人对希望的态度，亦与今人不同：希腊人视之为盲目而且险恶；赫叙阿德在某神话中将其强力底克服者表现出来，这是一种新奇之事，今人难于解释的——因为这违反着时代精神，自有基督教以来，以为相信着希望是一种美德了。于希腊人则不然，知道将来之道好像还通，欲知将来，则必转入宗教的责任里(我们于此则以“希望”而自足了)，依于卜筮与预言家们，遂将希望减低，视若卑劣而且阴险。——又如犹太人对于愤怒的感觉不同；视为神圣的：因此遂有一种人类的枯干底高贵观念，自视很高，从一种崇高下看这些人们，这是一个欧洲人意想不到的；他们崇仰着愤怒底神圣底耶和华，根据着许多愤怒底神圣底先知们而幻出的。以他们为例，欧洲

---

① 纪元前八世纪时神话诗人。

② 耶栗士乃著名之挑剔者，于佩列阿士之婚典中，出一金铸之苹果，文曰：“给与最美者”，因而激起莫大的争端。

人中间最大底暴怒者皆是上帝第二流之创造品。

39 纯洁精神论

随便那儿，讲究着纯洁精神的，必因其迷离徉徜毁败着神经：这教示着看轻，遗弃，苦痛着肉体；而因其驱使之故，轻视，苦痛着人类；因此有干枯底，紧张底，困窘的人们——犹且相信着可以认识渠们的苦感与或因此而能高尚者！“这应该在肉体中！肉体太发扬了！”——渠们这么论断，而实则肉体因其被蔑视和受痛苦一度一度的反抗。一种渐进底日增底神经衰弱便是那班纯洁精神的人们的末路：只能在狂欢的状态中还能认识快乐，或在初步底疯狂中——及至以狂欢为生命之最高目的与批判一切人世事的准则时其组织也到了最末端了。

40 习惯之考虑

无数习俗的成规，从偶尔希有之事上粗粗看去，使人极不了解；其意向如同惩罚一样不可捉摸，违背习俗便得着惩罚：例如仪式的意义是大抵可疑的；——但因为人们这么那么揣测，价值考虑的对象便推广起来，于是习俗的最矛盾者，转为神圣中之神圣。人们不必千年以来人类在这上面费去的力量为小，却不可小觑这种习惯的考虑之效用！我们已达到理智的训练期——这儿不但宗教应该放开而且驱走：这已是科学的光荣底虽则可怕底前生，这里产生诗人，思想家，医生，和立法者！对于不可思议之物的敬畏，那许多产生仪式的懵惑，渐渐归入可思议而不甚能了解的刺激中，至于不甚知道之事，则也学着做了。

41　思想质人物的估价说

既为思想生活的人(vita contemplativa),则不宜忘记对于行动生活人们(vita activa)观察的结果所生之祸乱——行动生活质对我们有何反应,倘我们以自作之善行向他们骄傲的话。第一:宗教质者,在思想质的人们中占大多数,在各时代皆形成一流人物,使实际生活的人们的生活艰难,尽可能的加以迫害——使天空黑暗,明光隐灭,欢乐化为愁惨,希望减少价值,能耐之手枯干,——这一切渠们皆知,正如在困难时机和情况中,不忘渠们之安慰,布施,援助,祝福之类一样。第二:艺术家们,较宗教者少,但为思想质之普通人物,其态度则不可侮,简率,嫉妒,暴烈,不平和:这种影响是要在渠们的作品之鼓励底,高明底影响下减折的。第三:哲学家们,一种宗教的与艺术的力量之和合质,再加添了第三种东西,便是辩证底的,高兴表现自己的气分。用著宗教者和艺术家一同的方法,制造灾殃,且以那种辩证说给许多人以无聊;但这也在少数。第四:思想家与作科学工作的人;其影响甚微,但土拨鼠似的默默地在地里掘洞。也不制造风浪,使人不安,时常成为嘲笑之对象,但并不见得愿望减轻着行动质人们的生活之苦痛的。终之科学对于这一切人物皆为有益:因此有益之故,许多决定了为行动质的性格,自作出达到科学之路,在额上流着汗,劳身焦思,然对于这种痛苦思想家与作科学工作的人们是无罪担的;这是“自讨苦吃”。

42　思想质的来由

在草昧时代,悲观的意见充塞在人类中,个人对于自己充满底

力量的感觉,使他作事取这种态度,即是说:将这种理想翻译到行为中,为狩猎,劫盗袭取,残暴,与杀戮;也包括这种行为单为此集团所容忍的惨淡底幻境。倘若自己的力量衰弱下去,或倦怠,或疾病,或颓丧,或过于饱足而疲餍了,便要有时无欲无为,这么他便变成一个较好底人,即不甚有害的人。其悲观的见解,则只能以文字或思想传播出来,例如对于同伴,妻孥,生活,鬼神的意见——而他的意见往往是坏底无价值底批评。在这种状态下他便化为思想家和预言家了,或者将他的迷信展拓开去,想出些新底方法,或者嘲笑嘲笑敌人——但无论其想出些什么,其一切精神的产品必反映着现示着他的情形,即恐怖与倦怠之增加,行动与欣赏价值之减少;这种产品的内容,又必与这种诗化底,思虑底,僧侣的底情绪相合;坏底成见必在中统制着。直到后来,有人照着这些古人在这些境况中所作的做,即是坏意的忧郁的少动作的生活着,便被目为诗人,或思想家,或僧侣,或医士:——人们因为这流人物不甚行动,很可以从社会上排斥去,而且鄙视着的;但却有一种危险,——渠们是根据着迷信和神力的依凭的,疑惑渠们对于权力有着未可知的方法。最古底思想质的人们便在这种推测中生活下去——怎样被藐视,也怎样被敬畏!以这么模糊底形态,恶劣底心肠,与怖畏底头脑,思想便出现于世间,弱,而且可怕,私下受藐视,但公开迷信底地被推崇!这,也应该叫作“污秽底源流”——Pudenda origo!

43 现代思想家所必致力

与意识界分离,自人于空无之境——这曾经视为升华:这,我们现在也不十分能追想了。对于空洞底字意或物象的饱足,与这

些不可见，不可听，不可触的神质的游戏，好像觉得是另一高等境界的生活似的，出乎对此可触的引诱的世界之藐视。“这空境不再能诱惑了，但它能领导我们！”——人们便因此飘然上升。不但这种精神游戏的内容，其本身，也是科学的先期中的“那最高的”。因此有柏拉图的对辩证的惊奇，及其与良善底无欲底人们必有关系的信仰发生。不但知识是散漫底，渐次发现的，求知识的工具也如此——其情境与剖析，那在认识中为人类先导的，亦复如此。每每好像是这样：仿佛一种新底解剖或新感到的情境不但为认识之工具，也就是值得认识的一切之内容，目标，与总结。思想家需要幻想，升华，空无感悟，启发，预觉，演绎，辩证，归纳，批判，搜求，非个人的思索法，精微底考察法，与总观，以及对于一切的爱好和公平——但这一切工具有些在思想史生命史上——vita contemplativa——曾被视为目的和最终底目的，其发明者曾得过祝福的，即在人类的灵魂上加以最后的目的之光耀。

44 缘起与实义

——为什么这种思想屡屡发生，且常以彩色现示着呢？——因从前的探讨者每走到事物之原始这路上来时，每以为必可寻出研究与批评的无价底根据来，且时常以对于事物原始观念，关系着人类之幸福：又以渊源之探索愈远，则兴趣愈不分离；即以为我们对于事物之衡量与感兴，必开始渐次失却意义，倘我们的精神专注于该事物之本身。但对于原始之探求渐加增原始之无意义：倘其次者，内境与外执，渐次显现意义之色，美，迷离，与富赡，古人之所未曾梦见的话，那时的思想者好像被笼困的野兽忿怒底地奔突，时时睥睨着笼槛，不时一奔扑以求决破出去：而那有福者便好像在一

空隙中相信看到一点点外方，那远处和彼面。

45 知识悲剧底出路

升华之工具，在各时代将人类提高而且启发的，是人类牺牲者。或许可用一种伟大底思想将各种旁的奋斗压平，使胜利超乎最胜利者——即牺牲自我这思想。则牺牲又将谁为呢？人可这么相信：每当此种思想如星辰出现于天际时，对真理之认识为所存之唯一目的，回视这种牺牲，则无有更大者。但还有这种问题未成立：对人类整个推进这种知识有何种步骤可取；不消说以何种求知的动力方可推进人类以自跻于那种境地，必看到将必出现的智慧之光辉然后死。许能的，倘若一旦以与旁的星球上的居民交通为求知的目的了，且于几千年中将其知识从这一星球传播到那一星球之后：许人们的知识热便能达到这么一种高潮！

46 怀疑的怀疑

"怀疑是佳塑底头颅下多么好的枕头！"孟太因这句话太使巴斯喀恨怒了，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急于需要这么一个枕头。——Montaigne 与 Pascal——其故何也？

47 文字碍着路

无论何处是如此：古人制一字，则当他们有了一种发明。但在实事上是多么不这样！——他们触到一问题，警告后人不使之解决也，则造了解决的障碍物。——现在我们是撞碰着许多化石似

的文字。且可碰断一条腿，不能破一字。

48 “认识自己”便是整个底科学

人类要在认识一切事物后才认识自己。因为事物不过是人类的范围。

49 新底感情：去法

古时要显示人的尊荣，便遥指天神的遗胤：这路是在今不通行了，因为那前面站着猿猴与旁的古怪动物，断断的露着牙，好像要说：此路不通！于是又试行相反底方向的路：这去向要表示他的尊荣与和神的关联。然而呜呼！这也不对。在这路的尽头见到最后一人与为墓者的墓碑（文曰：Nihil humani a me alienum puto，悠悠世间人于此谅非远）[1]。无论人类进步到何种地步——也许最后比原始还低！——没有升到一高等组织中的过渡，——正如蝼蚁和飞蛾，在“地的轨道”的尽头，未能升入天神眷属与永恒中一样。未去在后面拖着已去：如何从这永久底戏剧中除开着某个天星而又除开其上之某种生物呢！丢开这些痴想吧！

50 麻醉之信仰

超然与陶醉底时分的人们，通常因为反动之故，以及神经能力奢费底消耗，颓丧而且可怜；他们以为这些时分为真实底

① 出自 Terenz 之 He “autontimorumenos”。

自我，“我执”，而困苦与不安为“外物”的影响；因此对于其环境，其时代，和整个底人生观生出仇恨底感情。麻醉则成为真实底人生，真实底自我：于一切旁人则视为麻醉的阻碍者和反对者，无论此阻碍为精神的，习惯的，宗教的，或艺术的性质。对于这班喧哗底酒徒，人类有多少罪恶可引：因为他们是自我与旁人的不满足者，时代与世界之藐视者，及世界疲倦病的恶种子的散播者。也许一大罪犯的牢狱不能祛开毁坏这土地和空气的恶影响，放逐之至远而又远之处；如那种小底，尊贵底帮会，容纳着放浪者，幻想者，半疯狂者，和毫无自制的，直至完全遗弃了自己然后能得一切快乐的天才们：甚而至于许多犯罪的人，时常还有着高尚底自制牺牲，与英明的明证；以及畏惧着这些德行的人，也还能警醒奉持。因为这班人的缘故，生命头上的天许要变色而且黑暗了，但空气却仍强力而且严肃。——然这班疯人却以全力播种着对于麻醉的信仰，遗弃生命中的生命：这实在是可怕的！正如野物样，很快的可被“火水”①毁坏了，人类也是大致因此麻醉的精神上的“火水”与对此的欲求而毁伤了：也许因此要灭亡的。

51 像我们这么样

“我们应该注意那大底单眼动物！”——密尔是这么说：好像是人们敬谨致献其信仰时，也应处处睁开眼睛看！我说：我们也应对于双眼动物留心，无论其大小——因为比我们到现在这么样留心观察还要超过时，是不会的！

---

① 酒精。

52 精神病的新医生在那里

普通相信的生命之困苦性，因安慰之故而生；人类最大底疾病，却生自其疾病之诊治。而似能有效的药剂所以祛疾者，通常生出坏影响。盲昧的引用着兴奋底，顷刻底麻醉品——所谓安慰剂者——以为良药。而不知此顷刻底轻松的代价，便是病势的更深，更剧；麻醉后的反应，后来的麻醉品的戒绝，更后来的整个底不安，神经痛，衰弱的感觉，皆为病者所不能免。倘若人病到相当的程度，则不甚有意于麻醉了——便来了灵魂上的医生，普通底信仰者和祈祷者。——人们訾议着叔本华尔，以为他终于也将人类的痛苦严肃的认识了，这意见也当然是对的：但有谁，将此人类的痛苦的药剂，终于也严肃的持着，而且将冒充医治精神病的好招牌下的假药，拿出来示众呢？

53 有良心者之虐待

是有良心的人，并非无良心的人，最在忏悔教论和地狱恐怖下惨苦的受着压迫，尤其倘若他们是幻想丰富的人。正是需要兴致与壮观者，其生命愈黯淡——这班人并非为着自我之休养和恢复，也是图人类也许因他们而欢娱，在他们的美丽间掠得一缕光辉去。从那种发明了赎罪说的宗教出发，生出过多少无意识的残忍和暴虐呵！以及从那班要因此感到权力之最高底欣赏的人们……！

54 对于疾病之感想

使病人的幻想归于平静，要至少使他不以自己的疾病在思想

上感觉苦楚超过疾病之本身——我想，这是紧要的！而且所系匪浅！你们现在懂得我们这问题吗？

55 “道路”

似是的“捷径”，使人类沦人最大底危险：时常他们听到发现了捷径后，离开故道——于是迷路了。

56 自由精神之叛逆者

及谁反对着虔诚底和信仰顽固底人们呢？反之，谁不悄悄的尊敬他们而且为他欢喜，且私心伤感其人不能与我辈同忧乐呢？但对于曾经有着精神上的自由的人，后来变为虔敬了的，缘何生出无明的反感？我们大概以为看到了丑恶，想赶急从精神上拂拭去！倘若疑惑那最受崇拜的人在这方面有嫌疑，是不是使我们将背转过去呢？当然这不是根据伦理的批判，而是一种突如底疾恶和憎恨！这情感之激昂何自而生！难道这是要告诉我们对自己也不甚有把握么？在周遭遍植着尖刻底藐视的荆棘，使我们在衰弱后遗忘后紧张底时分，不致超出我们所藐视的这樊篱以外吗？——正当的说：这假设错误了，乃未知策动与决定自由精神者之过：他的思想之改变，在他是觉得并不可羞！反之他觉到转变思想之能力很高超，倘若这直维持到老年以内！且他的奢望（并非失望）直采那“蔑视可蔑者”与“蔑视自我”这禁取的果子：毋须说他此时也有着空疏与放荡的惧怯！一切思想无罪过说于他是与一切行为无罪恶说一般同：他怎能在自由精神之叛逆者的前面成为裁判官或刽子手呢？反之这形象触着他如一重病人的形象感触一医生；对于

肿涨溃烂的物理底回避，一时胜过理智与医治之企图。我们的好愿望也这样的为不讲理之幻想所征服，那在自由精神之叛逆者中间所有的：普遍底直透入德性之骨骼的底败坏之幻想。——

57 另有恐惧另有保险

基督教对于生命增加了无穷的新危险性，因此又添上了新的保险，享受，疗养，与事物之估值。这危险否认着我们这世纪，好意的：但这又将基督教的底安全，享乐，疗治，估价等一概拖了开去，直拖到其最高底艺术与哲学里；多么颓丧而且乏弱，偏颇而且蠢笨，而且意识地飘忽，而且不稳妥的这一切要自己除开去，尤其当现在还增加了一重反对，基督徒对他的永生之恐惧失却了以后！

58 基督教与灵感

在基督教中可听到一种对哲学的平民底反响：古代哲人的理智将灵感从人类中引去了，而基督教却欲将其给还。因此，德行，如哲学家所解释者，——当作理智胜过灵感——将一切伦理观推倒，根本上批评着理智观，激出着灵感来，于其至巨之强力与荣光中显现：成为对上帝之爱，之惧，之迷信，之盲目底希求。

59 错误可为良药

随人怎样说：基督教想将人类在伦理的荷担下解放出来，用意于指示出一条趋向完满之捷径：也真如此，有许多哲学家谬执着以

为经过烦琐与无味底辩证与多数人严密实验过的事实可以推翻，而指示一条“向真理的尊荣之路”。二者俱谬——但对于旷野中的大迷疑者兼过疲劳者，这是一种良药。

60 精神最后必定显现

基督教将许多乐于屈服者，及自放于颓废与祈祷的粗鲁底或高深底热心者的全部精神消纳下去，因之从一种乡里的鄙陋——这很使人想起使徒彼得在古画像上的形容——化为一种多方底宗教，形容上带着无数的皱摺，诡思，与妄义；不但将欧洲民族神学底地摧毁，也将其弄乖巧了。这种精神，其与权力的联合，及其与贡献之深信和虔诚的杂糅，将人类社会中从来希有的优美底典型人物凿出了：高等与最高等底天主教的精神的型，倘若这出身于贵族，生来有着清穆底风骨，威严底眼光，秀美底手足。这儿人的形态便达到那种湛明底境地，由于二种幸福的涨落（权力之感兴屈服之情）得来，经过一种训练底生活方式将身内的野兽性制住以后。这时便有种动作，即神灵的赐福，宥罪，与彰扬；不断的激醒一种在灵魂中的也在肉体中的超人底使命之感觉；这时便发生对于肉体之缺陷与幸福之推阐的高傲底蔑视，如天生的士兵样儿；这里足见服从中之骄傲，那使一切贵族优异了起来的习性；人在最广泛底不可能底使命中有着他的宽解，和理想。宗教王子的巨美与纤好足向民众证明教堂的真理；偶尔加于这种形神的剽劫（如在路德时代）是适足以激成更坚固的信仰的。——这种人的底优美和纤好与形体的，精神的，问题的和合中的结果，难道也和宗教的衰亡一同葬入坟墓中去吗？更高的不使人达到也不能想到？

61 发生痛苦的牺牲

这班严肃底，能干底，正大底，深沉底人们，心上全然是基督徒：对于自己应加种这样的试探，即一长期间里不以基督教而生活；对于渠们的信仰也应如此，在某时自放于“旷野中”——以求解释这问题的根据，基督教是否是需要的。有时渠们自系于一小区域内，从那儿讪议着其余的世间：诚然，他们要发怒而且根极了，倘若有人告诉他们那区域外还有很大很大的世间！而基督教一切一切看去不过一小角落！不是，你们的证据是不足重轻的，除非你们多年不以基督教生活过，经过了一种与基督教相反底生活诚实底热情：直到你们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以后。不以乡愁之驱策而返，却以严格底比较而为判决，则还归方有意义！——将来的人皆要对于已往的一切估价重新这么试验一遍；要自由的重新经验过，正边与反边——以求得到那种权利使之从筛孔中漏过。

62 关于宗教之来源

怎样能感觉自己对于事物之意见为上帝的启示呢？这是一个关于宗教原起的问题：经过了那种初程往往不缺那种人物。那前提是：他原来便是相信启示的。突然有一天他得了某种新思想；某种伟大底，囊括宇宙万有的假定的底福慧，强力的阑入他的意识中，使他自己不感觉自己是这福分的创造者，反以其因由及该思想因由之因由，为上帝的赐与：即启示。人力怎能为这么大的福德的发动者呢？——他悲观底疑惑如此。这时暗中便有旁的动作：便于某种意见增加信仰力，仿佛觉得这是启示了；或将假设驱开，不

加批判，祛除疑惑，将其看神圣了。这么当然将自我屈尊为工具而已，但我们的思想便当作上帝的思想——这种感觉，成为最后胜利者，驾过那屈服的感情。还有一种感觉在背后活动：倘若将此感情的生产视为超过自己，而且忽视自我的价值后，便自有一种为父亲的底爱欲和骄傲的欣愉，那和合一切而超过和合一切的。

63 友爱与“友恨”

——假定我们感到旁人一如感到自己——如叔本华尔所谓同情而实为“独情”，“独感”者——则将憎恨旁人，倘若他自己如巴斯喀尔一样感到对自的憎恨。巴斯喀尔整个儿憎恨人类，古基督教也一样，那在列罗①时代中人们将人类的憎恨（Odium generis humani）“归之”的，如太启徒斯所说。

64 迷疑者

基督教将猎者之意态对付容易起迷惑的人们——只有一部分人类有这种心性。渠们的心理是时常怕后面追赶的，常在窥伺中。巴斯喀尔曾作这种试验：是否可以极明晰底知识之助，使人到疑惑中来；这试验未成功，他更加疑惑。

65 婆罗门教与基督教

权能之感的教示，为二种人设，第一种人是能自制的，且因此

① 纪元后五四至五八年之罗马恺撒，时大捕基督徒。

原来有能力之感觉的；第二种是刚刚缺乏权力感觉的人。于前者有婆罗门教负责，于后者有基督教。

66 幻想之能为

整个中世纪的高尚底人类精神最明确与最本质底的标志，便是能得幻象——即一种深邃底精神之激动！一班高尚人物（宗教术士之流）的生活方案是从兹出发，使人们于此幻象得有能为！何足为奇，当现代还对于一班半疯狂底，幻想底，迷梦底，及所谓天性的底人们，加以过度底崇拜呢？“他们看到凡人所看不到的幻象，”——当然！这便应使我们对之更提防，但更不信仰！

67 信徒的价值

有谁重视着使人们相信他，使天且为此信仰之保障者，而且几乎每个人，即令其为被钉十字架的大盗——应当经过了一种极大底怀疑，且认识了任何种钉十字架的刑罚：否则不致很贵的收买许多信徒。

68 第一个基督教徒

全世界尚崇信“圣灵”的著作，或受这种信仰的影响：即打开一本圣经时，自冀有所“创获”，在一己大大小小底苦难中，求到一种安慰之指南。——换言之沉浸于其中又发布于其外。其中包括着贪法与迷求的人即迷信而且颓唐者的史事，使徒保罗的历史——除开几个学者，谁知道这个？倘若未曾有这可惊的史

事，没有这么一个头脑，这么一个灵魂的狂乱与暴烈，便当没有基督教；我们也更不知某犹太教帮，及其在十字架上死去了的首领。当然，倘若这历史正常那时有人懂到，倘若不将保罗的记述当作“圣灵”的启示，却加以一种平凡底，自由底思想，而不附加我们一切个人的苦难上去，思考，研读，真实地读——千五百年来无此读者呵——那么基督教也当早已完了。犹太人巴斯喀尔的这些书将基督教的来源解释明白，正如法国人巴斯喀尔在书中将它的命运与其颓败的道理解释得一样清楚。基督教的舟航运载了一大部分犹太的货物，在外道中行驶而能行驶者——全系于这一人的历史，这极可怜极痛苦不合人不合己的人。他因一固定底意念而受痛苦，更明白地说：为了一固定底，常遇底，永远不安底问题：这与犹太法律成何状态？当然便是与这法律的行使有何关联？在少年时代他极想报复，渴欲有这种最高底表示，如犹太人之思索法——这民族是被习俗底尊荣之幻想所驱使，比任何其他民族高，而且只有在这民族中，神圣底上帝的创立，与罪恶为此神圣上之渎害说的思想，为最相宜。保罗当然成为这上帝与其教律的热狂底辩护者与尊崇者，不断的与其凌越者，疑惑者相斗，相持，艰苦而且恶辣的向着他们，且最近于受刑罚。于是乎他有这种经验，他——热烈，多欲，沉忧，暴怒于愤恨中，像他之为人——不能够服从法律，而且，于他仿佛很奇怪的：他的落拓底支配欲时常勃兴，将其打破，他必屈服于此芒刺端。难道真是“肉体性”使他成为犯法者吗？或许还是如他后来所惊怪的在其后便是法律本身，自以证明原属不能贯彻，而以不可抵御的魔力引诱其毁坏呢？但那时他还没有这种出路。在心灵上感觉许多事——暗示着仇恨，杀戮，邪魔，拜偶像，无教制，沉湎，与不羁底饕餮欲——无论他怎样有这种感觉和更大的支配欲，

因极端底崇敬法律保守法律的迷梦主义以发表出来彰扬起来：有时候要发生自言自语说："一切乂皆空了！不服从法律的殉身者终于打不过。"路德大概也曾有过同样底感觉，当他想变成着道院里的精神理想中的完人：与同路德之人，忽然开始憎恨精神理想，与教皇，与圣者，和全部天主教会；如更不崇仰之则更生真实底死心底仇根，——于保罗亦复如此。倘若法律便是十字架，已使人有被钉之感，他是多么憎恨呵！他将怎能忍受着这观感！他将怎样随手找到一件东西将它毁掉——不使其再钉杀他这种人！最后却见到得救的思想之光，同时也看到一种幻相，其实外乎此也不能使这神经病者懂得：于他，法律之激怒底拥护者，在内心已衰颓者，忽然在一条寂静底路上看见耶稣，面上发舒着上帝的光辉，同时有种声音喊着说："你为什么斥逐我"？但真的事实原来发生是这样：他的头脑忽然一旦清醒起来；"专逼迫这位耶稣（他自己以为），也不对！这儿便是出路，这儿是完全底报复，这儿而且更不能在旁的地方得到了法律的毁灭者！"受摧折的气焰忽然一下恢复转来，道德上的迷疑一下如被风吹去了；因为伦理已被吹去，毁灭——便是贯彻了，在那十字架上，直至此际那可羞之死是反对"涂膏油教"①最大的理由，为新教信徒所讨论者：但怎样呢，倘若他需要毁灭着法律！——这突变的绝大底影响，这谜疑之解释在他眼前晃荡——一下他变成了最幸福的人。犹太人的命运，不是的，全人类的命运好像与这突变这刹那的显现联系着了，他有了思想之思想，锁钥之锁钥，光明之光明；在他本身历史再永远扭转下去！因为从此他是毁坏法律的说教者了！于罪恶不相关——便是说与法律无涉；在肉体中——便

---

① 即基督。

也是在法律中与基督合一——便也是与毁灭法律者合一；与之俱逝——便是对于法律好像已自死亡！倘若还能宣传的话，便已不是反对法律，“我在法律之外。”“倘若现在要重治法律，屈服其下，我将使耶稣为犯罪者之同谋；”因为法律是使人犯罪的，这使罪恶日加，好像一种毒脓汁对于一种疾病；上帝不能使基督的死完满，倘若没有此一死法律之贯彻犹为可能；现在不但一切罪恶皆已代除，罪恶本身便已毁灭；今兹法律是灭亡了，其所寄托的肉体性一同灭亡——或者在渐渐底消沉中同时腐朽了。但还在这腐朽之短期间里，便是基督徒之命运，此后将与基督合一，与复活，共其天上的荣光，成为“上帝的儿子”如耶稣基督一样。——这便是保罗的迷醉的顶点，也是他灵魂的迫促底要求——合一的思想驱开了任何羞辱，任何屈服，任何界限。难制的支配欲化为上帝的荣光中一种先觉底欢欣。——这是第一个基督徒，基督教义的寻得者！直到那时只有几个犹太教帮帮徒。——

69 不可同日而语

嫉妒与友情，自嘲与自傲，其间皆有着极大底悬殊与分野！希腊人生活于前者中，嫉妒与自嘲；基督徒生活于后者中，友情与高傲。

70 粗鄙头脑之用处

基督教堂是前代鬼神崇拜与各种外道源流的一部大百科全书，因此也最宜于“传道”：它在往日或现今随意往何处去，它找到

相似的环境，将自己适应着，而渐将教义暗暗灌输。并非怎样因为基督教的缘故，实则是其习气之普遍底邪教性，使之在全世界流行。其思想有犹太的与希腊的渊源，最初就知道自别于民族与国家的分歧以外，正和超越成见一般。人们应该惊奇这涵盖各种绝不相同的东西使在一处滋长之力量：但也不当忘记这力量可鄙的特点——在教堂成立时其智度之粗鄙与轻浮，这么恣意攘取一切精神的粮食，而消化着鹅卵石似的那种非食品。

71　基督教对罗马之复仇

除开看到一个长久胜利的人，没有更使人厌倦的了——人们看到罗马二百年间征服各大小民族，境界扩张下去，一切将来已经截止，一切建设皆在永久底状态下——当然，人们建造着国度时，怀着了"万世之业"(aere perennius)的心理；——我们，我们只懂到"残墟废垒"的荒凉，不能了解那种永久建筑的寂寞，例如荷拉兹的玩世不恭之态度，也是代表许多人的心理，从这种寂寞里逃开。还有许多人寻求至于怀疑的倦怠之安慰，寻求怎样除去这种茫寞之心理，以为一切思想与情意的生机皆绝灭了，到处蹲着蜘蛛，无情的吸着只要还涓流的鲜血，毫无希望。——这百年来无语的厌倦了的观者，对于罗马统治之憎恨，最后乃得寄托之于基督教中，乃将"罗马"，"世界"，"罪恶"种种观念混在一块？这么便报复了，当人们想到世界的末日快要近来；也便报复了，当人们重新幻出了将来的希望，——罗马是知道怎样制造其远史和近事的——那种将来比较起罗马来，要感到罗马毫无意义；更感觉报复了，当人们梦想着最后的审判。——一个被钉了十字架的犹太人当作胜利的表征，是对于光荣底罗马裁判官一最深刻底嘲笑呵！于是从此现

出其为不祥之表征，堕入地狱界的现象。——

72 死后

基督教使罗马帝国到处发生地狱恐怖：这早已有无数暗中活动的教社，将其孵育出来，而弃置着权力之卵。耶毗觉耳自以为同时人物除了拔去这种信仰之根本外，没有更其重要的工作，他的胜利，最好是由他的教义中的门徒，黯淡而终于光明了的罗马人卢克列秋士口中说了出来，来的太早了，——基督教却将已经腐朽了的地狱恐怖的迷信引为保障，这是作的巧妙的！倘若没有这种根据，它怎能在纯粹底邪教中，夺去拜日与拜天的崇信，而得胜利呢！于是将畏惧者皆引来一边，——成为新信仰的热烈底跟从者！犹太人自成为一民族，正如希腊人而甚于希腊人，执着生命不以为一死便是犯罪者之刑罚，而且更不觉升天为最大底威吓，他们不甚赋有这种幻想——这却更影响着这班奇怪底人，不想离去肉体，却有一种纤细底埃及主义，想永远自救出来。（在玛加培尔书 Makkabäer 第二卷中，叙述着一个犹太人殉道者，不欲遗弃他的抉出了的内脏：在复活升天时他还要的——这便是犹太人的脾气！）最初的基督徒与永久痛苦那种思想相距颇远，他们以为"从死里"解放了，日日等待着一种转变而不是待死。（在这种等待者中第一个死者是将怎样被感到希奇呵！他们怎样错杂着惊怪，欣喜，疑惑，羞耻，热狂！——诚然是大艺术家的好材料！）保罗不知怎样对他的赎罪者说，除了说他对每个人将永生之门开了，——他还不相信未得拯救者之升天，诚然根据着他的不服从法律的教义与死为罪恶之结果论，他还弄不明白，因为至今还没有（或说很少，但依于上帝的恩惠而无利益）人长生不老；但现在永生之门开始启开了——而且很少

有人能被选了进去：加以被选者因此有不能忘的光荣。——另外一方面看，执着生命之情既不一，如在犹太人及犹太的基督徒中，而且永生的期望又不必比永死的期待有价值，则此邪教的而又非为不犹太的底地狱信仰可成为教会中适当底工具：于是乎又起新底教理，以为犯罪者与未得拯救者一样的不死却长在地狱中，这么一种永苦说；而这较之一死便为罚罪那种论调的势力强多了。直到科学将其势力挽回来，将任何死之幻想与另一世界之生命说打破。我们现今少了一种兴趣："死后"怎样大概不甚管了！——一桩极好底善举，只可惜还太幼稚，不能到处普及。——这时耶毗觉耳的哲学又重新胜利了！

73 拥护"真理"

"为了基督教的真理的解辩，有着基督徒的起信，其在困苦中的支持，坚强底信仰，而尤其是在无论任何患祸中仍能推广滋蔓这事实，"——至今他们也还这么说！这是可怜的！试思这些话吧，这是不曾代真理辩护也不曾加以反对的。因为真理不能如真实一样指明，而真实根本不能为真理之解辩！

74 基督教的思想背景

第一世纪中的基督徒，岂不有这种普通底思想：承认自己的有罪大概比无罪好，因为不能弄清楚这有大权威的裁判官的真意何在，——应该有所畏惧，他希望看到知罪者的！因为在他那种大权势中，他可以轻易原宥一个有罪的人，而难于使一个无罪的人得直。——在罗马行政区域中，穷苦人对于裁判官这么感想："他太

崇高，使人不敢自觉无罪”，——这观感怎能不在基督教里最高裁判恢复出呢！

75 不欧洲底也不高明底

基督教中涵有东方底与女人底气分：这由这种思想表现出来："上帝所喜爱的人，则降之罚。"因为东方的妇女，视受磨折与受肉体之拘禁为其良人的爱情的表示，倘若无此表示，到要感觉痛苦了。

76 坏思想便是坏行为

感情被视为邪恶，则为邪恶已。耶庐斯（Eros 即阿摩[Amor]）与阿佛罗谛特（Aphrodite 即维奴斯[Venus]）二种大理想之权力，在基督教中，则便视为地狱的牛鬼蛇神，因信徒的良心上起着欲念时而生的痛苦而成。将必有底与经常底情感化为内心的痛苦之渊源，且如此将每人的内心的苦楚必有化经常化，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还有一层秘密保持着的且因此更根深柢固的苦楚：因为并非人人有着莎士毗亚的勇敢，将基督教的黑暗以十四行诗揭露出来。——难道人所奋斗的，或遏止的，或在某种情况下完全要从意念中驱逐去的事物便一定名为邪恶吗？对于一个敌人时常怀着邪恶之见。岂不是卑劣底一流人物么？应该认耶庐斯为仇敌吗？其实性欲的与同情的及祈求的情感同源在于由一己之快乐加旁人以恩惠，——在自然界里这种好意之准备也不多见的！而刚刚是侮蔑着这个，以恶念而毁灭着它！人类的生产与邪恶同流！——然而最后这耶庐斯的恶魔化却寻得一种滑稽剧的出路

了：这恶魔"耶庐斯"渐渐使人觉得比天使和圣贤有趣，感谢着教堂中在情欲方面种种诡秘底行为：这直影响到现代中，使人感觉恋爱为唯一底乐事，普及群伦——在古代所不能了解的一种过度底状态中将来也将恐传为笑事的。我们整个底诗坛与思想界，无论大小，是以恋爱为主体，将其描写也过多的描写出来：也许因此在后世要批评，在整个基督文化的遗留中，存留着些许小方和疯狂之事了。

77 精神虐毒

加人以毒楚，受者必大叫起来；对于这人的愤怒立不可遏，诚然，我们有时想到加于人或动物的毒楚时，便为之震动，而且真看到有证据的这类事实的话，要感到异常难堪。来对于灵魂之虐毒与精神之痛苦，同样的普遍而且确切的这么感觉，还相隔很远。基督教却将此大加利用，将这种虐毒继续阐扬，而且，倘若遇着毫无苦况的境地，它倒要诉说其堕落与冷漠——于是有这么一种结果：人类对于精神的焚身，精神的虐杀及其工具，仍然保持着一种惧怕底容忍和阘茸底态度，如从前对于人与兽肉体的残暴的态度一般。地狱诚非虚言：新制底真实底地狱恐怖者，恰合一种新底同情，一种丑恶底，沉重底，古来所无的哀怜，垂及于"永不翻身的沦人地狱的人"，例如那石人所指斥堂种的(Don Juan)而在基督纪元中也许成为悲哀之化石者。普略他[1]描述着在邪教中一个迷信者黯淡的形影：但这幅形像较之中世纪的一个基督徒是不算什么的，那毅然决然不欲逃开着"永苦"的人。对于他出现着可怕的征象者：或许

① Plutarch，46－126，希腊文人。

是一只天鹅啄中夹了一条蛇，而又瑟缩地不敢将它吞下去。或者天地突然变色，或者地上突然飞动有光的流云。或者已死去的亲属的形相迫了近来，那面容带着异常忧苦的痕迹。或者暗夜卧室中的四壁突然明亮起来了，黄色的昏光中出现刀山剑树和牛鬼蛇神。诚然，基督教是知道怎样在地上造出着这些可怖的幻境的，到处设立着十字架，即地指为“公正者因毒楚而死之处！”每当大教士的力量将一切个人暗里的苦处和小家子的苦楚宣讲出来之后，如一个惠得佛尔德[1]说教时，如“垂死者向将死者”说，时而大哭，时而捶胸顿足，发出最刺耳底突如底声调，时而不怕将攻击底愤怒加于在座者某一人之身而将其以一种奇怪底样式从会场中分开去——也许地上好像真个要化为“不洁底荒场”了！看着拥挤着一堆的人们好像皆发了一阵疯狂；许多人在恐怖的震栗中；还有人则漠然不动，好像失去了知觉；还有人则强烈地颤抖，发出迫切底可在空中波动着数小时底呼号。一片有声的呼吸，好像半被扼喉的人所发的喘声。“而且真的（有讲道时的目击者这么说），好像一切听众，皆是正要在极大底苦楚中死去的人了。”——我们不要忘记，基督教最先将垂死者的床箦化为刑床，以其从此所能见到的幻相，与这时第一次出现的可怕的形态，为着其生存和流传之故，将无量无数众生的血和意志毒杀了！试思一个老实人听了这种话是否可以参透：“呵！永恒！倘若我不曾有灵魂呵！倘若我未生在世上！我是受罪了受罪了而且永远迷失了。在六天以前你们还可以救出我。但现在却完了。我现在属于魔鬼了，我将同他到地狱中去。破裂吧，破裂吧，可怜底铁石心！你们不能破裂吗？对于铁石心还能怎样？我是受罪了，使你们得救！那儿来了！是的，那儿他来

---

[1] Whitefield，1714－1770，乃 Methodisten 教会之创立者。

了！来吧，亲爱的魔鬼！来呵！”——

78 罚恶之公正

不幸与罪过——这两者绝不相侔，却被基督教牵在一道了：以至凡有跟着罪过来的大的不幸，现在不意的要以之反算罪过之小大。这意见并不很古，因之希腊悲剧，最多讨论不幸与罪过在另一意义中的，属于兴趣的伟大底解救者，而且在一种古代所未曾感觉的限度以内。这些悲剧无害的地存留了，未曾在不幸与罪过中加以“完满之联系”。悲剧的英雄们也许蹴踏罪过之小石子而失掉一臂或被抉去一眼；而古代的感想是这样：“哪！他应该小心点行路，而且也不应太勇迈！”但这替基督教却预定了这种说法：“这是一重大底不幸事件，其后面一定藏着了一种重大底，同等重大底罪恶，看我们是否看清楚！你这不幸的人不这么感觉，一定是固执了，——你一定还要经验更坏底事！”——于是在古代尚存有不幸，纯洁底，无罪底不幸；而一在基督教中便皆变了惩罚，应得之恶报了：这使痛苦者的幻想更其痛苦，以致在一切逆境中感到伦理上的羞耻与无依。真是可怜的人类呵！ 希腊人对于旁人不幸的怒气有一个专字：这隆情在基督教民族中不通行，也未曾十分发展，因此也缺着这同情的丈夫意气底兄弟之名。

79 一个提议

倘若此一“我”如巴斯喀尔及基督教所云时常是可恨的。我们怎能设想或希望他人爱之呢——无论其为上帝或旁人！让自已被爱，出之于自知，而实则为可恨者，则不该，——尚不论其他矛盾之

感情。——“但这是恩惠的国土。”——然则爱朋友也是恩惠吗？你们的同情也是恩惠吗？倘若这皆可能的话，请更进一步：因恩惠而爱自己，——则可以无需有上帝，则犯罪和释赎这一大部戏文在你们自己中间就演完了。

80 同情底基督徒

对于邻人的痛苦之同情的反面，便是对于邻人的快乐之疑忌，不满于他的对于一切快乐之愿望和能为。

81 圣者的仁道

某圣者居于教徒中，对于罪恶的憎恨却忍耐不住了。最后他如是说：“上帝创造了一切东西，却未曾创造罪恶：何怪乎他之无意于彼呢？——但人却将罪恶创造出来了——因此他要将其独生子抛开，因为罪恶为它的祖父上帝所不喜！这是仁道底么？归荣光于光荣者！——但心力应先尽于其子之身——远之方尽之于其祖父之荣光上！”

82 精神之袭击

“你们应该干起来，因为这是你们生命上的事！”——路德以此在各处大声疾呼，以为我们一定感觉刀加于颈了。但我们以侪辈中某高等有思想人的话反对他：“我们对于这个或那个毫无意见，因此灭省许多精神上的彷徨。因为自事物本质上观无需有我们的意见。”

83 可怜的人类

脑筋中过多了或过少了一滴血，可使我们的生命转变为不可说的困苦和可悲，这一滴血对于我们正如那飞鹰对于波啰昧帖阿斯(Prometheus)一样，使他永远痛苦。但最可怕者，便是竟不知道这一滴血是其原因。却以为是"魔鬼"！或"罪恶"！——

84 基督教哲学

基督教之缺乏是非与公正之情，约略可以自其学者的文字的性质中看出：他们以假定为天经地义，对于一处圣经之章句毫不置疑。时常只这么说："我是对的，因为经上这么记着说——"继之以大胆的强解，要使一个语言学家听了又气又好笑的问道：这么还行？这是真的？而且这也算对了？——这方面在基督教会中的无是非，说教者的顽固使人不能置词，且将圣经支离捋扯，使平民将圣经错读错看，用种种乖巧：这只有时常去做礼拜或永远不进教堂的人方能懂到，且看作无价值。而且：倘若一个宗教几百年来建筑于旧约圣经文字的游戏上，我们还能希望其有何影响吗？这便是说那想将旧约圣经从犹太人身下抽去的企图，以为这除了基督教义更不包括旁的什么，而且不属于以色列的选民，却属于基督徒：犹太民族却是强占了去的。于是人们又孜孜于疏证和辨疑，亦非出于诚意的研究：无论犹太学者怎样竭力辩明，反对，旧约圣经中必处处指耶稣而专指耶稣的，处处指着十字架；如一木，一杖，一梯，一枝，一树，一杨柳，一长棰，皆为十字架的木头的表征；甚而至于独角兽与铁蛇之建立，或摩西伸张手臂祷天，甚而至于复活节日

燔羊肉之架，——也一定是十字架的现象的！但有人信仰过这种说法没有呢？人们以为教堂中人是将不会怎样吃惊的，倘若将七十士所传译的旧约圣经（Soptuaginta）衍文增义（例如诗篇九十六，第十节），而后将私添之处释为基督的预言。人们在战斗中，只思想着对方，而不曾顾虑是非与公正。

85 欠优秀

别要嘲笑希腊人的神话，以其不能比媲你们的有深意的形而上学！你们要惊叹一民族，其深锐底理解刚刚到适可而止，而长期中保留充分底韵致，袪开纯儒哲学和妖妄迷信的危险！

86 基督徒对于肉体之解释

关于腹肠，肝脏，心搏，神经，胆肾，种种组织的毛病——这许多疲病，衰弱，过劳，或这尚未能十分了解的机构偶尔的损伤！——这一切对于一个基督徒，如对于巴斯喀尔一样，要成为一道德的与宗教的现象，且将要怀疑，是上帝抑是魔鬼，善或恶，圣善或祸罚在其中呢？这班不幸的解释者呵！他们将怎样委屈着痛苦着身体！而且自己也将多么委屈和苦痛以保存着真理！

87 习俗底奇迹

基督教在习俗中只知道奇迹：价值突然底变换，许多习惯突然底抛弃，对于人物突然有着不可回的态度之转移。基督教视此种现象为上帝的影响，谓之为重生，而认为唯一底真价值——

此外一切所谓习俗与奇迹无关者，皆视若寻常，甚至于当作快意，骄情，和可怕之对象。在新约圣经中，道德和律例的大致是表彰出来了：但是那是不可行的道德的指归：普通也要死去的人看到这种标准要觉到其目标更遥远的，他们要疑惑这种道德，终于使哀怜者恻然于怀，——只有这种看法还能觉到一个基督徒所经营者尚有价值，便是必假定这经营常为无兴趣底，悲凉底劳而无功；因之还能引启那超然底一刹那，使人感到了"慈悲的倾注"与道德之奇迹；——但这种挣扎一定倾向道德方面，则未必然，因为那种奇迹也时常在恶人中发生的，倘其人正在罪恶中发舒着；诚然，好像从最深最暗之罪恶里跳到了对方，要感到轻松，而且以当奇迹之感觉上的证明，这要算是正所愿望的。——此外这种突如底无理的不可当的改变，从最深切底苦楚达到最深切底快乐之交换，在生理上作何解释，（或许是一种变态底昏厥？）——则当有望于疯病医生，他们看到这类"奇迹"（如杀人狂，自杀狂）最多的。在基督徒中这种比较"和缓底成功"其实并无多大分别。——

88 路德这大善人

路德的最伟大底影响，便是唤醒了人民对于圣者及基督底思想质的人之怀疑：自他以后，在欧洲不基督底思想者的路径方算辟开，对于世事和平民的蔑视方有了终点，路德，不脱一活泼底土工之儿子的故态，当其被禁于道院中时，觉其欠深远，于是深入而穿入可怕的黑暗道中——最后发现了，一种内里底圣哲底生命于他实属不可能，而其生就的"活动力"，将使他的灵魂与肉体有所建树。他试行由禁欲以达圣哲之路太久了——最后他得着结论说：

"根本原无所谓思想生命！我们受欺了！圣者从前不比我们现在更有价值。"——这诚然是一种农夫保持道理的态度，——但在那时的德国人为正当底与唯一底方法：且看路德的教理问答中所说的："除了摩西十诫外，并没有取悦上帝的著作，——圣人们著名的宗教著作皆是自己想出来的。"

89 怀疑是罪恶

基督教竭力要自圆其说，甚而至于将怀疑也当罪恶看了。人们要毫无理智，经过着突变达到信仰中来，而后泳之游之，如在一种透明底不疑底物体以内；只要对于陆地一仰望，或发生一念，以为人并非专为游泳的，只要两栖动物的本能稍有活动——这便是罪恶！而且可看到，对于信仰之基础及其来源之思索，皆要成为罪恶的。所需要者，盲从，摸索，在溺死了理智的波涛上之永远的颂主诗歌而已。

90 个人主义反对个人主义

有多少人这么论断："倘若不是上帝的力量，这生命可支持不下去了！"（或者在理想派的人们中说起来，是这么的："这生命当然支持不下去，倘若没有其基础上的伦理意识！"）——因此必有一上帝！（或说生存之伦理意识。）其实是这样的：有谁惯于这么幻想的，不愿有无此幻想的生活，于他和他的生活法这成为必需品了——但以为凡我所需之一切皆必实有，这是多么武断底理由！好像一己之支持也是必要者了！但倘有人感觉刚刚相反又如何呢？倘若其刚不愿在此二种信仰之条件下生活，而不觉这生活有

生命之价值？——现在其实是这么的！

91 上帝的实际

一位天帝，无所不知且无所不能，而不能使其所创造者明知其真意之所在——这是一个好上帝么？千年来无数的迷疑他任其流传下去，好像这于人类之圣善无尤，而又将执真理之迷谬者的伤心底结局发给人看？倘若其有着真理，而忍看世人因之呼号痛苦，这岂不是一个残忍的上帝么——或则他仍然是慈爱底天神，——只不能够明白的表现出来呢！或欠缺了精神？或不善辞令呢？那么更坏了！或则他也在他的所谓“真理”中弄不清楚，也就距“欺骗底可怜底魔鬼”不远了！倘若看到他的创造者，因他的认识永远愈趋愈甚的痛苦着，而不能救，终之除开像一个聋哑者见其稚子或小畜迫近了危险的做出各种各样的手势外，亦无能为役，岂不也像受着地狱中的刑罚么？——对于一个这么执着而且受压迫的人是应该原谅的，倘若其怜爱受苦的上帝甚于爱“邻人”——因为此非其邻人，倘若最孤寂者，原始者，即是最痛苦者，应得安慰者。——一切宗教树立了这种标帜，便是其渊源有赖于人类原始底未成熟底智慧，——然皆异常疏忽了这种说出真理的责任：他们不知道上帝有种义务，与人类真实的且明确的相沟通。——关于“隐秘底上帝”及其隐匿与永远用语言透露一半的道理，没有比巴斯喀尔更明辨的，以示其永远未能因此自安之意：但他这话讲的这么确实，好像他也曾同坐于幕中似的。他有着关于“诡秘之上帝”(Deus absconditus)的非伦理之气味，和对此承认之大恶大羞：因此大声疾呼，好像正有所畏惧的人一样。

92 基督教之弥留

真的作事的人，其心中并没有基督教，和缓与有思虑的中材之人，不过保持着一种正当底却异常简单化了的基督教而已。一个上帝，用意使我们一切皆能到最好的地步，取与我们之美德与幸福，使在大体上还算完善，而无使生命艰苦或悲悼生命的理由，总之，退让和谦裕到了神圣的地步——这还算基督教中所存留的最好底最有生气的底一点点。但也就应该注意，基督教因此成为一种柔弱底道德观念了："上帝，自由，与永生"无存，而有好意与正当意识，而有一切皆当化为善意与良知识这种信仰：这便是基督教的"考终命"——Euthanasie。

93 真理是什么

人们大概不甚喜信教徒所常有的结论："科学是假的，因为它否认上帝。因此也不是从上帝而生的，因此也不真——因为上帝才是真理。"这错误不在结论中，而在前提上：倘若上帝不是真理又怎样呢？而且这证实了又怎样呢？倘若他是人类的祸患，贪权，烦厌，惊恐，各种紧张与破坏底脾气呢？

94 不愉快之补救

保罗就说过，牺牲是需要的，可以使上帝对于罪恶的恼怒回转过来：自兹以降，基督徒未曾休止使一己的恼怒迁于其牺牲者之身——无论这是"世界"，或"历史"，或"理智"，或是旁人的快乐或

平静——总必有些好东西为他们的罪恶而死。(即算这只在形象上!)

95 历史的反证方为有效

——从前人们想证明没有上帝——现代人却证明着怎样发生对于上帝的信仰,如何这信仰获得重量和重要:因此一种反证证明上帝无有者,倒觉多余。——从前有人反对着充分底“上帝存在之证明”,时常留有疑惑,是否在刚反对者之外,尚寻得出旁的证明:那时的无神论者尚不知正本清源的办法。

96 In hoc signo vinces“在这种表征下你将胜利”

即算欧洲无论怎样进步:对于宗教之事,还未达到古婆罗门教那种天真烂漫的地步,便是在四千年前的印度人中间,比我们现代更多思想,更高兴想。那班婆罗门信仰着,一,僧侣之权高过天神,二,僧侣的威权寄在道法中:因此诗人不倦于将道法(祈祷,仪式,贡献,诗歌,节曲)加以颂扬,认为幸福的给与者。无论多少劣作和迷信在其中流传下去,这道理却是真的!更进一步:人们便完全将天神抛开,——这么欧洲将来也要学着做的!再进一步:更抛开了僧侣和中间人,改放自我的教主。佛,出来了:——看欧洲对于这文化阶段多远!倘若将来一切道法和习俗,天神,僧侣,救主的威权所支柱者,皆毁灭了,倘若伦理在古的立场上皆汩没了:于是便将——于是又将怎样呢?但让我们不颠倒了,首先看欧洲赶上印度在几千年前多有思想家的民族里思想所指挥的事业否!现代在欧洲各民族中或许有一千万或两千万人民不“信上帝”了,——或

许要求其有所表征不为太过吗？倘若其一旦自觉了，也即将觉人，——他们在欧洲要成为一种大威力，差幸为在各民族之间的力量！也超出阶级！超出贫富！超出治者与被治者！超出最不安与最平安以及安平者这些人们以上！

卷　二

97　人的道德化及其原来

屈服于道德下，犹如屈服于皇子前，或因奴隶性质，或因无聊，或为自私，或为退让，或竟是热昏，无思想，神经错乱，这屈服原来不能算伦理底什么。

98　伦理的游离

道德有不断的变迁和修改，——这使**罪恶得到幸福底出路**（例如一切道德观念之革新）。

99 我们不理智之处

我们时常从认为错误的批判中抽出结论，时常从已经不相信了的道理中发生行为，——由于感情。

100 从梦中醒来

高尚而且智慧底人们，曾经相信过宇宙的音乐。高尚而且智慧底人们，仍然相信着“生存的道德意义”。但必有一日，这音乐也听不到了！他们突然醒来，发觉是在梦里听到了什么。

101 试想

接受一种信仰，徒然因其为习俗的信仰，——这便叫作：默认，懦弱，懒惰！难道默认，懦弱，懒惰，皆是造成习俗道德的大前提么？

102 古之伦理批评

我们怎样对付接近着我们的人物的行动呢？——最初当然考察这行动对于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只用着这种观点的。那影响，我们认为行为的动机——而且以为怀着这种动机是一种长久底德性，于是或许使从此认其为“坏人”了。这是三重错误！三重古老底谬见！也许这是从动物及其判断能力遗留下来的吗？然而一切伦理的起源，不皆是发于这种丑恶底私见吗？例如：“损害

我的，那是坏东西（本身是恶底）；裨益我的，这是好东西（本身是善底，有益底）；有一次或有数次损害我的，这便是仇仇，本身是有害底的；有一次或数次裨益我的，这便是朋友，本身是有益底的。"可耻的来源呵！（O pudenda origo!）这岂不就是：某人和我们少数底偶然底可怜底交往，便幻成他的人格和本性吗？而且以为他对自己对世界的关系，便如一次或数次和我们的关系一样，他的能耐止于此吗？而且在这道地的愚蠢后，岂不是具着一种毫无根据的暗想：我们自己便是善的标准，因为一切善的恶的皆以我们为衡量呢？

103　道德的二种否认

"道德否认"——第一：是否认某人行为确曾因其所表彰之道德而生，便是说，道德是空言，附丽于巧与不巧底欺骗以内，（即自欺）而尤其是著名有道德的人，其道德最不可靠。或者，第二：否认道德的批判是根据着真理。这是承认着其行为之动机真实，但因其为道德观念根本之错误所驱使，遂发生其行为的。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但我不否认，在多多少少事情中，属于这第一观点的一种微妙的怀疑，便是 La Rochefoucauld 的态度，也非常对，而且有广泛底用处。——然我之否认道德，正如否认炼金术，便是不承认其大前提：从前有过炼金术的术士，在这些大前提上曾经相信过，照行过，我是不否认的。——反之，我也否认"不道德"，并非，以为没有多数人自己感觉不道德，而是以为这种感觉没有真理的根据。我不是在这儿反对——这是当然的道理，倘若我不是一个傻瓜——许多所谓不道德底行动，应该反动，应该消灭；而有许多所谓道德底行为应该提倡，应该照做，但是我以为；这个和那个应该

出自与一般底的不同的根据。我们得重新学过，——庶几虽迟而犹能达到这样底地步：不同底感觉。

104 我们的计度

一切行为归功于价值的估计，一切计度属于己见或出自他见——尤其以出自他见者为多。为什么我们采纳假定的他人的意见呢？因为恐惧，——便是说，我们以为采取一种态度，好像这计度也是我们的一般，比较的稳妥，——于是习惯于这种虚伪中，以至于这最后变为我们的天性了。独有底估计：那便是说，考量一件事情刚刚和我们发生关系的程度，而不与旁人发生幸或不幸之关联，——这是特殊底希有之事！——但我们得自他人的计度，其中包含着那种动机即我们通常是服从他的意见的，也应该自我们发出而成为我们固有的见解么？是呀，我们是从小孩时代起这么学了，未曾改学过；因之毕生受着自小养成的成见的欺，例如在批评旁人（其思想，其地位，其道德，其规范，其无用）时，感到尊重他的计度之重要。

105 假个人主义

有许多人，无论其对于他们的"个人主义"怎样思想，怎么说，其毕生却未曾为他们的"自我"（ego）工作过。却为了他们的"自我"的影像，那在他们的环境里的人们的脑筋里的影像而给他们知道的，劳碌了一生。因此他们共同生活于一种非个人底半个人底雰雾中，纷扰于现实也同是幻想的计度内，甲在乙的脑筋里乙又在丙的脑筋里：一种奇怪底幻想世界，发露着光怪底形容。这种思想

和习惯的氛围，与其所围绕的人不直接发生关系；其中藏着一般底对于“此人”的批评莫大底效能——一班不自知底人们，信仰着这无血肉的抽象“人”，便是说这“幻想”；而且每当此幻像为人修改时，例如皇王或大哲学家这班权威的批评，这便特殊底地无条件底地影响大众，——这一切，是因为没有人在这多数中自己造出一个真实底属己底“自我”(ego)，与这依约底幻像相对，因而毁灭它。

106　非伦理论

现在大致听到伦理的目的，是这么下定义的：伦理者，人类的保持和促进者也；但这不过一种公式而已，没有解释什么的。论保持，在什么范围里？论促进，到什么地方去？这两个核心问题：在哪里，往何处的答案，不皆是没有列入这公式里么？然则持此公式的人，将负责任问题，那没有固定的，不能缄默的不能不思的义务论于何地呢？人们能够从这儿看到够长久底人类的生存吗？我看到人类脱离禽兽性最高的限度么？即以此二说而论，其达到此目的的方法，便是说实验伦理，应该多么不同！设想，企图给与人类以最高度理智之发展，这当然不同于担保其最高度之悠久性！或者假设，人们所想象的是“最高底幸福”，而不是在哪里到何处这些问题，然则以为这最高度是个人渐渐可以达到的吗？或者还是不成问题的一切人平均底幸福，皆可达到的呢？为什么伦理刚刚是趋向哪儿的路？然而在大体上看来，伦理岂非多量的造成了不幸之源，使人感到，自从有了这精深的道德论以后，一个人和自己，和旁人，和其生存的命运更不满意起来了么？而且岂不是至今最伦理化的人，其特殊之境况，在伦理观照之下，自觉最深底不幸吗？

人应该怎样行为？为了什么缘故？为了普通个人最切近底最

直率底要求,可简单的答复这问题。但愈到复杂底,精深底,重要底行动的范围里,这答案愈不稳固,因此也愈觉其特殊底的了。但刚在这儿要避免各种不同底意见的自动性!——如伦理底权威这么要求:凡有一种行动,其目的和方法为其人所不十分清楚者,应该立刻有一种不分明的畏惧和尊敬!这伦理底权威束缚着思想,使对于危险底事物,生出错误底思想:——这种道理任其向申诉者辩论去。错误者,这是说"危险"。但对于谁危险呢?普通倒不是于行动者有危险,那眼中有权威底伦理的人,其危险,是一旦其趋向为己的大大小小的理智方面去行为的权利,自动而且愚蠢,皆已成立的,力量上效率上的损失:对于渠们自己,是无疑惑地伸张自动和愚蠢的权利的——即令"我应该怎样作?为什么这么样作?"这问题难于回答或竟至不能答复时,渠们也还是发出命令的。只看人类的理智生长这么迟缓,使人在整个人类的进展中时常否认而且忽略这理智生长之存在,然则除了这伦理底命令的万有万能,不问"怎样?为什么?"不使之成为问题者外,更有谁负这种咎责呢?而且我们不是这么教育成的吗?即算理智应该够明白地够冷静地凝视时,任感情用事,而自己逃入黑暗里去了,凡遇到一切高等底重要底事?

107 愚蠢

人应该怎样行为?为了什么缘故?为了普通个人最切近底最直率底要求可简单的答复这问题。但愈到复杂底,精深底,重要底行动的范围里,这答案愈不稳固,因此也愈觉其特殊底的了。但刚在这儿要避免各种不同底意见的自动性!——如伦理底权威这么要求:凡有一种行动,其目的和方法为其人所不十分清楚者,应该

立刻有一种不分明的畏惧和尊敬！这伦理底权威束缚着思想，使对于危险底事物，生出错误底思想：——这种道理任其向申诉者辩论去。错误者，这是说"危险"。但对于谁危险呢？普通倒不是于行动者有危险，那眼中有权威底倫理的人，其危险，是一旦其趋向为己的大大小小的理智方面去行为的权利，自动而且愚蠢，皆已成立的，力量上效率上的损失：对于渠们自己，是无疑惑地伸张自动和愚蠢的权利的——即令"我应该怎样作？为什么应这样作？"这问题难于回答或竟至不能答复时，渠们也还是发出命令的。只看人类的理智生长这么迟缓，使人在整个人类的进展中时常否认而且忽略这理智生长之存在，然则除了这倫理底命令的万有万能，不问"怎样？为什么？"不使之成为问题者外，更有谁负这种咎责呢？而且我们不是这么教育成的吗？即算理智应该够明白地够冷静地凝视时，任感情用事，而自己逃入黑暗里去了，凡遇到一切高等底重要底事？

108 几种论断

谋个人的幸福，不宜有旁人指出到幸福之路的指南，因为个人的幸福，出自特殊底，谁也不知道的渊源，而从外来的指导，适足以阻碍或断绝这种路道。——例如"伦理"的指示，在事实上是与个人相反对的，根本不欲谋个人之幸福的，更与"人类的幸福和光明"不相干，——这些话其实不能加严肃底论断，更毋庸说黑暗底海洋里面的明星之类。——而且伦理底教制，根据着普通的成见说，较之非伦理能怎样有益于理性之发展，这话也欠真实。——至若说不自知的目标，在每种自知底生物（如禽兽，如人，人类等）的发展中，可算为"最高底幸福"，这道理尤觉荒谬。反之，在一切生物发

展的阶段中，有一种特殊底，无比底，不高不低底，其固有的幸福应该希求。发展无求于幸福，发展所求者发展而已。——除非人类有一种普通公认底目标，然后也许可说：应该这样那样作；但现在这种目标是没有的。因此伦理的要求不应和人类相提并论，这是非理和戏论。——树立一目标于人类之前，这是完全另外一回事：这目标应该是我们的好尚中所想望的；倘若这提出的目标为全人类所喜欢，便可以造出一种伦理的教义，也因其好尚为转移。但直到现在伦理的教义超乎好尚以外：人们不愿造出这种教义，只求从那儿取来，或在那儿发现，或在那儿服从它。

109 自制与中庸及其出发点

克制一种强烈底冲动，不外六种彼此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是除去满足这种冲动的根本条件，而在这长时间不满足中，使其减弱，消逝。第二种是使其满足有一种严格底定制，因此造出一种规则，使冲动的起伏有定期，因此自得出没有冲动的余闲，——从此便可归到第一种方法。第三种是故意的使某种冲动得到强烈而且放纵底满足，因而收获其弊害，而使此弊害之力胜过冲动之力：当然不应该像骑马的一般，痛打其马，因而狂跑以至于跌死，——不幸这又刚刚是这种办法的流弊。第四是一种精神克制法，即是使这种满足和某种痛苦观念紧接起来，因此使求满足的思想本身化为痛苦之感情。（例如基督徒习惯于感觉性的满足有魔鬼的接近和讥诃，或感觉复仇的杀戮有永远地狱之刑罚，或在思念上便发生藐视，例如在其最尊敬的人的眼中以盗窃论罪，或有若干次自杀之念极强烈时，想到其后亲友的悲苦和怨艾，因而延伫于生命之潮端：——这种幻觉在他已化为原因和结果了。）这也包括例如在拜

伦或拿破仑那种傲性之强盛，视某种单独底情感过度之发扬，若超过整个底和谐与理智的法度时，便如同是一种侮辱：当然立刻养成着习惯和兴趣，克制这种冲动，毁灭它（“我不当仍何种嗜好的奴隶”，——拜伦在他的日记中这么写着了）。第五种方法是：将精力移到旁的地方，或立出一种特别吃力的紧张的工作，照着做去，或故意消磨于他种新底刺激和娱乐中，这么全部底精神体力皆走入旁的轨道上去了。然而这其间又有着这种岔路，眷注另外一种冲动时，便同时有充分底机会求满足，结果也是同样地消失了前种为累底强烈冲动所需要花费的精力。这个和那个，便同于给其所熟识的各种冲动以相当的苏息和振作，因而绾住那企图玩弄其主子的某种单独底冲动；便是让这魔王想独吞的食量，分与大众。最后第六种办法：倘若其认为合理而且能够支持时，将他整个底精神和肉体机构压抑下去，使之衰弱，这当然可以使某种冲动的强烈减少起来：譬如那班避世者，将肉感抹杀掉，当然同时也减掉健康度，有时还将脑力衰褪下来，使之损伤。——总之：除去根由，加之限制，使其满足至于有害而止，加上一种苦痛之思想的联系（如丑恶之感情，不幸底结果，情面之损伤），将精力转多，及普遍底乏弱和衰颓——这是六种方法：至若冲动之强力是否应该克制，不得而知；觉得那一种方法可用，也不得而知；用了这种方法是否有效，更不得而知。不过在这进行中，我们的智慧参照出另外一种冲动的盲目底工具，即烦扰着我们的强烈底冲动的对方：无论其为求平安之欲望，罪过之疾恶，不幸底结果的避忌，或竟是爱。当“我们”讨厌着一种冲动之强烈时，其实是一种冲动对于另外一种冲动的攻击；便是对于这一种强力的痛苦之感，由于还有许多强烈底或更强底冲动在旁，因而生出内心的交战，使我们的智意不胜其彷徨的。

110 反对

人们时常能够体验到这种事——我希望这能够时常实验而且证实。那便是:在我们的感情中,时常可发现某种不甚分明的快乐的踪迹,因此也生出一种新底希求。现在却看这希求所反对者何事:如其所反对者是低下底事物与顾忌,及不甚值得注意的人,——则此希求之目的已化为各种"高贵底,善美底,可称赞底,值得牺牲底"情感了,于是全部因袭底伦理观皆归于其中,好像这是伦理的目的——于是从此我们以为不是寻求此快乐,而是寻求一种伦理了:因此也增加此奋斗的坚信。

111 客观态度的惊奇者

有谁在幼年时代识得丰富和强烈底感情,不大感受他的生身环境中各人关于智慧底公理优美底批评和兴趣,因此在回味这种感情消磨过最好底时光和精力的:及其长成大人,应当发现每遇新人或新事时,在他心中立刻起种赞成或反对的意见,生出羡慕或藐视之感;这种心理他无法祛除,当然惊奇着情感之中庸,或客观态度,为希有之物,为天才之能事,或为道德之高标,而且也不相信,这是儿童时代的教制和习惯养成的。

112 义务与权利之生长

——我们的义务,——这是他人对于我们之权利。他们怎样获得了这种权利呢?因,他们以为我们可彼此往来,互相依赖。视

我们为其同辈，与之平等，因此加于我们某种信托，限制，指导，供给。我们尽着义务——那便是：于我们所保持的权力的理想上求其平，给还他人之给于我者，而不失其度。因此获尽义务便是我们的光荣了，——我们要恢复着自我的尊高，为那替我们做了什么事的人也做些什么事，彼此对称，——因为那人已侵入我们权力的范围，而且要将手永远放在里面，倘若我们不以“义务”为报复，便是也侵入他的权力以内。因此凡在我们权力范围以内的，可以与旁人的权利相关；倘若希望于我们不属我们权力范围内的，这便叫不合法。严格地说来：旁人以为在我们权力范围以内者，便是我们以为在我们权力以内的事情。因此双方可轻易发生同样底误会：义务的感觉，根据我们对于我们的能力范围和旁人一样信仰：便是我们允许何种一定底事物我们能够尽义务者（“意志的自由”）。——我的权利：那是我的能力的某部分，不但为他人所公认，也希望我保持的。但他人怎能达此呢？最先：由于他们的聪明，和畏惧，和小心：无论其为也希望从我们这儿得到同样的报答（他的权利的保障），或以为与我们战斗太危险或不值得，或以为我们力量之减少于他不利，因为这样倘若他与我们联络以抵制第三个敌方，不相宜。其次：由于赠与和分割。这必需他人之权力太大，足够而且多余，可以分出，而使得之者担保之：这当然使受者有权力弱小之感。权利因此生于承认的和担保的能力之强弱度。一旦力量关系变换，权利随之而去，而建造出新权力来。——这证明民权永远不断底盛衰，兴灭。倘若我们的力量突然减少，则担保我们的权利的人们的感情因之而移：他们计度是否可以使我们回到已往那种权力的地位，——倘若不行，他们要从此否认我们的“权利”了。反之，倘若我们的力量突然增大，则至此承认此种权利的人的情感亦复变迁，其承认我们已经不需要了：他们也计度企图使权力低抑下

去，恢复从前那种限度，他们企图侵入，因而施展出他们的“义务”来。——这当然是一种无谓的解释。那儿权利在统制着的，那儿当然保持一种力量的限度，不许减弱也不许增添。他人之权利，乃我们力量之感觉向他人力量之感觉的让步。倘若我们的力量根本动摇或破碎了，我们的权利随即中止：反之倘若我们的力量特别增强，平素我们承认他人之权利也随之中断。那“身分很高的人”，对于精微底感觉永远宜乎有一个天平：因为在迁流底人事中，权利和力量只得有极暂时的平衡，通常是升降着起伏着的：——保持身分因此非常困难而且需要很多的练习，很多的好意尤其是很多很好的聪明——

113 求优越之奋斗

求一己之出类拔萃，是顾虑着旁人的，是看旁人对此兴致如何：但求满足这种欲望所必需的同感与同情，也与慈善，无害，或哀怜相距很远。人所欲知者，是旁人对于我们怎样在外表或在内心感到痛苦，他怎样失却自持之力，而在我们一举手或竟至一顾盼的力量下投降，即算是这希求出众的人，想使旁人得到一种快慰底，飞动底，欢愉底印象，而旁人果因而快慰，生动，欢欣，他也不能感到这是他的成功；他的成功却是将自己深深地印入旁人的灵魂内，改变其形态，使服从他的意思。求高过旁人，是求征服旁人，无论其为非常间接的，或感觉上的，或竟是梦想的。这种私心希冀征服旁人的企图，有各式各样底程度，将这各种程度排列出来，便好像一部文化史，从最原始底丑恶底野蛮起，直到烂熟底丑恶和病态底理想为止。求超过旁人者，——在这长梯子上暂举出几个阶级的名称，——身边带着了这样的东西，是为了旁人：苦恼，苦恼之外有

迫害，迫害之外有创伤，创伤之外有恐怖。恐怖之外有苏醒，苏醒之外有羡慕，羡慕之外有惊奇，惊奇之外有活跃，活跃之外有快乐，快乐之外有欣喜，欣喜之外有欢笑，欢笑之外有讥笑，讥笑之外有玩弄，玩弄之外有鄙夷，鄙夷之外有加之迫害，加之迫害外有加之苦恼：——于是在这梯子之极端站着厌世者和殉身者，他感到异常底欣欢，因为求优异而得到的结果，刚刚与站在这阶梯的第一级他自己的影像，那使人痛苦的野蛮人，他所要超过的炫示的，所给出的相同。避世者问自己的胜利；其向内心观照之眼，视人类只有一种苦痛者和一种旁观者两者的分歧，其向外间观察，如同收集焚掉自己的木头；这求超异的最后底悲剧，只剩下了自成化石的一个人；——这便是崇高底结局，也是回到起点：二种观察痛苦之同一底幸福！在事实上这种幸福，视为一种最生动底权力之感觉，恐怕在世界上任何处不及在迷信底厌世者的灵魂中强大了。这在婆罗门教中，未斯洼密多那（Viçvamitra）国主的历史上明显地表现着的。该国王因千余年的熏修，养成了这么一种强力，他要开始建造一重天了。我相信关于这全部内心的证验，我们皆是粗鲁底外行，和措索底猜谜者；四千年前的人便已经知道着精深底自我悦乐之境，特殊底欣赏，比现代的我们多。世界的创造；也许那时在一个印度的梦想者的眼中，认为某个天神所向自己创立的一种隐遁工作！或许这天神向动底大自然如向某种地狱的刑具一般，施展出神力将自己投入，以感觉其力量和道法的加倍。容许更有一种爱神；特创出痛苦底人，看到其不断底痛苦，有别种欣赏，因而天神似的超人似的也苦痛著，而又自制着！更容许不但有一爱神，也还有一圣洁与无罪之神：其创造着罪恶和犯罪者及永劫沉沦的责罚，在他的天道和宝座下造出永远底悲痛之国，永远底叹息和哽噎之乡。足使神道中的隐遁者知道了疯狂！——而保罗，而但丁，而迦尔

旻，及其流辈的人们的灵魂，偶尔突入这权力的狂欢之观照底秘密内，并非完人不可能之事。——然则照这种人们看来，有人将发问：求优越的程度的循环和隐遁者避世者最后真能交接而真联贯一气么？这循环是否可以根据隐遁者和同情底天神所坚执的根本条件重新开始循环过呢？便是加人以痛苦，因此也加己以痛苦，更因此克服自己的同情而恣纵于更大的权力中！——请原谅这一切过度的思虑，关于求权力的欲望在灵魂上的自恣，在世间很可能的有过的这事！

114 苦痛者的认识

患病的人，如长年为剧病所苦，但还不因此昏乱神志的，对于他的知识并非没有帮助——这还是抛开了每种深沉底寂寞，每种义务和习惯突然底解除在智慧上的赐与没有说。大苦痛的病人，以一种严酷底冷静看外物：在健康者的眼中普通使一切事物游离的小欺骗的幻术，在他的眼中消失了：他自己也无有装饰无有色彩呈露出来。倘若他至今是生活于任何危险底幻梦中：这种痛苦之实际性足以使他醒来，大概这也是唯一底救药。（很可能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也碰到这样的事；一切语言中最悲苦底一句："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最深义的探索起来，可以证明他生命的疯狂中普遍底幻梦和启明；在这最大底苦恼的刹那，对于自己的一切皆洞见了，如同某诗人描述堂蓄德死时的情况一般。）心灵上最大底紧张，谋怎样祛开这种痛苦，投射于他现在所看见的一切一道新底光芒：这一切新光辉中所给出的诱惑，时常有那么强，将一切趋于自杀的引诱映掩过，而使此苦痛者求生的欲望更强大，感到光明。他回忆着那健康者毫不思索而优游的温热底愉怡底缥渺世界，生出

藐视;他回忆着那最高贵底最可爱底和他从前相依于的梦幻,生出讥嘲。这藐视和讥嘲,好像从最深底地狱里反叛出来,使灵魂受到极深底苦痛,使他感受好像欣赏的快乐:因此使他的物质苦痛稍稍得到平衡,刚能忍受起来——而现在又是这平衡使他更苦恼了!在映求他的整个底生存的光明中,他问自己说:"当自己的诉讼者和裁判官吧,将这种苦恼当作自己作成的刑罚!欣赏你当裁判者的英明;而且,欣赏你的嗜好品,你的暴君似的意志吧!超出你的生命如同超出你的痛苦一般,向下看那本来,看那本来的虚空!"这时我们生出从来未曾有的骄傲;这是一种无比底刺激,反对着这种暴君似的痛苦,反对这痛苦向我们的诉求,使我们作出否认生命的证见,——刚以生命抵抗着这痛苦的暴君,在这种状态中,人当然狠狠底地不承认悲观论,以免使我们的情况好像悲观底结果,而我们成为被打倒的悲观人。也从来未曾有这么大的激昂,于行使裁判的公正之情,因为这是向我们的胜利,——切情况中最紧急者,若裁判稍不公正,则必有原宥之情;——我们不要被原宥,刚刚在这儿我们要现示我们可以"无罪"的。我们自居于激昂的凌厉中,因而痉挛。——而这时苏活的恢复的曙光渐渐近来,——第一种影响是防止我们的骄傲的过度之激昂:我们以为如此是愚蠢与过激——好像体验到什么希奇的事了!不加感谢的地我们抑下这全能底高傲,那刚刚抵挡了痛苦的骄矜,而急切地希望有什么平息这骄傲的药物:在痛苦太强底太久底地使我们回到自己后,这时愿意忘我,愿意使自己陌生了。"去吧,去吧,这骄傲!"我们喊:"这也是一种痉挛,一种病!"我们重复看到人类和自然——用了一种盼望的眼光:这时回忆起,现在已知道了关于他们不同底新知识,好像生了一层隔膜,不禁生出凄凉底微笑,——重新看到生命的昏光,使我们甦苏,从痛苦中看到而且看透一切事物的可怖底明澈中走

出了。我们不恨那游离底幻术重新展开,——看一切好像变了形,和缓地,疲乏地。在这情况中倘听了音乐,不能不哭的。——

115 所谓"我"者

建筑在语言和意想二者上的文字,在内心的经历和动静中,使人感觉其滞碍,难于发表:例如文字中只有描写各种极端度的内心生活的字;——因此我们也习惯于在无有文字之境,不再加精密底观察了,因为在这境况中更严密地思想,是很痛苦的;甚而至于以为文字之境既穷,存在之域遂绝。忿怒,仇恨,爱,同情,贪认识,乐苦,——这皆是极端之境:较和缓底中等底甚至时常现前的内心境况,是没有文字表示的,而又恰恰是这种境况织出我们的性格和命运之网。极端的发扬——即算是我们吃到一种食物或听到一种音乐的自知底微微底欢喜或不欢喜,严格推测之,也还是一种极端的流露——时常扯破那织物,成为暴力的例外,但多因堆积而成:——这怎能不使观察者生迷惑呢?不下于使其主动者走入迷途。我们任何人也非我们有知识和文字——因此也有褒贬——所表现的样儿;我们根据这种粗率底极端的发扬误认自己,根据了这只为我们所知的极端情感之发扬;我们从某种材料中得出结论,其规律之例外,却超过规律本身;我们在这好像最清楚的字迹中读错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关于我们自己的意见,在这走错了的道路上找到的,这所谓"我"者,更与我们的性格和命运同其工作。

116 "自我"所不知的世界

从古至今,人类感觉最困难的,是不知道自己!不但关于善

恶，也关于许多更实际的事！最古老底谬见还存在着，以为人知道而且很确鉴地知道，人的行为是怎样发生的，在任何方面。不但“看透人心的上帝”，不但思索过他的行为的行为者，——也几乎每个人皆不疑惑，以为懂到旁人行动的道理。“我懂到我要怎样，我懂到我所做的事，其间我当然是自由的而且负着责任，因此也需要旁人于他自己的事负责，我知道某种行为上的一切动机和可能底转变；随你们怎样做吧，——我懂到我自己和你们一切！”——一般人们大概这么想的，每个人也还是这么想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这方面虽是很伟大底怀疑者和可惊底改造者，但关于那晦气底成见，那最深底错误：“真知识必然发生正当底行为。”也还是无碍的地确信着。——他们在这原则下也依然是受了这普遍底狂谬和坚信之影响：以为对于行动之事理必有一种知识。“这真是可怕呵。倘若在正当行为的事理的认识上不发生正当底行为，”——这是证明这思想的唯一方法，这班伟人所持的论据，其反面他们以为不可思议而且愚蠢——但这反面刚刚是显明底，亘古以来日日时时所证明的真实！这岂不是一“可怕底”真理：对于某事所知道的，没有一次发展到行为，而知识与行为中间的桥梁，未尝联接过？而行为也何尝是其所表现的！我们费去了很大底力，学到了一切事物并非其向我们现示的样儿，——而现在对于内里的世界又何尝两样？道德底行为其实是“另外一会事”——此外我们也无从说起：一切行为的实际是不知而已。与此相反的是这种信仰：最古老的实际主义与我们相违反；至今人类这么想：“一种行为即其向我们所现示的而已。”

（重读此文时，使我记起叔本华尔一段文字，特为提出，以明他也无疑地附于这道德底实际论，而且也固执不化了：“诚然我们中间任何人皆是够格底充分底道德裁判官，精审底地分辨善

恶，皆是圣哲底，当其善善而恶恶，——这一切每人皆是如此，倘若不是审查自己的而是旁人的行为，行为的责任加诸他人，他只需批评其有价值或无价值而已。即算是忏悔者，这么也完全能代表上帝。”）

117 在监狱里

我的眼光，无论其为强为弱，只看到一定的距离，在这距离中我经营着，生活着，这地平线便是我的切近底大底与小底范围，我所逃不出的。在每种事物边有这样底一个集中底氛围，以它为中心，属于它的。同样的是我们的听觉，自囿于一小范围中，同样的是我们的触觉。根据这地平线，如一所监狱的围墙，圈住了我们的知觉，我们量着世界，我们称此近彼远，此大彼小，此刚彼柔：这种度量我们称之曰感觉——这一切一切皆是本身之错误！根据经验和阅历之现量，平均在一个时分中的可能，度量着生命，称之曰短促或长久，贫弱或富足，充实或空虚：复以此平均底人的生命度量着其余的一切有生者，——这一切一切地皆因错误的本身！倘若我们有百倍锐利底眼睛观近者小者，则人必现示犹极大极长；其实有可思议之官能，因之使人幻作无限。此外可将器官这么造出，感觉整个底太阳系缩小着衔接着，犹如一细胞：而在相反底规律的事物之前，可以使人体中之一单细胞，在结构上，运动上，和谐上，现示出一个太阳系。然我们意识的习惯，将我们织入情感的虚伪里：这又更成为我们的批评和“知识”的根据了——本来没有逃避，没有到真实底世界的捷径和他途！我们在我们的绢网中，我们织着，其中获得什么呢？除了自行投入我们的网者外，我们不能获得什么。

118 旁人是什么

我们识得旁人的边际是什么？我是说他所以给与我们加于我们形态和印象者何在？我们除了识得以他为原因而生的于我们的改变外，不识其他，——我们关于他的认识，如同一个空洞底有形体底方分而已。我们加之他的行为在我们内中唤起的感觉，因此加之以错误底倒转底主观。根据着我们对他的认识幻出他的形像，使他成为我们主宰的统系中一个卫星：而当他向我们发光或暗去时，其实皆由于我们的缘故，——我们不这么相信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我们生活在幻相的世界中呵！翻过底，倒转底。空洞底，而也是圆满地正当地幻梦着底世界！

119 经验和幻想

无论一个人的自知之明发展到多么远，没有比构成他的性行的一切冲物的形像还不完满的。他几乎不能举出几种最粗浅底冲动：其数量和强度，其动静和起伏，其相克与相生；尤其是其调养的规则，也完全不知道。这种调养因此全受偶然的支配：我们日常的经验时而使这种时而使那种冲动得到滋养品，也为其所攘得的，但这遭际的整个底往复，居于一切冲动之调养的需求理智底管理以外：因此则有二端同时发生，一端之不足和偏枯，一端之有余与过饱。我们生活的每一刹那，必有我们性行上若干触臂滋生[①]。若干其他的触臂枯落，一随此际所俱之滋养料而定。我们的经验，如

---

① 此触臂原以海中墨鱼——多足动物——之足为喻。

上所云，在这意态下皆滋养品，但随手分给，未知此不足而彼有余。因这偶然底局部之营养，这长成的多足鱼也属偶然，一如其转变。明显地说：设使，一种冲动恰到求满足之际——或发挥出力量，或欲卸却之，或求一发泄之满足——这一切皆是抽象的说法：——则其人必于其日之一切遭遇中寻求出怎样达此目的之机会不论其或行，或止，或喜，或怒，或读书，或说话，或争斗，这冲动在它的饥渴中，向这人的每一种状态摸索着，普通是一无所获，它应该更等待更饥渴下去：一时期还行，于是乎疲劳，在数日或数月的不满足之后，便枯干了，如同一不得雨水的植物。倘一切冲动皆如饥饿一般，不以梦想底食物为满足，则此偶然底支配之残忍，当更为显明；但多数冲动，例如所谓道德底的，刚刚是以梦想之食物为满足——倘若容许我这样假想，我们的夜梦也有相当底价值和意义，以其补偿日间"滋养品"的偶尔底遗忘，到一种相当底程度。为什么昨日之梦温柔而有泪，前日之梦欢笑而怡愉，更前日之梦则荒唐而自苦于求索呢？何以我欣赏这音乐的难描底美，何以飘然超然如鹰隼遐举于远天？这种幻梦，给我们的求温柔或欢笑或荒唐的冲动，或想听音乐与想远游这种欲望一种迴旋地，一种消散，——任何人也能找到他的明显底例子，——是我们在睡中神经刺激的传译，非常自由底，自主底一切血液和肠胃的运动的传译，或手臂或被盖之压迫，或塔钟或风雨计或鼾吹各种声响，在神经上之映示。而这个书本，此一夜犹彼一夜，受着各种不同底注解，今日和昨日对于同样底神经刺激，使幻想之理智幻出各种不同底原因：其故，在于今日理智之提示者，异于昨日之理智提示者，——另外有一种冲动希求满足，运用，发挥，陶写，脱出，——这恰恰到了潮端，而昨日又另外是一种。——但醒中的生活没有像梦中所有的这种传达和映示的自由，这是较实际的较有拘检的——这儿应该说出：我们醒时的冲

动除了传译神经刺激而随其需要加以"原因"之外没有旁底工作吗？在梦与醒之间没有实际底分别吗？在各种迥乎不同底文化程度的比较下，在此间之醒时传译的自由，不自下于彼间梦中传译的自由吗？甚至我们道德的批评和估价，也无非我们尚不知道的生理作用的现相和幻影，一种惯用的发表着某种神经刺激的语言吗？我们一切所谓自知的知觉，多多少少是关于一个不可知底也许不能知底但感觉到了的书本之幻想底注解吗？——举一小经验为证。设若，我们某日在市上走过，发现有人在笑我们：随便这种或那种冲动刚刚到了高潮，这事是可以这么或那么解释着的，——而且看我们是那一种人，这事生出那种不同底意义。甲以为这如同一雨点，乙视作一个虫子而从身上抖下来，丙或者要大加理会，丁则察看自己的衣裳，看是否有可笑之处，戊则顺着一种思路思索着滑稽于人有好处，为了世界之欢悦和光明，但未曾希望有一缕光明给出云云——在每一事中皆有一冲动的满足，无论其为恼怒，为好勇，为沉思，为善愿。这冲物抓住着这事如它的一种掠得物：为什么刚刚是这一种呢？因为它在心中是一种强烈底愿望，在那儿如渴如饥地等待着的。

——最近有一天上午十一点钟时，有一个人在我面前直倒到地下，好像触了电似的，旁边一班妇女皆大叫起来；我走上去将他扶起，直待他神志完全恢复过来，说着话，——其时我脸上的筋肉一丝也没有动，没有生一点儿感情，没有惊慌，没有哀悯，直率地做了必做底事，最理智底事，然后走开了。设想，有人在早一日告诉我，说明日上午十一点钟有人在我旁边会这么倒地，——我必定会感觉各种痛苦，那夜也许不能睡，而在那最紧急底一刹那，也许不能帮助他，反而和他一样了。因为其间有了时间，使一切冲动幻出这种经验，加以注解了。——然则我们的经验是什么呢？大半为

我们所收入的，而非原来所有的！或者应该说；内中本空，一无所有？然则经验便是幻想么？——

120 对怀疑论者的安慰

"我根本不知道，我做些什么！我完全不明白我应该作什么事！"你是对的，但不必怀疑：你会有事做！在随便什么时候！人类久已将自动和被动闹混了，这是他们永远文法上的错误。

121 因果

因果！——在这镜子前——我们的智慧是一面镜子——发生这种现象，如规律所示者，一必然之事每次随着另一必然之事，——这个我们便名之曰因果，倘若我们要知道它称谓它的话，我们这班傻子！好像我们因此懂到了或可以懂到什么！除了"因与果"之现象外我们没有看到旁的什么！而这种现像之幻示，使事物上实际底联络的参照，如依次的类推，成为不可能的事！

122 自然的目的

有谁，当了渊博底自然科学家，将眼睛的发展的历史和其形态研究下去，直追索到低等动物的范围内，将其一步一步的转变弄清楚，必达到这种伟大底结论：视物并非生长眼睛的原由，而是"偶然"将这器官造成的。单单看这么一例：自然的"目的"便昭然若揭！

123 理智

理智怎么到世界上来的？多么轻巧，由于不理智底方法来的，由于偶然。人几乎将它当谜猜着。

124 愿望是什么

我们笑这种人，当太阳下去了的时候，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说："我要太阳升上来！"也笑那停不住车轮的人说："我要它转！"也笑那在斗架时被打倒的人说："我躺在这里了，但是我要躺在这里！"但将玩笑除开！我们说"我要"怎样的时候，出了这三者的范围吗？

125 "自由的国土"

我们可以想出许许多多事，在做和经历以外，——这便是说我们的思想是浅薄底，而且也安于这浅薄，不知不觉的。倘若我们的智慧是严格地依照我们力量和力量之发展而生长着的，则我们的思想上只有这么一个至上底根本条件：我们能了解的，只有我们能做到的，不知其它，倘若真有所谓了解的话。口渴者无水可饮，则其思想上之幻影必将水幻入眼前，好像没有比这个还容易得到了，——浅薄而易安底智慧不能制住正痛苦的需求，自觉抵挡不住：因此他自负着更有能耐，更能走，在这时候立刻达到目的，——这么，思想的国土，较之做的，愿望的，和经验的国土，可算自由之国：便如上所述，只有浅薄而苟安之一境而已。

126 遗忘

有所谓遗忘，是未经证实的事；我们所知者，不过是追忆不在我们的能力中而已。目下“遗忘”这名词补着我们能力的那缺陷处：好像另外一种登记了的能为。但究竟什么在我们的能力的范围内呢！——倘若这名词表示能力之缺漏，许多旁底字岂不应该补我们关于能力方面知识的缺漏吗？

127 有目的

一切行动中，有目的底行动最不被人了解，因普通以为这是最明白底，在我们的知觉中最日常的事。大问题被弃于道左了。

128 梦与责任

在一切中你们皆愿负责！只不愿意负“梦”的责任！这是多么可怜底乏弱，多么没有正直底勇武！除了梦之外没有于你们更相宜的东西！更相宜的工作！题材，形式，时间，演者，观者——在这喜剧中皆是你一个人！而刚在这事情上你们彼此羞惭，愧怍，即如耳底普士[1]这聪明底耳底普士，也知安慰自己，知道我们于这事无能为役！我的结论是：大半人类是知道自己丑恶底梦的。不然：这夜间的诗情岂不是有所取材，以增加人类的勇往吗？——也还应该解释，那聪明底耳底普士是有理的，我们真也不能替我们的梦

[1] 希腊神话中之王子，与命运决战者。

境——其实也不能为我们的醒境负责,而自由意志的教义,在人类的骄傲与权力感觉中有着它的由来吗?但至少也还不因此走入错误:我时常这么说。

129 假设底"内心交战"

人们时常谈"内心的交战",但说着的交战,实在未曾出内心。即:在我们的思虑的意识中,出现着成串底可作底事的结果,因而比较之。我们以为决定着做那项事了,便是确定着这事的结果胜于其他;在这种确定以前,我们着实感觉痛苦,为着推测结果之疑难,怎样将事情的原本看清楚,怎样使之没有遗误:而得出来的这种数目,也还要除之以偶然。而最难的便是:一切这么困难底地得出之结果,一样一样要拿到天平上称量,但时常这是非之辨的天平和砝码皆没有,因为各种可能底结果本身性质之差异。设使,这一切皆弄清楚了,偶然和此结果在天平上也能彼此有所抵销:则在事实上我们对于结果的推想得了一种一定底事的心,一心做出这事,——一而已!但刚刚在最后要实行做这事的时候,我们时常又为旁底一种心思所动,不同于计较结果的这一种心。或者为习惯所驱使,或者为我们所畏的所敬的或所爱的人一种小推动,或者因为近手的方便作一种旁的事,或者为幻想的激动,为了一点小事将最紧张底刹那延误了。这或许是肉体的什么改变的影响,无从计算的,或者是兴会所至,或者偶然潜伏的感情的活跃:总之,突然可以生各种心,有的我们略为知道,有的我们完全不知道,而且在事前我们永远不能计算的。也许,其中也有一种交战,一种往复,一种重量的升降——这方是所谓"内心的交战":——然这是我们完全看不到的无所知的事。我已经将结果和成就计算了出来,因此

也将这一种实际底心加入这交战的集团了——但我之未曾加入这战线，一如未曾看到：内心的交战我是不知道的，何方战胜也无从说起；当然我经验着我最后所作的什么，——但那一种心胜利了，未尝经验。我们惯于不将这未知的工事列入，只将一事的准备计算到已知的地步而止：因此将内心的交战和各事的利害打算混为一谈——一种最有势力的在伦理思想发展史上最为晦气的淆乱！

130 目的吗意志吗

我们惯于相信着两个国土：一个是目的和意志的国土，另一个是偶然的国土；第二个是无意识的，这建设在那儿，无人能说"为什么？""做什么？"——我们惧怕这宇宙底愚蠢的强大之域，因为普通有这么一种认识，以为这将如一块砖瓦从屋上掉下似的，突然堕入意义和目的的国土里来，将某种美好底目的打破了。有这两种国的信仰，是一个古老底寓言和传奇：我们这班聪明底侏儒，怀着我们的意志和目的，大为这蠢而又蠢底巨人——偶然——所苦恼，追逐四散，也时常被踏坏。——但无论怎样，我们不愿失却有了这邻国后的诗意；因为当我们将生命织入目的与意志的网中，有时太觉单调了太恐怖了的时候，这巨物便往往袭来，以巨手将这网扯破，给我们解围，——而且也非甚故意要这么的，这不理智的东西！并它自己也不觉的！但其粗大底手阑入这网中，好像这是空气。——古之希腊人称这不可知之国，伟大底永久底畸错之乡，曰摩依那，以此为天神属目之地平，过此以往，非其所能及，其所能见：人们怀着对于天神私心的一种反感，这在各民族中皆有着的，这么表现，人们当然是求拜着神鬼了，但本人手中也还操着对于渠们的胜利，例如波斯人或印度人的迷信，以为渠们依赖着人类的供

奉和牺牲，人类因此在恶劣状态中可以将鬼神饿死的；或者人们也怀着如同那坚毅底忧郁底斯干底那维亚人的幻想，天神必也一旦没落，因此得到私心底报复的快慰，以排遣一位劣神时常使他们敬畏的积忿。但在基督教中，既不同印度或波斯或希腊或斯干底那维亚人的心情，在灰土中求拜大权力的天神，甚而至于以嘴唇亲着泥土；则另有一解，以为这全能底“愚蠢之国”并非其好像那么愚蠢，反之我们倒愚蠢了，未曾发现那中间正居着——我们的亲爱底上帝，他，当然好走幽邃而且神奇底路，但最后却将一切“光荣地现示”出来。这新底神话中的亲爱底上帝，至今误认为巨人或摩依那，亦自居于目的与意志之网里，比我们理解中的更纤细——以致他自己也必至于莫明其妙——这新底神话是一个极有力底颠倒和勇敢底矛盾，使这太优秀底故事不能抵敌，无论其怎样谬误和荒唐；因为，真实地看来，这神话可以不攻自破：何以呢？倘若我们的理智不能参透上帝的理智和意志，我们何从知道上帝的理智的安排呢？更何从知道自己的理智的安排呢？——在近代这种怀疑增大起来，疑惑这从房上掉下来的砖瓦，果系“上帝的爱”使之掉下的，——于是人类又重新归入古之神话中来，相信那巨人和小人的浪漫底故事。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学教训了，因为这恰当其时：在我们设想的特殊国度中，意志和理性的境界里，也有巨人管理着！我们的意志和理性也皆是巨物，而非侏儒！而我们的绢网也由我们自己的手，同样快同样平常扯破，和落下来的砖瓦！而且，这一切也不是目的，所谓目的者；也不全是意志，所谓意志者！倘若你们要问：然则只有一个国土，包括偶然和愚蠢吗？——那么得补充一句：诚然，也许只有一个国土。也许并无意志和目的，我们不过是这么幻想着而已。那“需要”的铁手，摇着“偶然”的骰子盆，永远这么弄下

去：当然必有骰面，与目的和理智每种程度的状态皆同。也许我们意志的形态，我们的目的，不异于摇骰子——毫无把握，我们的了解力非常薄弱而且有限，了解这种空虚：便是以自己的钢铁似底手摇着骰子盆，便是在一切故意底行动中，除玩这“必然”的游戏外，不作旁底事。也许！——要超出这也许以外，人必需首先在一切表面以外的地下世界中作过客，和帕绥芬[①]同一张桌子摇过骰，赌过。

131 道德的风尚

伦理上的大道理多么改变过了！例如古代伦教中的哲人，耶毗推（Epiktet），必不知道现代人为旁人思想为旁人生活的推崇；照时下道德的风尚，必以他们为不道德底，因为他们皆竭毕生之精力，为他们的自我（ego）而不为对旁人的同情（即其痛苦及罪恶之类）辛勤着了。也许他们这么答复我们：“你们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聊底可恨底对象吗？因此多替旁人着想，少为自己思想！你们也做的对了！”

132 基督教的伦理观

“人之善不独由于同情：然我们整个底感情中，有所谓同情者”——这是现在的伦理！这从那儿来的呢——为无我底同情底利人底社会事业的人，在现代视为道德底人——这也许是基督教在欧洲造成的普遍影响与异端：虽然这不是其原意和本义。但这

① 地狱世界之女神。

是基督底人生观的归宿，当那非常相反底严格底个人主义的信仰——信仰着“一切苦”，信仰着个人幸福绝对底重要——渐渐和其主张后退，而对于“爱”，对于“爱邻舍”的信仰，和教堂的伟大底慈善事业联合向前促进时，愈是从古之教义走了出来，则必愈在爱人类的文化中得到其走出之解释：在此中不欲居于基督底理想之后，而竭力企图超过它，是法国一班思想家从俄尔泰（Voltaire）到孔德（August Comte）私心所愿望者：而孔德在他的伦理方式Vivre pour autrui（为了旁人生活）的道理中，实则将基督教更基督化了。在德国有叔本华尔，在英国有密尔（John Stuart Mill），皆以于旁人同情，恻隐，帮助，为一切行为的原则论，获得盛名：但这几个人不过是一回响而已——这论调是约略自法国革命时代起，因了一种强力推及于大大小小底人物中，一切社会制度不期然而然的建立于这教义的共同基础上。但现在没有比这还被人深信的成见了：以为人知道道德的成效是什么。倘若向任何人说：社会是上了轨道了，以个人合社会的需求，而个人的幸福同时也是牺牲，在于以自己为整个的机构一有用之肢体和工具以内，他听了必觉高兴：但现在这意见还颇动摇，即这机体从那儿可以找到，或者是在一已立的或待建的邦国内，或在一独立底国家中，或在一各民族的联合里，或在一小底新底经济组织上。于是关于这点有各种思想，疑惑，战斗，刺激，与闲情；但既奇妙又动听的是这意见的一致，以为自我（ego）是应该否认的，直至成为合这整个的形态而更得到他的一定底权利和义务为止，——直至他化为一样迥乎不同底新家伙。人之所愿者，不下于——不知此一点不至被否认否——个人（Individuum）根本改造过，变弱，被征服；人们不倦于将一切至今个人生存的形态之恶劣性，仇敌性，奢侈性，劳费性，华靡性一一数出，一一申诉，人们渴望于平价底，平和底，平等底，一律底社会生

活，即算有更强大底机构和其肢体存。所谓善者，即是与在构成这机体和肢节的动力和助力相合——这便是我们时代中的伦理主潮；同情与社会情感互相为用（康德还自居于这运动以外：他痛切地教示着，我们应该漠然于外来的感触，倘若我们的善行要有道德的价值的话，——而叔本华尔闻之甚为忿怒，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称之曰康德式的无味）。

133 “不替自己着想”

请彻底思索一过：今人见有堕水者，随即跳往救之。即令与其人毫不相关，这是什么缘故呢？由于同情心：其时人只顾到旁人，——无思虑是这么说。而见人有吐血者。即令其为恶人为仇敌，仍感到苦痛与不欢，这又是什么缘故呢？也是由于同情心：其时人顾不到自己，——同样底无思虑这么说。但真理是：在同情中——我是说世俗所言之糊涂底同情——我们当然不替自己着想，但在不知不觉中非常替自己着想，例如踏错一步路，我们当然不知不觉的在这时必有有目的的反动，因此也可见是用了一切底思虑的。他人之患难，使我们感到侮辱，倘若不从而救助，则可引伸之于我们的无力与之弱。或者，这使我们在人前或在自己前的荣誉减少。或者，他人之患难与痛苦，其中有我辈危险之指南；而人生的患祸和缺陷的证见，即够使我们痛苦。这种痛苦和侮辱我们将其拂退，一归之于同情的行为。其中或有一种纤微底抵抗和报复的观念。而我们非常替自己着想者，可以在这分际中看出，我们在一切事上所碰到的，即凡遇见痛苦者，枯索者，呼号者，我们能够走开：而我们终于不走开，倘若我们是强者，有助力者，能帮助之的话，明知必受赞扬，或欲体察我们这居于对方底幸福，或欲使我

们破除无聊。这是错误的，倘以为我们在这种遇合所生之情，各种不同底种类的，便名叫同情：因为在任何状况下这是一种感情，与眼前之痛苦者不相通的：这属于我，正如苦痛之属于他。只有这种独有底苦痛是同情，即我们作出所谓同情行为时的痛苦。但我们作出这种事又永远未尝出于同一底动机；我们欲解救旁人之痛苦也愈真，则与此行为并生的快乐的冲动也愈切，——快乐生于见不如我们的情状，因而自慰；生于只要帮助他便可帮助他这种幻想；生于倘若救助他后颂扬与感谢之意想；生于这救助事业的本身，只要这行动有功效，而且一步一步的有效，使这做事的人欢喜了，感觉我们的行为归结一件反常底不正道的公案（发舒着愤慨也是足愉快的事）。这，一切，一切，还加上许多其他更深微底感觉，便是所谓"同情心"——这语言之一个名词便代表许多繁复底事象，这是多么粗糙呵！——反之，必以同情与其痛苦为一类，在这时所生的，或对此有一种特殊底，纤敏底，透入底了解，这二者却与其经验相背，有谁刚在这两种意见上推重同情的，这人必定缺乏在这道德范围内的充足经验。我深向叔本华尔关于同情的学说所发表的一切不可相信底事怀疑：他，为欲使我们相信他的新奇，以为同情者——刚刚是他没有深察底写得很坏底同情问题——乃一切过去底现在底未来底道德行为之渊源——单单是为着能干的缘故，他第一次幻想出的。然则何以分别有同情与无同情的人呢？精略地描画出来，则是后者没有恐怖的活跃底幻想，没有感觉危险纤敏底能为；而且其乏弱之感不能很快地受侮，倘有何事发生，将其阻滞（其自尊的小心，命他不混入不干己的事，他爱自助，每人尽力救自己，打他自己的纸牌）。这种人对于痛苦的忍耐性比有同情者较强；他希望他人不太看轻痛苦，他自己也受过痛苦。而且，于他则慈悲底状况不能忍，正如于富于同情者淡漠底状况不能忍受一样；

他以为慈悲的格并不太高，有伤其雄武与冷静底勇气，——他在人前隐匿自己的眼泪，对自己不满意地，独自揩干。这是另外一种个人主义者，居于同情者之外；——称这种人为广义底恶人，称同情者为善人，是一种道德风尚，自有其时的：正如相反底风尚也会流行过一时，一个很长底时期！

134 怎样提防同情

同情之生痛苦——这是我们唯一底观点——是一种弱点，犹之沉迷于伤损底感情中。这增加着世上的痛苦：即令这儿那儿因同情的功效减少了些痛苦，解除许多，然不能使这偶尔底无关大体底结果便当作其实质的明证，如上所述的，其本质是有害底。假设，这将世界支配一天，则人类将立刻消灭。同情本身也如任何冲动，无好性质：直到这被促进，被称赞，——而这又生于人不觉其损害，却发现其中的快乐的来由，——如果这是系于善心，然后人们方乐于就之，而不羞其有名。在其他的环境中，认为有害的，则亦认为弱点：或者。如在希腊人中一般，认为一种病态底期间底感情，其偶然底自动底发泄，足以发现其危险性的。——有谁，试验看，一切在实际生活中足以引起同情者，皆从之，而将其环境中一切可怜底事，时常在眼前幻出，则其人必致生病，陷于幽忧。有谁愿意在任何意态下医救人类的，必小心提防有这种情感，——这使之在最紧张底工作中减去力量，束缚了他的脑筋和多助底强力底臂膀。

135 得到同情

在野蛮人中，以为受到同情是道德上底大侮辱：这是美德底裸

形。证出同情无异于加以藐视:一种被藐视的人物痛苦着,人是不高兴看的,这其中并无兴趣。反之看到一个敌人受苦非常强项底敌人,虽在痛苦中而不放弃其高傲的,甚至一切不使人发生哀怜的人物,便是不能自下,惭惶自卑的人物——这是高兴中的高兴,因此在这野蛮人的灵魂里生出惊奇:倘若这种勇人到了他的手中,他必定杀掉他,而对于他的不屈不挠,表示他最后底尊敬:倘若那人喊痛,在面上去掉冷嘲底表情,表示出很可藐视的样儿——这时他当然可以生存,像一条狗——他没有激起旁观者的高傲,同情便代替了惊奇。

136 同情中之幸福

倘若人们如同印度人一样,使人间苦的认识为全部智慧工作的目标,使若干重精神参照,守此可怖底前提不易:则最后在这种传统底悲观主义人们的眼中,看出同情一种新价值,好像含有生命的活力,使得坚忍尽形寿,即令被苦恼与忧患所袭击,也可以等量齐观。同情是自杀的救药,含有快乐的感情,使人尝到小剂底明哲:将人减轻,使心充满,袪除恐惧与麻木,激进言说,申诉与行为——较之其苦痛的认识,那从各方面包围拢来,将个人驱入碍境和黑暗里而使之呼吸迫促的,这可算一种幸福。幸福也者,无论其是那一种,给与空气,光明,与自由底动作。

137 为什么有二重"自我"

视自身的经验犹他人之经验,——这使人平安,是一值得介绍的药。反之,看旁人的经验犹自己的经验——同情哲学的教

促——这可以使我们完全毁伤，在很短的时期中：人们可以试行，不必幻想的！当然，这理性与善意之初阶，较近于理智，因我们批评他人的一件事的价值和意义，较批评自己的事为客观：例如一件死亡，失窃，或欺骗案件。同情为一切行动之基本论发出这种敦促："那么感觉旁人的痛苦一如他自己的"，便是使"自我之观点"扩张，不定，而又化为旁人的值得同情者的观点：以致我们既为我们的"自我"所苦，又为旁人的"自我"所困，因此获二重障，其实原是要将本身的负担减到最轻的。

138 柔和化

倘若我们对于某人非常敬爱，惊奇，羡慕，后来忽然发现他有痛苦，——这使我们更惊奇，因为我们从来以为我们从他那儿所得的幸福，是生于他自己的过多底幸福之渊源，——因此我们对他的敬爱和羡慕与惊奇的感情，随即化为更实际底的：这将变为更柔和，便是说：此人与我们间之鸿沟，好像已经越过，好像代之以平等底亲近了。现在好像能够给还他，当其从前在我们的意像中高居于我们的感谢之上。这给还之可能，使我们非常快慰而且升高。我们猜想可以解除他的痛苦者，与之；他如希望安慰底语言，看护，或注意——亦与之；尤其是：设若他希望我们为他的痛苦地也觉痛苦（表同情），我们便亦复表示因之而痛苦，但同时有报德的行为的愉快：换言之，一种良好底报复而已。设若他根本不希望我们怎样，我们便冷却地忧愁地走开，几乎受到侮辱了：便是，仿佛我们的感谢被拒绝，——在这点荣誉的根本上，最惠爱者也仍然不忍的。——这一切中的结果，即算是最有幸底场合，在痛苦中总有卑抑，在同情中总有升高与明智之机：使

两种感觉永远分离的。

139 假设很高

你们说，同情的伦理高于斯多亚主义（Stoicismus）的伦理么？请举出证明！但请注意，伦理之“高”“低”，不能更又用伦理的尺度度量的：因为没有标准底绝对伦理。请从旁的地方找出尺度来，——等着看吧！

140 褒贬

不幸有战祸发生，人们总是追问是谁之“咎”；及其胜利以终，便颂扬他们的功魁。设战事有失败，则到处在寻找咎责；因其使事业不臧，从而反对之不知不觉地成为唯一底救药了：一种权力感觉的新刺激——生于“负咎者”的科罚中。这个负咎者并非怎样是他人的代罪羊：却是一般底弱者，颓丧者，不高兴者的牺牲品，想要用任何方法表现着他们还有勇力。罪己也是一种方法，在败北后可以补救着力量犹存之感。——反之功魁的崇拜也同样的是它种冲动的胡行，它种冲动是愿意得到牺牲品——这次是牺牲对于牺牲品发出馨香，请其享受——：因为当一个民族一种社会里的权力之感，因一盛大底魔力底胜利所充满，而生出胜利的厌倦时，则必弃出其骄傲；生出贡献底感情，而找寻其对象。——无论我们受贬斥和褒扬，我们通常是旁人的机会，被握住着把柄而拖走着的，为他们发泄其充溢底褒贬的冲动的目标：在二者中，我们是作了一桩善事，于我们无利益，而他们也不感谢的。

141 美底，但少价值

美丽底伦理：这是直上底感情的道德，峻峭底过渡，多情底，突人底，可怕底，严肃底态度和声调。这是伦理中半疯狂底阶段：人们不受其美的刺激的诱惑，将它指为较高之一格。

142 同感

求了解旁人，便是说将旁人的感觉在我们脑筋里推衍起来，当然应求入他的这么或那么决定底感情的根本中去，例如要自问：他为什么这么昏乱？——当然我们也要求到同样底根本，也昏乱起来；但通常是丢开这，而从他的影响中，他向旁人表示的作出的，得出感觉来，描摹其眼的表情，声的布意，身体的姿势，态度的动静（或甚至其语言，图书，音乐中的影像），在我们身上（至少在筋肉的动静与神经的消长间，得到轻微底相似），于是在我们身中便生出相似底感觉，由于动作与体察的一种熟底关系，而为进退。[①] 这种才能，了解旁人的感觉，是时常用着的几乎随便遇了什么人我们不知不觉地运用着它：只要看一个女人面部的表情，多么是其周遭的感觉不断底摹拟和反照，颤动或舒徐，便可知道。最清楚是音乐的表示，由某音乐家的急切底织好底情感之传达，使我们同感；倘若音乐是情感的一种照相又一种照像的连续，虽然其遥远和不定，仍然使我们"共鸣"，纵使无可悲之事，也变作非常悲伤，犹如一个痴子，徒因我们听到这种节奏和旋律，使我们记起了悲伤者的音调，

---

① 此乃 Association 之定理。

动作，或甚至其习惯。有人说过一位丹麦皇帝，偶尔沉浸于某歌者战斗音乐的情绪中，使他从宝座上跳起，杀掉了聚在他面前五个宫人：那时并没有战争，没有仇敌，倒是一切与此相反，但这从感情归到原因的力量竟这么强，一时竟胜过理智。单是这，这几乎通常是音乐的效力（设使其能有效力的话——），无需举出这种矛盾底事为例，亦可知道：音乐所带来的情感的状态，无一次不是与我们那时实际境况，和认识这实际境况与原因的理智相反。——倘若我们问：何以摹拟旁人的情感于我们这么普通呢，结果必无疑地这么答复：人，算为一切创造中之最怯弱者，禀着纤好底与薄脆底性质，在其怯懦中以同感为导师，即很快地要懂到旁人（或动物）的感觉。几千年来他在外物与环境中察觉危险：因此看到了危险随即摹出形神与态度，而在这状貌与态度后得出恶意的结论来。这一切运动与线条对于意见的显示，人们是已经将其运用到没有生命的事物上去的——有着这种荒唐思想，以为没有无生命的事物：我相信，一切我们所谓自然的情绪者，如看天地，山川，树林，暴风雨，星辰，海洋，风景，春之日，皆是同这么一个原因的——倘使没有最古老底恐惧之运动，在这一切中求后面的隐义，则我们必没有现在这种对于自然的兴趣，一如于人或兽不发生兴趣，设使没有了恐惧，那了解中的导师。愉快底惊奇的乐趣，和滑稽之感，皆是同感的后来底产物，与恐惧遥遥相关。——迅速了解的才能——也根基于急速变幻的才能——在高傲底自尊底人们或民族中是少有的，因为他们不大有恐惧：反之一切了解旁人变幻自己的能干，在多恐惧的民族中最多；这儿才是描摹底艺术的故乡，上智的渊薮。——当我从这种同感论出发，推敲着刚在现代最流行的几乎被认为神圣底神秘论，所谓同情由二种形质出发的合一呀，而使二者可以直接相互了解呀：当我想到像叔本华尔这么一个清晰头脑也喜欢这种

荒谬底无意义底论调，而又传到其他全清晰底或半清晰底头脑里去：我真不胜惊怪而且哀怜。我们对于不可了解底荒唐的兴趣是多么大呀！整个底人类多么近于疯狂，当他服从其智力之秘密底想望！——叔本华尔到底为了什么对于康德这么相信，这么感谢呢？他有次说的非常明显：有人说康德的强迫道德论多么玄秘(Qualitas occulta)。应该要怎样弄得可以懂，叔本华尔便说过一番话："了解康德的强迫道德论！非常错误的思想！埃及式底阴暗！天保佑使其不至弄到可以懂！正示其有不可懂者，了解的苦楚将其意义弄固定，弄狭隘，弄完结，弄糊涂了：这种确论乃康德的大赐予。"——我们试想，有人从头便深信这不可解而且满足了，是否还有对于伦理求认识的愿望！有人，还虔信着上天的启示，和魔术及鬼神示现，与虾蟆的形而上底丑恶！

143 苦了，倘同情心冲动起来！

设想：为了旁人的缘故，为人着想及依倚的冲动，(同情)加倍增强，则必不能在世上使人支持下去。只试想，每人为了自己底忧虑和经营多么时时刻刻作出蠢事，使人看了不忍：倘若我们作了旁人这种愚蠢和干渎的对象，那至此不过苦了他自己的，我们的情况将怎么样呢？岂不是只要看到"旁人"走近了便要盲目地逃跑了吗？然则岂不要将现在加于个人主义的一切坏名词都加于同情心上么？

144 充耳不闻

倘若我们为了旁底有生者的苦痛和叫号而焦急，将黑云遮住

我们自己的天空，谁该负担这焦急的结果呢？刚刚是增加了旁的有生者的负担，使这更受不了！我们既莫能根本救助。又不能稍抒其苦使人兴奋，倘若成为他的呼号的回声，甚至只要竖起耳朵听着他，——于是只有一种补救，便是学到阿仑比亚的天神的办法，不以人类之不幸为不幸，甚至以人类之不幸为幸。但这于我们又觉其太阿仑比亚式底了？虽然我们以悲剧的快乐，已经超向理想底天神食人主义一步。

145 “不为己底”

这人空虚而求满足，那人满足而求空虚，——二者皆求有益于己者。这方式，在最高底意态中，以一言蔽之曰：爱。——怎样呢？爱情应该是不为己底么？

146 超出旁人以上

怎样？真道德的精义在于看清楚我们行动对于旁人直接底影响，从而去取之么？这是一种狭隘底小市民的道德，倘若要称为道德的话：但我以为不妨超过旁人直接底影响以外，更高远而且更自由地着眼，达到更远底目的，在或种情形下甚至要求旁人的痛苦，——例如求得到一种认识，不管这种意见，我们的新自由精神其初往往是直接将旁人陷入迷疑，困苦，与不幸的。我们敢于将旁人当自己一样待遇吗？倘我们待自己不那么狭隘，小市民似的，顾忌直接底影响和痛苦：为什么待旁人应该如此呢？设若，我们有为自己牺牲的精神，有什么禁止着我们使旁人同样牺牲自己呢？——正如至今国家和皇族一

般，将这个市民当那个市民的牺牲品，"为了公众的利益起见"，大家都这么说。我们也有公众底或更公众底利益；为什么不许于将来底后代人类前，献出几个现代的个人为牺牲品呢？以致他们感觉苦恼，彷徨，迷疑，错误，恐怖等等之迫切，因为一个新犁锄将土地破开了使大众皆能耕种？——末了：我们向旁人传布这种意识，使他能够感到自己为牺牲，我们向他述说我们利用他的问题，我们是没有同情吗？但倘若我们超过这同情以上，要自己奋斗出胜利来。这较之作一种行动对于旁人或好或坏有一定的把握，岂不是更高远更自由底态度和兴致吗？我们要因了这种牺牲——这包括我们自己和旁人——使人类的权力的普遍感觉因之增高，假使我们不能达到更高底地步。但单是这，已经可算幸福的积极增加了。——而且最后，但若这更……这儿不用说了！一眼便可知道，你们懂得！

147 泛爱论的由来

关于爱，人们已经着重底地神圣底地说过了，因为人们在此未曾多有过，没有一次饱尝过这味道：因此"神圣"了。设有一个诗人将一种泛爱的乌托邦描画出来：当然，他将要描画一种痛苦底可笑底情形，同样底的地球上尚未有过，——每人不单为一个爱者所惺惺，累累，盼盼。千百个人，甚至每个人皆对他如此，由于一种不可拔底冲动，正如古人所诟詈所怨恨的自我主义一般；而那诗人，倘若人还容许他平安地写诗，必不外梦想无情无爱的往日，神圣底自我主义，某时期在世间还可有的寂静，毋扰，落寞，被憎恨，被藐视，一样的述说"我们"所居的畜生道的卑贱。

148　高瞻远瞩

道德底行为，如人所下的定义云，乃为了旁人而只为了旁人的行为，则必无道德底行为！行为可称为道德底——如另外某定义云云——必是自由意志底，也必无道德底行为！——然则凡人所云的而又好像存在而欲得到解说的，是什么呢？这是几种理智上的错误的结果。——设想，脱出了这些迷谬后则所谓“道德底行为”是什么呢？——因着这些错误，遂于某几种行动加以推崇，加之以不当底高价值：我们将其从“自私底”与“不自由底”行动里分开。倘若我们现在将这些行为排列进去，这其实是应该作的，则必定减去其高价值（其价值的感觉），而且一定贬到很低度，因“自私底”与“不自由底”行为至今被看到太低下了，由于那假想的深邃底及内心底悬殊。——此后必不有人时常这么样了，因其从此不被重视吗？——不可免的！至少是一个长期，只要价值观念的天平，有以前之错误的反动！但我们的计算是这：归还人们其误称自私底行动的好勇气，恢复此行动本身的价值，——劫去其不好底心理！因为这心理至今最普遍，而且将来也大概这样，所以我们取出行为与生命的整个形态中不好底现象！这是一最高底结果！倘若人类从此不自以为不好，则也不至如那样！

卷　三

149　小退让的困苦

风俗习惯上的事，虽自己有好意见，不从；在事实上屈服了，在精神上却保持了自由；效法大众，示之以自己的迁就与慈悲，以抵偿自己的主张的损失：——这在宽大底人们看来，不但以为无疑，且将以之为“诚实”，“仁爱”，“能容忍”，“不拘泥”，以及一切渠们睡梦中良心上的嘉许：以致非神论者，也送小孩受洗礼；咒骂民族间之憎恨者，也赴战场为祖国效劳，一如他国民族之所为；而且有人与女人同进教堂，因为这是神圣底结合，在教士面前撒谎，不自以为羞。“大家这么做而且做了，我们也做做，不甚**重要**的。”——是普通底**成见**！这是最**粗率底**错误了！因为没有比这**更关重要**的，将已成权力，习惯，无道理承认着的事，以已经被认为理智者的行

为从新证实一番：在一切听到的人们的眼中，以为这是一个理智者的承认了！对于你们意见的尊重呵！但很小底退让底行为更关重要！

150 婚姻之偶然

倘若我是上帝，慈悲底上帝，则人间之事，没有比婚姻还更使我不能容忍。一个人在七十岁，甚至在三十岁中，可以进步更远，——这几乎是怪事，便是天神们也惊奇！看哪，他以人道中的月桂冠，奋斗与胜利的遗产和信约，刚刚挂在第一个最好底处所，使一小妇人将它扯碎；只看他进取得多么好，而保守的怎样坏，只看他竟不思索因这种证见更能为自己开辟更多胜利底人生：然则人将倦于看下去，说："人类永久更也不能怎样，个人简直是虚费了，婚姻之偶然，断送了人类的大发展的想望——得了吧，不必当这幕无结局的戏的热心底看客和傻子！"——于是耶毗觉耳的天神便不欢而散，归于其天神的寂静与幸福里：他们看人类及其恋爱的把戏，厌烦了。

151 有新理想待发现

在恋爱情形中，不许对于个人：生有决定，也不许为了强烈底失意，将对方的性质作一永久底肯定：应该将爱者的信誓，公开地认为无效，将婚姻免除：——当然，因为人应该将婚姻看作特殊重要以致在这种情形中，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普通必以为尚未达到这种程度！多数这种婚姻岂不是不愿有第三者作证么？而刚刚这第三者从来无缺——便是小孩——不但是证人，

而且是代罪羊！

152 信誓

"倘若我现在说谎，我便不是正人君子了，毋论何人可以当面这样骂我。"——这方式我以为可以代替法庭上的宣誓及其他向上帝呼冤：这力量大的多。虔信上帝之士没有反对这个的道理的：因为倘若至今的宣誓不够用了，他应该翻看宗教答问，上面这样底记着："我不应将上帝你的主之名，无用地运用着！"

153 一个不满意的人

这是一个古之勇士：他怨着现代文明，以为这是趋向于使一切美人，美事，光荣，珍宝——也归于弱者了。

154 患难者的安慰

希腊人，其人生迫近忧患与颠危，在思索与知识中求感情的安稳，及最后之归宿（refugium）。我们，在无比底安全境况中，将危险归入思索与知识中去，而在生活上休养及安慰自己。

155 消逝了的怀疑

明智底推测，在近代比在古代及中古时代少——大概因为新时代不相信预兆，征卜，星象，和谶纬的缘故。换言之：我们已经失

却了那能力。不同于古人之相信着自己的必定底将来，古人于将来之事怀疑，未及于已然之事怀疑的。

156　恣纵

“徒然因为我们感觉不太好！”——这是古之希腊人在那好底时代里中心悄悄底恐惧。因此他们主张度量。而我们呢！

157　“自然的声响”

这表示什么：我们现代文化，对于痛苦之表现，哭泣，呼号，咒诅，忿怒或颓唐之形态，非常容忍，而且以为正当，甚至列入高尚底必然之事以内呢？——反之，古代哲学精神，以藐视底态度看这些，根本不认为这需要。只要记起，柏拉图——便是还未曾举出其他不近人情的哲学家——在悲剧中怎样论毗罗克迭士①，难道我们现代文化中缺乏了“这哲学”吗？然则，据古代哲学家之估计，我们一切皆特别归入“下流”吗？

158　佞幸者的气候

卑贱底佞人现在不见于皇族近边了——皇族之流皆有军事底趣味，这是与佞幸辈不相宜的。但在银行家或艺术家跟前，这朵花现在还开着的。

---

① Philoktetes 乃攻 Troja 时受伤之英雄。

159 追往

虚妄底人们，对于过去一段事非常怀念，实自其能回味之的时候起(即算回忆起来非常模糊)，他们要尽力将其从消逝中唤醒。虚妄底人们是多的，足见历史的研究，每当他们治理一个时代，在事实上危险非小：太多底力量牺牲于尽力唤醒逝去的事了。用这眼光看整个底浪漫主义运动，可以得到了解的。[1]

160 虚荣，多欲，少明智

你们的欲望大于知识，而虚荣又大于欲望——像你们这种人，根本需要很多底基督教的力行，及少量底叔本华尔的学理！

161 美依于时代性

倘若我们的雕刻家，画家，和音乐家要把捉时代的意识，则应该将美造成庞大，臃肿，而且神经质底：一如希腊人在其主张度量之道德的轨范中，造出贝维德尔宫之亚坡罗神像之美。我们原应称其为丑的！但一班蠢笨底"经典派"将我们的正确观念弄糊涂了！

162 现代的冷嘲

目前欧洲的方法，是将伟大底兴趣，一以冷嘲处理之，因为在

---

① Romantik 运动之特征，乃怀想远方，梦离实境，眷恋怀于故土，寄遥情于八遐。

其职责的纷繁中，没有时间将其严肃地处理。

163 反对卢梭

倘若这是真的，我们的文明诚有可怜之处：然则两种理论必居其一：或同于卢梭说："这可怜底文明应该负着败坏伦理的责任，"或异于卢梭说："我们的好伦理应该负咎，败坏了文明。我们的薄弱底不近人情底关于善与恶之社会上的意义，及其可怕底对于灵魂和肉体的统制，将一般灵魂和肉体皆弄弱了，而将一班无拘束，不依赖，独立底人们，强健文明的支柱，完全压碎了：现在还能遇着败坏底伦理，便可以见到这些支柱的最后底残余。"于是矛盾攻矛盾！真理决不能同在两方：但是否是居于二者之一呢？试验着吧。

164 也许太早

时下好像这样，在一切错误底迷疑底名象下或最大底茫昧中，最初是由一班不拘于当时的习俗与道德的人们尝试着，围结起来，因而于此获得一种权利的：其实这班人大抵通常被斥为罪人，自由思想者，不守道德者，很坏底人，在无法与无良这些斥责下，已腐朽或正腐朽地生活着的。从大体上着想，从整个着想，这应该认为有价值的，好的，即令其将将来这世纪弄成危险，使每人皆要荷枪自卫：即此已成为一个反动力，使人记起没有单为伦理而伦理的事，而每种充分底肯定着自己的道德，的确牺牲了太多底好力量，而使人类难于支持。这班落后底人们，其实普通是最有发明最多结果的，不应该再牺牲了；从伦理上退后，在事实上在思想上不应视为有损；新底在生命上在社会上的试验应该加多；无良心这种重担应

该使在世上绝迹。——这普通底目标应该为可理喻的寻求真理的人们所公认，而且促进着的！

165　不至无谓底伦理

风俗习惯的教制，时常在一民族前宣传着提示着的，与该民族的根本缺点相连，因此使人不觉其无谓。希腊人，时常缺乏着度量，冷静底勇武，正直底观念，以及理智本身的，肯听苏格拉底的四德论[①]，——因为人正需要这个而无才以育之。

166　在歧途上

噫嘻！你们进入一组织中去，在那儿倘若不成为一个完满底轮子，便要堕入车轮底下么！在那儿凡人要从头制造过一遍么！在那儿寻求"关系"属于自然底义务吗！在那儿人皆不以为悔，倘若他招摇地使人注意道，"他可以偶尔于你们有用处！"在那儿人们不羞于登门求人替自己说话么？在那儿，人们竟毫不自觉，怎样受着习俗的支配，犹之自然之小陶瓷，可以随意使用，打碎，而不负责的，正如人们这样说："像我这样一块料，从来不会缺乏的：将我拿去吧！无条件的！"——

167　极端崇拜

当我想到最有人读其著作的德国哲学家，最有人倾听的德

① 此四德当指真知，真德，真幸福，真快乐。

国音乐家。以及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往往不免想到：由于这班大人物，已将这具有肯定底感觉的民族，弄成更困苦了。有三种光怪底戏剧可看每次是一种奔流，在其自有底自造底流程中澎湃而出，其声势仿佛可以轰走一个山。然而，无论其崇拜之心驱使到多么远：有谁不希望与叔本华尔的思想根本不同呢？——而且当今有谁能与瓦格勒的意见小大皆同呢？无论有人怎样说过这话是真的，说凡有攻击与受攻击之处，必埋藏了一种问题，——然他自己不将其发露出来。——而且最后，有多少人真心想和俾士麦同其意见，只要他自己的意见统一，或有那么的样儿！当然：没有根本条件，但有根本动力，一种飘荡底精神被一种强烈底根本冲动所役使，因此没有根本理由——这对于一个政治家毫不为奇，反以为好像是权利和自然之事；但不幸，这至今不是德国底！一如音乐之喧豗，音乐家之失节奏失精采，不是德国底；而且，也如叔本华尔的新奇底态度：既不超乎事物之上，复不居于事物之下——二者还可以称为德国底，——却是处于事物之对方！不可信的！不愉快的！与事物并列，而又居于对方，甚至还与自己相反对！——一个肯定底崇拜者对于这种典型能怎样呢！而且有了这三种彼此不相容底典型，怎能融洽呢！叔本华尔是瓦格勒的音乐的反对者，瓦格勒是俾士麦的政治的反对者，俾士麦又是一切叔本华尔派或瓦格勒派的反对者！然则将怎么作呢！他将以其整个底崇拜的渴望逃到何处去呢！也许能够从音乐家的音乐中，认出几百个节奏，记在心上，而且很喜欢记在心上，因为这有一个心——然则劫掠了这小部分而去，而将整个底余分——忘掉么！然则照这么样向哲学家与政治家的意见上生发去，——认出一部分，记住了，将其余的忘却！是呀，只要遗忘不这么难！从前有个非常骄傲底人，好好坏坏一介

不取于人，专事求己的：当他需要遗忘的时候，自己不能有，因此三次求之于神，神来了，听到了他的希望，最后却说："只有这个不在我们的权力以内！"德国人不想学学迈弗列德的经验么？为什么求之于神？这是徒然的，倘若想遗忘，便不能忘掉了。这时代的三个大人物的"其余底部分"多么大！倘若想将其忘掉，而成为整个底崇拜他们的人。看来，不妨利用这个机会，实验出较新底事，更为有益的：便是增加对自己的忠实，从迷信底随和与暗陋底仇视的民族中出发，化为有条件底顺服与好意底反对的民族；最初便要学到，无疑底肯定底地崇拜着人，是可笑的事，从此另辟蹊径，对于德国人亦非不名誉，而且有这么一句深切底人于心底格言："重要者，非个人怎样，而是事情怎样。"这句话如同说这话的人一样，伟大，勇猛，简单，静穆，——如同迦乐[①]这士兵与民党，一样。——但有人敢于在一个德国人面前，说一个法国人怎样，尤其是一个民党吗？也许不行：是呀，也许人们不敢记起立波[②]在他的时代中敢于向德国人说：除了迦乐，没有人给与他过真底伟大的印象。

168 一个典型

我为什么喜欢图吉迭斯[③]为什么崇拜他胜于柏拉图呢？他对于一切特殊底人或事，有丰富底，无拘束底兴趣，以为每种特殊底典型，中有若干善美底理智的份量存：这正是他所要发现的。他比

① Carnot，1753—1823，法国革命军之领袖。
② 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历史学者，著罗马史。
③ Thukydides，460—400 B. C，希腊之第一个史学者。

柏拉图更有伟大底实际底公正之情；并非人类憎恶者或藐视者，憎恶或藐视那班为他所不喜的或曾加害于他的人们。反之：他在凡人或凡物中看出真实底伟大处，考察之，只当其作种类观；其实其书所供献之后世，对于非典型人物者，也何尝发生关系！于是在他，这人类思想者，最公正底世界观的文化，发出最后底灿烂底奇花，这在苏格拉底为哲人，在悲力克列斯为政治家，在希波克拉迭斯为医者，在德摩克力透斯为自然科学家：那文化，经过其师——诡辩者（Sophisten）——之名的洗礼后，不幸便从此缥渺而不可捉摸了，——据我们现在推测，必不是一种极合规矩的文化，因此柏拉图与全部苏格拉底学派尽力攻击它！其真理在这儿非常纠纷而且壅塞，使人不克清理出一个头绪来：于是古之错误（error veritate Simplicior）一遵其故道来去！——

169　希腊人距我们很远

东欧底或近代底，亚洲底或欧洲底：较之希腊底，在一切的博大和欣赏上，近于数量者多，近于说出伟大的语言者少；却是在雅典，蓬柏伊，帕斯脱盂，在整个希腊建筑之前，当惊奇希腊人知道述说伟大，爱好说出伟大，是在多么少数量上面。——同样底：希腊人在自己的幻像中，也多么现得简单！我们怎样在人类知识上超过他们！我们的灵魂以及灵魂的幻相，比较他们的，好像怎样迷宫式底了！设若我们希望或企图有像了我们的灵魂的形态之建筑，（于此我们还太怯懦！）——则必以迷宫为蓝本！属于我们的而也能说出我们的音乐，也就可以看出了！（在音乐中人们是迈往的，因为他们幻想，在这中间没有人能看出他们的形影的。）

170 不同底情调

我们对于希腊人乱说什么！我们在他们的艺术中，其灵魂——便是裸体人形美的好尚，了解什么！从人形美出发，他们然后感到女形美。这么便与我们的眼光完全不同。同样的是他们对于女人的爱。他爱也不同，憎也不同。

171 近代人的粮食

他知道许多，几乎一切可消化之物皆吃下去——这是他的一种奢求的：他可以成为上流，倘若他不曾知道这个；多食质的人(homo pamphagus)并不是最优秀底种性。我们是居于往者之后，古人的脾味比较我们的多么特别而且狂恣，而又居于来者之前，后人的口味也许更精妙，——我们不幸太居于中部了。

172 悲剧与音乐

气质上富于战斗性的人们，例如耶示乐斯时代的希腊人[①]，是不易为外力所动的，然设有一旦其同情胜过其刚毅，则将摇摇不能自主，如中"风魔"，——于是自觉不复自由，若生出宗教上底疾恶。然暗中对这种情况仍有疑畏，此心一日存，则可感受自恣与离奇的快乐，夹杂着同情中最悲苦底颓唐；这是战士的正当饮料，希有底，

① Äschylus，525—456 B. C，希腊之戏剧家，始创对话剧及悲剧，曾与波斯人大战云。

危险底，苦中有甘底，不容易得到底。——悲剧，正是诉于这班灵魂，这么感到同情的人们，诉于刚毅勇武底人们，无论以恐怖，以同情，皆难于胜过的，同情反时时于他有用，可以稍变柔和：然而悲剧于另外一班人其于同情犹帆之从风者何有呢？当雅典人化为柔和变成敏感的时候，正当柏拉图时代——呜呼！他们距我们今日的大城市小城市的市民的感伤还多么遥远——！已经有哲学家申诉悲剧的害处了。如现今所开始的充满着危险的时代，勇武与雄鸷之价值增高，也许将灵魂磨练的更坚刚，使悲剧诗人非其所能忍：有个时代他们是好像有点多余的——这里用了最和缓底形容词。——然后也许音乐再能达到更高更美底时代（当然这是更艰苦底的！）因艺术家有以之奉献于严格底个人主义的，中心刚毅底，以浓黑底严肃统制着自我情感的人们：但现代飘荡底，不长进底，半个人的底，好奇底，趋向于消逝了的时代中滑稽底小鬼魂的音乐，能够怎样呢！

173 工作的赞美者

"工作"的崇拜，许许多多不断底"工作的幸福"的讨论，我看到其中的隐情，正如称颂公益事业一样：便是惧怕一切个人。根本人们现在这么感觉，当其看到作工的时候——人以为这是自朝至暮吃苦底勤劳——感到这么一种工作是管束个人绝好底警士，而且强力底地遏止着理智，奢望，独立性之类的发展。因为工作需要着绝大底精神消费，因此减去沉思，苦想，幻梦，忧愁，爱恋，憎恨；而时时在眼前树立一小目的，保持着轻微底规则底慰安。这么在一个社会里，其中不断底地工作下去，能有较好底安全：而安全是在现代被视为神圣的。——而现在，可恨的！刚刚"工人"变危险了！"危险底个人"活跃起来！这后

面有危险之危险——个人性(das individuum)!

174 商业社会的道德风尚

在时下道德风尚根本原则后:“道德行为是对于他人表同情的行为”,我看到这儿有社会的恐怖动机在驱策着,而是用了这智慧底方法隐去了的:这种动机是要成为生命中最高尚底,最重要底,最切近底事业,将生活中所有的一切危险性除开,因此着重每人尽力帮助旁人,互助:因此只有一切为了公共安全及增加社会安全心理的行动,方可以称为“善底”,“好底”!——但自从有了这恐怖的暴君专制之后,规定其最高底道德法规,人们对于自己的兴味应该多么减损了,当其毫无抵抗地被命令,向旁边看,向自己以外看,而于凡有不幸或困苦,便应立刻发觉出来!然则我们这么故意将生命的轮廓和锋棱磨去,岂不是走上了将人类弄成一盘散沙的道路么?沙!纤小底,柔软底,圆滑底,无穷底沙!难道这便是你们的最高理想吗,你们这班散布同情的使者?——其间还有一个问题本身没有答复,倘若不断地直接援助旁人,这是否于他真有用处——援助通常是只能非常浅薄的,倘若不成为暴君的底袭击或根本改造——或许从自己形成着什么,使旁人看了愉快,犹如一座幽美底,静悄底,围在墙里的花园,其垣墉之高,足以拒外间风尘的侵袭,但有着迎人底门户。

175 商人文化的根本思想

人们可以看到现代多方面底一种社会文化的生长,以贸易为其骨干,如于古希腊人之有决斗,如于罗马人之有战争,胜利,

与权力。贸易者知道在一切上抽税，不知其生产，而抽税是根据消费者的需要，而不是按照其个人必有的需要；“有谁消这个，消去多少?”是一切问题之问题；这种抽税的典型人物，凡人是无限地不断地转向着的：推之于一切，因此推之于艺术与科学之产生，普及到思想者，学者，艺术家，政治家，各民族，各党派，普及于全时代：他询问生产了什么，推究供给与需求，因而确定事物之价值。这成为了整个文化的特性，思虑及于广大而又深微，形成一切意力与能力：这，是你们后来世纪的人们所自负的：倘若贸易阶级中的先知不错，给你们这种预言！但我个人是不大相信这种先知的。借荷拉兹一句话说：要相信的信去吧！（Credat Judaeus Apella）[1]

176 对于父祖的批评

为何现在人立刻弄旧了最近过去的真理呢？因为时刻有新人物滋生，感觉与这过去相对，在这真理的批评上，自喜为权力之感的新生儿。从前新人物是想建设在老时代上，他们开始感觉其力量，不但接收父祖的意见，并且更严格地保守之。那时对于父祖的批评是困难的：现代新理想者却从此开始。

177 学习沉默

你们这班在世界政治的大都市里的狂徒呵，你们这班少年天才为虚荣所苦的人们呵，在无论什么事物中——时常总有些

① Credat Judaeus Apella，原意为犹太人“轻易底”信仰。

事发生的——你们以为必有说话的义务的！这些人们，当其扬尘飞声的时候，自信是历史的前驱！这班人们，因其倾心侧耳，时时观看是否有插入一句话的机会，而失去了真实底写作之能力的！——无论你们这班人怎样希望有伟大底创作吧：孕育之沉默永远不会降于你们！日常的事驱去之如秕糠，而犹自以为是在驱遣日常的事　可怜底狂徒！　倘若要在舞台上扮出英雄，人们便应该不敢思想唱歌班奏演，甚至不敢知道怎样歌颂。

178　给消磨了的人们

这班少年人既不缺乏德行，也不乏天才，更不差了勤俭：但人们永远未曾给以机会，使其自己找出一方向来，倒是使之从小孩时代起，习惯着接受指定的方向。每当他们成熟了，可以“送到旷野里去”的时候，人们却不这么作——利用他们，使其转向自己，教成他们归于日常的消磨中，而教之以义务论——于是从此不能改变，也不愿改变了。但是人们不敢不允许给这班可怜底禽畜以“休假”——如人所云，是工作过多的世纪中的懒惰理想：使之还能纵心地懒惰，做些无聊底事，发小孩脾气。

179　必宜最少之政治

以最有天才的人物，处理政治与经济事物，是非常不值得的：这种精神消耗，比什么困苦的境况还坏。这皆是而且必是小头小脑们的工作范围，小头小脑以外的人们是不应该走入这工场里去的：倒不如让那些机器坏掉！但照现状看来，大家以为不

但通常应该知道这个，而且应该时时刻刻准备实行，设若忘掉他个人这种工作了，便以为这是滑稽，荒谬。为了这“公共底安全”，人们付的价值太高了：而且，最愚蠢的，反将公共底安全的反面引了出来，如我们这可爱底世纪所证实者，一若未曾有先例然！社会为了商业和贸易保火险，保盗贼险，保障各种方便，将国家情况转为好意与坏意的顾虑——这皆是卑下底，低劣低，并非根本不能不有的目标，而且达到这种目标，不必用所有的一切最上底工具，那些工具是可以储备着为高尚底希有底机会用的！我们这时代，从经济的观点说来，是一个奢费者：它花费了最可宝贵者，人才。

180 战争

现代的大战争是读多了历史的结果。

181 统治

一种人统治着，由于有统治之兴趣；另一种人统治着，以免被统治：——后者乃二种罪恶之较轻者。

182 大功能

人们很堂皇地说：“这便是一个人物！”——是呀！倘若他表示出粗疏底功能，而这种功能又为钝滞底眼光所见的！但没有一个精深底智者行事，从其高处发生影响，观众是将否认着大有人在的。因此失意政客往往在大功能的假面下演出他们的喜

剧。

183 老年与青年

“议会中总有些不道德的——这人或那人往往还是这么想,——因为其中竟有人敢于反对政府!”——“人对于事物之意见,应该纯体上帝的意旨,”这是在德国北部许多耆旧的十诫之外第十一诫。现在人当然笑这陈古方式了:但从前这是定理!而现在有人也许当更笑在宪政下教育成的青年代的道德:党派的政治居于智慧以上,公共幸福是以党派为转移,如好风之吹帆。“人对于事物之意见,应该顺党派的地位之要求,”——领袖们是这么说。服从这种道德下,便有各式各样底牺牲,卑屈,殉烈。

184 生出无治者的国家

在民族团结紧了底各国,犹有很多不受拘束不从法制的人们:目前是多聚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设想一日这班人修立法制,便可以猜透他们必用着铁锁链,施行可怕底训练了:——他们知道自己!他们将服从这种法律,因为自知这是手定的,——一种权力之感觉,这权力,正生长而且诱惑,使他们自觉值得为之牺牲。

185 乞丐

乞丐是应该除去的:给他钱恼,不给他钱也恼。

186 商人

你们的贸易——这是你们最大底根本思想，这将你们系在你们的住处，你们的社会，你们的态度里。在生意上勤苦——但在头脑里懒惰，自满于你们的享受，责任的锁链便挂在这种满足上：你们这么生活，也愿意你们的后代皆这样！

187 可能底来日

设有一人作坏了事，示之于众，自加惩罚，若傲傲然自以为服从法律，其所手定的，施行着立法者的权威，加之于己，这境况岂不是不可思议吗？他可以偶尔犯法的，但他自动地惩罚自己之过犯，他这坦白，镇定，和自告奋勇，不但湔洗了自己的过失：而且也好像做了一桩公开底善举。——这是可能底将来的时代中的犯罪者，其间当然有这种立法与守法之意："我只服从我所手创的法律，在大体上与小事上。"但这以前必有许多试验！尚有待于很久底将来！

188 麻醉与滋养

民众是非常被欺负了，因为他们时常寻找一个骗子：便是知觉上的一种醉人的醇酒。只要能够求到这个，他们便要陶醉到昏沉。这种麻醉品于他们比滋养料还重要——这便犹如他们爱吞的香饵！从他们中间选出的人们——即算是专精底实行家——比起漂亮底强盗，或冠冕底皇族来，算什么呢！至少这平民应该将其强盗

的事业和堂皇底态度摆出来：或者还有人信仰他。他们完全服从，而且所作的多过服从，只要因此可使他们麻醉！人们不敢给之以宁静和娱乐，倘若其中没有华冠及其使人狂醒之力。这种低级趣味，以麻醉品重要过于粮食者，却并非发自卑劣的深处：这不过传播到那里，蔓延到那里，无意底地滋生着。吸其源于上智，千年来在其中繁荣。民众便是其最后底荒野，使这鲜艳底靡草犹能盛生。——怎样呢！刚刚这可以委之以政柄吗？因此可以从中制出每日底麻醉品吗？

189 大政治

无论个人的，民族的，有益底，有害底影响加之于政治：最强力底推动着政治的底奔流，便是威权感觉之需求，不但在皇族的有权者的灵魂中，并且非小部分在低级社会里，源源不竭底地冲出。时常有这种机会要到来，群众准备着以其生命，财产，良心，勇猛，拼着求高等之享乐，成为战胜底，暴君底，自尊底国家，征服邻国（或被征服地着想）。于是奔放着奢费底，牺牲底，期待底，恳切底，过激底，幻梦底感情；磅礴而出，使野心底阴谋底君主，无端兴动兵戈，将人民的良知以非理克服。大侵略者的嘴边时常发出动听底豪语：他们身边时常有着群众，其情感已经非常激昂，只愿听最慷慨激昂底话。道德观念上可惊底愚蠢呀！倘若人在权力的感觉中，则自觉是善底，自称善人：因此受着他将权力发泄的人们，则觉着他恶，称之为恶人！——赫胥诃德在描写人生的寓言中。将同一个时代，荷马的底英雄时代，分为两样画出，相互出现：自身受着神奇底武士刚戾底压迫者视之，或因其父祖而知道这种暴力的人们观之，则这时代是坏底恶底；但这类骑士种族的后人，却尊之为

善底，古之盛世。这诗人除此以外不知怎样描述了，——他有两派意见不同的听众在身边！

190 古之德国教化

当各欧洲民族开始注意德国人种时——这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是为了其现在已经失去了的教化的缘故，那教化已盲目底急遽底地摇落了，德国人视之犹恶疾：除了以政治的及国家的狂魂去代替之以外，他们不曾知道有更好底东西。当然因此他们博得了各民族更加注意：也许因此足以自慰吧！其间不容否认，那德国教化欺骗欧洲人了，这种注意，这种模仿和竞争底学习，是不值得的。试看希勒，威廉丰波，施莱玛赫，赫格尔，雪林，试读他们来往的信件，研究他们那一流人物：他们共通处在那里？其所以影响我们如我们现在的状况，时而使我们不忍，时而感触，时而哀伤者，是什么？最初是种热狂，无论怎样好像激于道义，其次是希望，盼望漂亮底无骨气底平等，还加上了一切事物上的美观的欲望（德性上的，情感上的，时代上的，风俗上的）。不幸"美观"是根据了丑恶底模糊底趣味，犹谓之曰出于希腊而不惭。这是一种轻柔底和善底银灰色底理想主义，需要假装高贵底容貌和声音，这是无利无弊底东西，受形于内心对于"冷酷底"或"干燥底"现实之反感，反对解剖，拒却丰富底感情，非难哲学的底坚忍与怀疑，有时竟至谢绝自然知识，倘若这不化为宗教的象征的话。歌德看到了这种德国教化的进展，用了他的方法，旁观，从容地反对着，冷静底地，更加踏实了他自己的较好底路。稍后叔本华尔也看到了，——自从他起，许多底现实世界与鬼祟，方重新显现出来，他直率地也兴奋地批评：因为这些鬼祟也自有其美丽的！然各国人士怎样不像歌德与

叔本华尔同样观察，或简单地看穿它呢；其故是由于一种淡淡底光荧，那不可猜透底银河的光芒，照在这德国文化上：于此外邦人便说："这真离我们非常非常远呀，这居于我们的视，听，理解，欣赏，参照以外；或犹不失其为天星！也许德国人暗中发现了天之一隅，居在那上面了吗？我们应该设法更接近他们。"于是人们走近来了：而孰知未过多久同是这一班德国人将银河的光芒抖散他们明知道自己原来不在天上，——却在云雾里！

191 较好底人们

有人和我说，我们的艺术是诉与现代的贪心底不足底无拘束底憎恨底受压迫底人们，示之以幸福的图像，崇高的美术，超世界的陶然，在他们的枯索底现像之旁；使人们于此忘怀，得一度深呼吸，甚至在这忘我中，将其趋向逃遁与颠覆的心灵唤转。可怜底艺术家呵，有了这一种群众！用了这半教士半疯人医士的居心！看来高乃依是多么幸福了——"我们伟大底高乃依(Corneille)"如雪韵尼夫人(Sévigné)以女子在男子前之声调高呼——看来他的群众又多么高贵：那以他自己的骑士底勇武，严肃底责任，伟大底牺牲，英雄底教制的戏剧所能申诉于其前之群众！他和他们怎样不同地爱好生存，非如今人出自盲目底枯索低"意志"，诅咒之，由于不能消灭之，却视生存为一区域，其中伟大与仁道可以共存，纵使有形式的严格限制，及对于贵族的与精神的强制之服从，在其中不能压抑一切个人的骄傲，英式，勇迈，与聪明，反成为对立底攻错与讥嘲，以蔑视生来的华贵与崇高，遗传的意志与情感。①

① 高乃依(Corneille, Piere, 1606—1684)，法国经典派悲剧创始者。

192　希望强敌

我们不能不承认，法国人是世界上最基督化了的民族：并非以在该民族中，信心或比其余各民族多，却是因为其将最艰苦底基督理想，推之于人事，不徒然存之于幻想，以为余事或半信半疑。有巴斯喀尔便处于一切最初底基督徒之光焰，精神，及诚实的融和中，——请想想，这儿所联合的是什么！有费列农（Fénelon, François de, 1651—1715），便是教会文化在全盛时完满而且神秘底表现：一种黄金的底中道，史学者非常倾心的，以为不可能，而其实是不过非常困难而且髣髴底行事而已。又有古依庸（Guyon）夫人，与其时之法国沉默主义者同流：凡使徒保罗的辩智与热忱，寻求着伟大底可爱底静穆底悦乐底半神形态之属于基督徒者，皆成为真理，又加之将保罗反对天父那种犹太式的顽强除去了，多赖一种真实底女性底优秀底委婉底古法国底天真，见诸语言与行事。更有“特那柏”教会之创办者，将基督教中遁世理想推阐至于其极，这并非法国民族之例外，却正式是法国人：因为时至此际，只有他这种枯干底创设能在法国暗中有力地运行，从萨尔区到非洲北岸。我们不应忘记还有新教教徒：比这种战斗与勤劳意识的联合及美俗与基督底教制的关联更优美的，未曾有过。在凡尔赛天主教会（Port－Royal）基督底学派，发出过最后底光华：这种光华也只有法国的伟人们比其余各处的人们更能了解的。进一步看，只看大略，法国人时常有种外表，是其内容与深度的自然底皮肤——但看一个伟大底德国人的高深，往往外面包了一层皱折底干壳，犹之一种炼液，要以其坚硬底奇怪底封识，保障外来底日光或粗率底手触。——从此可以看到为什以这纯粹基督化了的典型，也必需生

出纯粹非基督底自由思想的人物来！法国的自由思想时常以伟人战，并非如其他民族的自由思想，专以口号或高等流氓战斗的。

193　道德与兴趣(Esprit)

德国人，懂到这种秘密，使精神，知识，兴味趋于无聊，便习惯于这种无聊，自觉其为道德——是畏惧着法国的风趣的(Esprit)，怕这要将道德的眼睛取去——同时有畏惧但也有快乐，犹之飞鸟之于响尾蛇。在著名的德国人中，也许没有比赫格尔更有风趣了，——但他也有这么一种德国的底恐怖，以致造成他的特殊底坏底文体。这道理是：一个核心被严密地包住而又包住，使其几乎不能外望，羞怯地，好奇地，——正如“少妇在面幕下向外望人”，用古之女性憎恶者耶示乐斯的话说：——那核心却是滑稽底时常也很推进底关于精神方面的事物的小乱子，正如普通**思想者的集团**所有的，如科学的甜食——但在那种包扎之下，便好像疑难底科学本身，根本成了最高底道德底无谓了！德国人因此有一种**被准行底**风趣的形式，从而得到忘形底快乐，使叔本华尔的好底，非常好底智力，也在此停留，——有时他闹着反对德国人给他看的这种戏剧，但永远未曾将其解释清楚。

194　教育之过

伦理教制在整个看来很少影响，是可以这么解释着的，它每次希望太多，便是说太贪心：它希望在**一切**上立出原则，加之于一切。但这便叫作混入不可知之数中，同如教禽兽以语言，使之入人类：何怪乎兽类因此感觉无聊呢！人们应该立出有限底范围，在其中

立出伦理，奖励道德，例如驯服野狼，使之化为家犬。但大成就是归之于既不为一切也不立范围的教育个人的人们，不暇左顾右盼的。前世纪因此超过我们这世纪，因其有许许多多单独教育成的人们，也有许许多多教育者，以此为其终身事业——这种事业，在自己及对于其他“上流社会”，皆有光荣的。

195 所谓古典教育者

要发现，我们的生命是献给了学问与知识；也许我们将生命抛掉，不是，是已经抛掉了，倘若不是有了这敬献在前保障着它；时常战栗地反复诵着这诗句：

命运啊，我跟从你！
即算我不愿意，
我必须如此，
一面跟从一面叹息！

——而现在，一回顾生命的过程时，也同样发现，有许事是不能挽回了：青春的浪抛，我们的教师未曾将那些正饥渴底地求知而且正热烈的辰光，引到知识上去，却抛之于“古典的教育”上了！少年日月的虚掷，当有人将关于希腊人罗马人的馥郁底知识及其语言笨拙地苦楚地搬来时，违背了一切教化最高底原理：只有饥饿者，方能与之食！当教师将数学和物理勉强教给我们时，未曾首先启发我们的疑惑与无知，解决我们日常小生活中，我们从早到晚在家，在工场里所做，在天上，在地下的一切里千万个问题，答复那许多困难底可羞底引起兴味底问题，——因而向我们的愿望指出，物

理和数学的知识是最为需要了，然后将这种知识的准确之科学底快乐教示我们！只要有人曾经教示我们对于这些科学之敬仰，只要有人将一切严格科学的历史，即大科学家的奋斗与败北及复兴及殉道或有一次震动了我们的心灵！反之却吹来了一种藐视正当科学的轻嘘，为了历史，为了“规则底教化”，为了“古典”！而我们便轻易地被骗过了！规则底教育呀！我们岂不能询问学校里最好底教员，微笑地说：“规则底教育在那里？倘若缺乏了这个，他们将怎样教学呢？”而且古典呀！我们学到了古人教他们的后辈的东西么？学到了像他们那样写，那样说吗？我们不懈地练习过语言交战术，或辩证法吗？学到了他们那样美丽地骄傲地举动，他们那么扭，跌，打拳吗？学过古希腊哲学家实际底隐遁生活一分毫吗？我们曾经专门学习过一种古人的本领，而且像他们那么学习吗？根本岂不是缺乏了我们教育中的伦理深切底全部思索，更缺乏这全部思索的单独底可能底批判，缺乏了那严厉而且勇猛底尝试，在这种或那种道德里生活吗？曾经是否引起过一种情感，古人比今人高呢？有人曾经在一古之哲人身上指示出时间和生命的分配，及生命的目的吗？我们学习古代语言，是否如同学习近代语言，——便是说话，方便而且说的好呢？没有一处有一种实际底才能，或新底能耐，除了荒废了光阴的结果！只有一种知识，知古之人所为者所能者而已！但这是一种什么知识！一年一年地进步，不过明白了一切希腊的古代的实际，虽然著名，好像简单底现于我们眼前，实则非常难了解，几乎无从接近，而用着述说古事的轻描淡写，不是简率，便是从来无思想的传统底黑暗。唯髣唯髴底解释及其涵义使我们迷疑：那后面时常隐藏了一种感情，必然底地与现今感觉隔离，不相通，相凿枘。但这园地，于我是小孩也可在上面嬉戏的场所！够了，我们小时也曾这样做过的，私心往往对于古代有反

感，好像太相信了古代之反动！因我们的古典教育者，其高傲底幻想竟发展到那么远，好像是占有古人，便使那黑暗流传到受教育者，加上了这疑虑，以为这占有虽不使人幸福，但对于可怜底钝底老儒生，也够有用处："听其在他们那乐土里孵育去吧！这于他们也相称的！"——怀着这潜伏思想我们的古典教育便依例完成了。——这是不能挽回了呵——在我们身上！但我们不要专顾自己！

196 最切身底真理问题

"我所做的，究竟是什么？我做了想要怎样？"——这是真理上的问题，现代教育之所不言，因而也无人发问的，简直是无暇理会这。反之，向小孩说游戏，不说真理，向要成为贤妻良母的女性谈享用，也不谈真理，与少年人谈他们的快乐和将来，更不谈真理——这是时常有闲功夫和兴味的！——但七八十年是什么呢！如飞地过去了，随即完结；时光也不知其怎样消失，到何处去了！也许不知道倒是聪明处呵。——"即算如此：这不算是自负的，并问也不问一次；我们的教育使人不能自负。"——这更好！——但"真的吗？"

197 德国人对启明的反对

试考量德国人在这世纪前半期中，以精神工作向普通文化的贡献，首先看这班德国底哲学家：他们回到最初底最古底思索阶段中去了，因为他们在词义中得到快乐，不求甚解，如同梦幻时代中的思想者一般，——一种先于科学的哲学，在他们

中间复活了。其次看德国的史学家和浪漫派他们通常所致力的，是崇拜往古底原始底情感，便是基督教，民魂，民俗，平民语，中古主义，东方的避世主义，及印度教理。再看自然科学家：他们反对牛顿及洼阿泰尔的思想，而如歌德与叔本华尔，寻求着视自然为神或为鬼的思想，要恢复其旁通底伦理或象征的意义。德国人此时之大倾向，是反对启明，反对社会革命，革命结果非常被误解：对于现在犹存底一切之哀矜，化为对于一切已经存在者之痛悼，只要求得一次精神与心灵的充满，没有余地安置将来底和维新底目的。感情文化代替了理智文化，而德国的音乐家，因为是不可见底，喧醉底，童话底，哀愁底情感方面的艺术家，建筑着新殿坛，较之文字的或思想的艺术家，有更大底成功。我们试想，有无数底美善事，精深地发现出，说出，而且其中许多从此比以往得到更大底估价，推崇：然而在整个大体上看来：在仿佛对于往者充分底圆满底认识的现象下，便将一切知识压抑到情感下去，——用康德的话说，他是这么决定他个人的事业的——"将信仰引上轨道，同时指出知识的边际。"这并非很小底普遍危险。但我们重新深深呼吸一趟自由底空气吧：这危险的时期是过去了！而且很奇妙的：刚刚是那班向德国人誓效忠实的思想者，渐渐变为对于效忠的思想非常有损，——历史，对于源流和发展的了解，于往者的同情，新刺激起的情感与知识之热忱，这一切一切，帮助过了垂暮底喧豗底回到往古底思想一阵，突然一朝将性质改变了，最迅速地飞过了其所效忠者，翔举而上，化为新底强劲底那启明期里的天才，他们誓相反对的启明期里的。这种启明我们现在可以推阐下去——不必管曾经这里有过"大革命"和反对之的"大反动"，或二者犹存：因为这皆不过是小波纹，比起我们推

动和要推动的真底巨潮的话！

198 给民族以品位

结集许多内心底经验，用灵明的眼光参照起来——这造成文化中的伟人，所以标志民族的尊贵。在法兰西和意大利，贵族们这么做，但在德国，贵族至今全部属于幼稚思想者流（也许不会长久下去这样），教士和学者及学者之后嗣，是这么做的。

199 我们较优美

忠实，勇武，羞于美名：三者联成一种意识——我们便称之曰华贵底，美丽底，高尚底，以此超过希腊人。我们不想抛弃这，因为感觉古之这类美德的对象，在敬仰中消沉下去了（当然有道理），却谨慎地在这可贵底遗传美德下将新对象排进去。——要了解古之最高尚底希腊人的意态，在我们这骑士底封建底高尚情绪中，现得微小而且几乎不对了，便只要记起那自慰底话，阿狄修斯在最污辱底境况中向自己说的："忍耐着吧，我亲爱底心！你已经忍受过比狗彘还不如底境况了！"便可明白。人因此神秘底典型，利用到一位雅典军官的故事上，那军官在全体官佐前，为另一军人用棒威胁，却从容地抖散这羞辱说："请打我吧！但也听我所讲的！"（帖密斯托喀列斯[Themistokles]，那古典时代的多才多艺底阿狄修斯，刚刚在这被羞辱之际，恰好是吞咽着向"亲爱底心"那苦语和自慰语的人。）希腊人看以一句侮辱的话便轻于生死，像我们现代这样，不甚值得；不像我们这样，受了传统底骑士的奇猛及牺牲之热情的影响，或找寻一种机会，两人可以

清理一件关于名誉的事，决斗；或在有关于名誉及权力感觉之事上，视得美名（称誉）高于得恶名；或对于正当底成见和信仰更执着忠实，倘若其能使人不至变成暴君。因为每个希腊贵族有一种不高尚底秘密：他对于同地位的胞与，有最深底嫉妒心，无时无刻不是像猛虎似的，想攫夺权利：谎骗，杀戮，背叛，卖去父母城，对他们算什么呢！公道在他们非常困难，几乎是不可信底；"正直人"——在希腊人中如同"圣人"在基督徒中。当苏格拉底说："守正道底人是最幸福的"，人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以为听了什么疯话。因为最幸福者的影像，在贵族人中间便是暴君专制的魔力与荒妄，将一切牺牲于其雄豪与独乐中。暗中狂放地幻想这种幸福的民族，当然不会有敬爱国家的深厚根本，——但我以为：人们，如不像希腊贵族那样盲目地贪图弄权，当然也不需要神圣爱国观念的溺信，那曾经克制了这贪欲的。

200 耐苦

出自贵族苗裔之优越，在于使其人更能忍受穷苦。

201 贵族的将来

上流社会之状态，时时表现在其骨子里正有权力的自觉在不断地演其滑稽戏。因此贵族习惯的人们，无论男女，不喜欢让自己精疲力竭底地靠在椅垫上，他回避着像普通人的自求舒适，例如在火车上将背靠起来；或在宫廷上直立数小时，不欲有倦容；他将住所布置到不太安适，但非常华赡，非常大方，好像是伟大底（或悠久底）人物的所在地；他答复任何激他底谈话，运用着才智的英明，竭

力保持镇静，不像下流人物们[1]之错乱，仓皇，发羞，呼吸迫促。像他那样知道保持一种常住底有备底大魄力的模样，他也希望在困难情形中，用着常有底英明与谦卑，保持着一种印象，仿佛他的灵魂和才智是在患难与危迫中生长的。这高贵底教化，在热情方面看来，或许同于那骑士。将一匹怒马故意调成缓步，因而得到快乐——试幻想路易十四的时代，——或则同于那骑士，一缕烟似的射去，人与马皆到了那地步，劣得未曾丧躯，但因此感到快乐的欣赏，刚刚在这种紧促中犹能自保：二者使高尚底教化呼吸着权力，即使他们在习惯中不过要求有些权力感觉的模样，也仍然因这种游戏在不高尚的人们中所生的印象，及因这印象的戏剧，不断地生出英明的真实感情来。——这种高贵教化不可思议底幸福，建筑在英明的感觉上，现在是要更高上一层了，因为现在，感谢一班自由底思想家，使贵族及受高等教育的人们，得自由踏入知识的园地，不以为耻，在那里面获得精神的崇敬，研究比迄今更高深底驾驭术，而得睹胜算底明智之理想目标，也正当从来未有的时机如方来者，这理想善意的给看到。而且末了，倘若这班贵族人等将来一天天明白，专弄政治是不正当的，则他们将做什么呢？——

202　健康之保持

人们尚未开始，将犯罪者的生理学研究一番，而人们已经有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为犯罪者与患精神病者没有多大区别：其前提是相信着实用底伦理思索法，便是精神健康的思索法。没有任何信仰比这个现在还被人相信了，也毫不顾虑地加以判断，将犯罪者

---

① Plebejer 乃罗马之低等阶级，缺乏政权。

和精神病者一样处理：而且也并非出自断制底哀矜，却是用了医人的聪明，医者的善意。也许改换空气，他种社会，有时的幻灭，或寂寞，或一种新事情，使他受痛苦——好的！也许他在自己的利益中，找到倘若一个时期在被监视下生活，可以保障自己，防护某种有大苦恼的暴烈冲动，——好的！人们便应该将诊好的方法与可能性（将那冲动湔涤，修改，善化）。明白地示给他看，也在很坏底状态中，要明白地告诉他诊好之难能或不可能；人们应该使不可治的犯罪者，甚至他自己也觉其太苦痛了，有自杀的机会。这些，只当是最浅近底方法，却不可忘记使犯罪者重新得到好勇气，及自由生趣；人们应该将良心的疚责从他的灵魂上去污似的洗刷下来，而且给以指引，虽然于某个人有过伤损，却也可以因对于另外某人的善行相抵销，或因对多数人的功劳可以掩过。一律行之以宽仁！或隐名，或改名换姓，时时更换地点，使其洁白之名及将来的生活不致陷入危险，但现在的人们，如受了损伤，不管这损伤怎样恢复，却需要报仇，因此诉之于法庭，——而法庭有时还能将其丑恶底惩治法保持公正，那些无谓底权衡及以罚抵罪之求平：但我们便不能超出这个以外吗？生命的感觉当多么宽舒，倘若我们将罪恶的信仰从传统底报复根性里除开，以此当作幸福者的深妙底聪明看，而如基督教之爱仇敌，与之善，那侮辱我们的人！将罪恶的意义从世界上除去吧——后来再赶上丢开惩罚之意义！唯愿这抛开去的坏家伙在别处生发去，不在人类里，如还要生存而不以自窒坏掉的话！——其间需要深深计度，社会的或个人的因犯罪而受到的损失，应该和因疾病受到的损失一般：病人使人担扰，受困，不生产，损害旁人的利益，需要看护者，医生，侍奉，生活于健康者的时间和精力以内。然而有人因此若要向患病的人报复，必被视为非人了。从前当然有人这么做过；在文化的榛狉时代，在现存的许多野蛮民

族里,患病的人被视为犯人,是当作群众的危险,或魔物之所凭临,因其某种罪恶所致的,——那便是说;凡病人必是有罪的人!而我们——我们还没有到与这种观念相反的程度吗?我们不能这么说:凡"犯罪的人"必是病人吗?——不行,这种时间还没有到。因为根本还缺乏医生,至今的所谓实验伦理者,应归入其治疗术及诊断学以内的;还缺乏对于这些事一种普遍底如渴如饥底欲望,那不异于古之宗教热忱的狂飙运动的;还有教堂不曾归于维持健康者;还有躯体及营养的道理未曾列入大学中学小学的必修科;还没有暗中的组织的团体,以帮助法庭为职责,以祛除惩罚及消灭冤仇报复为义务;还没有学者有过这样底勇气,测量一个社会的及一个个人的健康,以能容受多少寄生虫为准,还未曾有过建国者,推动着耕犁,一面用了那慷慨底宽大底语言的思想,说:"你倘若要耕耘,用着这犁锹吧:随着你的犁锹飞起的鸟,和跳跃的豺狼,皆欣赏的,——一切造物皆欢喜你的。"

203　反对恶饮食

嘘!现在上流社会到处所吃的饭,或在饭馆里的,坏透了。即算是名流学者宴集,也是和银行家吃饭一样:原则是吃得"多",吃得"杂",——所备的馔肴是顾不到消化,顾着的是排场,因此要有最刺激底酒类,驱遣着肠胃及头脑中的滞塞。嘘!这普遍底结果当然是多么鄙俗和荒伧!嘘,他们将做些什么梦!嘘!这种酒饭后的消食品当然是些什么艺术,什么书!无论他们去做什么:在他们的行动里,必有辛辣品或反抗或厌世之情!(英国的富绅需要基督教,因为这使他们更能忍耐头痛和消化不良。)而究其极,不单说这事的坏处,也说些好处,这班人也并非浪费者;我们的世纪及其

社交，在骨骼上是比在肠胃上有力，这种饮馔怎样呢？——它是代表！怎么？凭了一切圣的名！地位吗？——不是是代表着金钱！已无所谓地位了，人是"独自一个！"但金钱便是权力，名誉，光荣，优越，影响；金钱现在是制造出其人的道德批判，以其金之多寡为转移！没有人愿意收在箱子里，也没有人愿意摆在桌上，因此金钱必有可以置于桌上的代表：请看我们的筵席！——

204　黄金中的上帝与檀那耶（女神）

使人们犯罪的，解释着非法行动的，这不忍，从何而生？这人用假砝码，那人将房子保险，纵火图赔，还有人行使伪钞而谋利，而且上流社会四之三，习于不犯法之欺诈，做着不能问心的生意或投机事业，这一切，由于什么主动呢？并非因为困穷，他们的景况也许不坏，更也许能无忧无虑的吃喝，——但是有一种不能忍，金钱堆积太慢，而且日日夜夜是怎样希望，爱慕黄金堆积如山呵。在这种欣羡与难忍中，那权势的贪欲又出现了，这是一种梦想主义，导火于往日求真理的信仰，掠得了这种美名，使人敢于趋于非人底暴行倘使用了好底良心（例如焚书，烧杀犹太人和邪教徒，及歼灭高等文化，如秘鲁的及墨西哥的）。权势贪欲之工具改变了，但这火山仍然吐红焰，难忍耐及羡慕心要得到牺牲品：而从前之"为了上帝的缘故"所行所为者，今皆转到为了金钱，便是为了今之最高权力感觉及最好底良心的缘故。

205　关于以色列人

下一世纪供我们观看的戏剧，其中便有在欧洲的犹太人的运

命的判决。他们已经渡过了洛毕空河(Rubikon),骰点已经掷下了,有人现在以双手攫取著:所以余给他们能做的,倘若不是做欧洲的主人,便是失却欧洲,一如他们往日失掉埃及,也处于相似底全或无之境地的。但在欧洲他们受过十八世纪的训练,其成绩为其他的民族所无,却并非团体的,而是在这最苦底磨练中,个人的经验达到了优等。因此现在犹太人的灵魂上智力上的助力,极优裕;他们并不救助其余欧洲居民的困苦,使之生或灭,以从深惨中离开——那是小智者的行事。每个犹太人在乃祖乃父的历史中,有了怎样处忧患的例子的旧谱,其中现出最冷静底干练与坚强,精深底狡狯及利用不幸或偶然事件之方法,其英勇隐藏于可怜底投降之外衣内,其责人先责己之英雄主义(Spernere se sperni),实超于一般圣者之美德。人们加之鄙弃,两千年来卑贱遇之,拒绝了他们,不使之进入一切光荣的门,走上可钦敬之路,故意使更深藏于更肮脏底职业内,——而真的,他们也不因受了这种待遇而更干净。但可鄙么?他们从来未曾不信自己可列入高尚之林,而一切受苦者的美德,也不曾停止为其装饰。他们的敬老慈幼,姻媾之合于理智,优于其余的欧洲人。最不可及的是一种权力的感觉与永远底报复观念,蓄之于人所鄙弃而予的或所以弃之的职业中;平心说,对于这班剥削重利者的谅解,他们设若不是常有其藐视者不时加以有益底合宜底痛苦,未必能保持着这么长久底自尊心。因为凡我们的自尊心,是系于能够报德报怨以内的。然而他们也决不轻易让报仇之念滋生太盛:因为他们皆有自由意念,及自由灵魂,皆由于时常更换地址,气候,邻近的习俗,他人的压迫,教养成的,他们在人事的交往上有最多底经验,便在自己的情感上也运用着这种经验的小心。他们对于自己的精神底坚韧及成算,非常有把握,以致虽在极困苦底境遇中,永远无需用着体力,作工人,苦力,

或农夫，以赚得自己的面包。在他们那态度上，至今还可看出，永远没有灵魂上骑士底高傲底情感，身边也未尝有过良好底武器：一种深透底表情，交换着时常极柔和极痛苦底无能为力的模样。但现今，因其年年不免于和欧洲最高底贵族通婚，不久当可以遗传到一种灵与肉皆高贵的态度：然则不出百年，必贵族化到为降服者之主，而不起羞惭！但这要看到底怎样！因此现在作一判决还太早！他们自己也非常明白，夺取欧洲或得到任何武力，当然是不能思议的；但必有一日，欧洲可以像一颗太成熟了的果子掉了下来，只要渠们一伸手轻轻接住。其间当然需要在欧洲一切优异的范围中现得优异，居于前列：直到由他们自己判定，怎样好怎样坏。然后渠们将自称欧洲的发明者，指导者，而不受到羞辱。而且这伟大印象之聚集，充斥着犹太史和犹太家庭的，这一切情感，盛德，断制，决绝，战斗，和各种胜利之充满，——这不最后奔向伟大底圣哲底人物和事业，则将归到何处去呢！然后，当犹太人以铸就这种玉石和金器为成绩时，这为缺经验的其他的欧洲人所不能铸造所不能企及的，当以色列之永仇化为欧洲之永福时：则第七日当恢复起来，那犹太之天神当于他自己，他的创造，他的选民，生大欢乐，——而我们全体人当与之同乐！

206 非人之境

贫而乐，不依倚！——这是可以相合的；贫而乐，当奴隶！——这也很可能，——我不知和工厂奴隶制度下的人们更怎么说：除非，他们不自以为耻辱，如其为一机器上的螺钉，当了人类发明技巧上的弥缝者，这么消磨下去！嘘！相信提高工资可以减少其贫穷之实质，废除非个人的当着奴才吗！嘘！使自己相信，因

在新社会里机械工业中，非个人性增高，可以使奴隶制度的耻辱化为荣誉！难道你们是现代各国之求最能多生产最能富足的愚蠢同盟者么？你们的办法应该是，提出相对底计算来：在这种外物之目的上牺牲了多少内心底价值之统计！倘若你们不知道怎样叫自由呼吸，则你们的内心价值何在呢？倘若并权力也不知道要有？倘若你们如同失了味底酒，无聊起来了呢？倘若专听报纸上所说的，窥看富足底邻人，喜欢管他的权力的盛衰，金钱的聚散及意见之更换？倘若你们不相信好像褴褛底哲学，也不相信无需要者之自由？倘若你们以为自愿底平静底贫穷，失业，不婚(其实是你们中间的思想者必有的)，非常可笑？反之社会主义的捕鼠者的鼓吹时常在耳际喤喤地叫，用愚蠢底希望将你们煽动？这叫你们准备了，准备不出什么，今日为明白准备着，以便期待着外来的什么，而生活却如平常一样生活，——直到这期待化为饥渴，化为热烈，化为疯狂，直到倘若这最后化为野兽之决裂呢？这时还怎样能够知道内心的价值！——反之，每人自己应该这么想想："宁愿飘流，在世界上荒野底新奇底地方，寻求怎样自作主人，尤其是作自己的主人；时常更换地址，倘若还有奴隶形相在向我引诱；不必逃避冒险和战争，而且在极坏底情况中要作必死的准备：只要不这么不正当底当着奴隶，只要不这么毒化，酸化，同盟化！"这方算纯正意识：欧洲的工人应该要以自己为居于非人所能的境况，并非如普通所谓艰苦及不值得底工作；他们应该开一个蜂拥的时代，为前此欧洲所未曾有，因此运用着大体底自由运动，反对机械，反对资本，反对现迫底选举，无非或当政府的奴隶或当颠覆政府的党派的奴隶之选举。宁愿欧洲减轻四分之一的居民！于欧洲，于欧洲人们的心灵上要轻松若干！然后在远方，在蜂起底殖民地运动中，人们可以发现欧洲这母亲传给她儿子们的理智和价值及健康底怀疑，是怎样

底——这班儿子们，不能忍着守于这龙钟老妇之旁，冒着变成她一样凶悍，激恼，贪乐的危险。欧洲的工人将传达欧人的美德到欧洲以外，随之周游；而凡在故乡中要化为危险底郁怒和犯罪的倾向者，在外国将成为美而野底自然性，被称为英雄主义。——然后有新鲜空气传到这古老底居民过多底燠溽底欧罗巴！宁使其略加减少些"工作力量"！也许人们方意识到，新近习于多种需求，不能让自己轻易满足了，——有些需要也许忘掉！也许要将中国人请了来：这班人要带来思索和生活的方式，对于劳苦底工蚁们是有用的。而且，他们能够整个底帮助欧洲，将不安底喧扰底欧罗巴，用亚洲的平安，冷静，而尤其有益底，亚洲的坚韧性，注射到血里去。

207 德国人对于伦理的态度

德国人能做伟大底事业，但他不一定做去：因为他只要能够服从便服从，一如这于懒人很合宜。设若要将他处于困难之境，必使独自靠自己，抛开懒惰，将其像数字那样，从一个整数中减少下来，（这方面的价值，远不如一个英人或法人），至于不可能了，——然后他可以发现自己的力量：他将发怒，深沉，勇猛，有危险性，将其所含蓄的潜伏底能力之蕴藏，开发出来，这是平时旁人不相信并他自己亦不相信的。倘若在这种状况下服从自己了，——这是很大底希奇，——也必经过很大底困难，犹豫，和时间，一如他服从皇族及职务上之上峰：所以他，如上所云，适宜于伟大底事业，而这比较决定着他的"弱质"，是迥不相同的。但平常他很怕独自依赖自己，不能临机应变：因此德国要消费这么多底官职，这么多墨水。——轻薄是他所不知道的，这太怕这个；但在特殊情况中，将他从潜伏中激起来则他几乎变轻薄了；他欣赏这新底情况之希奇，如一种麻

醉品，他靠着这麻醉！例如德国人现在在政治上几乎变轻薄了：倘若他在这里有着沉着和严肃，也利用到和旁底政治权力相交往上去，也仍是在内心充满着迈往之情，敢于闹事，任情，寻求希异，而且转换人物，党派，希望之类，一如换唱戏的假面具一般。——德国学者们，那班至今好像最德国底德国人，从前是，现在也是和兵士一样，因为其最深挚底，几乎小孩脾气底，对于服从的倾向，在一切外物上，及在需要上；而在科学上要独立，要负很大底责任；设若他们知道保定他们的高傲底敏捷底忍耐底作事方法，决意守住不干政治的傻事之宗旨，在那些转了风势的时期中，则可以向他们期待伟大底事业：如根据他们现在的（也是从前的）状况而论，则还是什么远者大者之胚胎形。——德国人的优点也同时是其劣点，也是文人学士的，便是较其他民族近于迷信，也比其他民族更喜欢相信；其重压，古今皆相同的，便是沉湎及自杀倾向（这是精神之沉重的表现，很能突然决藩而去的）。其危险，便在于一切可以束缚理智者及释放情感者上（如过多之用音乐及精神上的麻醉品）。因为德国人的情感，是不利于己的，破坏自己的，如一个醉汉的感情。在德国之精神激昂，比在他处的少价值，因为不甚有结果。倘若德国人做了什么伟大事业。必在艰难中，在勇往中，在咬牙切齿中，在紧张底能耐中，在博大底雄豪中完成的。——和他们来往是值得绍介的，——因为几乎每个德国人必给些什么，倘若懂到指引他获到什么，连连获到什么（他自己原来是无头绪的）。——倘若这种民族立出伦理：这必是一种什么伦理可以满足他们的呢？当然是首先希望他心中的倾向于服从，理想化了起来。"人应该有些什么可以无条件地服从的。"——这是一种德国感觉，德国道理：可以根本看到其一切伦理原则。但我们对于整个底古之伦理的印象是多么不同呵！一切希腊的思想家，他们的形像于我们这么陆离，凡

是伦理导师便如教武技的，仿佛其向青年说："来吧！跟我学！服从我的教制！这也许可以使你发展到那样高，在一切希腊人前得到奖品。"个人的优异——那是古之美德。降服，跟从，公开底或秘密底，——这是德国的美行。——在康德和他的教制伦理哲学久久以前，马丁·路德说过同样感觉的话：应该有那么一种存在，使人类无条件地相信，——这便是他的上帝观，他想，比康德还粗率还平民化的，人不应该无疑地信服一种道理，却应无条件地服从个人，而康德的原意，也无非取了这么一点曲折，以使人能服从个人：这便是德国教化，愈离开宗教教化之结果。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感觉便不同了，一定要嘲笑"必有这么一种存在"的：——他们南方人感情的自由，拒绝着"无条件底相信"，而在中心的断制中，微微保持着一点怀疑，无论其为上帝，为个人，为道理。甚至于古之哲学家！"不惊奇什么"—— Nil admirari ——用了这态度他看哲学。但一个德国人，叔本华尔，竟那么相反地说"惊奇便是学哲学"（admirari id est philosophari）。——但一个德国人偶尔到了能做大事的景况里怎样呢？倘若那例外之时，不服从之时到了怎样呢？——我不相信叔本华尔是对的，当他以为德国人优于其他民族只有一点，便是有较多底无神论者，——但这我是知道的，倘若德国人到了必成就伟大事业的境况时，便统统超出伦理之外！他怎么不该这样呢？现在是要做不同底新事，便是命令——旁人或自己但德国伦理未曾教他命令！他们忘掉命令了！

卷 四

208 良知的问题

“总而言之：你们要怎样维新呢？”——我们要使“因”不成为犯罪，而“果”不成为绞死。

209 严格理论之用处

看人而发现许多道德上的坏处，犹粗疏论之，必其人时常以为道德上严格底理论，非自己所能守！反之，凡人看自由精神的道德之士，必将其生活置于显微镜下：怀了这种隐念，以为凡其生活上之差错，必是这不受欢迎底知识有力底反对了。

210 所谓"本身"者

从前人们问:那里好笑?一若我们身外有物,为可笑所凭,令人不能自已(某神学者以为这是"罪恶之天真处")。现代人们问:笑是什么?笑怎样发生的?人们于是深思,而终于得出结论,本身并无善者,美者,高贵者,丑恶者,无非许多心境,其间我们对于外物和内象加了这许多名词。我们将事物之德性取回,不然,至少也得记起,这些德性是我们借给他们的:——但也得留心,在这种意见下,借出的能力不宜失掉了,而我们同时也不应更富足或更吝啬。

211 向梦想不死者说

对于这美好底自觉,觉自我之存在,便愿意有永久底支持么?你们并不觉可羞?你们竟想不到你们至今用了超过基督教的底忍耐,负担过了的事物,永远还要这么负担下去呢?或者以为可以给与它们一种永远对你们的好感呢?世上只要有一个不死的人,便足够使其余那时的生存者觉其无聊与厌倦,使他们沉于死之及缢杀之之忿怒!而你们这班地球之居民,把握着几千很小底时分,想对于永远底普遍底存在成为永远之负担吗!有还比这不明哲底希求吗?——而且:我们对于七八十年一种生存应该和缓!——这生存未能将其描画自己的"永远之寂寞"的幻想施展出来,——因为时间不够!

212 在此中认识自己

大凡一匹兽看到了另一兽,在精神上便要互较优劣;在野蛮时

代的人，亦复如此。因此每人知道自己，只限于认识自己的攻守之能力。

213　不幸者流

这人是铸于某种料，使社会能够将他造成某种事物：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他能够满意，不怨其错过一生。那人却出于奇材——不一定是贵重底材料，但必是很希有底的，——未能满意，除了特殊之事；而且只能为特殊事业而生活：——此外则为一切其他事业，皆使社会受其弊。因为个人之所谓不幸与错过之生命，必将其粗暴，颓唐，病态，兴奋，贪欲——这全部负担归咎于社会的，因而在社会上生起一种恶劣及重压之空气，有时致雷雨。

214　原谅什么

你们痛苦，而且希望我们原谅，倘若在痛苦中向人或物作了不正当底事！但我们的原谅何有呢？你们为自己的缘故应该特别留心！这是一种好方法，为赔偿自己的痛苦起见，更损掉正当意识呀！倘若你们损伤人，其报复同时归到自己；因为这蒙蔽了你们的眼睛，不是旁人的：你们便要习于错视及斜视！

215　牺牲之道德

"热情底地奉献"，"将自己牺牲"——这是你们道德中之格言，我也诚然相信着你们，如你们所说，"是忠实的"，但我好像更懂到你们，过于你们懂到自己，当你们的"忠实"和这种道德并行的时

候。你们从这高处藐视其他一种朴拙底道德，那极端要求统制自我之严格服从的，称之曰自私自利，当然！这与你们不合的！——你们真是在与自己为难，倘若你们厌恶这道德。因为你们热烈底地奉献而且自作牺牲时，欣赏着心理的麻醉，以为与有大力者合而为一了，无论其为神为人，为你们所敬仰的：遂自餍于其权力之感觉中，此权力又因此一牺牲而确定。在真理上好像你们只有牺牲，你们的思想便自觉化为天神，而感到快乐。从这种快乐出发——所谓"自私自利底"道德，服从道德，责任道德，理智道德，于你们当然感到多么贫弱呵：这不合你们的意，因为这里也得奉献和牺牲，而不能有如你们那样疯狂，牺牲者自觉化为天神那样变态。总之，你们需要麻醉与无度，而那被你们所藐视的道德，是以一指指定麻醉与无度的——我相信这使你们不舒服！

216 粗暴者与音乐

恋爱之美满幸福，那居于无条件的信仰中的，除了属于深沉疑惑底坏人及粗暴者外，也颇属于旁人吗？这班坏人是欣赏着那伟大底，不相信而可信底，灵魂之例外底灵魂！某天突然有了无边迷梦之感，使他们整个底实际生活，秘密及明显生活，现示出来：这好像一个贵重底谜与奇迹，充满了金色底光芒，超出有相及文字语言以外。无条件的信仰使人说不出话；而一种痛苦与沉重是占据了这幸福底无语言中，也是为什么这种给幸福压抑着的灵魂，比其余的或更优美底人们，更感谢音乐，因为透过音乐，如同透过一种有色彩的轻烟，他们可以看到而且听到了，其爱恋遂因而遥远，更感动，而且较轻舒；音乐对于渠们是唯一底工具，使渠们看到其特殊境况，而且经过这种减轻和自外后，

使他的观照方能清晰。每个恋人对于音乐这么想："它说我，它替我说他知道一切！"

217　艺术家

德国人想因艺术家达到一种迷梦底感情；意大利人想因之寄托其实际情感；法国人却想从他找到机会，证明自己的见地，而为批评之资。这么：我们岂非低下！

218　如艺术家之用短

倘若我们必需有弱点，而且认为这是定律，则我将希望每人至少有这许多才力，特将弱点衬托出美德，而且知道使我们羡慕其长处！这，是多量底为我们的伟大音乐家所知道的。时常在悲多汶的音乐中有粗率底，强横底，无容忍底音调；在莫萨的音乐中则有少年人的狂情，使人的心灵要因少量便觉很够的；在瓦格勒的音乐中，则有放逸与透澈心灵底不安，使最有忍耐的人也要不耐：但刚在这儿回到了其原来的力量去了；他们以其短处，造成对于其长处的饥渴，而且使我们有十倍敏感底舌，尝到每一滴音乐的神味，善，和美。

219　贬损之欺骗

你以非理加诸旁人，使他有深痛苦，毁坏了一往不可追的幸福——而你更胜过了自己的愚顽，走到他那里，自作卑损，藐视了自己的非理，以为经过了这困难底与你很觉难过的一剧后，根本一

切便恢复原状了——你的自愿底尊贵上的损失，抵销了旁人幸福上的创伤：坏了这种感觉你便飘飘然自以为恢复了德行走开了，但旁人受着深苦痛如从前，你之无理与自白，于他毫无慰安，他甚至记起了你向他忏悔时痛苦底表情，如受了你新底损伤，——但他不想到报复，也不知你和他中间怎样能够抵销罪过。本身你使那一幕剧为你重演起来；请得了一个证人，更是为你而不是为他，——你莫自欺吧！

220 尊严与恐惧

繁文缛节，礼服及制服，严肃底仪表，气派底瞻视，从容底节度，曲折底言词，以及一切之造成尊贵者：这皆是恐惧者的作态，——他们欲以此使人畏惧(其本人或其所代表者)。而无畏者，便是原来时时刻刻无疑底可怕的人，不需要繁文缛节和尊贵；他们具有忠实，形态与言词的公正，在声名上，尤其是在位置上，以为自知底威仪的表现。

221 牺牲之伦理

以牺牲为准则的伦理，是半疯狂底伦理阶段。在灵魂中，理智劣得艰难底的肉搏底胜利，许多强烈底反冲动应该降伏；没有一种天神吃人肉似的残忍心，这很难去掉。

222 狂之为用

颓唐底天性只有一法感动，便是将其狂热地理想化。

223　可怕的眼睛

对于艺术家，诗人，和文人，没有比那看穿他们的小欺骗的眼睛还可怕了。那眼睛能探照他们怎样频数自立于歧途，若不是无罪底风流自赏，便必定是矫揉造作的路了；设若其本质未尝增高，而不免于装潢，提价，则能计算出其以少卖多；能透过艺术之一切眩惑，而察出其思想之所在，其思想之原形，这也许如一光耀底神形，也许竟是一件黑货，盗自日常思想，加了伸长或缩短，涂色，曲折，熏染，想因之生发出什么来。而不想以思想生发着什么的。——这眼睛哟！将你们一切不安，窥伺，贪欲，模仿，和凌驾（这其实也是一种嫉妒底模仿而已）在作品上通看到的，认识你们的艺术，一如熟识你们的羞容，及掩藏这种羞容，而想支吾过去的！

224　他人之不幸中的“趣致”

他居于不幸中了，“同情者”于是走来，将他的不幸描画一遍——于是他们满足而且飘飘然走开了：他们哀不幸者之痛苦，犹如哀自己之痛苦，很好地消磨了一下午。

225　使人藐视的最好方法

说话快而多言的人，在我们的尊敬中很深地低落下去，经过了一度很短底交接，即令其说话很合理，——并非或他使我们不舒服，却是更深底低下去。因为我们猜出他使过多少人讨厌了，将其

可厌之处,更加上了他看人不起之处,我们为他着想的。

226 与名流交接

甲:你为什么避开这个伟人呢?

乙:我不想错看了他!我们的弱点彼此不能融合的:我则近视而且多疑,他则喜欢戴上假钻石一如其真钻石。

227 缧线者

留心一切受囚絷的人们!例如一个聪明妇人,其命运是贬于一个狭小底昏暗底环境里因而老去的,应该特别当心。当然她好像乏弱而且半盲了在晒日黄:然一有足音,一有不相识者,则立刻准备扑噬;她对于从她的空虚中逃开的一切,皆要复仇。

228 褒中之贬

这里是一篇颂赞,你们称之曰肤浅:但当你们猜透复仇的恶意是寓于这颂赞中时,则将惊其深微;辞藻之华赡富丽,尤使你们满足。并非其人,却是其恶念,有这样深微奥博,并他自己也不觉得的。

229 骄傲

吁!你们何尝悟到那种感情,当犯人受了苦刑后,坚不吐实,

而重新被提到监牢里时所生的！——他是咬紧着牙关的。你们从人类骄傲之庆贺知道什么！

230 “有用底”

现代伦理观念是纵横的，对甲则将示以某伦理之有用，于乙则又将因其有用而反对之了。

231 德国人的德性

这民族应该多么失却了趣味，而且奴性底服从威武，权势，格局，摆架子了，设若其以简明为丑陋，视简单明白的人为坏人！我们应该对于德国人的伦理热狂应该只说一语：“坏！”不必用其他的语言。

232 辩论之余

甲：明友，你说话的声调变嘶了！

乙：我没有胜。不必提起了吧！

233 凭良心做事

你们留心过没有：什么样底人最注重严格底良心主张呢？那班自觉悲愍为怀底人们，惴惴地想也惴惴为自己着想，非常惧怕旁人，竭力掩饰自己的心境，——他们要给人印象，用了凭良心做事的严肃及尽义务之认真，必使旁人得到严肃与真实的规则（便是说

他的手下人)。

234 逃名

甲:有人故意隐名,有人故意侮辱他的赞美者,有人怕听关于自己的批评,羞于被颂扬,——这类人真有,真可找到——信与不信由你!

乙:真有的!实在的!无非少许忍耐,少年人之英勇而已!

235 拒绝感谢

人可以谢却请求,然永不敢拒绝感谢(或者,同样的,冷冷地依例收受了)。这是深为侮辱的——为什么呢?

236 刑罚

我们的刑罚,一样奇怪东西!这不能使犯罪者纯洁,也不是湔洗;反之,却比犯罪弄的更肮脏。

237 党病

这是一幕滑稽剧,但也非不危险底荒唐事:在无论那一党派里,人们为本党的党义奋斗了若干时,很值得佩服,一旦突然发现忽有大权势者,将号筒拿到手里去了。他们怎样能够忍耐这么沉默下去呢!因此也随着闹起来,夹在新底交响里。

238 归于慈仁

倘若气性坚强的人，不倾向于残忍，而非时时为自己忙着的，必不知不觉地归于仁爱——这是渠们的荣徽。气性轻弱的人们，则好干枯底评判——他们流入藐视人类的英雄队里去，或归于关于存在之哲学的或宗教的诋诃，或回到严格底习惯及痛苦底"事业"里：因此以求到一种德性与坚刚。而这也是不知不觉的。

239 给道德者一提示

我们的音乐家有了一大发现：便是有趣底丑恶在音乐中也很可存留！因此他们自沉于这丑恶的海洋中，若狂醉，也从来没有这般容易制造者乐。从此得到了普遍底黑色背景，凡有一缕佳音乐的光芒，便现出黄金或翡翠的颜色；从此便知道将听者引入暴风雨之喧豗里，紧张到呼吸也迫促起来，然后引之于顷刻之安宁，示以幸福之感，这也是音乐之所以为贵的。人已发现比较方法了：先之以狂风疾雨似的情感，其次则怡如蔼如：于是人们不复问好音乐。但你们也得赶快！无论何种艺术达到这种发现，还有一点点时间。——呜呼！设若我们的思想者能因音乐的传导透入音乐家的灵魂里去！还要怎样等待什么旁的机会，看人之内心怎样作恶，看破这恶行为之无罪呢！因为我们的音乐家没有丝毫感觉，怎样将自己的历史，灵魂丑恶化的历史，编入音乐里去了。从前一个好音乐家单是为了其艺术起见，应该成为好人。——而现在呢！

240 戏剧之伦理问题

有谁以为莎士毗亚剧有伦理之意义，有谁看到 Macbeth 后，以为可使奸雄丧气，这真大错特错了：倘他以为莎士毗亚也和他同样感觉，更是一错再错。如真有贪权势的人，他将欣然看到自己的影像；而当此剧中的英雄因热情而失败时，这正是这快乐的热汤中最好底辛辣品。作者的感觉会不同于此么？那贪欲者从犯大罪的时候起，多么堂皇地走上了自己的路，毫无卑鄙底模样！直从此以后他方“魔王似的”行动起来，使气分相类的人也要学样了——“魔王似的”这里是说：与生命及幸福有害，于思想及冲动却有益。你们相信然则 Tristan 及 Isolde 二人之不幸，是破坏婚姻的教训么？这可将著者错看了：尤其是像莎士毗亚那种诗人，热爱自己之感情，沦于准备死去底情调——那种人的心魂之附属于生命上，未及一滴水悬悬于玻璃杯。罪恶与不幸底结局，并不是渠们所关心的，于莎士毗亚为然，于苏佛克列斯尤然（在 Ödipus 剧中），他们很可以轻易将罪恶作戏剧的枢纽，然而也毅然避免了。悲剧诗人亦不欲以生命之描写反对生命！他却喊着说：“这是一切刺激的刺激呀，这兴奋底变换底危险底枯燥底有时也很光明底生存！生活便是一种冒险，——将这党或那党派加入去，也还是永远有这么一种性质！”———他从一不安而多力底时代中，那给过多底血与力的充满弄到半痴半醉的时代中，这么高呼起来，——从像我们这样底坏时代出发：为什么我们现代要对于莎士毗亚剧的目的弄清楚，审正直，便是说将其误解。

241 恐惧与智慧

倘若这是真的，现在有人确定了皮肤黑色的原因，的确找不出：然则可否是千年来积成底忿怒的最后效果呢？（如皮肤之充血？）反之则上智底民族因为时常的惊恐及面色变成灰白，便得了白皮肤色了？——因为恐惧之程度是智慧的最好底表尺：而时常让自己勃然大怒，便还是表现禽兽性之近存，而欲扩充之了。——大概皮肤原来底颜色是棕灰——有些像猿猴又有些像熊，多么下贱！

242 独立性

独立（在其最轻剂便叫“思想自由”），是支配欲强盛的人退让的表现，——那人是寻求了许久可以支配的，而最后除发现了自己外，没有找到什么。

243 两方面

试向镜中看，则除其物象外，一无所有。欲将其把捉，则除了一面镜子外，也毫无所得。——这便是知识普通历史。

244 实际快乐

我们现代趋重于实际快乐——这倾向人人皆有——只能这么解释，因为我们久已习于过多非实际底快乐了。但这本身是不可

不思的倾向，一如其今之无选择无精深这么显现了：——最小底危险是低级趣味。

245　权力感觉之微妙

拿破仑恼自己不会说话，在这点上也不矫饰：而其支配欲，那不错过任何机会而且比他的明敏底智慧更明敏的，将他弄到比原来更不会说话。他于是报复他的气恼（他对于一切感情皆嫉妒，因其有力）一从其专制底好尚。于是，在听者的耳官及批评方面，更欣赏着这好尚了：好像向他们这班人说话，这么还很够的。当然他还暗中庆幸这种思想，因了最高权力的雷霆之威——这是与才干及势力相联的——迷惑着公意而且改变他人的趣味了；但这二者是冷冷地高傲地钉在那真理上，他不会说话。——拿破仑其实作为一个单独冲动的苦心经营出底典型，还可算古之人：其标志——一种冲动或少数动机的简单建筑，由此生出了多方底策画与智计——是容易认识的。

246　亚里士多德与婚姻

大天才的后嗣多疯狂，大智慧的后嗣多愚蠢——亚里士多德是这么说。然则他欲使不平凡底人联姻吗？

247　坏脾气之由来

许多人脾气中的暴躁性，及其无条理无节制，皆是若干论理学的不精确，不透澈，及匆促之结论的最后结果，也是其先辈所造成

的过错。反之好气性的人们却出自深思远虑将理智认为很高的氏族，——或作善用或恶用，是不甚值得注意的。

248　以矫揉造作为责任

善，通常是因长期的为行善之状，而变了形，这么演进的：无论何处，凡有大权力，必有这变形的需要，——这增加了信仰与稳定，因而百位增长实际权力之数量。谎骗，若不是善的生母，便是它的乳娘。诚实，也是由促成诚实与勇往的模样养成的：在传统底贵族中。因变形的长久练习（即作态）最后方生出天性：而这变形本身后来却抛开了自己，于是生机与本能便是这假冒为善的园林中不期而得的果子。

249　有谁孤独过的

多畏的人不知道怎样叫作寂寞：在他的椅子后面时常藏了敌人。——有谁能将那微妙感觉所谓寂寞者，将其历史说给我们听呵！

250　音乐与黑夜

耳官，恐怖之器官，只能在森林及岩穴的暗夜或半夜中能这么复杂地发达的，也是依照畏惧者的生活方式，亦即从来悠久底人类时代的生活方式，而发达着：在白天耳官却不甚重要。因此音乐的性质，是暗夜及黑夜的艺术的。

251 苦行

苦行者自有乐地，当其自定生活规程，而感觉为仪节所困时；他的乐趣是在于为自己之统驭者。

252 试想

受罚者，已不是作恶者，他不过是代罪羊。

253 见证

坏极！坏极！最应该是强硬地证明的，便是见证。因为通常是没有人观察他。而这也非常无聊！

254 先觉者

诗人才调之优异处，也即其危险处，便是其彻底的幻想：这，将当然与或然之事，预先领略，预先欣赏了，预先苦痛了，而在最后事情出现及实行之际，他已经疲劳了。拜仑，他知道这一切的，在日记里这么写着："倘若我有小孩，他应该成为完全散文底的——当律师，或当海盗。"

255 关于音乐之谈话

甲：你对于这音乐的意见怎样？

乙：它将我征服了，毫无可说的。听呀！现在又开场了！——

甲：这更好！我们这次要看我们能否征服它。我敢于随便说几句批评话吗？我可以指出这音乐里的一幕戏剧，你大概在初次听没有留神的？

乙：好的！我两耳之外还很有几个耳朵，倘若需要的话。你靠紧着我坐一点！——

甲：——到现在还不是他要向我们说的，但他允许着他将要说些什么，好像是非常了不起的，照现在这样看。这正是向我们做样子了。招手了！举手了！挥手了！现在是渐到最紧张之际了，还有两短节，已经入题了，华丽！幽美！像宝石之窸窣。这是一个美女吗？还是一匹骏马呢？够了，他欢乐地顾盼旁人，因为已得到了欢乐的顾盼，——直到这时才觉得题目好做，现在能发皇了，开出新奇底笔划。他怎样将题目遣开！呵！留心留心——他不但知道怎样装饰，还知道怎样涂色呢？呀，他知道，何者是健康底颜色，而且知道怎么做出这模样，——我没有想到他这般深妙地认识自己。现在他以为他已经完全感动听者了，突然加入了旁的顿挫了，仿佛这是天下最重要之事，他不知羞惭地指点自己的题目，仿佛我们这世界不配听他。——哈，他多么怀疑！只唯恐我们厌倦！所以将甜美渗入音调中——甚而至于要唤起我们的粗疏感觉，将我们刺激起来，因此重引入他的势力范围里去。听到吗，他怎样将风雷韵律的原素引入了！而现在，他觉到这么已经吸住我们了，将我们扼住了压倒了，便重复将他的题目混入原素的敷演中去，向我们这班耳朵几乎震袭几乎麻木者游说，我们的麻木和耳聋是他这奇文的效用。而听众也将信他：凡有声响，在他们心里生出那震动底基本效用的回忆——这回忆却于他的主文是好的，这现在变成“魔力”似的了！他多么认识人的灵魂！他挟了一个游说民众者的技术来耸动我们。——但这时音乐停止了！

乙：呀！这么也好！因为我不耐听你的话了！我宁愿十次让自己被骗过。不愿一次像你这样知其真理！

甲：这正是我希望你答复的。现在正有许多至上者，像你这样：你们满足于使自己被欺！你们是粗着耳朵来听着玩的，你们未曾带来了听的艺术的良知，你们将最精妙底笃实之情在中途抛掉了！因此毁坏了艺术，毁坏了艺术家！当你们拍掌时欢呼时，艺术家之良知正在你们手底——而且可怜呵，你们竟分不出有罪与无罪的音乐！我真不是说"好"音乐与"坏"音乐呀！——这二者是每种皆有的！但我以为无罪的音乐是那么一种，只想到了自己，相信自己，因自己将世界忘掉，——从深沉底寂寞中自然发声，诉说自己，也向自己说，而不知道有听者，闻者，功效，误解，及无功这些外境。——而且：我们方才听到的这种音乐，正是这高尚希有底一类，我之一切批评，皆是说诳的，——倘若你有兴致，请原谅我！

乙：呵呀！你也爱听这音乐吗？你许多罪过都赦免了！

256　恶人的幸福

沉默底幽暗底恶人，有为诸君所不能否认的一种幸福，便是在佚乐无事(dolce far niente)中，别有希奇底欣赏，一种垂暮的及落日的安宁，这只归于一心，时常给感情扯碎，毁败，毒坏了的。

257　文字之境

我们发表思想时常是顺手边的字。率性将我的疑惑整个说出来吧：我们在每一时分中只有那些思想刚刚是在手边的字可以大略将其发表者。

258 谄媚着狗

人只需这么抚着狗的毛:立刻它将欢笑,灿然发舒,如任何谄媚者——而且也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我们不这么忍受呢!

259 昔日之赞美者

“他不说关于我的事了,虽然他现在知道了真情,也可以说出真情。但这真事说出来好像复仇——而他又那么崇拜真理,这可佩服的人!”

260 依赖者之衷甲

有谁必需依靠一个主人的,必定有着什么足以刺激起恐惧而制住他的主子的,例如公道,或正真,或恶毒舌。

261 为什么这般高

哦!我认识这动物的。当然,它自己更觉满意,倘若用两只脚那么“天神似的”走来的,——但设若其仍用四只脚走来时,我更欢喜:这于他原来自然的多!

262 权力之魔鬼

既非需要,也非欲望——都不是的,权力之爱好才真是人生的

恶魔。给他们一切吧，健康，食物，居处，交际——他们还是觉得不幸而且晦气：因为那恶魔在等待等待满足了。将他们这一切夺去而满足这个：那么他们便快乐了，——快乐到人或魔鬼那么快乐的地步，但我为什么还说这个呢？路德早已说过，比我还说的好，在这诗句里：

> 将我们的躯体，财产，名誉，小孩和女人，统统拿了去吧：
> 让它们去了——
> 但国土却应留给我们！
> 是呀！是呀！那“国土”！

263 活着的矛盾

在所谓天才里有着生理底矛盾：他一方面有许多狂放底，无秩序底，无意识底动作，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有最高目的的行为——因此他应该有一面镜子，将两种动作并排或交互或参差示现。这么照了之后的结果是不愉快的，即算他感觉最好时，在创作中，那是因为他忘却了是以最高目的作着幻想底非理底事（这便是一切艺术）——而且必需这么作。

264 自误

嫉妒心重，有深微警觉的人们，是不细心观察敌人的，以免觉得比他还强。

265　戏剧自有其时代

设有民族之幻想消沉，必有这种倾向，将其神话用于戏剧上出演，这时人民能够忍受幻想上粗率底添补了，——但在歌咏史事的那时代中，演剧和扮英雄的剧者，皆是幻想之阻碍。而不能当作其飞翼：太切近了，太固定了，太沉重了，太缺乏梦想和飞翔。

266　欠和善

他态度欠和善，而且也自知：他是怎样善于掩饰这个呵！用着方板底规矩，用忧愁底眼光，用假设底对于人生及存在的怀疑，用无聊底游戏，用对于高尚生活的蔑视，用情智，用怨尤，用冷嘲哲学——呀，这是几成德性了，意识中怀着了这种缺陷。

267　为什么这样骄傲

一个华贵人物之所以异于常人者，是因其缺少了许多习惯和眼光：这些是偶然未曾遗传到而且也未曾学到的。

268　演说者之两难[①]

在古之雅典演说，为某事需要吸收听众，然不能在形态上加之

---

① Scylla 与 Charybdis 译为两难，从略也。原事出荷马阿狄修诗，指六首之怪物，居海上岩穴间，吞噬行舟。

抵触，亦不能共与此事相违。这多么困难！在今之法国这么著述，也非常困难的！

269 病人和艺术

解决每一种困顿与精神病，应该首先试行：将饮食更变，将身体之枯燥工作抛开。但人们习惯在这情形中寻求刺激品：例如求艺术——于己于艺术皆不好的！你们不觉得当你们病中寻艺术也，时损害着艺术家吗？

270 容忍之状

这是善意的明显的话，关于科学，为了科学。但是！但是！我在这后面看到了你们对于科学的容忍！在你们中心深处，你们以为无论怎样科学，与你们并不需要的，而却这样让它去，甚而至于为它辩护，这是你们的大度，尤其是科学对于你们的意见不这么大度的！然而你们知道根本并无施展这样大度的道理吗？而这种慈善底模样是比公然侮辱尤甚的对于科学的讥嘲，只有一顽固底教士或艺术家才会有的呢？你们于真正的和实际的事物缺乏纯粹底良知，设若发现科学与你们的感情冲突，你们也并不感觉痛苦与不幸，你们并不以求知识的饥渴，为必然之服从条件，你们不感觉有种责任，以眼光到处探索，认识可认识的，不放过已认识的。你们并不认识你们所这么容忍的东西！而正因为你们不识，所以才能装出这么慈善底状貌！你们倘若科学以它的眼光一旦照透你们的面容呵，你们方要狠狠地望着而且着迷呢！——你们这么容忍与我们发生什么害处呢——并非反对了我们！却反对了一种幻像！于我们何有呢！

271 快乐情绪

刚刚是那班最势利热中的人们，一旦被征服了，感到不可名状的舒适！突然底深沉底沦于一种感觉，好像向漩涡中沉下去！丢开着缰绳，让其天知道驰往何处去？看着吧！为我们服务的是什么，是谁，——这是一桩很大底服务：我们这么幸福，这么透不过气，觉到周围一种异常底寂静，好像到了地球的最中心。一趟完全没有了力量！成了一个原始力量所玩弄的球！在这幸福里有着轻松，大负担之卸却，不费力的向下滚去，随着了重量。这是仿佛登山者，其目的虽在上端，但中途因疲倦而睡去，梦到了相反底快乐——便是这么毫不费力地滚下去。——我描画着这种幸福，一如想着我们现代逐逐底贪权势底欧洲和美洲社会。这里那里他们可以一下退到这晕眩中——这种快乐是各种战争，艺术，宗教，天才们所给出的。倘若人一个时期自投于这种吞并底紧迫底压力中以后——这是现代底高尚情绪！——人便感觉更自由，更清醒，更冷静，更坚强，恢复了疲劳，于是更奋斗到对方：到权力。——

272 民族的纯洁化

大概没有纯粹底，却有渐渐变成纯粹底民族，而且这也非常少有。普通民族皆是在血统上混合过了的，其体态之不和谐处（例如眼睛与嘴部不相称，）亦犹其习惯与意见之不调协，甚为显明。历汶斯东[①]听到有人说过："上帝造成黑种白种两种

① 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英国之名教士，非洲探险者。

人，魔鬼却造出其他杂色人。”——混合种族往往有混合文化，混合伦理：这种人普通是较恶劣，较残忍，较不平安。纯粹是许许多多调和，吸收，与抛弃的最后结果；趋向于纯粹的进化是可以在这方面看出的：凡存于一民族之力量，只限于很少底选拔底功能，其初却实是要为许多甚至相矛盾底功能而发展的；这么一种限制本身也如一种低能似的特出，而且也要求受着谨慎底柔和底批评。但最后，设若纯粹化的工作已经完成，则一切以前在不调和底德性的纷争里所牺牲之力量，皆归于这机体中：这便是为什么血统纯粹的民族时常更强健，更优美。——希腊人给我们一个纯粹化了的民族和文化的好模样：也希望能有一纯粹底欧洲民族与文化。

273 称赞

你见到这里有人想称赞你：你便咬着嘴唇，中心如结：呵哟，希望这苦楚赶快过去！但他不过去，他却来了！那么便饮着这称赞者无耻底甜言蜜语吧，让我们胜过对于称赞的核心之愧恨和蔑视，在面上装出感谢底欢慰的笑容吧！——他原来是好心！而现在，这过去了，我们知道他非常高兴，他与我们战而胜利了——真的！也胜过了自己，那狗！——因为说出这称赞也不容易的。

274 人权及其优先权

我们人类是唯一底创造品，这，当其有错误时，能将自己删改，如删掉一句错误底句子，——无论我们这样为人类的光荣，或为与

人的同情，或为了向自我的反感，做去。

275 转变者

现在他能干了，只因此使旁人受苦。不必多有望于他吧！

276 平常底非所希望底

多少婚者过着生命之日午如早晨，而其年轻的妻则无聊，过着日晨如日午！更毋庸说那些妇人们，肉体强而灵魂弱的！

277 温凉

以勇气为冷静底坚凝与刚强，以勇气为热烈底昏瞀底粗暴——二者同于一名！但冷与热的德性多么不同呵！以热烈为"美"者痴，以冷静为"美"者亦痴！真理是，人类已发现此二种勇武之有益，却未免时常视为非实石之二种色。

278 不忘——(联想记忆)

谁有着高位，能有不忘之记忆，是好的，所谓不忘者，是记着旁人之好处，亦止于记其好处：便可与人保持一种温挚底关联。他也可向自己体察，有不忘之记念否：这是要看怎样自处，在考察自己的倾向和意见时，用了什么态度对付美，善，或怀疑，也看倾向和意见的本身性质。

279 如何可成为艺术家

有谁天神似的崇拜着某人，将其幻入理想中而自解；他可以成为艺术家，凭心说。设若他一旦痛苦了，这痛苦并非由于无知，是由于自欺，好像自己不知道。——这种人内心的苦乐——一切痴情底恋爱者也包括在内——非寻常之斗杓可以罄尽之的。

280 幼稚

有谁小孩似的生活——便是不必奋斗以得到自己的面包，也不信其行动归于一决定底意义——仍其为小孩而已。

281 我一切皆要

好像，人之一切行动，皆归于占有：至少在语言中对于过去行动之观察，犹之已经占有，是与这道理相近的。（“我已经说过了，战斗了，胜利了：”便是，我现在占有我的话，我的战斗，我的胜利。）人是多么以贪得为荣！便是过去也不想让它去掉，而犹想护得它！

282 美丽中之危险

这女人是美丽，聪明：倘若她不美，她当怎样更聪明呵！

283　灵魂的平安及家宅的平安

我们普通的情绪，是以那情绪为转移——所以求保持周遭环境的适合的。

284　以新为旧

当有人告诉他们一件新事，他们必定惊奇，激动；他们是感到了这新事超过着他们已知之重量。

285　我之边际

多数人将其所知之事，归于所有权以内，好像知识便是他们的财产。我执之妄想无穷：大人物说话好像整个底时代在他背后而他们自己便是这大躯体之主脑，贤妇人将儿女的美貌，衣裳之装饰，医生，狗，所居之城市，皆列入她的身份里，只差了没有说："这一切皆是我。"（Chi non ha，nonè）——意大利有这么一句话。

286　家畜及其他

有比玩弄动植物还无聊的么？从造物一方面看，好像是最凶暴底仇敌从头便这么受着他们的豢养，而实则其衰败底牺牲者，对于温柔底感情犹生起反动的！在这种"自然"之前，必生严肃之情，倘若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的话。

287 两个朋友

原来是朋友，但是又不做朋友了，两人的友谊于是乎解散了，甲以为太误认，乙以为太认识——两人都错了！——因为甲乙二人皆缺乏自知之明。

288 贵族的喜剧

缺乏中心之诚信的人，欲示人以贵族的气概，便有相当底矜持，严格，不甚以诚信为然：好像其信仰之强烈底情感，也羞于示人似的。

289 德行之宜忌讳处

在懦弱者之前说反对武勇的话，是不大相合的，这激起藐视；而肆无忌惮底人表现异常愤慨，倘若听到了反对同情的话。

290 浪费

急性与激昂底人们，其最初之语言动作，是不足以表示其个性的（因其囿于环境，而同时不过模仿着周围环境的形态）；但因其说了做了，所以其后来表示其个性的语言动作，必归于与以前的语言动作抵销，或补偿，或使之忘却。

291 大度

大气度是一种儿戏底伪作底高傲；但高傲却是非常要认真的，因其不能成为游戏，假装，或变幻，——因此大度只算不善虚伪之虚伪，非常难的，也常常不成功的。设若装大度失败，则他的不舒服有三重：人们恨他想欺骗我们，又怒其欲在我们面前表示他非常高，——而人们最后将笑他这两者都失败。然则意度是一桩多么不值底事！

292 一种误会

倘若我们听旁人说话，则时常一个子音的声调（例如一 R 音），足使我们怀疑他的感情之真实：我们本不惯于这声调，而且要故意作方能作出来，——因此觉到这是“做作底”了。这其实是极粗疏底误会之境：同样的是一个文学家的作风，他的习惯，未必是世所公有的习惯。他之“自然”，只是自己感觉到的自然，倒是他之“做作”，依照一时的风尚及所谓“佳趣味”者，反能合意而使人信仰。

293 谢之

一黍过多底谢意与哀矜：——则人将有苦如重负而其整个底自立性与真实性沦于恶心了。

294 圣者

从女人前避开及必需痛治着肉体的人们，是最好色的人。

295 精明强干

在服役的大能干中，有着高深底问题，即怎样替一个无教制的奢望者服务。这种人当然是最强底自我主义者，但根本不欲现出那模样（这也正是奢望之一），虽以一切必随他的志愿与高兴为转移，而仍然要表示无处不是牺牲自己，而很少为自己希望着什么的。

296 决斗

有人说：我以为能够与人有决斗是幸福，倘若我以为这是必需；因为我身边时时有勇猛底同志。决斗，其实是最后存留底非常光荣底自杀之路，不幸却很曲折，也还是不太准确。

297 毁灭底

贻误青年最稳准的，是引导他崇拜平凡底思想者，高于特出底思想者。

298 英雄文化及其迷梦者

一种形体具足之理想的迷梦者，当其否定时，通常是在理的。

其时他也非常觉得可怕：他认识其所否定者，一如知道自己。其理由甚简单，他是从那儿来的，那地方他熟识，内心也时常恐惧，怕要回到那里去。然而他一旦肯定呢，他便半闭着眼睛，开始其迷梦（普通也多是止于给仍留在那地方的人们以痛苦；——）有人称为这是有些艺术的——是的，但其中也有不真实处。一个伟人的崇拜者将此伟人置于那么一个远处，以致他看不明白，——于是他指出其所看到的，幻为“美丽”，便是说：幻之为对称底，柔条曲线底，宛约迷离底典型。而因其从此要将其远举高举底理想敬拜起来，所以必需为着避免“亵渎底大众”（Profanum vulgus）起见，建筑着他所敬拜的堂殿。其中他装置着一切他所有的圣物礼品，以使其魔力护持此理想，在这种保养中长成，因而更其神圣。最后他当然完成着他的理想天神了——然而苦呀！有知道这一切是怎样成的，他的智慧！——更有完全不知道这一切的，力加反对，便是那被视为神圣者，因受了敬拜，歌颂，及香火，耐不下去了：也必于此际在丑恶面沦于“非神道”，“太人道”里的。这时这么一个迷梦者便只有一条出路了：他让自己及其同辈容忍底地受凌辱，且将这整个底苦难释为“在伟大底天神的光荣里”（in majorem dei gloriam），因一种新底自欺与高尚底谎骗：他反对着自己，感觉着，为受苦者及传译者，如殉道之士——这么，他便到了他幻想的最高端。——例如拿破仑身边是多着这类人物的，甚至他本人刚刚是那浪漫底，启明期中所没有底对于“天才”及“英雄”的卑躬折节，深入了灵魂的人，他，一个拜仑不羞于在他面前说，他是“反对这存在的蜿蜒。”（这种崇拜的形式，是由那老底蠢才卡莱尔（Thomas Carlyle）发明的，他一生的光阴是费于使英国人的理智化为浪漫：徒然底！）

299　英雄主义的现象

冲突入敌人的核心，可以成为懦弱的明证。

300　对下人仁慈

无餍底野心者最后一点聪明，是不露其藐视旁人之情，当其看到谄媚者时所生之感；反之却对于他们现得非常仁慈，像一位天神，非仁慈不可的。

301　有品格

“我说到那里，便做到那里，”——这思索法是被认为有品格的。然多少行动之由来，未经过谨慎底理智底选择，却因其以任何道理激起了我们的虚荣与不羁，以致我们便被激动，盲目地做去了！因此增大了我们对于品格的信仰和实际心，换言之，整个底地增加了力量；而最充分理智者的选择，反促起怀疑及类似底乏弱之感觉。

302　第一第二第三个真实

人们频频说谎，但说谎以后便不思想。而也整个地不相信了。

303　相知者之折冲

他相信他知道我，自觉倘若和我这么那么来往，便非常觉到美

好而且重要:我也谨敬地不欲使他失望,否则我将自悔,他现在对我很善愿,因我使他生了一种明晰底高超之感情。——另外有一人:唯恐我幻想着认识了他,以为这么他便低下了。于是自处甚旁观,亦不定,欲引我觉得高过他而遂迷离徉徜——以便更高超过我。

304 世界毁灭者

某人有些事不如意,终于勃然大怒说:"让这世界毁灭吧!"这嗔恚之情是嫉妒之极峰,是这么归纳得的;因我不能得到什么,全世界便不应得到什么!全世界便应归于乌有!

305 吝啬

我们买物时之吝啬,与货物之廉价俱增——为什么呢?难道很小价值之差异方使吝啬之心开眼么?

306 希腊人的理想

希腊人喜爱阿狄修斯者何在?Odysseus——最喜欢的是他说谎的本领,以及狡狯而又凶残底复仇法;适合环境;如遇可能时,比最贵族底人还显得高贵;能为他人之所欲其为;英雄气质之坚韧;能统驭一切外物;有机智——他的机智为天神所惊奇,他们想起这个时,不由得不笑了:——这一切,是希腊人的理想!这里最值得惊异的,是根本他们不会感到实际与现相的分别,也不列入伦理范围内。有过比这更彻底的做戏者吗!

307 真事假事 Facta！——Facta ficta

一个史学家与实际之往事无与，所治的恰是假想底事物：因为只有这曾发生影响。同样的，是假想底英雄。他的事业，所谓世界史者，乃假想之行为及假想之动机上的意见，而这又更成为意见及行动之根基，其真实却更幻隐，而且也好像烟尘似的影响着了，——一种在无根据底实际的浓雾中，不断地生产着孕育着幻相。一切史学家陈述的事情，皆是未曾有过的，除了在他们的幻想里。

308 无经济才是大长处

将其才能高价出售，或以之盘剥重利，当教授，当职员，当艺师，——便是将天才与优点当荒货卖掉了。以其智慧应试行不作小聪明！

309 惧与爱

恐惧要求对人之观察，甚于恋爱，因为惧是要测出他人是谁，他能怎样，他要怎样：在这中间错误了，便是危险和不利。反之，在爱中却有一种潜力，最将他人的美点看出，或将其看到极高：在这中间错误了，便是快乐和有利——恋爱也因而如此。

310 和善

和善底人们，是由不断底恐惧，方达到他们那气质；那恐惧，是其远祖对于外来底袭击曾有过的——他们柔和，沉默，调协，顺从，

祛遣阿谀，自卑，隐苦，茹痛，力自振作，行若无事——因此将这柔顺底调驯底机能传于子孙。这班人如有宠幸便不会有恐惧之端：然亦不因此而忘其故技。

311 所谓性灵者

内心动作的总和，这人轻易触起的内心运动，因此也乐于做去，勇于做去的，这便被称为他的性灵；——倘若他将内心动作之勤劳与坚苦给人看到，便被称曰没有性灵。

312 善忘者

在感情的奔放中，在幻梦及疯狂的玄想里，人可以发现他的本来面目，及人类的古史：兽性及其狰狞之状；他的记忆这时回到很远底往古；而其文明之形态是从忘却这原始经验，便是抛开了这记忆后发展成的。有谁是善忘的人，离开这一切很远，便不会懂到人类，——但这于大众有益处，倘若错错落落在社会里有"不懂到他们"的人，便是出自天神苗裔的人，便是纯理智的人。

313 被弃的朋友

不能满其所愿的朋友，人真愿意他化为仇人。

314 思想者的聚会

在"转变"的海洋中，我们发现一小岛，其大如小舟，于是上

去，我们这班探险者和游人，团围看了一顷刻：极匆促极好奇，因为一口风可以怎样快的将我们吹散，或一巨浪便能将这岛淹没，便皆要化为乌有了！但在这小天地中我们找到了旁的游客，听到已往也有过——因此我们度过一个很可贵底认识与惊猜之顷刻，交换着翅膀的扇动与嘤鸣，重新驶入海洋中，在精神上像海水一样骄傲。

315 表示自己

让一部分产业去掉，放弃主权——这使人快乐的，倘若能表示大富豪。这需有大勇猛。

316 教会之衰弱

教会如感觉势力衰弱了，便猎取少数知识分子为信徒，想在以质补足量上的不足。这其间对于知识分子的危险不小。

317 迟暮之感

有谁思索过白日生活及一生事业，当其渐到尽头时，疲倦了，必归于忧愁底观察：这缘故不在于白日，不在于生涯，却在于疲倦。——在创作时必没有时间于生命及存在加以批评，在欣赏时也没有：偶尔终于有了呢，我们必不以那人然为，那等待着星期日及休息，以便感觉一切存在皆美好的，——他将更好底时光错过了。

318 留心那有秩序的人

作事有秩序的人有一套戏法：当其将一个系统逐步完成，欲将其地平线修饰圆整，必试行以其弱点也扮作强点出现，——他们想显示完满底强固底个性之典型。

319 客套

习俗里客套之真义：便是减去客人的敌意。倘若不感觉客人可以成为敌人，客套便减少了；客套之发扬，是因其恶意的前提的发扬。

320 论天气

一种极不平常极不可测的天气，可以使人们互相猜疑；他们必寻求新奇，因为要抛开其习惯了。因此一切暴君皆喜欢那里天气也颇合理的地方。

321 无罪中之危险

最无罪的人总往往当了牺牲品，因其无知之故，不能分别限度及过度，有时也不留心自己。例如无罪者便是说无知的年青女人之习于爱欲，而后来却非常抛弃之，当其良人生病了或早衰了；正是这无害底与信仰着的概念，以为如此是权利与定律，使其养成了一种需求，决定了其日后强烈底挣扎与困厄。但普遍而且高尚的

设想:有谁爱着某人某物而不深知,必当了那人物的俘虏,倘若看清楚了一定不爱的。无论何处,凡需要经验,远识,及慎重底步骤者,无罪的人必被根本毁灭,因为他必盲目地饮尽每事的渣滓与毒沥。我们试考量一切权贵者,教堂,会社,政党,任何团体的行为,不是每以最无罪的人,最天真的人,当作最丑恶最危险底事上丢掉的香饵吗?——正如阿狄修斯利用着天真少年刘阿璞托列姆士(Neoptolemos)去骗到列罗斯(Lemnos)岛上之病夫及勇者的弓箭。[①] ——而基督教,以其鄙视现世,从无知造成一德,基督底无罪,也许因为这无罪之普通结果,如上所云,正是罪恶,罪恶之感,及无望;便必有一种德行,绕过地狱达到天堂:而从此基督底圣洁的黑暗之殿门方能启开,自兹方有着接运生出的第二种无罪的称谓之效力——这是基督教的最巧妙底发明呀!

322 尽可不用医生

在我是觉得一个病人倘若有了医生,比没有医生必需自己照顾自己时,要轻浮的多。有了医生后,严格地照他指导的做去,便够了的;而没有医生之际,便将更谨慎地察看自己的病状及健康,比信托医师时更有摄调与禁制。——推而言之,一切规律皆有这影响:将规律后的目的除去,随意起来。——试想人类的轻浮,放纵,将发展到何等极致与毁灭的地步呵,当其虔诚地信托着上帝为

① 此乃希腊神话中托罗亚战争中之事。Philoktetes 乃有名之善射者,居于列罗斯荒岛,然与阿狄修斯有深恨,以遭其困于此也。然阿狄修斯欲与之共破托罗亚,使少年往诒之。少年即 Neoptolemos, Achilles 之子也,感于 Philoktetes 之真情,以计告之,勃然怒,弯弓射阿狄修斯,少年执其手,射不得发,此时忽有 Herakles 之灵现于天,解之以俱归云。

其医生，说："随上帝的旨意吧！"——

323 暗无天日

你们认识那愚庸的人们的报复吗，那班在社会上胡闹的人们，好像社会偷去了他们的肢体的？认识那班颓丧底基督化底在世界上流来流去的人们的复仇吗？认识那班立即批评立遭反对的人们的仇恨么？觉得各式各样底酒徒，觉一天最难过的是早晨那班人的报复吗？察出各式各样底病者，患病者遭压迫者也无意于恢复健康者之反抗么？这班怀仇寡者的数量以及其小报复之行事，看来多么可怕呵；满空是他们的怨毒里射出的大小箭，以致使生命之天日为之无光——不但于他们，也于我们，旁人，其余的人：这实在比较时时刺伤我们的皮肤及心房还要坏。我们岂不在天日之下加以否认，很以很久未曾见到而谓其无有呢？——于是：荒凉！也因此而荒凉！

324 优孟心理

戏剧界的名角，有种矜持底热情，以为他们表演的历史上的人物，真与其剧中所出现的人物的情致无二——但他们错了：他们的摹仿与假想的能力，乐于发为明显底才能的，只透入能够解释其声音容貌以及整个底外表而止；便是一个大英雄的灵魂的影像，或奸雄的，或战将的，或贪夫的，或夸者的，或绝望者的，为其所掠得，但不能透入其对象的心神。这自然是一个好发现：倘若只许有显然观之的生旦丑末，而不能容一切思想家，知识者，及专门学问家，于某事某物的本质中钩深索隐！但我们不要忘记，当此办法盛行时，

不忘演剧者无非一个理想化底猩猩，而且那么真为一只猩猩，不会相信有“本质”与“实际”：于他一切无非游戏，作态，形色，戏台，幕布，与看客而已。

325 隐遁

当一代的先知与奇人，那方法是古今一辙：隐遁的生活着，少求知识，简单的几种思想，很多的参照——最后却得了一种信仰，人类没有了我们便过不下去，因为我们显然地没有他们将生活过出来了。一旦有了这信仰，人家也会相信。最后告诉想学这个的人们一条捷径吧（这是约翰·威思列[①]的老师波勒告诉他的）。“宣传一种信仰，直到你获得它；于是你将更宣传它，因为你已有了它了！”

326 认识环境

我们整个底力量可以推测出，但我们单独底力量推测不出。环境将其隐去不以之单独的示给我们——不的！环境将其造大或缩小。人应该自视自己的力量是可大可小的，其能耐如在优美之环境下或可发展到最高：如此，人便应该思索着考察着环境，不避辛苦。

327 厄言

知识上的Don Juan，还未曾为任何诗人或哲学家发现。他在已

① Wesley，1703—1791，英国之教士，创立Methodists教会。

知的事物上,缺乏着热情,但他弋获知识,曲折知识,甚有精神,甚有兴趣,甚有快乐——直上到最高最远底知识星辰!——直到最后除了知识之苦趣外,猎无可猎了。一如纵饮者,饮到最后便喝着酒精或硝镪水。末了他乐于进地狱——这是末了底一重知识,引诱着他。也许这更使他感到幻灭,如其一切已知的!于是他只能永远站住,在幻灭中囚住,渐渐成为化石,欲求一知识之饱食,而永远无分!——因为这整个事物之世界,没有可以再给这饿者吃的了。

328 空想底理论

空想底理论可以于不背思想的实际者处见之;因为他们需要这光辉,以为荣誉。他们本能底地攫到这个,而不觉其虚伪:一如英国人于其基督精神及星期礼拜,毫无假冒为善的自觉。反之:谨慎的人们,在幻想方面能自制的,羞于获得虚荣的,必以稜稜底实际理论自足:他们亦复因本能底需要而攫取之,然而不失其为忠实。

329 否认高兴

在人生上负着创伤的人们,怀疑一切高兴,好像这非常幼稚,可怜,非理;看了高兴的样儿,只觉可哀伤,一如见垂死的小孩,在病床上还依依弄着玩具一般。这班人在一切玫瑰花丛下觉得有埋藏着的隐盖了的坟墓;嬉娱,游乐,吹弹,于他们皆好像剧病者最后的自宽,犹欲于最后一顷间吸尽生命之麻醉底快乐。但这对于高兴的意见,无异于在疲劳与衰病的黑暗背景上的返射光:这本身却也是可哀底,非理智底,激起同情底,真也算幼稚底,小儿底,但出自那第二个童年,老之后,死之前。

330 还不够

证明一事是不够的，应该将人们向之引诱下去，或启迪上来。因此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学着将他的智慧说出来：不碍其好像愚蠢！

331 公理与范畴

苦行主义是这班人的好思索法，这班应该减杀着肉欲的人们，因为欲念好像凶恶底猛兽了。但也只限于这班人！

332 高华

一个艺术家，如不将其升华之感情发泄于工作里而减轻着负担，却企图将飘举之情传播出来，必是烦冗的，他的作风必是臃肿底作风。

333 “人道”

我们不以禽兽为伦理底生存。但你们以为禽兽那方面又以我们为伦理底动物么？———一匹兽，倘若能够说话，必说：“人道是一种理想，至少是我们动物受不了的。”

334 慈善家

慈善者满足着他的快乐底要求，当其行慈善事。这要求愈大，

则其为满足着他的要求的人们著想者愈少，在有些情况下他非常粗暴，也将受侮（有人以此议论着犹太人的慈善与慈悲：他们显著的是比其他各民族容易恼火）。

335　以爱为德

我们必须对自己忠实，清楚地认识自己，以便向旁人能够表示出亲善底态度，所谓爱与善者。

336　我们如何能干

某人因为他的不肖底淘气底儿子气苦了一天，到夜里打了他一顿，吁了一口气向家人说："罢了！现在我们可以安静睡去了！"——我们知道怎样环境能够转移我们呢？

337　"自然"

在他的错过上至少现得自然——这是到处半真半假底，机巧底，做戏似底艺术家最后底颂赞。这种艺术家也因此故意装出错处。

338　辅助良知

这人于那人是良知：这是重要的，尤其那人没有良知的话。

339　责任的转变

倘若责任稍轻，倘若这责任在长久的练习后，化为娱乐的倾向

与需要，则此责任或倾向所关系的旁人的权利，必定稍有改变：便是化为使我们感觉愉快的道理。而旁人也必因其权利，从此变为宽和(不像从前那么可敬可畏了)。当我们现在承认着保持着他的力量的范围时，我们生出兴趣，当沉默主义者卸掉基督教的负担时，单于上帝感到兴趣，奉着这样底格言："一切归荣耀于上帝"：无论其在这意义上怎样行事，便皆不算牺牲了；这便如"一切归快乐于我们！"如果希望责任时常是一种负担——如康德之所为——便叫作希望其永远不化为习惯与成俗：在这希望中犹有一小部分苦行底残忍的遗余。

340 现相与史学者之相违

这是一个证明了的事实，人是从母体中生出的：然而看起长大了的小孩依其慈母之旁，便仿佛这道理之不合；则理论有不类之现相。

341 不知之好处

有人说，他在幼年时代非常藐视忧郁气性的人们之贪欢纵欲，以致到了中年他还没有知道自己是什么气性，却正是忧郁性的。他以为这是一切不知之事中之最幸福者。

342 不要误会

是呀！他将这事从各方面精细地考察一过，你们以为这是一个真知识者。但他不过在打算减低价钱——他想将这东西卖了去！

343 假设是道德底

你们希望永远对自己没有不满，不为自己忧虑——而且说这正是道德倾向！好的，旁人也许称之为你们的怯懦。但有一事是决定了的：你们永远不能环游世界（世界便是你们自己），而且于自己永远为一偶然，一片荒土里的荒土！你们以为我们这班思想不同的人们，专为了发痴的缘故，游历着荒漠，冰山，大泽乡，徒然是自寻苦恼，像那坐在一根柱头顶上修行的人么？

344 差错中之妙理

相传荷马偶尔入睡，而仍比失眠的热中的诸诗家聪明。人应该使誉我者有呼吸的机会，即不时使之也成为毁我者；因为没有人能不断地保持着光荣底清新底佳况；所以虽欲善之，诗人或艺术家犹不免为一教师，为人所憎恶，当其在我们面前走。

345 幸福不是是非之理

许多人只能有小幸运：这不是他的智慧之错过，不克使之得大幸福，犹如有些医术之不足治病或对于某种病人更不相宜，非医术之过。纵令每人幸运到寻得了生活之规律，得实现他的幸福上最高限度之成就：其生命能仍然不失其为可怜，不足多！

346 女性的仇敌

“女性是我们的仇敌”——在男子中这么说，必出于有不可驾

驭的冲动者之口，这冲动不但自憎，亦复憎其对象。

347 学辩

沉默一年，必忘掉胡说，学到辩才。毕达戈拉派在他们那时代中是最好底政治家。

348 权力之感觉

应该分别：有人想获到权力的，一切工具皆用，不肯轻易放过一点养料。还有人已获得了权力的，他的口味便非常考究而且挑剔了；很希有能使他合意的。

349 非不重要

临人之丧，必有一种思想系统地生起，然而要假装正经，将这思想随即制住了：便是以为死并不算一会事，不像普通之尊敬以为那么了不起，而逝者在生前也许失掉过更重要的东西，过于其现时所失的。这结局当然不是生命的目的。

350 然诺

如有然诺，必不是言词的允许，而是此言词之未曾说出者。言词使允许减轻力量，因其消耗着，放出着力量，而这便是允许着的力量之一部分。最好是伸着手握手，而闭住嘴不说——这是最稳妥底然诺。

351　普通底误会

在谈话中，可以发现这人设下圈套，刚刚那人落了下去，并非如我们以为是恶意的，却是因为逞机锋的快乐：还有一种人，专准备给人开玩笑，故意打成一结，使旁人扯散：并非如我们以为是善意的，却是因为恶意及看不起蠢人。

352　中心

那感觉："我是世界的中心！"是必当突然受侮辱之时方盛大的；好像是站在一个火焰中间，麻木地；又觉有一巨眼，上下四方无所不透，看透了内心，将眼睛也眩花了。

353　言论自由

"真理应该说出来，即算使这世界化为齑粉！"——费希德这么大嚷着！——是呀！是呀！但人应该有了真理！——但他以为每人应该将自己的意见说出来，即算会要弄到天翻地覆。这方面其实有可议之处的。

354　勇于吃苦

像我们现在这般，是可以担当许多不幸的，我们的肠胃尚与这难消化的饮食相合。也许倒是没有它我们的生命之筵席要完全无意味：如没有趣向苦痛的善愿，我们将放过许多快乐了！

355 拥护者

有谁竟那么虔敬地拥护着，将不拥护者钉十字架了，是那党中的凶手——应该小心不与他亲近，即算是属于他一党。

356 幸福之效验

幸福之第一种功效是权力之感觉：这是要发表出来的，无论其为反对自己，反对旁人，反对幻影，或反对理想。普通发表的方法。不外：贡献，讥嘲，毁灭——三者同于一种根本冲动。

357 蚊虻

那班道学家，其于知识之爱好已消，只余加人以苦痛的恶趣的，其心智及其无聊不异于小市民；其残忍底也是可怜底恶作剧的快乐，便是注意旁人的指头，在他不经意的地方藏着一针，使他刚刚触上。小孩的恶行是该归罪于他们的，那班小孩倘若不是虐待生物或玩弄死物，便要没有生趣。

358 理由及其无理

你反对他，提出反对他的理由——我相信你的反对，然不相信你那些道理！这是你弄的狡狯，将本能上的事当作你我二人间理智上的同意了。

359 称赞

人们称赞婚姻，第一因为还不认识婚姻是什么，第二因为已经习惯了，第三因为已经结婚——这便是在一切事上。但三者皆未能证明婚姻的好处是什么。

360 不实际者

"那力量，虽为恶，与恶为缘，终比只顺从为善之'无力'有价值"——希腊人感觉如此。那便是：权力之感觉甚为他们所尊重，过于名誉，过于事功。

361 现丑

度量自以为美：然不免于在无度量的人们的眼中，现得粗俗，因此也好像丑陋。

362 憎恨之不同

有许多人开始憎恨，当其觉着乏弱了，厌倦了：此外则也很易与，很有眼光。另外有许多人憎恨，是始于其看到有复仇的机会了：否则便藏怒宿怨，而且如有可怨怒之处时，也忽略过去。

363 偶然

每样发明的实际是因偶然而成，但这偶然不与大多数人相值。

364 择邻

人应该留心，不在这一种环境中生活：便是在其中既不能超然地沉默，复不能将自我之高远底怀抱发表，其中只剩下了发表着我们的怨怒，需求，和这一部困苦情形的历史的。在这儿人将于自己不满意，于环境也不满意，而且又在这使我们不能无怨怒的苦境外，加了一层苦恼，便是感觉自己老是一个抱怨者不幸者了。应该在什么环境里生活呢？应该在那环境里，人们羞于说出自己的，也不需要说自己怎样。——但有谁想到这个？想到这种环境的选择！人们诉说自己的“恶运道”，转过背来长叹道：“我这不幸的人呵！”

365 虚荣

虚荣是惧为粗丑，那么是缺乏着骄傲，而不一定是缺乏粗丑。

366 犯罪者之苦趣

被发现的犯罪者，并不以犯罪为苦，却苦于羞辱，苦于作事之愚蠢的追悔，或苦于缺乏了习惯底条件，这中间是需要着希奇底精深之感觉，方能分辨的。那时常在监狱里或在训练所往还的人，当惊怪其很少碰到一个不含糊底“天良发现者”：反之却皆记挂老底可爱底罪恶之故乡，想回到那里去。

367 佯为快乐

当哲学成为公共的竞争品时，在第三世纪，在希腊，不乏哲学

家自以为快乐，当其看着了旁人学其他各派的哲学，生活着，苦恼着，不及自己而忿怒着：他们以为反对外道最好用了这快乐，而且时常现得非常快乐便够了：但他们需要渐渐变为快乐才行！例如这便是冷嘲主义者的命运。

368 许多误会之由来

增添着神经力量的伦理，是欢乐底，不安定底；减去着神经力量的伦理，迫于迟暮，在病者或老者中，是悲戚底，安慰底，怨慕底，消沉底，甚而至于黑暗底。二者有其一，则不能理解其二，于是以此为旁人的弱点及缺德。

369 超出自己的痛苦

有许多高傲底人们，因为要树立自我之尊严与重要，则使用着他可以驾驭的他可以厌迫的旁人：其懦弱与无能力，足以使他们无罪的发泄怒气，装出架子！——便是需要环境的痛苦，使他们一顷刻超出自己的痛苦！——这么甲要一条狗，乙要一朋友，丙要有一女人，丁要有一党派，还有人要有一整世纪，虽然很希少的。

370 思想者之爱仇敌

凡与你的思想相反对的思想，切莫弃置，切莫含糊！谨守这个！这是思索的初步规矩，便是每日应该与自我战。战胜攻取，不是你的勋绩，而是真理的，——战败也是属于真理的，不是你的事。

371 勇者之怒

情感之爆发，例如勃然大怒，在生理方面说，是一种防止塞住气的自然趋势。多多少少加诸旁人之暴力行动，实则因为筋肉的强烈运动，以疏达突然的血的奔凑：也许所谓“强者之恶行”，皆可以用这观点去推考的。（强者之怒，使人得到痛苦，不加思索的，——他必需这么发泄着。弱者之怒，是要加人以毒楚而又要看到其痛苦的形容。）

372 尊重有识

凡遇有人在当批评家，而非有识之士，应该立刻抗议：无论其为男子，为妇人。对于或人或物的拥护与崇拜不能算理由：反对与憎恨也不算的。

373 欲加之罪

“他不懂到人心”——这在某人嘴中便是说：“他不懂到卑贱”，在另外某人嘴中，便是：“他不懂高尚，至若卑贱是很懂的。”

374 牺牲之价值

如愈加否认国家及皇室牺牲个人之权（如保障权利及行军用兵之道），则牺牲自我之价值当愈加增高。

375 说的太清楚

清清楚楚一字一字地说,可是为了几种缘故:一则因为向自己的怀疑,在一种新学而不熟练的语言里,再则必是于听者怀疑,因其愚蠢或了解的迟钝。在精神思想上亦复如是:我们的传播思想,有时真太清楚了,太费力了,因为我们所传与的人们,否则并不会了解我们。因此丰满而且轻快底文体,只能适合于高尚底听众。

376 多睡

倘若人是疲倦了,腻烦了,怎样方可以刺激起精神呢? 或以博弈为佳,或以基督教有力,或以为电疗奏效。但最好是,我亲爱的忧愁者呵,是:多睡,自然地或勉强地! 这么便能重有朝气! 生命智慧之大妙巧。是知道在相当底时候加入睡眠,无论何种。

377 理想之用

凡人之缺陷处,必为其拥护处。例如:“爱你的仇敌”这掩饰之词,必是犹太人发明的,犹太人恰是从来最深底憎恨者。而贞操至善美底推崇,多出于在少年时荒唐地丑恶地生活过的人们的幻想。

378 清净

在壁上不宜画上帝,也不宜画魔鬼,因为这损害墙壁与氛围。

379 其然而不其然

某女人私心羡慕一男子，在幻想上将其看得很高，私心向自己反复说："倘若有这么一个男子爱我，则真是像一种恩惠，我只合拜伏于地！"——而在男子那方面也一样，私心有着同样底感想。直到最后两人都说了出来，交换着内心的秘密与隐私：二人皆一时说不出话，堕入沉思。最后女子却冷冷地开始说："现在完全明白了！我们彼此皆不是彼此所恋爱的！倘若你是不过如你这样而已，则我徒然自卑了，爱了，魔鬼引诱着我，也引诱过你了。"——这很可能底史事从来没有发现过——为什么？

380 神方

于需要慰安者最有效的慰安法，无过于以为在他这事情上毫无慰安法。其中有这么一种尊重，使他重新抬起头来。

381 观于"细行"

我们忘了在不相识者第一次看到我们的眼中，其印象与我们的本来完全两样：通常是在眼前活跃的几处造成此印象的小节。比方最和蔼底可亲底人，在鼻下有两丛胡须，独自宁静地坐着——普通底眼睛看他，必生出许多联想，将说：一个军人似底，容易动怒底，甚至强暴底性格——根据这意见去和他交接。

382 园丁与园地

在潮湿底昏暗底天气里，在寂寞里，无谓底语言里，意见是菌子一样底滋生：突然有一天早上皆出土了，亦不知其何自而生，这般灰色底阴郁底地望着我们。苦呵，设若一个思想家不成为园丁却成为他的植物之滋生地——园地！

383 同情之喜剧

无论我们怎样与一个不幸者分忧，在他面前我们总有些演喜剧似的，有许多话不说，不说出我们的感想和怎样思想，如同一个医生在病床边那么小心。

384 奇怪底圣哲

世有无勇者，不克容纳其高尚工作与影响，也拙于发表，不善为文章或演说：但也因为一种报复观念，不容受旁人的同情，或更不信仰有所谓同情；他们羞于使自己好像被吸引，但在使人家觉得可笑中，感到强项底舒适。——这是一个忧郁性的艺术家灵魂深处的情形。

385 空虚者

我们好像百货店，其中将旁人称谓我们的假定底德性，不断地整理，藏匿。或发表出来，——也是为了欺骗自己。

386 感慨与冥顽

不放走一个机会，处处替旁人表同情：为了作一个旁观者，拍着胸，感到自己之渺小与痛苦，因而别有其欣赏，——这可以算是卑鄙底习惯。反之，嘲笑着悲戚之情状，以为不值得，——这可以成为高贵意识之表现。法国旧式底武人贵族，最有这种深识与容辉。

387 婚姻计度之初步

设若，她爱我，这么久下去于我多么累赘！又设若，她不爱我，这多长久下去于我也多么累赘。累赘之情不外这二端：——那么便结婚吧！

388 流氓有好意

在小交易上受欺——这在许多地方，例如在推罗（Tyrol），尤其使人感觉不愉快，因为看到卖物者之恶脸嘴，丑愿望，以及欺诈时之鬼蜮心计，仇敌顽强，与此坏交易俱来。反之，例如在威尼斯（Venedig），欺骗者在心理上对于其计已售，已很满意，对于被欺者毫无敌意，甚至于很能谦裕，可以陪人共欢笑，只要人有心情。——总之，即使是当流氓也应有好心肠与趣致的：这几乎将欺骗与被欺骗者相调协。

389 太沉重

甚勇武的人们，不知道客气与亲善，对于一种假情义的德惠，

非常认真报答，或者出全力助人。这看了真使人难过呵！如他真傻气地搬出真金币给人，倘若旁人送他假金币。

390 锋芒不露

设若我们察觉有人隐藏着他的聪明，不露给我们知道，我们将称他为坏人：尤其如此，倘若我们惭惶，刚刚是礼貌与友谊底态度使他如此的。

391 坏底顷间

活泼底人们只说一会儿谎：以后他们便骗了自己，以为有理，对了。

392 礼貌之条件

有礼貌是非常好的一桩事。也许真算四德之一（即算是最后一德）：但因为使我们不为礼貌所累起见必需这礼貌的对方，和我生关系的人，比我更有礼一点，或比我不如一点——否则我们便要开不得交，这膏油不但润泽皮肤，也将我们胶住。

393 危险之德

"他不遗忘一点，但他原谅一切。"——这将使人加倍恨他了，因为他加倍羞辱旁人，以其记忆力与大方态度。

394 不虚妄

多情的人是不想到旁人怎样思想的，其境况将其高举，超出虚妄以上。

395 观照

于某思想家，跟着其思想观照之境来的，便是恐怖之境，于另外某思想家，观照之后，便生贪欲之境。然则前者之观照，与安全的情感相连，后者，与满足——那便是说：前者勇武，后者中庸。

396 行猎

甲出猎，求获到愉快底真理，乙，则求不愉快底真理。但甲在猎时的兴趣，高于猎得。

397 教育

教育是生殖的继续，是生殖的一种补充底善美化。

398 激烈者

若二人相斗争，相爱慕，相惊奇，其较激烈者必居于较不利之地位。于两个民族亦得如此。

399　自卫

许多人有好权利，如此或如彼行为；但一旦将其权利自加保卫，则旁人不相信了——则错。

400　伦理的柔调

有伦理气性甚柔和底人，在无论那种成功上有羞愧，在无论那一种失败上有良心的自责。

401　危险底失学

始于抛弃对人的爱，终于亦自觉无有是处。

402　也是容忍

“再多在炽炭上支持一分钟，再少许燃烧一点：——这于人，于栗子皆不打紧！有了这小痛苦与坚忍后方能尝味那果核多么甜美而且软熟。”——是呀！你们这班欣赏者如此批评！你们这班高等吃人者！

403　不同底骄傲

女人幻想到其爱者不赏识她，为之震颤；男子幻想到其爱者无可赏识，也为之震动。这是就一切善男子善女人说。这种男子，通常是

可靠底有力底人们以权力与坚毅为准则，则必以有感情之状为可耻，为迷误；而这种女子时常自觉是弱者，准备贡献，但在感情最高底例外中，自有其骄傲与权力之感——好像这样问：谁够得上配我？

404 偏激

许多人不能不着意偏袒一边，否则很难以伟大与善美自适：这是他的普通态度。

405 奢华

向奢华的趋势，深入于人心：他以为过多与豪华，犹之水，他的心乐于在其中游泳。

406 使之不朽

有谁想杀掉敌人的，应该思量是否使敌人因此永留纪念。

407 反对

倘若我们要说出的真理，与我们的性格相反对——这类事时常有的，——则我们的态度，好像说谎说的很坏。启人疑惑。

408 不容和缓

许多人只有两种选择，或为公开的作恶者，或为暗中的吃苦者。

409 疾病

在疾病这名词下,便包含:不时之老境的迫促,丑恶之接近,悲观意见之袭来——这几种是互为因果的。

410 恐惧者

刚刚是无才无勇底人们,易于变为必死之士:他们不懂到小小底相称底自卫与复仇,他们的憎恨,因为缺乏机智与明敏,除毁灭外,不知其他的出路。

411 无憎

你想屏去感情么?可以做的,但不必憎恨感情!否则又生出第二重感情了。——基督徒的灵魂,从犯罪里离脱出来,却又重被憎恨着犯罪所毁坏。只看大基督徒的面貌吧!这是大憎恨者的面貌。

412 聪明而有限

他除自己外,不知尊重;即算他尊重旁人,必先将其化为类己者。这方面他很聪明。

413 公私诉讼

细心观察那起诉和控告的人,——他将真性流露出来了:当然

时常是牺牲者所有的坏品性，他便出于这坏品性的罪恶中。控告者自以为完全无罪，当了被凌虐者或恶人的反对者，本身必定是有好品性的人，或算作好人，——所以他这么着便是：他表现出自己了。

414 自愿盲目

对于个人或对于团体，有一种极端底袒护底贡献，这以为我们在暗中看不起他们，因此与我们为难。我们自愿因此抉眼，因为我们的眼睛看的太多了。

415 爱的治疗

至今在恋爱上那古之猛性剂还能奏效：爱的归还。

416 仇敌在那里

有谁善于治理自己的事业，而且自知，对于他的反对者通常是调协的。但信仰这事业是为己有，又知道自己不善保障之——这便使人对于反对者生出猛烈底不可调和底憎恨。——那么照这道理推下去吧，人之最恶毒底仇敌在那里？

417 谦退的限度

谦退着说："因以为这非理智"(credo quia absurdum est)，许多人便也真服理智，为之牺牲。但据我所知，只去此一步的谦裕，那是说："因以为我是非理智的"(credo quia absurdum sum)，还未

曾有人达到过。

418 诚实

有许多人是诚悫的——并非憎恨假冒为善，实因其不善使人相信其非假冒。总之，他自己也不相信其演剧的才能，便毋宁诚实，那“诚实的把戏”。

419 党人之勇

可怜的羊向它们的领导者说：“只管走向前去吧，我们永远不会缺乏跟随你的勇气。”——那可怜的领导者却这么想：“只跟随下去吧，我决不会缺乏领导你们的勇气。”

420 牺牲者的狡狯

要哄过他将自己献与着的人，而且要使我们愿望他这样，真是一种悲哀底狡狯。

421 因之

有许多人不愿为人见，除开透过旁人使人得见，这真是聪明。

422 为欢

何故“为欢乐”超乎欢乐以上呢？——因为人将其五十冲动给

一趟之快乐。虽然每种冲动所分得的满足甚少:但因为皆置于一手,则已盈握——于中心亦然!

卷　五

423　大沉默

这儿是大海了，在这里可以将城市抛在脑后。刚刚那些钟还奏出“祝福玛丽亚”(Ave Maria)之声——这是那幽邃底板滞底但也甜蜜底声音，正居于白日与黑夜的岔道上，——但还有一会儿！现在一切皆寂静了！海水那么苍茫闪烁，恬然，这不能说话。天空开展其永恒底穆肃底晚霞，灿然而红，煌然而黄，森然而绿，但它不能说话。崖岸及遥山蜿蜒入海，一若欲寻得最寂寞底地带以居，又不能说话。这伟大底沉默，突然向我们袭来的，美丽，忧郁，使我心充实起来。——这沉默底美丽之虚伪呵！它将说的多么好，也将说的多么坏，只要它愿意！它卷舌而不言，面上苦闷底幽闷，其实是一种狡狯，嘲笑你的同情！——听它去吧！我不羞于为这种力

量的嘲笑物。但是，自然呵！我哀怜你，因为你必需沉默，即算这是你的狡猾，卷舌无声：是呀！我哀怜你，为了你狡猾的缘故！——呵呀！现在更寂静了，我的心动翼然；它惊怖一种新底真理，它也不能说话，它讥诃着倘若这时嘴里说了什么出来，它欣赏着自己的沉默之甜蜜底坚实。说话，甚而至于思索，这时皆得屏斥了；不是在每一语后，我皆听到错误，假想，疯狂在发笑么？我岂不是得而为我的哀怜嘲笑么？为讥诃而讥诃么？——大海哟！黄昏呵！你们皆是坏教师！你们教导人类不成其为人类了！他应当奉献于你们么？他应该像你们现在这样，苍茫，闪烁，沉默，阴森，凝然不动么？超乎自我么？

424 真理为谁而生

错误是至今最能安慰人的力量：现在人们在已知的真理上，有待于同样底慰安的功效了，而且也已等待了好些时。倘若真理刚刚不会这个——不会安慰——又怎样呢？难道这便是真理的错处么？真理于这班痛苦底憔悴底病了的人们的情态，有什么相关系之处，而必于他们有益？倘若一本植物，被实验出不足以治病，这却并没有反对了植物的真理。但从前人对于自然之目的之见解，竟那么荒谬，以为人的知识之所发现者，应该与人有益，于人有补，此外则更不能也不许有旁的东西；也竟这么相信。——也许，这话是连带来的：真理，当作整个底的关联底的，是专为有力而不毁伤者，欢乐而又平安者而设的。（如亚理士多德）正如只有这辈人方够得上寻找它：因为其他的人是在寻找治疗自己的药剂，无论其怎样于自己的智慧及其自由着想，怎样骄傲，——他们不是寻求真理。因此这班人很少有对于科学的真兴趣，而不免咒诅其冷酷，干

燥，与不近人情了：这皆是病者对于不病者的事业之批评。——希腊的天神也不知道怎样叫安慰；但后来一切希腊人皆衰弱了的时候，这是这班天神没落的一大原因。

425 我们这班误落人间的天神

因在渊源上，在独立性上，在目的上，人类解释自己，非常错误，更因根据此错误而建立的需求，人类便自视过高，时时能作出较好底事，所谓“超过自己”：但由于这错误，也生出许多说不出的痛苦，彼此间的追逐，误会，迷疑，以及个人的内心底及外境底困乏。因其伦理的缘故，人类已经变为痛苦底创造物了：其所得者，总括起来，不外一种感觉，仿佛自己于这地球太好了，太有价值了，在此不过是路过中停了一停似的。“受痛苦的志士”现今仍然是人类的最高典型。

426 思想者之色盲

古之希腊人多么不同的看自然，当其（我们必需承认）在蓝色和绿色上完全色盲，而且看蓝色为深褐，看绿色为黄色（例如其标明头发的颜色，蜀黍花的颜色，与南欧的海色，竟同是一字；更有同一字标明植物之绿色，皮肤色，蜂蜜色，及黄草色：其大画家只用黑色，白色，红色，黄色，绘出他们的世界，也足证明），然则自然于他们当好像多么接近，多么不同，因为在他们的眼中人的颜色配入自然中，而自然的颜色又合入人中！（蓝绿二色是特别使自然殊于人类的。）这缺陷中便见希腊人嬉戏底轻浮，那见他们很特出的气性，将自然的现象当天神或半神者。——但这不过是一个很宽广底假

设的形容。无论那一个思想家总将他的世界和一事一物轻描淡写。不多着色，对于个别底颜色，他是色盲。这不独是缺陷而已也，他却因这接近化简单化，在事物之内里看出色素的和谐，这更见事物之美丽，自然的丰富。也许这正是人类最初学到欣赏着一切存在之路：因存在起初只示以一种或两种色调，但有和谐：由简单底色调渐渐进入繁复。至今还有许多人在局部底色盲中，能丰富地看到，精审地辨别：他不但每每有新底欣赏，而且每次必抛开一些以前的趣味的。

427 科学优美化

一如乐可可式园林艺术之生(Rokoko)，是由于这种感情："自然是丑恶的，鄙野的，荒凉的——起来！我们将它改造的美丽！"这是自然之优美化(embellir la nature)——便知这种感情："科学是丑恶的，干枯的，无慰安的，艰难的，费气力的——起来！我们将它优美化！"便往往生出着一点所谓哲学者。这是要，如艺术及文学之所为，——尤其是给人消遣：便是要自处于高尚与尊严底地位里，在一班选拔底才智之士前，依照它的传统底骄傲。一如造出一种园林艺术，其优点如在"普通人"所谓幻戏者(布着远景，造出亭台，假山崖，迷路，飞泉……这皆是从比譬说)，要将科学提纲挈领，加以各种奇妙底惊人底光彩，显示出来，渗入很多底不定，非理，和幻梦之情，使人置身其中如"在原始底大自然"里，然毫不费力，没有无聊，在里面逍遥——这并非微小底奢望：谁有这种奢望的，将更梦想这么便可与宗教分离，这在古人便曾有过消遣艺术之最高方式的。——于是便照这路道发展了下去，有时曾到过高潮：现在是反对哲学的呼声又起了，是叫着"回到科学中去！回到科学的自

然中去！恢复科学的本来！”——也许这将启发一个时代，以为最有力量的美丽，正在科学的“丑恶的，鄙野的”部分里发现，正如自卢梭（Rousseau）后，人们方知高山峻岭野水荒原之美丽的真意一样。

428　两种伦理学家

发现着一种自然律，审视清楚，便是将其证明（例如地心吸力，声光返射等，）是与解释这些定律完全两样的，也是另外一班人的事。同样底，那班看到而且指明人生的规律与习惯的伦理者——这些眼耳鼻皆异常敏锐的伦理者，——也根本自异于专解释其所见的伦理学家。后者应该是多发现底，而且必有一种因睿智与博识而放纵的幻想。

429　新底热情

我们为什么恐惧而且憎恨很可能的回到野蛮中去呢？因为这将使人类比现今更不幸福么？一定不是的！各时代的野蛮人比我们现代人更幸福：我们不要误会！——徒然因为我们求知的欲望太强，不能有幸福而无知识，或专注重一种强烈底顽固底邪见中的幸福感觉；只要幻出这种情形，便够使我们痛苦！发现及猜想之热忱，于我们仿佛是这么诱惑而且不能分离了，正如失恋者之于恋情，无论怎样，他是不以之换取无情之境的；——也许我们皆是不幸底恋爱者么！知识已经化为我们的热情，这除了自然底冷却外，不畏任何牺牲，也根本无所畏惧；我们坚确地信仰；全人类是因为这热情的逼迫与驱遣，较之原来之未能克制那对于从野蛮而来的

粗鄙底快乐的健羡之情，更自觉其正大光明，更有以自慰。也许人类正因求知识的狂情而毁灭么！——便是这思想也毋能移动我们！基督教可曾忌讳过这么一种同样底思想么！爱与死岂不是同胞姊妹么！而且最后：人类如不因热狂而毁灭，也必因其弱点而毁灭！那么选那一种呢？这是主要问题。我们要使之在火与光中完结，还是在泥沙里？——

430 也很英雄气派

作着最不名誉的事，并凡人也不想提起的，但因为有益而且需要，——是英雄本色。希腊人不羞于在赫拉珂列士（Herakles）的大事业的神话中，也编入粪除马厩那一段事。

431 敌人的意见

要测验最敏感的人们的气质为精明或为薄弱，只要在这方面留神，看他们怎样把捉反对者的意见，怎样传达出来：——这其间每人智慧的度量，完全发现出来了。——最聪明底人不期而然的将对手抬的很高，将其理想化，将其反对论的玷污及偶然性完全除开；直到他的对手因此化为执着有火焰的兵器的天神时，他和他交战了。

432 治学者与试探者

没有使人独知的科学方法！我们与事物相接，应该慢慢试去，时而与之善，时而与之不善，将正直，热情，冷静一一试与。或甲处

之，好像自己是一个警察；乙抚之，如教堂里的神父；丙遇之，犹探奇者或路人。或以同情，或以威胁，必可以稍加控制；于此以崇敬使其秘密不彰，得到了解；于彼以违信与背私更将其秘密宣布出来。我们这班治学者不异于一般的强盗，航海者，发现者，冒险者，属于坏人一流，必不得已，大致也只好算恶毒吧。

433 以新眼光看

设若艺术之美，不过是幸福者的幻像——我也以为这是真理，——而幸福是以一时代，一民族，一伟大底成轨则底个人的意见为转移：然则今世艺术家的写实主义（Realismus），所以昭示今世之幸福者何在呢？无疑的，这是它的一种美的表现，使现代的我们易于了解易于欣赏。因此人们得相信，现代与我们适合的幸福，在写实内，在实际的至敏锐底意识及其真切底了解内，然则当不在于真实，却在关于真实的知识中么？科学诚然致广大而尽精微，以致当世的艺术家也不期而然的达到科学底“赐福”的崇拜了！

434 可取

大块的风景，足以资大画家；小处所，希有底幽妙的风景，所以资小画匠。便是：自然及人类的巨物，也必使一切在其崇拜者中的微小者，中材者，及好名者，有所取材，——但伟大者是专取直率底事物的。

435 不知不觉的毁灭

不是突然的，而是积渐少量的毁败了我们的伟大与才能；极微

小底植物，在一切上面蔓延，而且善于到处滋生的，将我们的伟大渐渐蚀完了，——这是日常时刻忽略过去了的环境的苦恼，以及从我们的氛围，职业，交际，与时间分配上所生的千千万万小底或微弱底感情之根芽。倘若我们不知不觉的听其滋生去，我们便将因之不知不觉的毁灭了！——如果你们愿意毁灭，还是突然的一下毁灭好吧：那么也许你们还有伟大底遗留！而不至，如现在这么可怕的，如首鼠之丘垤！蔓草与荆棘，这些小底胜利者，在上面滋生，一如寻常的委琐，亦太不像会胜利的模样呵！

436 良心的冲突

有一种险恶底歧途，非凡人的勇武及德性所能堪的：例如坐着船在海里航行，忽然发现船长及驾驶者作出许多危险底错误，而自己的却在航海术上比他们高明，——那么现在生出这种问题：怎样呢！你鼓动起一阵反抗而将他们囚起来么？你的才智不是这么迫促着你以为你有着这种责任么？而他们是否有权禁锢着你，因为你妨害服从呢？——这不过是更高等底更险恶底情况之小譬喻：而最后往往剩下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的才能与信仰于我们有何保障。成功吗？但这时应该有所作为，即算所作的事上有多种危险——不但是我们的，也是全船的。

437 特权

有谁真主宰着自己，便是说决定地掠得了自己，必以惩罚自己，原宥自己，哀怜自己，为私有底特权：他无需向人前自讼，但也可以自由的告诉旁人，例如他的朋友，——但他知道他因此是借给

旁人一种权利，而借出权利必定是先得握住力量的。

438 人与物

为什么人见不到事物呢？他自己站在路上：他将事物遮蔽了。

439 幸福之标志

一切幸福感觉之共通点是双重的：感情之充满，及其中之豪放，如鱼之感觉周遭之物质，在其中泼刺，逍遥。良善底基督徒当然知道所谓基督底勇往是什么。

440 不是避世

避开世界，也不认识世界，幽居如比丘呢，——这将有无结果底也许甚颓唐底寂寞。这与思想家的思想生活（vita contemplativa）中的寂寞不同：思想家之有取于此者，也根本非为避世；却是他若必于行动的生活中（vita practica）支持下去，则必是自己的退避。颓唐，与堕落：他因此退出，因为他认识那生活，也认识自己。他于是跳到自己的水里去，他于是获得自己的快乐。

441 为什么世人离开我们愈远

越是将过去与将来的一切思索着，越是觉得现在的一切苍茫。倘若我们与往者共生活，同其奋斗，则我们的“旁人”是什么呢？我们将更其寂寞——那是因为整个人性的波流在我们的身畔喧豗。

我们生命中的光芒，通于一切人性的，只见发扬光大——因而看我们的周围，仿佛很茫然，阴影似的了。——但我们的冷眼侮辱旁人！

442 定律

“我觉得定律时常比例外有趣”——有谁这般感觉的，在知识上必定很高超了，属于圣人辈。

443 关于教育

渐渐我明白了我们的教育方式上普遍底缺陷：没有人学着，也没有人向此斗进，更没有人教授——负担寂寞。

444 对于障碍的惊奇

因为有些东西给我们透视了，便以为这将从此不能加我们以阻碍，——而却又惊奇，虽然看得透，却仍然过不去！这正如苍蝇在玻璃前同样底傻气与惊奇。

445 贵族者之失算

与人以他的珍贵品，最后的表记——于是爱更无他物可以给与了：但受者那方面，自然不是受到了他的最贵重底珍宝，因此便没有那给与者意料中的圆满底最后底感激。

446 辈分

第一，有浅薄底思想者；第二，深沉底思想者，——进到事物之深处的人们；——第三，彻底底思想者，探求事物之根本——这当然比只求到深处更有价值！—— 最后却有将头陷入泥淖里的人们：这既不像深沉，复不是彻底的表现！这是亲爱的在地底下的诸公。

447 师徒

师傅的仁爱，应警告徒弟提防本师。

448 尊崇现实

眼见这班欢呼的群众，怎能不感激涕零呢！我们从前以为这欢呼的对象甚渺小，倘若不是亲身经历了，当仍然抱着这意见！然则经验怎样驱遣我们！我们的意见是什么！人应该，为了不失掉自己及自己的理智的缘故，从经验前逃开！柏拉图便逃避现实，只将事物当渺缥底思想之形相看；他充满着感情，而且自知感情之波涛多么易于汩没理智。——这智者于是乎说："我崇拜现实，但将背转过来对它，因为我认识它，恐惧它?"——难道他也如非洲土人崇拜贵族一样么：那只用背对着君主移近来的，其尊敬与怖畏同时表出?

449 精神上有需要的人在那儿呢

呵呀！我多么憎恨灌输他人以自己的思想！又多么欣喜这种

情调及这暗中的反对，有旁人的思想与自己的思想相对称！不时这有一个大的欢慰，倘若一旦有机会容许以其精神之馆舍与财产赠人，如一受忏悔的神父，坐在黑暗底角落里，渴望地，等待一需要者走近来，诉述其思想上之痛苦，以使其心神与能力重新得充满，使其不安定底灵魂轻快起来！不但他不想在这上面获名：甚至于要避开人家的感谢，因为感谢是激进的，不自羞于寂寞与沉默之前的。但愿无声无臭地生活着，也容易受讥嘲地；不激起嫉妒与反感，因为甚谦卑；头脑十分冷静；以一小部分知识，以一囊经验，在人丛中遨游，如同一个治精神贫乏的郎中，如遇这人或那人的头脑如因思想，扰乱了，便救助着，而不使那人明确地识出谁在救助他！而且也不愿在他面前得其直，矜其胜，却不过这么和他谈论，使他因一小暗示或抵触，自己得出正当底道理，而且傲然地走了！这有如一小逆旅，来有求者不拒，而去者遂反笑或竟忘怀！非有预先之准备，既无更好底饮食，也无更新鲜底空气，更无较愉快的精神——却不过是给出，给还，指示贫穷化！能自卑而接近多人，但亦不使任何人丧气！加自己以很多底不是，蜗行于一切错误的篡道上，以便达到许多隐蔽着的灵魂的秘密底道途！永远是在一种博爱，一种自制与自乐里！有统制之权威。然同时却是不露的，谦退的！恒久的居于太阳光中，蔼然的慈和中，而不忘达到伟大与高尚之梯阶便在近旁，可以拾级而上！——这才算是一生呵！这才真有要长寿的缘故！

450 知识的诱惑

于热情重的人们，望过科学之门阀，便好像魔术的魔术；也许他们因此化为理想家，在较优底情况中成为诗人：他们对于求知识

者的幸福之羡慕多么强烈！岂不是深透入你们的意识里吗？——这甜蜜底引诱的声音，科学使者千言万语所宣传的，以及最后底最美底话："让热情消失吧！则'我多么苦呵！'也消失了；'我多么苦呵！'的话既已经消失，则痛苦也没有了。"（Mark Aurel 作如是言说）

451 俳优为谁所需要

非常美底人，非常善底人，非常有权势的人，在无论何事上永远难体会出经验出完足底平凡底真理——因为在他们面前人不觉要说些谎，因为人们感到了他们的影响，而这影响必与人要说出的真理有些适合了，然后事实方能在适合的形态中出现（变换事实的颜色与程度，增加或减少许多细节，而真有与情致不合的，只得留在嘴边不将其说出了）。设若无论怎样他们还是要知道真情，则必问于其宫中之俳优——他们有疯狂者之特权，不必与旁人相适合的。

452 不耐

思想者及行为者往往有不能忍耐的一种气性，即是凡遇失败，立刻跳开，跳往相反对底疆域里，在那中间发泄情感，造起事业来——直到这儿也不成功，将其驱遣开了：从此他们便迷惑起来，冒险地而又热烈地，在许多事物上实行过，而最后，因为对于人与物广泛底认识，其在各处之彷徨与实验而得之结果，因其气性也有些和缓了，——可以成为强而有力的实际家。于是性行上的缺点成功天才上的造就。

453 伦理的无政府状态

有谁现在能够描写出如何改造着伦理观念与批评呢！——无论其眼光多么准确，看到伦理的基础是定差了，其建筑也无从修改了：其稳固性是一天天减少了，只要理性的坚定一天天存在！将生活与行为的规律重新建造起来——担负这种责任，我们的一切医学，心理学，社交论与独居论，种种科学本身的稳定还不够：然而又刚刚应该从这些科学里取材，先出建筑新理想的基石（倘若不是新理想的本身）。于是我们是居于当今或追往的存在中，一随我们的趣味与才能而定，而且最好在这无治底状态里，尽可能的自主，不求建立临时政府。我们皆是试验品：我们也愿意这样么！

454 插话

这么一本书是不需熟读或朗诵的，不过可以翻翻而已，便是在散步时或旅行中随意看看；人应该能深入，却也能超出此书，不求其平凡之处。

455 第一种天性

如现代人之教育我们，起首是成立一种第二重天性：直到社会称我们为成熟了，成年了，有用了，便获得了它。很少量可以成为蜕下这层皮肤的蛇：便是，在其保障之下第一种天性成熟了。在大多数的人们，则萌芽早已枯干。

456　一种转变底德性

古之哲人所说的，关于德行与幸福合一的道理，或如基督教所说“起初祈求上帝的国度，则这一切皆将降于你们！”——这些道理，是永远未经疑惑过，未有完全底诚实心而遂说出了的：人们将这些话，有真理为人所深望者，大胆地作为反对现象的真理宣布着，也不曾因此受到宗教的及良心的谴责。——因为人在德行的或上帝的大光荣(in bonorem majorem)里，从真实脱开了，亦无自利之用心！在这似真的阶段中有许多勇往底人们：倘若自觉无我，便觉真理也轻而易举。但请注意呀！无论在苏格拉底的或基督教的道德中，永远未曾有过诚实：诚实是还未完全成熟的最幼底德行，时常被误认被错视，它自己尚不自知，——是转变着的，可以随人的意思加以扬抑。

457　最后底沉默

少数人好像是开发宝藏者：他们偶尔发现一个陌生底灵魂中的蕴藏，时常获到一种难于担负的知识！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可将生者及死者认识到一种相当底程度，在内心参出许多道理来，以致倘若说起他时，感觉困难：诚恐所言者非实。——我想到智慧底史学家的突然底沉默。

458　希少

这是非常希有的，但也很令人怀想的：有优美底智慧的人，具

足这种智者所有的品行，倾向，以及经验。

459 思想家的大度

卢梭与叔本华尔(Rousseau, Schopenhauer)——两人皆够骄傲，自谓这样底格言可以自传，那是："生命是以真理为转移"(vitam impendere Varo)的。然二人者——无论怎样在骄傲上吃过苦，以其不足以达到"真理转移生命"(verum impendere vitae)的地步！——真理，如他二人所共知的，——他们的生命与他们的知识并驰，如一派不叶的低音，与整个底歌调不谐合！——但这对于知识本身并不佳，倘若以知识与某思想家的生命相合与否为准则！而这于思想者本身亦不利，倘若他的虚荣心竟这么盛大，要独自负担这知识全般！刚刚在这中间发皇着思想者的美德：大度以其为知识者，不失望地，时常有惭愧，时常有伟大底讥嘲，也苦笑地——将自己的生命牺牲掉。

460 利用其危险时期

人可以完全不同的认识一人一物，倘若财产，名誉，生与死，在其本身或其爱者身上的，每一动作中皆有危险：例如梯伯乐斯(Tiberius)于奥古士特斯恺撒(Augustus)及其政府，是比任何最聪明底史学家，是更懂到，更深识其内心的。但我们大都居于比较太安全底环境里，以致不克成为很好底有识者：这人的认识是由于爱好，那人认识着是因为无聊；还有人之认识是生于习惯；永远未曾有："认识吧，否则你便一败涂地！"只要真理不是用刀切入我们的皮肉中去，则我们有一种卑视它的成见：这对于我们总有些好像

"渺缥底幻梦",好像我们于这可有可无——好像这居于我们的爱好中,好像可以从中唤醒我们的真理!

461 在这儿拿出你的能耐吧

——Hic Rhodus, hic salta

我们的音乐,可以化为一切而且必定化为一切的,因其本身如海中的鬼魔一样,没有个性的:这音乐是跟随基督教的教师去了,将其理想翻入乐谱中;为什么这不能化为那光明底,愉快底,普遍底交响,与理想底思想家相合呢?——一种在其灵魂的浮起底轮廓里温柔地翻飞的音乐呢?我们的音乐至今如此之佳,如此伟大:在它是没有不可能的事物!那么因其可能,便表现这三者吧:高尚,深沉底与温暖底光,以及广大深微之妙觉,三者使人一趟觉到!

462 慢性治疗

灵魂上长期底疾病,其发生也如身体的病一般,很少是因为一趟突然底灵与肉的理性的违背,却普通是由于无数底小失调,不曾注意的,积渐而成。——有谁日日无论怎样不紧要底微弱地呼吸一点点,很少量的将空气吸入肺部,以致整个未曾得到充足底紧张和运动,必渐次因此得到慢性肺病:在这种情形下,治疗的方法也除开浸渐不为功,重新将无数底小运动恢复,也要无形的将旁底习惯养成,例如时时作一刻种的深呼吸运动,定为日课(最舒展地躺下;而一个报刻的钟,必定要选为终身的伴侣)。这治疗非常迂缓,而且小量;但有谁要治疗其灵魂的,也应为小习惯的改变着想。有

人每日必十次于其环境说一冷语或怨言，不自知过了几年他已经在习惯上造成规律了，从此必需每日必怨怒其环境十遍。但他也能够习惯每日为十善的！

463 在安息日

“你们称赞这为我的创造吗？我不过是丢开了我之觉得累坠的！我的灵魂超过了创造者的虚荣以上。——他们称赞这为我的谦退吗？我不过是丢开了我之觉得累坠的！我的精神超过了谦退者的虚荣以上。”

464 施与者之羞

时时施与，时时赠贻，而为施者赠者之状，这是非常不大方的！但施着，赠与着，不显其名，不示其惠！或如自然之无名，自然之厚于我辈，非有施与者之模样，非有“慈悲底面容！”这是使我们最快乐的！——当然，你们也嘲笑这快乐，因为你们在自然之后编造出上帝了——于是一切又更其不自由，更为纠结！怎样呢？永远不敢独立么？永远不敢离开守护，保障，引导，及受惠施么？倘若我们身边时时有了旁人，则必使至善与至勇不能出现。唯愿凡人不因此天之监临及不可离的超自然底上帝而毁灭！——但这是不需要的，这不过是一梦而已！我们醒来吧！

465 晤言

甲：你望着那儿呢？你在这儿悄立多时了。

乙:时时抚今者,追往者! 事物之有求于帮助,使我参透其本身,悠远地深沉地,最后推出根由,觉得这本身并无多少价值。在这一类经验之末,必有一种迷惑与茫然。这于我每天在心中必三数往复。

466 名誉之有损

犹不相识者,与人言,这多么方便! 天神取去我们"德行的一半",倘若其取去了我们的隐晦(incognito),使我们有名。

467 二重坚忍

"这么你使许多人痛苦了。"——我知道的;也知道因此获二重苦,一面是同情于他们的苦痛而获苦,另一面是他们必将加于我的报复。但犹不能使我改此常度。

468 美的疆域更广

如我们欣愉地狡狯地逍遥于自然中,求发现自然中一切事物具有的美丽,也于日光下,迅雷风雨中,夜色苍茫里,窥伺见那襟带群山,海湾橄榄与松柏林的海岸,在完满而且自由自主的情况中的模样:也应逍遥于人群里,为凡人的发现者与窥伺见者,指示他们以至善与至恶,使他们自有的美丽充分发皇,这于甲也犹之在光明中,于乙则在风暴里,于丙在暗夜与风雨天方能施展的。难道禁止将恶人当荒野的风景欣赏么? 这自有刚直底线条与光的作用的,而倘若这人化为善人服从规矩了,岂不是已好像一副劣作或讽刺

画，犹之自然风景中一大缺点使我们痛苦么？——是呀，这是禁止的：至今只许在伦理底善人中寻求美丽，——这当然成为充分底理由：为何发现不出什么，又必寻索没有骨气的幻想之美丽！——其实恶人有千般快乐非善人之所能梦想，也有千般美丽：许多还未曾发现出呢！

469 哲人之不"人道"处

在哲人的沉重底，毁灭一切底前进里，如佛偈有云："寂寞游行有如巨象"——必不时需要着协调底，和缓底人道：当然不仅是那些较迅速底步武与智慧底机灵，不仅是恢诡及某种程度的自嘲而已也，却是需要反对，需要偶尔投到统治底对方。却因使这不同于打旋子，如运命之旋转去的，这哲人，如要说教，必将其错过当自己的装饰，而当其说"请蔑视我吧！"——实则是求恩遇，为僭越底某一种真理之辩护人。他也许将你们带入深山，也许使你们的生命进入危险里去：但也自愿地任凭你们加他这引导者以报复——这便是他乐于走在前面的报酬。——你们想到过当你们被引入黑暗底山崖中和崎岖底道路里时所发生的意见么？心跳动得利害而且颓然底地自言自语："这领路的人其实可以不必引我们来这儿匍匐的！他是一好奇的懒家伙：——我们之跟从他，岂不是尊重他的价值，这于他还不够荣幸么？"

470 会食

伸手饲飞鸟，散播着粮食，不细看它们或试探它们，这么被供养，是多么愉快呵！那么飞鸟似的生活，翔来而倏引去，不告姓名！

如在许多人会食时吃饱，便是我一种快乐。

471 另外一种博爱

兴奋底，喧闹底，神经性底人们，于相反底对象生大欣慕：这，如内中之沉静底纯青底火焰，聚蓄着一切温暖底热烈底英华，使人从外表看去非常平凡而且冷静，态度上也有沉机之容。这种人偶尔也很"博爱"的——但这与普通温挚者及阿好者之情感不同：这是一种温和底审慎底涵容底友谊；他们从他们的堡垒——这是守御，但也因此是囚牢——的窗外望去，看到外间，空旷处，看到不同者，感觉愉快！

472 不求自伸

甲：你为什么不为自己伸公理呢？

乙：我能够的，不但在这事上，也还有一百样事上，但我藐视在求直中之快乐：因为这些事于我还不够伟大，我宁肯负着玷污，但不欲增添卑劣者阴阴底快乐，使他们能够说："他感到这事很重要呀！"但这并不是真的！也许我当更靠自己，作为自己的责任，以矫正关于我的错误底见解，——但我太随便了，于自己非常懈怠，因此自己可做的事也懈怠了。

473 安身立命

你倘若在寂寞中感觉自己之伟大，有成就，那么社交上将以你为渺小，抛弃你：反过来你也将同样抛弃社会，以之为渺小。为父

亲似的严而且慈：——无论在纷忙或寂静里，你倘若突然有这种情调，便在那儿安宅吧。“凡我为父母之处，便为父母之邦”(Ubi Pater Sum，ibi patria)。[1]

474 唯一底路

“辩证是达到天神的实质与有相的隐蔽后唯一底路道”，——柏拉图光荣地热心地崇奉这论调，一如叔本华尔之反对这论调，——自然二人皆错了。因为根本没有这么去的唯一底路。——而且至今人类的一切热情，岂不是以这种热情为“无有”么？以及其一切光荣，——为一为“无有”的光荣么？

475 沉重

你们不认识他：他能负担许多重量，一并飞往高处。而你们因为小翅膀的扇动，便以为他大概要居于下处了，因为他挟带这么重！

476 知识之收获

经验，学识，思想一天天堆积起来，充实起来，更在此思想上生种种幻梦——一丘无边际底可羡慕底宝藏！使人看了眼花缭乱；我真不懂为什么人们称赞知识浅陋的人的幸福了！——但我也有时同情他们，那是当我疲倦了：因为管理这么一种宝藏是大困难

① 此乃仿 Ubi bene ibi patria 一格言之意，原意乃“最好底地方是祖国”。

事，其艰难是时常可以将幸福压倒的。——是呀，倘若一眼望去便觉够了的话！倘若是知识上的贪夫的话！

477　除惑

甲：旁一人从普通底伦理底怀疑里走出，意致索然，精神颓丧，如被咬啮——但我还好，如寻常一样的勇猛，健康，恢复了本性。凡暴风，怒涛，危险之所在，我便很舒和。我倒没有变成了爬虫，虽然有时要爬虫似的发掘着，工作着。

乙：那么你已不是疑惑论者了！因为你否定！

甲：也因此学着了肯定。

478　我们走开去

饶了他吧！让他自居于寂寞里！你们要将他完全破坏吗？他已炸裂了，如玻璃杯之突然注入了热底液体，——而他是那么一件珍贵底玻璃器！

479　爱情与真实

我们在爱情中，便可算真理上的罪人，积习底偷盗者，以为好像真实的便是的确真实的。——因此思想者必频频与其所爱者离开（这不单是爱他的人们，——）将其驱逐，以使其恶毒与针刺，表现出来，而且停止其引诱。这样，思想家之惠爱，亦应如月之有圆缺。

480 不可免的

体验着吧，如你们所愿望的：有谁对于你们不怀好意的，便在你们的经验里看到蔑视你们的原由！放浪于兴致及知识的颠倒里吧，最后却将如恢复了健康的病者，带着苦笑达到自由与光明底清净中来——然必有某人说："这人是假疾病为理由，假乏弱为一般人的乏弱之证据；他要生病是够妄诞了，他要感到痛苦者之重负。"——而设若有人挣脱了身上的锁链，但也受了伤，那么旁人看了他一定指着嘲笑，"他多么蠢笨！"他一定这么说："这是一定要受伤的，他惯于锁链了，但蠢到去折毁它！"

481 两个德国人

将康德与叔本华尔两人，在灵魂的而不在精神的观点上，与柏拉图，斯宾乐萨，巴斯喀尔，卢梭，歌德相比较：则必觉此两人稍逊：他们的思想并非一部有热情的灵魂史，其中没有传奇，冒险，不幸，及生死关头，他们的思想并不同时是其灵魂的必然底传记，却是，例如在康德，是一个脑经的历史，在叔本华尔，是一个德性的（不变的）描写和镜象及于此"明镜"本身之欣赏，便是说于一种绝顶智慧的。康德，如在其思想中之所显示者，是高度底迈往而且可钦敬，但非常无意义：他缺乏"广博"与"势力"；他没有经验过什么，而他的工作法度，不容他有经验的余闲，——这儿并非说外来的粗底"刺激"，却是指寂寞与孤独底，必有深思的，在思想之热情中燃烧着的生活所具有的升沉和震动。叔本华尔却比他进一步：他至少在憎恨，贪欲，空虚，及怀疑上，占有一种自然的强烈底丑恶。他禀

性较狂野，对于这种野质稍有欣赏与余闲。但他却又缺少“发展”，亦如其思想环境中所无的：他没有“历史”。

482 周旋

当我们求与温和暖熟如煨栗的人们相周旋，岂不是要求太奢了么？他们正如火候恰好的煨栗子，正暖熟，香甜，很滋养。他们期待于生活者，不想挣得，却想如受赠与，好像飞鸟与蜜蜂将生活送上来的。这班人自视很高，不觉得有得工资的酬报之可能。而在求知识与真理的热狂里，仿佛觉得没有时间与心力顾到名誉上去。——这班人我们称之曰哲学家；但他们自己另有较谦逊的称谓的。

483 对人类之厌倦

甲：认识！是呀！但只是认识其人相！怎样呢？老是坐在同一喜剧前，演同一喜剧么？永远除了用这样底眼光外，不能用其他底眼光看一切事物吗？也真能有多少种事物，其认识之官能更优美！然则在你们的认识之末了，从人类里认识了什么？——他们的机体么？这也许叫作：认识之不可能！痛苦与烦恼！

乙：这真是突如其来！理智偶然袭击你了！但明日你一定又在认识中，那么又在非理智里，便是说在人世的快乐里了。我们到海边去吧！——

484 自己的路

倘若我们采取断然处置，走上所谓“自己的路”：则当有种秘密

突然呈现我辈之前:有在平时与我辈相关联相友善者——皆于我们有了一种成见,这时感觉受侮了。他们中间之最好的,将留心着,等待着我们重新走上"正路"——这正路是他所知道的。其他的人则加以嘲笑,以为这不过是一时的傻气罢了,或暗中指定是一个引诱者。其他的恶人则以为我们是纯粹底傻子,这样那样谈论我们的动机,而最恶底人则以为我们是最恶底仇人,是渴望着长期依赖后的报复的,——也怕我们。——那么怎样呢? 我主张:开始实行其威权,即预先颁布一切亲友的加于我的任何罪恶一年期间的赦免。

485 远视平线

甲:但是为何这样寂寞?

乙:我并不是发任何人的脾气。但孤独中我好像将我的朋友看的更清楚,更美丽;一如我最爱音乐最受感动时,是与音乐颇隔离的。好像我需要远底视线,以便感到事物之优美。

486 黄金与饥饿

这儿那儿时常有人能使触手之物,化为黄金。偶有不幸底一天,他必发现自己因此将要饿死。他周遭的一切,皆灿然累然,理想底不可即不可触,于是他真希望有他根本不能点化之物了——他是多么渴望呵! 如饿者之思食! ——但他将求之于何处呢?

487 羞惭

名驹兀然而立,蹴踏着地,划然长嘶,它怀念它的骑士,爱它的

旧主人。——但羞呵！这人却不能控驭它了，他太疲劳。——这是焦劳底思想家于自己的哲学之羞愧。

488 不宜浪费爱情

当我们发现自己遭着强烈之反对，岂不是要面红耳赤吗？但如果发觉受了热烈底欢迎，也应该如此，自觉羞惭，为了这其中也有的不该当之缘故！呀！甚而至于有这么一种人，只要旁人求其随意取得他们一点拥护，便要觉到局促，心里不安起来的、倘若我们听说我们被选上了被取拔了呵！呵呀！我并不感谢我之被选，我发现。我得感激选我者：他不应牺牲着旁人而爱我！我应留心我当忍受自己么！时常我的心还很充满，有傲然的原由——对于这种已有着的人，不应给他以旁人之需要的最需要的！

489 患难之交

有时我们发现有某个朋友更亲近。他人去了，已不属于我辈，而他的柔情于此分歧上痛苦着，他的自爱又不胜此分离：则我们当减少他的苦痛，使之决然舍去。——这是在我们转想否则他真要毁败时，特殊重要：我们为了爱他之故，应该驱使我们取一种无理的态度，以便他和我们绝交时，有心灵上的平安。

490 小道理

“你们认识这一切，但你们却未尝经验过——我不承认你们的证明。这些‘小道理’！——你们以其为‘小’，因为你们未曾用血

换得的!”——然则用大代价换来的便伟大了么!而且血便是太大底代价!——“你们信么?你们么多吝惜着血!”

491 因此寂寞

甲:然则你将重新回到你的旷野中去吗?

乙:我太迂缓了,我应等待着自己——等到每次水从我自己的源泉中出来,总很迟了,时常我要忍耐长久底焦涸,不能忍了。因此我要回到寂寞里——以免到大家喝水的水甕边去喝水,在众人中我是众人似的生活,不像自己这么思想;而且过了一些时总感觉人想将我从我自己里驱遣开,将我的灵魂劫去——我对于任何人也忿怒,也惧怕任何人。在旷野中是必需,以使我恢复自己。

492 南风对语

甲:我真不懂起来了!昨天我还狂吹,那么温暖,那么大太阳光——光明到极点。而今天呢!一切皆这么平静,遥远,沉重,昏暗,如威尼斯之海曲:我无所望,深深吸了一口气,但对于这无望私心是不高兴的。波涛翻来滚去,在我的深忧的海中。

乙:你是说一点适宜底小病了。后来的东北风可将这小毛病吹去的。

甲:为什么的呢!

493 在自己的树上

甲:我对于任何思想家的思想,不及对自己的思想这么感觉快

乐:这当然不是从价值方面说,但倘若将那些最甜美底果实抛开,因其偶尔生在我的树上的缘故,那我真是傻子了!但我曾经当过这样的傻子。

乙:旁人则刚与此相反:然而这还没有说明你的思想的价值,是还没有反对其价值。

494 勇者的理由

"在这丛莽中有蛇"——好的,我走进去将它们除掉。"但也许倒没有除掉了它们,反将你自己牺牲了!"——这有什么关系!

495 导师

在少年时代求师,求指导者,实求之于其当前及其置身的环境里的:我们有种毫无思索之谬见,当前必有我师,于我们必比于旁人有益的,而以为也不必大费气力寻找,便可找到了。为了这幼稚之故,长大后必定得付出很苛求底赎金,将自己从师傅手中脱出,然后方能在全世界(也包括以往的世界)里寻得不迷底指导者——但也许很迟了呵。最不幸的是发现他们在我们幼年时还活着——而当时将其错过了。

496 至恶之理

柏拉图已具体地描写过,怎样哲学思想者在任何社会里必是被认为不善人之尤:因为是一切习惯风俗的批评者,所以必是道德者的反对派,倘其尚未达到订立新道德标准的地步,则在人们的脑

筋里将为“恶人之尤”。从这儿出发,我们可以推测那在意志上颇自由的,颇好新奇的雅典城,与柏拉图当日的声名之关系:何怪乎他- —如他自己所云,身中有“政治的冲动”——在西西利试行了三次,好像那时要扩充一整个希腊地中海大国了呢?在这国家中,而且以这国家的帮助,柏拉图想施行于希腊人—如摩哈默德后日之施于亚拉伯人者:将每人的或大或小底习惯及其日常生活法规定起来。他的思想其实是可实行的,一如摩哈默德的思想实行过:也还有许多难于相信的思想,如基督教之思想,也曾见诸事实,便足证明!减去几种偶然,再增加几种偶然,——则世界上也许要经过南欧的柏拉图化;而设若那境况一直存留到今,则也许我们要曾崇柏拉图为“善人之尤”,为“至圣”了。但他未曾成功:所以他至今垂着空想者及乌托邦主义者之名——他的更坚实底名称,与古之雅典一同消逝了。

497 纯洁化的眼光

“天才”是最初指这班人的,如柏拉图,斯宾乐萨,与歌德,其精神思想,好像与个性与气质只轻微地相绾住,一如有飞翼的东西,可以轻易分离,从身中高飞远去。反之,最热烈地自称“天才”者,刚刚是那班从来不能从气性里脱出的人们,他们是知道给天才以聪明底,伟大底,广泛底,甚而至如宇宙底表现的(例如叔本华尔)。这班天才不能超自己高举,但他们相信能发现自己,重新找到自己,设使其飞往无论何处。——这是他们的“伟大”,也真可称为伟大的,——其余的人们,自然合于天才的称谓者,有一种纯洁底,纯洁化的眼光。不与其个性和气质相称,却完全脱略了它们,而且大多微微厌弃世间,如望天神,而且爱这天神,他们也不是一次得到

这种眼光的，必有一种视的学习和训练，有谁有幸运的，在恰好底时期能找到教师，教纯洁地看。

498 不强迫

你们并不认识他！是呀，他易于向人或物屈服的，于人于物皆很易与；他唯一底请求是让他安宁——只要人与物不强迫他屈服。一受强迫，他便高傲了，自羞了，而且要战斗了。

499 恶人

"只有寂寞底人是恶人"，狄迭阿罗是这么说。① 而卢梭便因此感到大创痛了。但他也承认狄迭阿罗是对的。在事实上是每种恶倾向，在社会里在社交里，受着各种强迫，必有各种隐蔽，必时常睡着德行的"波罗克卢司退斯"的床，②甚至可以说是恶人的殉道了。但在寂寞时，这都除去了。谁作恶，大都是在寂寞中：也最合宜——因此于到处看到只是作戏的人们的眼光中，也最美。

500 相违

一个思想者可以长年强迫自己，使思想与自己背道而驰：我是

① Denis Diderot, 5, 10, 1713—13, 7, 1784，法国启明期中之文学家。

② 此乃希腊神话之一小故事，Prokrustes 原意为肢解者，乃大马色城中之剧盗，于其旅舍中置长短二床，如身体高大之旅客，则导之于小床，断其肢体以容合之。如遇身体矮小者，则导之于大床，引伸之，至于死而后已。后为替修斯所戮，亦于其小床中。

说，不跟从自己内心生出的思想，却跟从着其职守，其日课，及其自知底勤劳所规定的思想而思想。但到后来他一定困顿了：因为这所谓伦理底教制，一样要消去其神经力量，如同习惯底无教制一般。

501 灵魂死灭论

在知识方面，也许这是最有裨益的斗进：对于灵魂不死说之信仰抛开了。现在的人类可以等待了，现在无需推翻自己，像从前那样，将半半没有证明的思想，囫囵吞下去。因为从前其薄弱底"永生的灵魂"之得救，纯赖这短短一生世间之知识，他们必须为今天决定明天——"知识"于他们异常重要！但我们在现代又已掠到或实验，或迷误，或假定的勇气了——一切皆不甚重要！——现代个人或团体，可以操持广大底问题，那在从前是看作天堂与地狱的神秘与疯狂的。我们敢于以自己为试验了！是呀！全人类也敢于这样！知识上的大牺牲也还没有——但若在古时只要想象着像我们现在这样作，便可算亵渎神圣，毁伤着永生的。

502 一词三义

在热狂中，这人的丑恶底粗鄙底使人不耐的兽性完全表现；那人却因热狂升入高尚，伟大，光荣的态度里，为其平时之所无的。还有第三者，因此更其高贵了，有着更高贵底风暴与狂澜，这时是居于原始底美丽之自然中，较之其平日所表现之平静底美丽，要更深透一层：但在其热狂中，也更为人所了解，也更因此受崇拜——好像于人们他更走近了一步，更亲切。他们看到了这态度，感觉快

乐也感觉痛楚，便刚在这儿称之曰：天神似的。

503 友情

反对哲学生活，因其于朋友无补，这种诟病，是未之加于近代人的：这是古道。古人于交谊更深切，更有期待，几乎带入坟墓里去了。这便是优于今人之处。于这个，近代人却代之以理想化的异性爱。古人之美德止于人与人比肩而立，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可以求居于其次高底地位，或甚至为其独一底爱人——如纯感情之所教示的。也许我们的大树不能参天，因其上附着丝萝及葡萄藤的缘故。

504 调和

也许这将成为哲学问题么，将儿童时代所学的与成人后所知的调和起来呢？也许哲学刚是少年人的问题吗，因其居于儿童时代及大人时代之中，有着中庸底要求呢？但现像实在有些这样，倘若我们试想哲学在那一个人生的时期中有教示：这么，于信仰已太迟，于知识却还太早了。

505 实行家

我们这班思想家必定在一切事物上辨出良好趣味，而且在必需时加以指正，制定。实行者却取之于我们，他们对于我们的依赖性非常大，而且成为世界上最可笑的趣剧，便是他们知道的那么少，而又喜欢将我们这班不实际底人物那么高傲地传闻开去：甚至于他们也将瞧不起他们的实际底生活了，倘若我们瞧不起他

们:——这是足以使我们偶尔激起一点报复底快乐的。

506 干燥

怎样！应该把捉一种著作，刚在其所产生的时代中吗？但倘若不这样看作品，当更欣赏，当更惊奇，可学之处也当更多！你们留心过没有，每种新底佳作，当其居于当时的潮湿空气中时，占着最少量价值，——因其还带着市场的气息，反对者的敌视，新意见的闪烁，以及一切今日与明日间之转变的不定呢？但到后来则渐干燥了，它的“时代性”消失了——然后才发布其深沉底光彩与悠久底馨香，至此，方能有永恒的静观之鉴赏的。

507 反对真理独裁

即令我们蠢到这样，以我们一切意见为真实，则我们犹当不至于希望这一切意见单独存在:——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希望真理的全权和独裁；只要真理有一种大底力量，在我已经是很满足了。但它应该能够奋斗，有着强敌，应该使其在非真理中偶尔能休养起来——否则我们便会要觉其无聊，无力，无味，也将要把我们弄到那种地步。

508 不用感情

我们之所为，于我们有益的，必不宜加以伦理底称赞；我们之所为，以自娱悦者，亦复如此。于此不持之以情，而将一切感情谢却，是高尚人的佳旨:谁是这么习惯的，必重新恢复得天真。

509 第三个眼睛

怎么！你还要看戏法吗！你还是小孩么？作聪明一点吧，看那演的较好的喜剧与悲剧去！那是比较有趣而且演来使人更注意！是呀！要成为那种戏剧的看客，并不是容易事，——但学学吧！无论在什么地方，如于你很感觉痛苦与迫促，则必有快乐之门，也是一种安稳，即如你已情不自胜了，亦复如此。睁开你的戏剧的眼睛吧，那很大底第三个眼睛，那透过了原来两只眼睛而看世界的！

510 私德不修

倘若一个思想者不知怎样谨守其个人的德行，有什么关系呢！他应当不谨是一个“伦理底存在物”而已！

511 引诱者

诚实是一切幻梦者的大引诱者。以魔鬼或美女的形像接近路德，而他用了那粗笨底态度拒绝了的，便是诚实，有时甚而至于是真理，虽然很稀有。

512 勇于为事

有谁待人接物的气性原来很谨慎，或恐惧，但有对于事情有勇气，将怯于新交与近知，而于旧交很隔别：以便其“无名”(incogito)及其恣纵，在真理中一并生长。

513 美丽与拘虚

你在寻找着有优美教养的人么？那么，你便应该如同寻找美丽底风景处一样，自囿于很有界限的眼光和视线。——当然也有面面俱到底人们，如有处处齐备底风景一样，可取法，可惊奇：但是不优美。

514 为强者说

你们这班强健而又高傲智者，只有一件事是请求你们的：请莫再在我们旁人的身上增加新负担，却分担一点我们的重量去，因为你们是健者！但你们却喜欢刚刚与此相反：你们愿意飞，因此我们必得更负担你们的负担：那是说我们只好匍匐了！

515 美丽之增长

为什么文明愈进步则人的美丽愈增加呢？因为在文明人中间达到丑恶的三种机会愈加减少了：第一，感情强烈底奔放，第二，体力最高度的紧张，第三，是需要在仪表上使人生畏惧，于低劣文化情形中人甚大而且甚平常的，以致他们定出体节与形态，以丑恶为责任了。——这三者是渐要没有的。

516 不让魔鬼跑到旁人身上

在这时代中我们以为善行与善意，是善人的表征；但还得增

加一点意见:"这人先得于自己有善行有善意的!"因为倘若没有这个——倘若他畏惧自己,憎恨自己,自作损伤——他当然不是善人。这么他在旁人中拯救自己,从自己里救出来:唯愿这旁人特别留心,他们不受损伤,无论他好像怎样善意!——但刚是这个:逃避而且憎恨"自我"(ego),在旁人中,为旁人而生活——是至今被人不思想的大胆地称为"无我的"而因此也必是"善的"云。

517 德化

有谁憎恨自己的,我们必须畏惧他,因为我们将成为他的苦恼的牺牲品或报仇的对象了。我们要试行使他怎样归于爱自己!

518 降屈

归顺是什么?是病人最安适底卧床,那是在痛若中颠顿很久的,要找到它,也厌倦了——最后也终于找着了!

519 受欺

倘若你们办交易,必故意将门关闭,——有个贸易者这么说。——而你不怕因此也被欺骗么?——冷眼者这么回答。

520 永远底葬仪

有人相信从历史外永远听到一种不断的葬殡词:他埋葬了而

且埋葬着他的至爱者，思想和希望，于此得到了而且得到着他的骄傲，世上的光荣(gloria mundi)，那便是葬礼中致词的光彩！因此一切应该作的很好！而这致词者时常是最大底慈善者！

521 例外的虚妄

那人有一种高尚底特性，为他自己的慰安：对于其生存之其余的部分——几乎一切皆算多余！——是藐然地漠视着的。他便在自己中恢复了自己，当他走入好像他的圣道中去；即是这去向的路，于他也仿佛是在宽大柔和底阶级上超登：——你们这班残忍者便因此说他虚妄！

522 不听的智慧

天天听着关于我们的批评，甚至忖度人家对于我们的心想，——这将毁灭着最坚强底人。因此旁人让我们生活，以便天天在我们身上保持公理！倘若我们有公理反报之，或只要**愿意**有公理，他们便将不能忍受了！总之，让我们以普通调协为牺牲，简单地置之不理，无论怎样被论议，称赞，毁谤。希望，期待，并想也不去一想！

523 深究

如凡人之让我们看到的，在那上面我们便应该问：其所隐匿者何在？从何处这将我们的目光移开？这将要引起何种批评？而且还要问：这幻术巧妙到什么地步？他在什么地方失算了？

524 孤独者的猜忌

在合群底与孤独底两种性质的人们中，有着这样底区别(当然假定二人皆有智慧！)第一种人对于无论何事皆满意或几乎满意，从那时候起，只要他与这事相关，在心智上想起了可以利用这事的直接底快乐底方法——便是与魔鬼相妥协也行！孤独性的人们却于一事一物有沉静底陶醉或深微底痛苦，他们憎恨其内心深处的计度之有意底炫露底表示，一如憎恶其所爱者太精审底服饰：他们忧郁地瞅着渠们，好像起了一种怀疑，也许渠们是与他人为容的！这是一班孤独底思想家及热情底幻梦者的嫉妒，对于"风趣"(esprit)的猜忌。

525 称赞的效用

这人因大受称赞而羞惭，那人却因此而放肆。

526 不欲为象征

我很为皇王们哀怜：他们不能在交接中，于事有物所追改，这么人看他们总在不自然底态度中，总在矫饰里；时常强迫其行动必有些意义，这班人终于实实在在变为漂亮底无意义之物了。——看到有责任自为表征者，亦复如此。

527 隐者

你们还没有找到那种人么，那即算有喜跃底心也制住着压抑

着，且宁愿沉默不愿失度量之羞耻的人？——另有一种困苦者，也时常是好人，不愿被人认识，将在沙中的足迹随即除掉，隐藏起来，算是欺旁人，也欺自己，也没有找到么？

528 少有的度量

这是仁爱之非小底表现，不愿加旁人以批评，而且免除怎样思想着他。

529 民族的光芒

多少真诚底独特底行为是被搁置了，因为，在行为之前，已经预料到或揣测出，这行为一定被误解！——而这便刚是那种根本有价值的行为，在善与恶里。凡一时代一民族之崇尚个人者愈高，凡于个人承认权力与重要者愈甚，则此一种行为必为世所共知——因此发现诚实底光芒，善与恶的真质，在全时代里，全民族里，以致如希腊人者，衰亡已千年，而犹如明星，永远辉耀。

530 思想者之曲折

许多人整个思想的过程，大体上非常严格而且勇猛精进，有时甚至与自己下不去，但在细微上，非常和缓而且柔韧；凡遇一事必百绕心思，为种种善愿底迟回反复，但最后依旧走上其严格底道路去了。这是有许多迂回隐伏的奔流；在过程中有些处所，亦自为嬉娱，出拓着佳风景，造成洲渚，花木，崖穴，飞泉：于是更冲腾前去，滂薄山峡，激荡石壁。

531 于艺术感觉之不同

从那时候起，人化为寂寞了，彷徨了，哀伤了，怀着深沉底结果实底思想，也只与此思想相依为生，便对于艺术或根本不要，或要，则要与前此完全不同的——便是说，人的趣味完全改变了。因为从前人想由艺术之路，能沉浸在某处原素中一刹那，而现在人却长久居于这原素里了；从前梦占有的快慰，现在已占有了。是呀，暂时底抛开其现今所有的，梦想到贫穷，为儿童，为乞丐，为傻子——有时也使我们快慰的。

532 恋爱之平等化

爱情，是要于其所贡献者身上，减去任何陌生的情感，因此也充满了假装与仿效，不断地欺骗，演出一"终归一样"的戏剧，其实是真理之所不许的。然这又那么出自本能，以致恋爱之妇女否认有所谓假装与常有底柔和底欺骗，而毅然说，爱情总使之一样。(那便是说，爱作着奇迹了！)——其实这事情是简单的；倘若这人让那人爱，觉得无假装之需要，倒是让爱者那对方假装去了：但这没有演剧那么纠纷错杂，有难于捉摸之处，倘二人彼此皆在热狂中，皆愿为贡献，互为平等，也独愿与此一人比肩：而终于彼此知道除了给出外，不知怎样叫仿效，怎样叫假装了。这幕剧的最优美底痴情，于这世上太良好，于人类的眼前也太微妙。

533 初学

设有一演剧者，看另外一演员演戏，他所看到的所忖度的是什

么呢！他知道，某根筋肉于某种表情欠佳；他将演员平常在镜前独自地冷血地练习成的做作分开看，倘若这稍有与整个不和谐之处；他能感觉到演员在剧中怎样为自己的感情所袭击，而他怎样立刻掩饰过去。——然而一个画家看在对面活动的人又是多么不同！他却一眼看去又立即添加许多东西了，使对象更成为完满，能给人整个底印象；在心里他为此对象试添各种光线，或加上某物将整个画意分开来。——倘若我们有这剧者与这画家的眼光，看到人类灵魂的国土呵！

534 轻量药剂

设若某种改变要最为深刻，则将给与之以最轻量剂，然永续不断地给与，守之以长时间！有什么伟大能突然一次创造出呢？这么我们应当避免，将一种新底事物之价值估定，颠倒地暴力地换去我们久已习惯的伦理情形，——不行的，我们还得在这中间很久很久迁延下去——直到最后，也许很迟了，我们觉到新底价值估定，在我们中间已成了过重底强力，而这上面的轻量剂，此后我们必需习惯着的，在我们中间生出新底效验了。——于此，人们也渐次开始觉知了，价值估定一个大改革的最后一击，关于政治的——“大革命”，——无非感情用事的流血底江湖医道，这是知道给与这迷信底欧洲之突然底危机以突然底恢复之希望的——因此也将一切政治上的病人直到现在弄到不耐烦而且也更危险了。

535 真理需要权力

真理本身不是权力——无论爱说漂亮话的理性论者怎样惯于

反对这道理！——真理竟当将权力吸往它一边，或依附到权力那方面去，否则一定是要被毁灭的！这已经充分底过充分底证明过了！

536 指刑

时时看到这样底情形，这人所有的少数私德，将旁人那刚刚缺少这几种德性的计算着，敲打着，逼迫着，必使旁观者勃然大怒了。这么我们也要将“忠实的真义”人道的地推行起来，例之于这班要将其信仰推于全世界的伟人们，如同一钉指甲的刑具，要钻之出血：——我们已在自己身上试过了！

537 学成

匠艺可算出师了，倘施行起来既无错误，复不迟疑。

538 天才的伦理底狂放

于某种大天才中间，时常有苦痛底甚至可怖底戏剧可看到：他们最成熟底期间，他们的翅膀高举，飞到远方，往往好像与他们整个底体力不相称，超过了他们的能力；以致每每发生错误，久而久之，便成为这机体的大滞碍了；而这又于这班智力甚高的人们，在这儿所说的伦理的智慧的各种病症上，不但比生理的病症之易见，也更规则的多。也许那从他们中间突然爆发的不可解的畏惧，空虚，憎恨，嫉妒，紧迫，烦愁，那气性中太不自由底太个人底感情，如卢梭的或叔本华尔的，便是长期的心病的结果：而这又是由于神经痛的结果，而这又更由于——。只要才气居于我们中，我们便很勇

往，甚而至于痴绝，管不到生活，健康，及荣誉这些事；日中则比鹰之飞翔还自由，夜间则比枭之凝视还清楚。但一旦这天才突然消失了，深沉底恐惧便也突然降临：我们对自己也不懂了，为已经历的事痛苦，为未经历的事也痛苦，我们如在大风雪里，处于悬崖，毫无翼蔽，也如稚弱底小儿，畏黑影，畏窸窣声。——在现世四分之三的罪恶，皆由恐惧而成：而这却是一种生理作用！

539 你们知道你所愿望的吗

不愿于真实底事物加以认识，你们未曾于这种畏惧担忧过么？那畏惧，以为你们的意识太迟钝，以为你们精微底视觉还太粗糙的呢？倘若你们一旦看到在你们的视觉后面有何种意力用事呵？例如昨天你们便希望比旁人看的多，今天却希望比旁人看的不同，或从头便希望己之所发现者，与从来人之所欲发现者，或同，或异！皆出自这可羞的嗜好呵！你们怎样时而期待有强烈刺激性的东西，时而有望于安慰性的——因为你们刚刚疲倦了吧！时常是充满了私心的成见，只愿真理刚刚是那样式，为你们之所能接收！或者以为刚值今天心中无事，如晴冬之霜晨，便有逾明敏底眼光么？将使思想上之事物弄正确，岂非也需要温暖与烦劳？——而这便叫作看呀！好像与思想事物相接，可以与人之相接不同么？其实在这交接中便有同样底伦理，同样底诚实，同样底私心，同样底懈怠，同样底恐惧——你们整个底可爱而也可憎底自我！你们体力之疲劳，使事物生疲惫底颜色；发热，则见其怖人！你们的晨光照耀一切事物，不是与你们的薄暮不同吗？你们怕在知识的窟穴中，碰到自己的鬼了，而未尝怕真理在你们面前隐障的罥网么？你们要率尔地共同表演的，岂不是一幕可观的喜剧？——

540　学习

米侃郎格罗(Michelangelo)于纳法耶耳(Raffael)则见其功力,于己则见其自然:于彼则为学习,于此则为天才。其实则这正是学究之谈,以一切对这班大学究的敬仰,作如是说。天才,除开是古老底一片学习,经验,实习,嗜好,体察的名称外,又是什么!无论其在我们父祖辈或更早。进者:有人如果在学习,自成天赋——只是学习不是容易事,不单是善愿力的事,也应该能够学习才行。但对于一个艺术家,必时常有种嫉视,或那种骄矜,凡遇异乎我者之事物,必立刻将他的芒刺张露出来,不知不觉的,自居于防守的形态里,而不是在学习者的境况里了。二者纳法耶耳皆无,歌德也皆无,因此皆是伟大底学习者,不但是经过历史经过磨砻而倾圮了的大道中之劫掠者而已。纳法耶耳在我们面前当作学习者而消逝了,在侵占他的劲敌的所谓“天性”者的时期中:他每天偷过一大块去,这最尊贵的贼;但在他将整个米侃郎格罗偷归已有之前,他死掉了——于是他的最后一类作品,当作一个新底求学计划之开端,不甚完满但仍然很好,正因这伟大底学习者,在最艰难底事业中为死所扰动,而他所盼望底最后底正当目标,也携着去了。

541　如何化为石

渐渐地,渐渐地僵硬化如金刚石——而最后静静地躺下,至于永远之欣幸。

542 哲学家与老年

批评暮夜胜似白天，是不聪明的：因为在夜里，疲倦当了力量，成功，及善愿的裁判官。同样的，年龄及其对生命之批评，应加最高底注意，有时高年像暮夜一样，爱假装新奇底炫耀底模样，以晚霞，黄昏，平安底与怅望底岑寂，而羞白日。我们对于老年人的虔敬，如果他是老年底思想者或哲人，时常使我们忽略过他精神的衰老，而这时常是必需的，将这种衰老的标识，便是伦理的是非之辨后的生理的现象，从它的隐藏里，取了出来，以免当着迷信的傻子及知识的损伤者。世间不乏老年人，具有伟大底伦理之革新及重生的热望，从这种热忱出发批评着他们生平的事业与过程，好像眼光这时方明彻空洞了，然居于这妙觉与勇猛义批评后的策动者，不是智慧而是疲劳这其间最危险底标识，可以用天才信仰描画出的，是要到这班精神事业上的大人物或次等人物的生涯之这分际间方袭来的：信仰特殊地位与特殊权力。为此信仰所中的思想家，以为他从此可以易于从事，为天才则可以多多裁判，少有证明：也许感觉精神疲惫后需求轻减的冲动，正是这信仰的强大底来源，在时间上他走向了前，无论现象怎么和这不一样。其次：在这时候人是要同于一切老者疲劳者之求快乐求安慰，要欣赏着他的思想之成功，不想重加推验重加传播了，也需要易于说出，易于欣赏，将其一切干枯，冷静，及空泛之处除开；于是则此老年的思想者仿佛超出其一生的工作以上了，实则其事业因渗杂了无聊，甘美，辛味，诗化底氛雾，神秘底光芒，遂致毁败。柏拉图晚年便如此，还有那伟大底法国人，严格底科学之拥护者与约束者，没有这世纪里任何英国人德国人可以比肩的——奥古斯孔德，到后

来亦如此。再其次，疲劳的另一标识，那在思想者少年时代在胸中所激荡之矜持心，在“无有”中寻到快乐，这时也衰老了，他便如目不暇给的人一样，努力抓捉求满足的粗鄙底现成底工具，便是寻求着同于实际者，统治者，有权者，劫盗者的快乐之满足，从此他将要立起建筑，长垂其不朽之名，不仅是空洞底思想建筑了：现在一切在辩证和反对的疆域内以太似的胜利和光荣，于他算什么呢！在书卷中的不朽，于他又算什么呢？一个读者的灵魂中颤动底欢忭，于他更算什么呢！反之，建筑却是一个殿坛——他是知道的，一个石筑的坚固底坛殿，足使他生时的神灵更安居，优于柔和底少数底人们的供奉。也许他这时方算第一次感觉着那敬爱，那于天神却比于人更重要的，而他整个底存在，便在这太阳的光被中暖熟起来，甜美起来，如秋中之果实。诚然，他也更神化而且也更美化了，这伟大底老人——然即使如此，也仍是他的老年与疲惫，允许他这么成熟，化为沉静，在一个女人光明底半神化中，休息下去。现在是过去了那早日的勇猛底，有比自己更高超的徒弟的希望，便是希望有真实底思想继起者，真实底敌手：那希望生于当时未衰的力量中，自觉的矜持中，那是无论何时自己也可成为自己本身教义的劲敌与仇仇的——然此时却希望有亲密底同党之士，不迟疑底来共患难的人，生力底援军，助使，及冠冕堂皇底侍从。现在他根本不能支持那可怕底寂寞了，如每个前进底突飞底智者之所居；从此他迁居于被崇拜者之境地里，多人的社会里，爱抚与感触之区域中，也要像一切宗教者一般，在本教会里庆贺其所宝重的，甚至他将要创出一种教派，单是为要获得此教会，使之属于自己。这年老的智者便这么生活了，不知不觉地走到教士与诗人的歧路之近旁，以致使人不敢记忆起他那明哲底严肃底少年期，那从前意志上坚定底

伦理,那真诚底雄猛底对于模糊与无聊的羞恶。在年少日他若自拟于其他的老年思想家,则度量其强力,肃然自警觉其力量之乏弱,于自己的批评也很冷静,很自由:但现在一比拟,则独自陶醉于一己的感情中了。从前是很勇猛地有待于后之来者,愿意欢乐地看到一旦自己在他们的大光明中沦没;现在却以不能为最后一人而痛苦了,他想在自己送给人类的遗产上生出一种什么方法,给人们一种统治底思想者的畴范,他恐惧而且贬斥独立思想者的骄傲与好自由:——在他以后,他不愿有任何人让智慧将其完全,自由地主理着,他自己要成为壁垒而永存,一让思想的火焰攻打去,——这皆是他的私心底,也许还不止是私心底愿望!但在这种愿望后的坚确事实,便是他自己于自己的教义也宣告停止了,在其中立出界碑,"至此为限"。他一面将自己圣哲化,一面也展出死亡的证明:从此以后他的才智敢于不更向上发展,他的时候也迫近了,时针已指近。倘若一个大思想者企图从自己作出与将来的人类相联系的建设,便可决然的推定,他已超过自己力量的最高峰,而且也疲倦了,迫近他的日落。

543 毋以情感为真理之辩解

你们和善而且高贵底幻梦者呵,我认识你们!你们想保持权利,在我辈之前,但也在你们前,尤其在你们前!——而一种兴奋底纤敏底恶心,却时常刺痛你们驱使你们刚刚反对这种幻梦!你们将怎样多方,将这种心思欺瞒过麻醉过!你们多么憎恨着朴实者,简单者,纯洁者,多么羡慕那天真底眼睛!那良好底知识,其代表便是渠们,其声音你们在自己中太清晰地听到,怎样在怀疑你们的信仰,——你们又怎样疑惑它,疑其为恶习,为时代病,为你们本

身情智健康之失调！直弄到憎恨批评，反对科学；摒弃理智！你们将伪造历史，使之为你们的辩证，也将否认德性，以免其将你们的理想与神圣贬入黑暗中！陆离底彩绘，却缺乏理性的基础！表现的光焰和强力！银灰色的烟雾！芳馨底黑夜！你们知道怎样放光明，怎样施黑暗，怎样以光明造黑暗！诚然，当你们的感情趋于激越时，必有一刹那你们将说：现在我已劫获到良心了，现在我是高兴，勇敢，无私，大度，现在我是诚实了！你们多么盼望这辰光呵，能得情感给予你们自己于自己充分底绝端底权利，及无罪底天真，能得在战斗，麻醉，希望中，超然忘形，脱略一切疑惑，能可这么批判说："有谁不能如我辈之超然者，必不知真理及真理之所在！"你们多么盼望找到同于你们的信仰者在这情况——这是智慧之累的信仰——中之同人，从他们的火炬上引燃你们的光焰！关于你们的苦难呵！关于你们神圣底谎骗的胜利呵！你们必须这么苦难地自处么？——必须如此么？

544　今人怎样治哲学

我看到了：我们现代治哲学的少年，女士，及艺术家们，所希望有得于哲学者，刚与希腊人所得于哲学者，相反！有谁没有听到那不断底欢呼，哗然于柏拉图式的酬对的反复论难之次的，以及那于合理底思想之新感兴之鼓舞的，他懂到什么柏拉图，懂到什么古代哲学？从前人醉心于严格底朴质底各种名理的游戏，推阐，反驳，归纳——那种醉心，也许只有古代在音乐上的同样严格而且朴质底复曲作者（Contrapunktiker），方能体会到。那时在希腊人的舌根上还留着那不同底，古老底，在从前是全能底趣味的余甘：而代之而起的新趣味，那么幻术似的奇妙，以致人们歌咏辩证术，这"天

神的艺术”，如流咏爱情。然那已往的趣味，是限思想于伦理的范畴中，其间有不易底成见，不移底事实，除了威权的根据外，没有其他的理由：以致思想等于传言，一切语言和辩证的韵味，皆固定于形式里（无论何处，凡内容被认为有普遍性有永久性的，只有一种大底魔力；便是形式变换底美妙，这便叫风尚。从荷马以来希腊人便欣赏诗人，后来也崇拜雕刻家，但皆不好尚原作，而独喜其仿造）。苏格拉底，方算发现了不同底魔力，即因果关系的神妙，推理与寻源之快乐：至于我们现代人，已习惯于逻辑之必需，为其所吸引，以致这成为舌上的常味，也因此必然地反对那嗜欲者阴暗者了。然凡彼之所弃者，又重为今人之所取：你们的深微底奢望，好使人相信你们的灵魂是例外，并非辩证底生存，却是——例如是“灵感底存在”，有天赋的“内心的意识”，或有“智慧的正观”。尤其是你们愿成为“艺术底性格”，脑中有天才，体中有魔力，因而于此世于彼世皆有特殊权利，便是有天神的特权，不必可思议。——现代哲学便是这么趋向了！我诚恐他们有一天必然发现自己弄错了，——他们之所希望者，是宗教！

545 但我们不相信你们

你们甚愿自作认识人类者，但我们不能让你们这般溜过去！我们不当看到，你们较实际装成的更老练，更深沉，更兴奋，更完满的样儿么？在一个画家，我们已觉到他的笔触下有何种僭越之处；在一个音乐家，我们已听到他那种度曲的态度，是好像比该音乐本身，希望出之更高。你们在本身上经验过历史么？震动，地震，长远底忧悲，闪电似底快乐？你们曾经和大大小小底傻子一同傻透了么？你们真负担过善人的大梦与深忧么？以及极恶底人的苦与

乐么？有之，则可和我谈道德，否则无需！

546 奴隶与理想者

耶毗克退（Epiktet）式底人，真和现代追求理想者之趣致不同。其生存之长期紧张，向内心的精进之推索，眼光之收敛，审谛纯一，倘若向外界一趟接触；甚至沉默或简言：这一切皆是至严肃底勇猛的表现——这于我们的理想者何有，于这班尤其希求发展的理想家！这种人最是不梦梦，他厌恶这班理想者的夸示与扬名：他的勇迈，无论怎样大，还是不欲触动旁人，只承认一种和缓底接近，不愿败散任何人的佳兴——是的，他可以微微地笑！在这理想里却有很多古之仁道存！最优美的是，在他完全除去了上帝的畏惧，他严格地信仰理智，他不是说忏悔话的人。耶毗克退是一个奴隶：他的理想中人是无阶级的，在一切阶级中皆可以，但这尤宜求之于低级群众中，算是普遍底奴隶制下的沉默者，自乐者，为自我与外界抵抗，恒久居于最高底勇猛的形态中。然也自别于基督徒，其大别是基督徒生活于希望中，坚信“不可说底荣光”，受施与，求上帝的最高底眷爱与赐福，而不期之于己，求之于己：而耶毗克退则不希望，不施与己之所贵者——他占有它，勇猛地把持它，而且如这被劫掠，他可以和全世界争持。基督教是为另外一班古代中的奴隶而设的，为那班意志薄弱理性薄弱的人们，也是为大群众的奴隶。

547 精神事业之专制者

科学的路道，在当今可以不为此偶然之事实，凡人大概只可活

七十岁上下，所岔开了，如从前人那样。从前人是希望在这生之涯中，求知识之际涯，根据这种兴趣以估定求知方法之价值。微小底单独底问题与研究，是被小视的，人们希望捷径，人们相信着，因为世上的一切皆是好像为人而设的，则事物之认识，也限于人生的时分了。突然顿悟，以一言为一切的解释——是古人私心之所望：在钩瓶结或科仑布的鸡子的意象下，人们思索着一切问题，而不疑惑在知识上，也仿佛亚历山大或科仑布之达到目的，一切问题以一个答复解决之。“一个谜是得给解释的”：这是哲学家眼前生命之目标；起初是寻得这谜，将一切世界问题纳于最简单底谜的形式里。成为“世界上的解谜者”无边底奢望与欣欢，是思想者之大梦：没有什么可以值得他的经营，倘若不成为使他得到结果的工具！因此哲学成为为精神事业的暴君专制的一种最高争斗——以为这么一种专制是为某个最幸福底，深微底，敏锐底，勇猛底，有力底人预备下的，开辟着的——为某个个人！——这上面没有何人疑惑，而许多人还迷梦着，即叔本华尔也如此，要做这唯一底人。——这结果便是，科学在整个大体上因此伦理底限制而落后，而必需以更高深更大胆底基本意识治之。“于我何有！”——这是要写在将来底思想家的门楣上的。

548 征服着力量

试思至今所称为“超人底才智”，所奉为“天才”者是什么，则必达到这种悲观底结论，以为人类的智慧必低下而可怜：很少有才能，感觉着自我显然超乎这以上！嚄喑，为了这“天才”之无谓底声名！他的宝座建立起多么快，他的崇拜怎样随即成为习惯了！人们往往仍旧是长跪于力量之前——依照旧底奴才习惯——而实

则，当可崇拜之程度必需确定时，只能以力量中之理性的程度为准则：人必需计度，这力量是怎样为至高底某种事物所征服，而从此为其工具，为之役使！但这种计度上现在还太缺乏有眼光的人，普通以为推测天才还是荒唐事。因此，也许凡最美者，还沦于黑暗里，而且也许还未生出，便已汩没于长夜了——便是那戏剧，力量却消费于以天才本身为工作，而不施于天才之工作里，便是消于其本身之约束，于其幻想之洗涤，于问题与事件的奔凑之整理及选择上。伟大人在其伟大中，值得崇拜的，还隐晦如一颗太远底夜星：他之战胜着力量，不为人所见，因此也没有吟咏，没有歌人。已往的人类伟大的编次，也还没有定好。

549 自我逃避

有智慧上之痉挛的人们，于自己感到不耐和阴郁，如拜仑，或如何弗列德缪色耶[①]。他们作事，则逸如奔马，在其创作中，只感到一种极短促底几乎使血管爆烈底快乐与光焰，其次则因此而更感觉冬日之荒凉与忧恼，这种人怎能在自身里支持下去呢！他们渴望一种"超乎自我"以上的升华；如其为基督徒，有此渴望，则他愿升天，愿"与上帝合为一体"；如其为莎士比亚，愿升于热情生活的图象中；如其为拜仑，则渴慕行动，因为这较之思想，感情，著作，更能使我们忘我。也许"行动欲"根本便是"逃避自我"么？——巴斯喀尔(Pascal)要问我们了。而且在事实上！这句话可以用行动欲的最高典型人物证明：试想，以疯人医生的知识和经验，怎样四

① Alfred de Musset, 12, 11, 1810—5, 2, 1857,法国浪漫派之诗人，乔治桑之爱友。

个各时代中的大有行动欲者，皆有猝倒病（亚力山大，恺撒，摩哈默德，拿破仑）：一如拜仑之为此痛苦所征服了。

550 知与美

倘若人类以其崇敬与快乐情感，--归之于幻想与虚造的工作中，如其至今之所为则何怪乎遇到与幻想及虚造之相反者，感到冷酷与无趣。那欣慰，生于意见的至小而至稳顺底步骤与进步的，在现代科学方法上这么丰富的也为这么许多人奔迸出的，——这种乐趣曾不为人所信仰，不为这班习于遗弃现实，投入现相的深渊而寻求欢乐的人们所知。这班人以为，现实是丑恶的：但他们不想，即使是最丑恶底现实之知识，也还是很美的，一如谁之认识的多而广，最后必与觉着整个底现实——其发现时时给他以快乐者——之丑恶，相距很远，根本有所谓"本身甚美"者么？知识者的快乐，增加世间的美，将一切存在化为更光明；知识不独将美加于事物上，却不断地以之透入事物中；——愿将来的人类为此语作证明！其间我们却想起了一桩老经验：柏拉图与亚理士多德这么两个根本不同的人，却在何者为人类的最高底幸福这一点意见上相同，不但为了渠二人或人类，却是幸福本身，也为了最后福赐的天神；他们以为这在知识中，在一种熟练底寻求底而且发明底理解的行为内（不在何种"灵感"内，如今之德国的半个神学家及整个神学家，不在幻像中，如神秘主义者，也不在创作中，如一切实行者）。迭斯喀耳贴斯（Descartes）与斯宾乐萨（Spinoza）也同样批评：他们是怎样欣赏过知识呵！于他们的真诚又多么危险，以此成为事物底颂赞者！

551 将来的德行

缘何凡世间事物愈启明，则一切尊贵性愈减少？难道恐惧竟是那尊敬的基本原素，于一切不认识者秘密者前所生的，教示投降于不可知者之前而求其恩惠的尊敬么？而世间岂不因我们的敬仰减少，也减损其于我们的刺激性么？而我们岂不因恐惧也减损了我们本身的高贵与尊严，我们固有的威望么？也许自从我们大胆地思想世界及自己，便不大看得起世界及自己了么？也许必有这么一种将来，这种思想上的胆量之生成，隐然自觉为凌驾人与物的至高勇气，——则最智慧者自视为最勇迈者而将甚藐视一切生存么？——这种勇气，与过度的狂情差不很远，却为至今人类之所无有。——嘿，诗人们皆可如其往者之所如：——观象者，与我们谈世上可能之事么！而现在，因真实与往者皆得从他们的手中取去，也必得取去——因为无罪底使用伪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愿意让我们预先感觉到一点将来的德行么！或者说那些永远不会在世间出现之德行，即今其很可能在世间何处有之——讲那发紫色光焰的天象图，指示满天河的纯美者！你们这班理想之天文家，你们在那里？

552 理想底自私

有比精神之孕育的情形更神圣底情形么？一切，人之所为者，为之于这种沉默底信仰中，这必需于我们中之生长者怎样有些益处！也必需于那秘密底价值，我们想起也甚快乐的，有所提高！这么，人将避开许多人，毋需十分强迫自己！也将抑制一句强烈底语

言不说，反妥协地和人握手：孩子应生于至温柔与至善中。我们将忌讳我们之深烈与猛厉：仿佛这将倾注一滴恶毒于最亲爱底尚未相识者的生命之杯里！一切皆隐蔽了，依约底，不知，不知怎样，但等待着准备有准备。其间我们在心中主宰着深沉底无责任之纯洁化底感觉，如观者在未开幕时的心情——这生长着，迫近那日子：我们却毫无把握，不测其时刻，不知其价值。单单是明白着每种间接底，福赐底，与抵抗底影响。"这儿生长着的，比我们伟大"——这是我们私心的深望：我们为之准备一切，使之繁荣的来到世间：不但是一切有益的，却也是我们灵魂的欢乐与光荣。——人应该生活也能够生活于这种虔诚中！无论所期待者是行为是思想——我们对于一切实际底完成的关系，与孕育不会两样，而且也应将一切"愿望"，"创作"这些过激之谈，一概刮到风里去！这便是正当底理想底自私主义：时时安排着，儆醒着，保持着心神的安谧，使我们的结出果实美丽的完成！于是，用这种间接底态度，我们为裨益一切者准备着。守护着；而这种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情调，这种高傲而又和缓底情调，是一种膏油，也染到广被到不安定底灵魂们身上去。——但孕育者真可惊奇呵！那么我们也不妨使人惊奇一下，倘有旁人成为孕育者，我们不恼他！即算见其往下很坏很危险：也不要让我们对于转变者的尊敬，落世间的公理之后，那不许法官及执绞刑者触犯孕妇的公理！

553 在曲道上

这整个底哲学及其曲径将通往何处呢？比起将一种恒有底强烈底欲望翻译到理智中而外，还做了什么旁底事么——欲望于和暖底日光，流动而温爽底空气，热带的树木，海洋底呼吸，新鲜底肉

食与蔬果的供养，温水为饮料，长日的闲静底散步，希少说话，稀少而且慎选底阅读，寂寞以居，纯洁而简朴而且如兵士样的习惯，总之于一切我所最好的最能容纳的事物之欲望？一种哲学，根本不外乎个人饮食的欲望么？根据我的风度，我的高深，我的兴味，我的健康状态，而寻着我脑筋里曲折底路线出来的欲望么？当然还有许多旁底以及高等底哲学光华，也不但有比我这些还阴暗还苛求的哲学——然也许这一切皆不过是这种个人欲望的智慧底曲道么？——这儿我想起新近在湖边的山崖间看到一支蝴蝶在寂寞地绰约地飞翻，那儿有许多佳花卉：它飞来飞去，不顾虑他只能活一天的生命了，夜间于它的脆弱太寒冷。也许可以发明一种为它的哲学：即算这已不是属我的。

554 进步

当人们称颂进步，必定是称赞着运动，及不使我们居于原处的，——这在有些情况下是很有功，尤其是倘在埃及人中生活。在动底欧洲，运动是如人所云，“当然底道理”，——呵呀，只要我们也懂到一点点这道理！——则我将称赞进步，与前进者，那便是时常将自己落后的人，而且他根本不顾及有谁跟上自己。“当我停止时，发觉只有我自己一人：我缘何停止！荒野也还广漠！”——前进者这么感觉着。

555 至微小的也足够

人应该避开许多事件，倘若知道即使最微小底事也够给我们大底影响——而人们还不避开。——思想者心中应于一切事物上

有约略底规律，于他所还愿意经历的事物上。

556 四德

于自己于友我者忠实；对敌人勇敢；对为我所征服的大度；而且时常——有礼：这是四大德行之期于我辈者。

557 击仇

即使是坏音乐，即使是似是而非底理由，倘若向敌人进攻，便多么好听。

558 亦不隐其美

我爱其清如水的人们，用波普[1]的话说吧："即是污泥也于其清流中使人看到。"就是他们也还有一种虚矜，当然是少有底，高贵底：愿意只让人看到污点，而流水之清澄，使人因而看到其污点的，却不让人看到。伟大如释迦牟尼，方想出了这少数人的虚矜，在这种话里："使你们的罪恶见于人前，而将你们的美德隐掉！"但这却是叫不给世人以好榜样——这是一种妨害趣味的罪过。

559 "不必太过"

怎样往往劝人立出一个目标，他所不能达到的，超乎他能力之

① Pope Alexander，1688—1744，英国诗人。

上的，以便至少能达到他的力量最紧张时所能达到的程度！这真那么有价值吗？岂不是照这种主张行事的人们，在他们最佳胜底行为里，必能得到一些过激与憔悴，因为他们太紧张了吗？岂不是因此在世界上传布了一种劳而无功的灰色，因为人只看到斗争底竞争者，可怕底形容，而从来未曾看到一个戴华冠的英气勃勃的胜利者吗？

560 制之在我

人可以治理自己的情欲，如园丁，而且，这是很少人知道的，可以将忿怒，同情，怨恨，矜持这种种心情的萌芽，很有益的很有结果的地培植起来，如棚架间之硕果；这可以根据着一个园丁的好底或坏底趣致，同时仿照法国的或英国的或荷兰国的或中国的式样；人可以让自然管理一切，只在这儿那儿加上一点装饰或洗涤的工夫；可以毫无一切知识和思考，让植物在自然的宠幸与阻滞中滋生，使之在内夥中间竞争出结果——是呀，人也可以在这种荒野间自得其乐趣，自愿得这种乐趣，即今其中也有其苦处。这一切于我们皆是自由的：但多少人知道这是随我们自由的呢？多数人相信自己，岂不是如同信仰着完满底长成底事实么？大哲学家们岂不是将图章——人性不变论——盖在这种成见上么？

561 幸福之显现

像画家一样，无论怎样画不出天空的真色彩来，便需要将其画山水的各种颜色，减少些强度，较自然的调子稍低：像他们这样用了这技巧，达到光彩的逼真及调子的和谐，与自然的相合：那么诗

人与哲学家也应知道补救，幸福之光采之不能达到，必将一切事物自然的颜色画的稍阴暗一点，则其光之所布，显然更融和，与美满底幸福相似。——悲观论者，将一切事物的最浓黑最阴暗底颜色描出了，只消耗着火色与光芒，天上底光华，以及一切有强底照澈力与眩人眼目的；于他，则光明之所以为光明者，正是为着将黑暗加深，使人感觉一切事物较之原来更可怖。

562 守者与行者

直在冥土中古人方指出那一切飘流的幸福之背景，这于阿狄修斯及其同辈，便如海上的长明灯，——那背景，从此使人不会忘记的！阿狄修斯的母亲因为怀念她的儿子而忧伤而死去了！于此者，则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飘泊，于彼者，那静守者，温柔者，则为之心碎：往往是如此的！忧伤刺破那人的心，那经验着他的最爱者抛弃他的意见和信仰的，——这属于那悲剧，这班自由的灵魂们所演出的，——使他们也自己在其中体会到！这么他们也应该像阿狄修斯一样，到死者那里去一趟，减去渠们的忧伤，抚慰渠们的温柔。

563 伦常之谬执

世间原来没有“永远底公理”，便凡恶必报，凡罪必偿，——以为必有这么一种公理，实在是可怕底，少有益处底迷误：——正如以为凡觉其为罪恶者便皆为罪恶，也是一种谬见。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对于原来无存的事物上之意见，将人弄糊涂了。

564 经验之次

便是大人物们也只有他们五指宽底经验——紧接此经验之余，其思想也停止了：于是接着他们无尽底空虚，及其愚蠢。

565 尊贵与无知相联

凡我们所了解之处，我们的态度便和缓，愉快，触类旁通，凡学习够了，耳目留神过，则我们的灵魂也好像更柔韧，更宽和。但我们懂到的太少，学习的太贫弱，便很少握住一事，表现我们之亲爱：反之，要高傲地漠然地在城市中或自然或历史中走，装出这么一种冷静的态度，古怪底架子，好像这是一种有成算的模样。是呀，我们的无知及不欲求知，是巧妙地知道作成尊贵与个性的模样的。

566 平易地生活

最平易与最无妨害底生活法，是思想者的：因为，将这要点立刻说出吧，他刚刚最需要旁人所轻贱所不取的事物。——于是：他易于欢喜，不认识最奢费底求快乐之路；他的工作不劳苦，而有些融和，如南方好风景；他的日月不因良心责备而毁伤；他合理的吃，喝，休息，运动，使他的精神只见其宁静，坚强，明澈；他幸其有生，毫无所累，如何不乐；他无需社交，时时更温柔地守着他的寂寞；于今人之外有古人补充，在朋友方面也有弥补：便是友最好底古人。——使人想起是否颠倒了的兴趣和习惯将凡人的生活弄奢费了，也因此弄艰苦了，使人时常不堪忍受了。——另一方面说，则

思想家的生活正是最奢费底——于他，无所谓太好的事；刚刚与最好的离隔，是难忍底隔绝。

567 在战场上

“我们应于事物乐观一点，即令其不值得如此；尤其是我们长久的严肃处之，其实也不值得。”——在知识上的勇猛底士兵，作如是言说。

568 诗人与凤鸟

凤鸟示给诗人一卷燃烧着而且近枯焦底东西。“莫害怕吧！”它说：“这是你的作品！它没有时代的精神，更没有反时代者的精神；因此必须烧掉了。但这是一种好现象。有种种的朝霞。”——

569 为孤独者说

倘若我们不将旁人的荣誉，在私下一如在人前保持，我们便不是好人。

570 损失

有种损失，给灵魂一种伟大之感，因而遏住悲悼，如在高大底阴森底古柏树下。

571 精神病的救急方

最奏效的药是什么？——胜利。

572 生活应安慰我们

倘若像思想家样，平日生活于思想与感情的巨流里，甚至在梦中也追逐这种波流：则所望于生活者，乃慰安与宁静，——而有许多人则因要休养其生活，乃走入沉思里。

573 蜕变

蛇如不能蜕变则伤，思想者如禁止其变换思想，则殆。

574 莫忘

我们升上去愈高，则凡不能飞者在下面显得愈小。

575 精神上之长征者

这班猛健底飞鸟，飞向远方与极远底远方的——当然！必有其不能再前飞之时，降于一根桅竿上或一个荒崖巅——而仍然那么感谢这荒伧底投止所！但谁敢说，在渠们前面便没有更伟大更自由底路程了，而渠们也只能止于人之所可及处呢？一切我们的导师和前驱者，终于也皆止住了，而且疲倦而止之后，也不是最伟

丽而最振刷底仪容:你和我也将一样的!但这于你我算什么!还有旁底鸟可以更前飞的呢!这,我们的意见和信仰,要与渠们赌胜负,而高翔而远举,刚越过我们的头顶,胜过其在高空之无力,从那高处望着远方,看到比我们更有气力的鸟群,向我们奋飞的方向飞去,而那中途一切还只是海呵,海呵,海呵!——而我们到底要到何处去呢?难道要飞过大海吗?这强烈底兴趣,比我们任何快乐还要胜过的,将驱策我们何往呢?为什么刚刚取这方向,向那人类的日光已落之处所?也许后人将谓我们也向西去,是希望达到印度,——而我们的命运是在无际上毁灭掉吗?或者,兄弟们?或者?——

快乐的智识



再版原序

一

写在这本书前面，单是一篇序言也许是不够的；而且总归是存在着疑问，凡未尝有过这样底经验的人，是否因各种序言便能更接近这书中所记述的经验，这书，仿佛是出之以融风的絮语：中间尽有狂放，彷徨，矛盾，四月里的天气，使人常常想起严冬的近来，以及冬天的胜过；这胜利，要来的，必来的，也许是已来到了……欣幸之情，源源波腾而出，好像有最出乎意表的事已经完成，是病好了的人的欣谢之情——因为恢复健康便是这出乎意表之事。“快乐的智慧”：这意义便是某个精灵的狂欢节，这精灵抵抗了可怖的长期压迫——忍耐地，严肃地，冷酷，不降伏，但也没有希望——而今突然为希望所激，健康之希望，恢复之醉心。何怪乎，因此许多无

意识和愚蠢中皆随之发露了：许多放恣底柔情，浪费于种种问题上，这些问题大率皆有多芒刺的皮肤，实在不宜于受爱抚与招邀的。这全部书，无非是长期的离索与乏弱后的欢欣：庆贺力量之复原，对于明天和后天的信仰重新苏醒，突然感到抑又预感到将来，和近的探险，与重新开展的海洋面，及重经许可重加信仰之目标。于此，则我的后面是一些什么呵！在青春中这一片荒凉，枯竭，迷疑，冰寒，这处非其位的袭来的老境，痛苦这暴君，又更为高傲这暴君所压制，拒却了痛苦的一切效果，——效果即是慰安，——这激烈底寂寞，当作武器，以拒却病态的近于透视的人类藐视，这只居于辛，酸，痛楚的智识中的严格限制，如憎恶所安排下的，（因精神食物之不慎和姑息——有人称此曰浪漫吧——渐渐养成的憎恶，）——啊，有谁能够体会我的这许多心情！有人能够体会的，必将更加原谅我，不仅此区区顽劣，放纵，与"快乐的智识"而已——例如寥寥这几首诗歌，今兹附入这书里的，某诗人用难于原谅的态度和一切诗人寻开心的诗歌。——啊呀，不仅是诗人及其美妙"诗情"，为这恢复健康者所要寻开心的：谁知道他为自己寻一样什么牺牲品，什么可摹拟的原作之怪物将使他兴奋呢？"悲剧开始了"——这无顾忌到可虑的书末尾如此说：留心提防吧！有特殊的坏与邪恶的什么在自白："摹拟剧开始了，"无疑的……

二

——我们姑且抛开尼采吧：尼采恢复了健康，与我们有何干系？一位心理学者懂得这样引人入胜的问题很少，例如健康与哲学之关系，设若他自己病了，也带了他整个科学上的好奇心理到病中。因为人，只要他成为个人，便有他个人的哲学：但这其间便有

显明底区分。在这人是他的缺点化为哲学，在另一人却是其富足与力量化为哲学了。前者是需要他的哲学的，无论其为撑持，安慰，药剂，救治，升华，自我之离隔；于后者哲学只不过是一种美丽底奢华品，至上也不过是一种胜利底感谢的欢欣，终于要以宇宙底大楷写在观念的天上的。此外，却是较通常的状态下，是困苦底情况推治哲学，如在一般病态底思想家——也许病态底思想家在哲学史上占着过重的势力：——思想在疾病的压迫下将如何转变呢？这是关系心理学者的问题，在这儿方能有实验。不殊于一位旅行者之所为吧，他决意在某点钟醒来，于是宁静地让自己睡去：我辈哲学家一时也将身心交给了疾病，设若我们病了的话——我们仿佛将眼皮合下了。正如那人一样，知道有点什么未曾入睡，有点什么在计着时辰，在一定的时分唤醒他，我们也知道决断的时分当发现我们已醒——于是有什么突然跳了出来，捕获了正在动作的心灵，我是说在其软弱或退转或降伏或化坚刚或化阴郁之际，以及一切心灵上疾病底状态下所称呼的，这在平常健康时候是与心灵的高傲相违背(因为在古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高傲底心灵，孔雀，良马，是世界上三种最高傲底动物。"——)人在这么一度自问自试之后，便学到以更深锐底眼光观察从来一切所以为哲学者；从此比从前更能猜测思想上的不自觉的歧途，隘巷，休止所，和光明处。恰恰是怀着苦痛的思想家，当作病人一样，被引入被误入的；从此便知道疾病的肉体及其需求，是不知不觉地将心灵驱迫引诱向何处去——向日光，寂静，温柔，忍耐，医药，滋养，在任何意义下。每种哲学，以和平高于战斗的，每种伦理学，消极底论点解释幸福的意义的，每种玄学与科学，承认终极，便是任何穷尽的情况的，每种过重底美或宗教的希求，希求彼土，下世，外境，上界的，皆可疑问道，是否疾病引起了这哲学家的感兴呢？生理上的需求，在对象，理

想，纯精神这些外衣下不自知地乔装着，其远及至可惊人，——而且我曾经常常问自己，在大体上看，哲学是否纯为肉体的解释与肉体的误解。在最高的价值估定后，所以引导思想史的价值估定，藏匿着对于肉体机构之误解，不论其为个人，或阶级，或整体底民族。人可以将玄学上那种种武断的谬论，尤其是那些问生存之价值的答案，当作某种躯体的症候看；如果这种世界之肯定或否定，整个的用科学衡量，中实无一毫涵义，则正可供史学家与心理学家之参考，为更有价值之提示，如上所云，当肉体上的症候看了，其佳况与恶况，其盈满，多力，在历史上的自尊，或其阻滞，疲困，乏弱，其对于完结的预感，其求完结之意志。我仍是期待有一位哲学医生，在这名词特殊意义里——一位研究人民，时代，种族，人类的集体健康的哲人——有一日有这种勇气，将我这怀疑推到极端，敢于说出这样的话：凡治哲学，从古至今未尝涉及“真理”，却是治了些旁的东西，比方说健康，未来，生长，权力，生命……

三

——由此可以推测，我之与此沉重底病期告别，不无感谢之情，其间我所获得，至今还没有罄尽：因我很清楚地自知，在我这多变化的健康情况中，大概预先识得心灵之各种强健处。一位哲学家，经历过各种健康程途，而且常是从新经历，便也算穿透过这么多种哲学了：除了将他那情况每趟变换为最灵明底形式与距离，他更不能怎样，——这种变换的艺术便是哲学。我辈哲学家不比普通人可以自由将灵魂和肉体分开，更不能自由将灵魂与心智区别。我们不是思索底蛙，也不是观察或记录的机械，有冷静底胃肠，——我们必须不断地从苦痛中产出我们的思想，且慈母似的分

给之以我们内中之所有，血液，心肠，气焰，快乐，深情，苦痛，良知，命运，和不幸。生命——这在我们，便叫作将我们之为我们者，不断地化为光明和火焰，且将凡遇到我们的一切如此变化；此外我们更不能怎样。至若关于疾病：我们岂不是被迷惑到要这样问，这根本是应离开我们的吗？只有大苦痛才是心灵的解放者，成为大疑惑的教师，疑惑将每个 V 字划成了 X 字，一个真正的 X 字，倒数第三个字母……只有大苦痛，长期悠缓的苦痛，仿佛我们被生绿的湿柴薰烧着，强迫了我辈哲学家降入最深底深渊，于是祛开了一切信心，善意，掩饰，温柔，中庸，我们前此将我们的人性寄托其中的。我怀疑，这种苦痛是否使我们"化为善良"；——但我知道，这使我们"变为深沉"的。即令我们学到将我们的高傲，讥嘲，意志力，与这种痛苦的对称，像一个印第安人一样，无论怎样被虐待，对于虐待者只吐他的舌端之恶毒而不伤；即令我们从此苦痛逃入东方人的虚无——人称此曰涅槃，——逃入那默然漠然无视无听的降伏自我，忘却自我，灭息自我之境地：人一旦离脱了这长期的自我统制之危险练习，便宛若另是一人，更加多了几个疑问号，尤其是增添了一种意志，从此要问的更多，更深，更严肃，更坚韧，更恶劣，更沉静，不像前此之所问者。对于生命的信仰是去掉了：生命本身成了问题。——但请不要以为人必因此化为忧郁者了！便是生之爱恋也仍然可能——只不过爱的不同而已。这是好像对一个使我们怀疑的女子的爱。……一切成为问题者的刺激性，在 X 这字上的欣赏，对于这班智慧者增添了智慧者，好像是已过大了，以致这欣喜不时常像一道明朗底光芒，时复照射在成问题者的一切困难上，不安定者的一切危险上，甚至于恋爱者的嫉妒上。我们知道一种新的快乐……

四

末了，且使最重要的话不致没有说出吧：人从这种深渊，从这沉重底病里，从这沉重迷疑之病里退出，宛如新生了，脱去了一层皮肤，变成更敏感，更邪恶，于快乐有了更精深的味觉，于一切善事有更柔软底舌头，有更乐观底意识，俱伤了第二种较危险底在快乐里的天真，同时更似儿童，却也比从来百倍精炼了。啊，从此粗糙沉滞棕黄色的享乐，于他多么格格不入了，如这班享乐者，我们的“有教养者”，我们的富足者统治者所知的享乐！从此大市场上的噪音，如今之“有教养的人物”和大市民，以艺术，图书，音乐，及精神上的醇酒，为“精神上之陶醉”，放情沉溺其中者，在我们听去感觉多么恶劣！于今戏场里任情的叫好，使我们耳朵多么刺痛；一切浪漫的骚动，意识上的纷纭，如有教养的下流人物所爱好的，及其整个向伟大者崇高者奇特者的喧呼，在我们的趣味上多么感到陌生，不可耐！不同的，倘若我辈从病里恢复过来的人，仍然还需要一种什么艺术，则这必定是另外一种艺术，——一种讥刺底，轻淡底，飘逸底，天神似的简穆，天神似的巧妙的艺术，如一朵明丽底红焰，上浮入无云的太空！尤其是：为艺术家的艺术，只为艺术家的艺术！我们始终懂得其中最需要什么，喜悦，每种喜悦，我的朋友！也当作艺术家：——我愿于此指证。有些事我们知道得太清楚了，我辈知者：啊，于今当如何学着忘记，学到无所知，像艺术家一样！至若我们的将来怎样：很难再找到我们在埃及青年那样的路上了，那青年夜里使神庙不安，拥抱着神像，极想将一切因很多缘故藏匿的，隐蔽的，发现出来，置于光明处。不然的，这种恶趣味，这种向真理之意志，向“无论怎样要真理”，这种爱真理的少年人的狂

情——皆使我们厌恶：于此我们皆太老练，太严肃，太欣喜，太枯焦，太深沉。……我们已不相信真理还是真理，倘若给它揭去了面幕；我们已活的够久了，相信这不错于今在我们是适当的事，不看一切事物的裸形，不是一切事皆参与，不要一切事皆了解，"知道"。一位小女孩问她的母亲说："真的是亲爱的上帝无所不在吗？但是我觉得不对的。"——向哲学家的一个提示呀！人应该尊重那羞惭，"自然"以之自隐于谜疑和各色变幻后的。也许真理便是一个女子，有原由不显示它的原由么？也许它的名字用希腊文说便叫"巴波"女神？……啊，古之希腊人！他们知道怎样生活：因此便需要勇武地自止于表面，绉褶，和皮肤；崇拜外形；信仰形式，调子，文辞，现相的全部阿仑坡领域！这班希腊人是肤浅的——出自深沉！而我辈精神的冒险者，攀登了现代思想最险绝底高峰，从那儿环视过，下看过，岂不是又正回到这地方来了吗？在这方面我们岂不也是——希腊人吗？形式，调子，文辞的崇拜者？正因此为——艺术家吗？

卷　一

1　生存目的之教师

我无论用善的眼光或恶的眼光看人类，我发现他们只有一个使命，或全体或个人：便是作一切凡有裨于保持种族的事。当然，这诚不是由于爱这种族的感觉，却是简单的因为在人们中间，没有比这更古老，更强烈，更坚固，更不可胜过的本能了——因为这本能正是我们的种族和群众之元素。凡人用寻常底短视，直率地将邻人分为有益的和有害的，善人和恶人，但一从大体上看，一从整个，经过长久的推敲，便要对于这清算和区分怀疑起来，终于搁下了。也许最有害的人往往是最有益的人，从保存种族上看；因为他或由他的影响，尚存留着旁的性情，若没有了这种性情，人类也许早已衰弱或腐朽。憎恨，幸灾乐祸之情，劫掠和统治的欲望，皆属

保持种性的惊人底经济法，虽则是很奢费底且从整个看来非常蠢笨底经济：——但将我们的种性保存到现在，可算证明。我已不知道，你，我的同类和邻人，是否能够纯为种族的害处，“不理智”而且“恶”的生活着；凡足以损害种性者，也许千万年前早已消灭，于今是在上帝也不可能之事。放纵你的最好或最坏的情态吧，或者根本就堕落下去！——于此二者你大概总仍可算人类的促进者和行善人，可以因此有你的称颂者，———如不乏唾弃你的人！但你始终找不到有人懂到将你个人，在你的最好处加以侮蔑，将你这苍蝇似的蛙似的无边底可怜状态，使你明白想象出来，如你的真情实境！嘲笑自己，如人之从整个真理出发之必嘲笑者，这方面是从来最优秀者还缺乏真理意识，最多才者还不够有天才！便是笑也许还有一个将来吧！设若这句话：“种族便是一切，个人便是无有”——深入人心，与人道一体，而且倘是无论何时何人皆可走进这最后底解放和不负责之门路，然后嘲笑也许自与智慧结合，然后也许只剩下“快乐的智识”。于今却还是完全不同，于今生存的喜剧还未曾“自觉”——于今还只是悲剧的时代，道德与宗教的时代。永是从新出现道德和宗教的推进者，为维持风化而斗争的鼓动者，天良激发与宗教战争的教师，这表示什么呢？这舞台上这班英雄表现什么呢？——因为从来这皆是这台上的英雄，其余的一切，偶一出现者和太接近者，只不过做了这班英雄的准备，无论其当了机械，或幕布，或扮亲信者和侍儿这些脚色（例如诗人，往往不过当了某种道德的僮仆而已）。——这许多悲剧者是为了种族的利益出演，不问可知，即令其自信是为了上帝的关系，而且自是上帝的使者在工作。当其促进对生命的信仰，便促进了种族的生命。“生活下去是值得的——他们每人都这么呼喊，——这一生中颇有些重要东西，生命之后生命之下还有些什么，你们留心吧！”那种情欲，

高尚人和普通人所同有的，保存种族的欲望，时时发为理智与精神上之热情；便有随之而来的一切道理了，而且尽力要使我们忘记，它根本是情欲，本能，愚蠢，无根据。生命是应该爱好的，因为！人应该促进自我及其邻人，因为！以及这一切应该和因为所讲的什么，在将来会讲的什么！要使此必然常是从自身发生而且毫无目的之事，从此现出是有目的而成，使人明知其为理智和最后底使命——便有伦理的导师出场了，为教示“生存之目的”的教师；于此他发明第二种不同底生存，于是因这新底技巧，才将这旧底平凡底生存，从其古老平凡的困难中救起。是呀！他根本不要我们嘲笑这生存，嘲笑我们自己，或更嘲笑他；于他，个人永是个人，是最初，是末了，是点伟大底东西，于他，没有种性，没有总数，也没有零。他的发明和估价，不论怎样蠢笨，妄诞，不论他怎样误解自然的过程，否认自然的条件：——其实从来各种伦理皆违反自然，蠢到极至，设若有一种统治了人类，人类早已消灭了——总是！总是每次“英雄”登台之后，达到一些新成绩，嘲笑之惊人的反面，许多个人深心震动，想：“是的，生活下去是值得的！是，我值得生活下去！”——生命和你和我和我们大家，一时又重新于我们有趣了。——然而不可否认的，长久以后，笑与理智及自然，胜过了每个这班伟大底生存目的之教师：短促底悲剧，终于常是归入永久底生存之喜剧，“无数酣笑之波流”——用耶示洛斯（Aeschylus）的话说——终于要将最伟大底悲剧也淘尽了。虽有这一切解释底笑，终因这班生存目的之教师常常出现的缘故，人类天性在大体上有些改变了——现在人类天性多了一种要求，便是要求这种“目的”的教师和理论常常出现。人渐渐变为一种幻想底动物了，比其他一切动物多一种生存条件得满足：人不时要相信他已懂得为什么他生存；他的种族不能繁荣，倘使对生命没有一种时期底信仰！倘

使没有对生命中之理智的信仰！人类不时要从新宣告："有些东西是绝对不可加以嘲笑的！"而最明达底人道者将增加道："不但是笑与快乐的智识，也还有悲剧及其高尚底不理智，属于保存种族的方法和必然性！"——然则结果呢！结果呢！结果呢！你们懂么，兄弟们！你们懂到这起伏盛衰的新律么？我们也有我们的时代的！

2 智慧的良知

我常常有这一种经验，也总是重新抵抗它，我总不欲相信它；虽则我已有把握：大多数人是缺乏智慧的良知的；是呀，时常我仿佛觉得如要求这样的事，在人口最繁盛的大城中，竟如沙漠中一样荒凉。每个人皆用陌生底眼光看你，仍继续将他的天平使用下去，漫称这是善那是恶；而且倘若你指破这些砝码不够分量，也没有人脸红，——更没有人向你发怒：也许有人嘲笑你的疑惑吧。我是说：大多数人不觉得这可笑，便是皆信这样那样，在先未曾知道其正与反的最高最确底理论，在后也毫不追寻这些理由，——便是最有才能的男子和最贵族的女人，也仍属这大多数人以内。然则慈仁，精微，和天才，于我算什么呢，倘若这种道德之士在信仰与批评上容留如此怠惰之感情，倘使求真确之愿望，于他不算最衷心底希求与最深沉底需要——如所以分别高等人物与低等人物者！有些虔敬底人，我发现其对理智有憎恨，然我感觉这并不坏：至少也发露了不好底智慧的良知！但居于这不和谐的统治中，处于这生存的奇幻底"不定"与"多方"的状态下，而不疑问，不为疑问的想望和快乐所推移，甚至亦不憎恨疑问者，或许还引以为笑乐至于疲倦——这便是我感觉为可鄙者，便也是这种感觉，我于每个人最初寻求：——总有一种痴愚重复引动我，以为每人皆有这种感觉的，

如其为人。这其实是我的不公平处。

3 高贵与庸俗

于俗人，一切高贵广大之感情，皆觉得无意谓，因此最初便以为不可信；他们睛眼，倘若听到了这类事，好像要说"那里面也许有很好的利益吧，人是看不透四面的墙壁的"：——他们有些嫉妒高贵者，仿佛这人是从潜行道上寻求利益的。设若他们已十分明白其无自私自利的心肠呢，则觉得高贵者竟是一种傻子：藐视他的快乐，嘲笑他眼里的光芒。"人怎么能吃亏而高兴呢，怎么能睁开眼使自己吃亏呢！这必定是理智的毛病，与此高贵情感相联结的。"——他们这么想，一面轻薄地睥睨着：一如他们鄙视疯狂者从某种固定底谬见所发出的快乐。俗人之优越处，是清楚地看定了自己的利益，而这种在目的与利益上的思考，比自身最强烈底冲动还强：不使自己的冲动误人无目的之行为，——这是他们的智慧和自觉。高贵者与之相比，是较不理智的：——因为高贵者大度者牺牲自我者，其行动是为情感所驱，在其最优越之分际，他的理智完全停滞。一种动物，冒生命危险护持它的幼子，或在交尾期中，拼死追逐异性，是不思索死亡与危险的，它的理智一样是停止了，因为爱幼子或爱异性之欢情，与这欢情被劫夺之恐惧，纯粹将它统制了；它比平时较痴愚，如高贵者与大度者一样。他有些苦与乐之感情，到如此强度，使智慧只能沉默，或亦为之驱使：他的心便到了头上，从此人们便讲起"热情"（自然，这不时也有些例外的，如"痴情的转悟"，例如在芳廷列尔[Fontenelle]，有人有次将手放在心上，向他说："我的敬爱的人，你在这里面所有的；便也是脑筋。"）——普通俗人所以藐视高贵人者，便是这热情的无理智处，或理智之横

邪处；尤其是当此热情施之于对象，倘那对象的价值在他看来是完全想象底和率意底。他憎恶那倾倒于衷肠的热情下的人，但他懂到那诱惑，在此为专制君主的；然而又不能了解例如爱智识的热情人，何以能将其健康与荣誉置于不顾。高贵者的趣味，总是在于例外之事，在于普通被冷淡的事物，好像毫无甜味的东西；高贵人自有其特殊底价值估计。然又自信，这不是奇癖中的特殊价值估计，却以其所视为有价值与无价值，为寻常通行的有价值与无价值，因此便沦于不可解不可行的情态了。希有者，便是一位高尚人仍存得多少理智，以了解普通人之为普通人，且如此待遇他们：他总是自信其热情为一切人内中涵藏的热情，而且正在这信仰上充满了光焰与辩解。倘若特殊人物不自觉为特殊人物，他怎能了解普通人物，而且一般估计的恰当呢！——因此也说起人类的愚蠢，不合宜，和幻想，十分奇怪这世界跑的癫狂，且为什么不自委托于“其所需要者”——这是高贵者永远的不公平处。

4 保持种族者

最强烈与最恶劣底灵魂们，至今是最促成人类的进化了：渠们总是引燃了睡去的热情——一切有秩序的社会，必将热情催人睡眠，——渠们总是唤醒各种意识，如比较，反抗，喜新，好奇，立异，这种种心理，渠们强迫普通人以思想反对思想，以典型对照典型。用的是武器，推翻着界碑。尤其是损伤着虔敬；但也用了新宗教与新道德！这同一底“邪恶”是存于每个提倡“新”的教师与宣传者，这“新”总是使劫掠者蒙恶名，——即令其表白的很优雅，不立刻运动筋肉，不欲蒙恶名！“新的”在一切环境下便是“恶的”，作了劫掠者，要推翻一切旧的界碑与老的虔敬；只有“旧的”便是“善的”！每

时代中的善人，便是深入旧思想，且与之结果实的人；便是精神的老农。但每一片土地必定终于贫瘠了，因此必重复使用恶者的锄犁。——于今道德上有种根本错误的理论，在英国非常崇拜的：照这理论看来，“善”与“恶”之批评便是“有益”与“无益”的经验之总集；称为“善”的，便是保持种性的；称为“恶”的，便是损害种性的。在真理上，“恶”动机一样是最高度有益，能保持种性，和“善”的一样是不可少：——只不过其用不同而已。

5 无条件的责任

凡以为如要一般发生影响，必用激烈底言词声调，极动人的姿势与态度者，如革命政治家，社会主义者，有基督教或非基督教的宣传忏悔者，皆不能只有一半成功的人们：——这班人皆说起“责任”，而且常常只是说起无条件的责任——如果不讲起这，也没有用他们那种大激烈底情调的道理：这是他们很明白的！这么，他们便把住了道德哲学，那宣传任何一种强迫伦理的；或者便取了一大块宗教去，如玛志尼(Mazzini)曾经做过的。因为他们要使人无条件的信服，首先便必使自己无条件的信服任何种无讨论之余地的在本身极崇高的使命，自觉而且自示为其工具和仆人。这儿我们便有极自然底影响浩大底反对者，道德之启明与操怀疑论的反动者：但在少数。反之，这又有一班占多数的反对者，在凡利益教人服从，而声名与荣誉好像阻止这服从之处。如有人感觉自己失了光荣，是当了一位皇帝或党派或教会的工具，或甚至是金钱势力的工具，例如一位高贵世家子弟，恰是要当或必定当这么一个工具，在自己与在人前，则这人必须有哀情底原则，时时可以说出的：——是无条件的必须的原则，可以无羞惭的顺服，而且可以如

此示人。一切深微底奴性，紧紧地依倚强迫伦理，是那些要夺去责任之无条件的性质者之死敌：身分要求其如此，而且不但是身分。

6 尊严之损失

沉思，在形式上的尊严是完全损失了，凡人已将沉思者的威仪作为嘲笑的资料，已忍受不了一位古式的哲人。我们想的太快，在路上，在行走的时候，在作各种事的时候，即算是想最严肃底事情；我们不甚要准备，甚至也不十分要清静：——好像我们头脑里有一具转动不停的机械，便是在最不适宜的环境下也能工作的。从前看人，是有时他要思想了，——那也许算例外！——他要变聪明了，要集思虑在一点上：于是拉长了面孔，仿佛祷告似的，走路时便停住了脚；是呀，倘若思想"来了"，人可以在路上静立若干时分，——一只脚站住或两只脚站住。那样"于事情是值得的"！

7 学者的工作

有谁在现在欲将道德上的事当作一种专门学问研究，便将开拓一片广大底工作领域。各种情感应加以分别思考，一一从民族，时代，大大小小的人物上追寻下去；其整个底理智，及其一切估价，照射事物之光辉，皆应当给它显示出来！从古到今，凡使生存有声有色者，皆未曾有历史：换言之，那里有爱情，贪欲，嫉妒，良知，虔敬，残忍等等的各种记叙呢？便是一种法律比较史，或只说惩罚这一事的比较历史吧，至今也完全阙如。有人曾一日中之区分，工作日，节庆日，休息日等有规则的分配的结果，

作为研究对象的么？有人知道食物的道德影响么？有不有一种滋养之哲学呢(时时生起的反对素食或主张素食的争论，便已证明至今还没有这么一种哲学)？合群生活的经验，例如修道院的生活经验，有没有搜集过呢？结婚与友情的辩证，已经展示过么？学者，商人，艺术家，手工业者，这种种人的习俗——有思想家研究过么？其中有许多事值得深思的！一切，凡人之所视为“生存条件”者，与这观察上的一切理智，情感与迷信——是否已经穷根究底？单是观察各种发展，人类的欲望依于各种道德气候所曾达到的，也将能达到的，单是这种观察，于最勤学的人已经是太多的工作了；这需要许多代学者，有计划通力合作的学者们，方能将这里面的观点和材料探索至尽。同样的是于考证各种道德风尚不同的理由(“为什么这一种道德批评和价值标准的太阳照在这里——而另一太阳又照在那里呢”)。此外又是一种新工作，将这些理论之谬误指出，确定从来一切道德批判的根本。即令这一切工作皆完成了吧，更有一切问题中最疑难的问题出来了：科学是否能够给与人类以行为之目标，自从科学已证明它可以将许多目标取去，加以毁灭，——于是便会有实习，每种英雄主义皆可在其中得到满足的，一个若干世纪的实习期，可以将从古至今历史上各种大事业与大牺牲皆置于阴影里的。科学至今还没有建起独眼巨人的建筑；为此，时代也要来的！

8 不自知的道德

人的一切德性，为他自己所知道的——尤其是他以为足显示于身边的环境中的——其发展程序，与他所不自知的或知而不明的德性的，完全不同。人有不自知的德性，因其深微，可瞒

过深微观察者的眼睛，好像藏匿于虚无之后。这好像是在巨蛇的鳞甲上精微的雕镂：若猜想其为装饰或武器，便是错了——因为人用显微镜方可看到；便是用了工巧底高度敏锐底眼睛，为其欲示为装饰或武器的同类动物所无有！我们的可见的道德，特别是我们相信其可见的，自走它的路——与此同名的不可见的道德，对于旁人在我们既非武器复非装饰的，也自走它的路：也许完全是另外一条路吧，而且自有其线纹，精美，和雕镂，也许可以娱一位持着神圣底显微镜之天神。我们例如有我们的勤劳，奢望，和敏感：是全世界所知的了。——然此外我们也许更有我们的勤劳，奢望，和敏感；但于我们这种蛇鳞，那种显微镜还没有发明哩！——于此有主张本能道德的朋友们会说："好呀！他至少以为不自知的道德是可能的了，——这已使我们满足！"——啊，你辈易于满足者！

9 我们的爆发

无数种气质，人类在古年代养成的，软弱而且初胎，没有人知道其养成了，突然一旦暴露，则也许是在千百年后：其间是已经强固而且成熟。有许多时代，如许多人一样，好像完全缺乏这样或那样才能，这样或那样道德：但只须等待到曾孙玄孙吧，倘若有那么长的时间等待的话，——他们将高祖远祖的内中蕴蓄发露了，那种蕴蓄，是祖宗自己也未曾知觉的。时常儿子是父亲的揭发者：这人有了儿子之后，便懂得自己。我们皆有内中隐秘底园地和植物；或者，另外作一譬喻吧，我们皆是生长的火山，自有其爆发时候的：——但这时期为远为近，自然无人知道，便是"亲爱的上帝"也不知道的。

10 一种突变

一时代中特出的人，我最爱将其看作往古文化及其力量之突然出现的产儿；如同一民族的与此民族的风化的突变（Atavismus，突变，即隔多世遗传之故）：——这么，在他们方有可了解之处！他们好像奇异，稀有，特殊；有谁在自身中感觉这种种力量的，要护持之，与和这相反的外面世界相争斗，要尊敬之，要养成之：因此这人或则成为伟人，或则为狂人畸零人，只要他不及时毁败的话。从前，这些稀有的德性是很普通的，因此也被视为平凡：不曾使人特出。也许正为人所需要，所肯定；不能因之成为伟大，因为也没有因之化为疯狂与孤独的危险。——特别是一民族中的源流最古的姓氏和阶级，多发生这种古冲动的余波，而民族，习惯，估价，转变得太快的时候，便少有这种转变的可能性了。因为时率（Tempo），在民族发展的力量上，其重要--如在音乐上一样；在这事，发展上的缓调是异常需要的，如一种哀愁而且迂缓底精神的时率：——守旧的姓氏的精神，当然是这么一种。

11 知觉

知觉是有机体的最迟和最后的发展，因此也是发展上最不完善最少力量的一种。从知觉上生出无数的错误，以致一种动物或一个人，衰亡较其必衰亡之时为早——“超乎命运”，如荷马（Homer）所说的。倘若保存下的本能的团结不是这么特殊的强，则知觉大致不能作为制动器。由其颠倒的批判，和张开眼睛的梦想，由其不彻底与轻信，总之，就是由于知觉，人类必已灭亡了：或者说，

倘使没有前者,则这也就早已没有了！在一种作用构成和成熟以前,这作用是机体的一种危险:然只要是被严厉地统制着,是无妨的！知觉也是严格地被统驭了——一点不由其骄矜！人以为,这便是人类的核心;他的长住者,永久者,原始者,终结者！人以为知觉是一种固定的天赋的伟大！否认其生长,其间断！以其为“机体之统一”！——这种知觉之误认及其过高底估价,虽然滑稽,然有有益的结果,便是知觉太快的成熟,被阻滞了。因为人自以为已有知觉,便很少用力求得它,——便是现在这情形也没有不同！这还是一个全新底问题哩,刚在人类眼际露出微明,几乎还看不清楚的问题,将智识和合于己,且化之为本能,——这一问题,只有少数人看到的,是知道从古迄今只有错误与我们和合,且知道我们的知觉纯属于错误的少数人！

12 科学的目标

怎么呢？科学最终的目的,便是为人类创造最多的快乐和最少的痛苦么？怎样,倘若苦与乐联结不解,以致凡欲多得其一,亦必多得其二——以致有谁欲学得“彻天的欢呼”,必也得准备“忧悲至死”呢？大概也是这样的呀！斯多亚派的哲人(Stoiker)至少相信是这样的,而且他们很彻底,当其从生活上希求最少的快乐,以期得到最少的痛苦(倘若普通人嘴里时常说起:“最有道德者便是最快乐者”,则既是大众学校里的牌示,也是高贵者良心上的高贵处)。于今你们还可以选择:或是尽可能的少痛苦,短促的无苦——说来社会主义者和各派政治家,根本不能诚实地允许其民众,有多于此者——或者是尽可能的多痛苦,以为出生许多深微底,至今少有尝试的美妙与欢乐之代价！设若你们决定选取前者,

便是要压下而且减少人生的多苦，则也必同时压下而且减少享乐的能耐。在事实上，人可以用科学求达这个或那个目标！也许科学在现在以其减去人生的快乐之力量较为著名，使人更冷静，更端凝，更像斯多亚者流了。但它也可被发现为伟大底给与痛苦者——然后同时也许可以发现其相反的力量，其伟大底能耐，使快乐的新星球发光。

13 论权力感觉

"对他人作好事与作坏事，是使行自己的权力而已——人之所求者不过如是！作使人痛苦之事，是欲其感觉到我们的权力；于此痛苦比快乐是较为敏锐底工具：——痛苦总是追求原因，而快乐则倾向自守，不回顾。作好事与善愿，是对待多少依赖我们的人（这便是说，已习惯了将我们当作其生存的原因看）；我们欲增加其权力，因为这样也就增加我们自己的，或则是我们欲示之以居于我们的权力下的益处，——则他们也自足于其地位，对于我们的力量的仇敌，更能同其敌忾，准备战争。"设使我们为善或为恶而作牺牲，亦不改我们的行动的最后价值；便是将生命也付与吧，如为教会而死的殉道者，——这是一种牺牲，在我们的向权力之愿望上，或者在保持我们的权力感觉这目的上。如有人这么感觉"我保存了真理"，则他将抛弃多少他的所有，以保住这种感情！他怎能不将一切抛开，以撑持自己之"高"——便是超过旁人，那班缺乏"真理"者！当然，我们为使人痛苦，那情境远不及使人快乐的情境适意，纯粹的惬心，——这是一种象征，表示我们还缺乏权力，或揭发我们于此缺乏的烦恼；这带来了于我们已有的权力上之危险与动摇，而且因远望到报复，讥诃，惩罚，和不幸，使我们的天边也仿佛为浓

云所遮蔽了。只有权力感觉最敏锐与最贪得的人，也许乐于在反对者身上打一权力的印记；这种人若见则已经降伏者（是善待的对象），便感到累赘而且无聊。只看人怎样习惯于在生活上加些香料吧；这是兴趣上的事，或喜欢迟缓底，或喜欢突然底，或爱好安全底，或爱好危险底与勇往底权力增长，——他寻求这种或那种香料，一任其性之所近。在性情高傲的人们，一种轻易得到的劫掠是仿佛可鄙的，要碰到不屈挠的人们，可以成为对手的，他方能乐意，碰到一切难于得手的财物，也才高兴；对于苦痛者牺牲者，他们常是残忍的，因其不值得他们的争斗和骄矜——但对于同等的人却非常客气，因为倘若一旦找到机会与之战斗，争锋，无论如何是光荣的。在这种视线的好感之下，骑士道的人们，彼此习惯成了一种优雅底礼义。——不如此高傲的，不见得有大胜利之希望的，以同情最为适意：于他们则轻易的劫掠品——凡苦痛者皆是——颇为醉心。人称同情为快乐女郎的美德。

14 所谓爱情者

占有欲与爱情：我们感觉这两个名词多么不同！——然究竟可以是同一冲动，有这两种不同的称谓，一面从已占有者的观点加以贬斥，在他们这冲动有些近于宁静了，已为其"所有的"担忧；另一面从未满足者饥渴者的论点出发，又褒扬之以为至"善"了。我们爱旁人——这爱情岂不是求新占有品的一种冲动么？以及我们对智识，对真理的爱，以及各种向新奇的求索，不皆是一样的么？我们渐渐对于旧的，稳妥占领的东西，厌倦起来了，重复将手伸出去；便是最美丽底风景，若在那地方留连了三月，已经不一定能得我们的爱好了，而某处远远底海滨，又刺激起我

们的占有欲:占有品因占有总是要小一筹。我们对自己的爱好,竟以不时化新东西入我们自己自为保持——这便叫作占有。厌倦一种占有品,便是厌倦于我们自己(人也可为过多而苦痛的,——便是抛弃,分开的欲望,也可蒙"爱情"的嘉名)。设若我们看见某人苦楚了,便高兴利用这机会去占有他;例如慈善家与同情者皆好这样作,而他称呼在自身醒转的占有欲望为"爱情",且以此为乐事,如同有了新的向其招邀的征服。最明显的是两性间的爱情,自示其为谋占有的冲动:爱者必欲无条件地单独占有他所羡慕的人,他必定无条件地要求在其灵魂及其肉体上的权力,他要单独地被爱,当作最高者最可希冀者居于另一灵魂中,且加之统制。试想,这无非是将一片可贵的善美,快乐和享受,与外面的世间隔绝;又试想,爱者是立意要使其他的竞争者感到可怜与离索,要自作其金的宝藏上守护的天龙,为一切"征服者"和探险者中最无顾忌的人,最自私自利的人;更试想,于爱者本人,一切世界皆觉无谓,淡漠,不相干,而他也准备将任何事物作牺牲,任何组织搅乱,任何利害抛在脑后:则在事实上,人将惊奇这性爱上的疯狂底占有欲与不公道,在历来各时代中竟如此被褒扬,被神圣化了,是呀,人从这恋爱取得爱情的意义为个人主义的对称,实则它也许正是个人主义的最广泛底表现。这里显然是非占有者与想望者制作了这语言习惯——他们常是多数。那班在这范围里曾得到很多的占有与满足者,嘴里自然也偶尔流露出一句"愤怒底魔鬼",如那最可爱的最被人爱的雅典人苏弗克列斯(Sophokles):但耶洛斯(Eros,爱神)常笑这班诽谤者,——他们刚是他的伟大底宠儿。——在世间这里那里诚有一种爱情的继续,其中彼此的占有欲,化为向居他们上面的理想之共同的高尚的想望:但有谁识得这种爱情呢?有谁曾体验过?

它的真名是友谊。

15 从远处看

这高山使其所统属的境地现得各方面皆幽美，佳胜了：我们将这话反复一百遍后，便对之怀着好感，不复用理智，竟相信这山，幽胜的给予者，必定是这地方上最好的胜境了——便攀登上去，然感到失望。突然这山本身，和我们身边我们足下的风景，皆好像失了魔力：我们忘记了若干伟大，若干善美，只可以隔相当底距离望去，而且只能从下面不能从上面望去的，——只是这样它方能发生效能。也许你认识你身边的人们，他们只可隔了相当的距离看自己，以发现自身尚堪容忍，或还可观，还有生力；自知之明于他们是不值得介绍的。

16 过桥

与羞于情感的人们交友，必须自己稍能矫饰：他们若被人发觉其温柔，或热狂，及情感高涨之际，必对此人生出一种突然底憎恨，仿佛被人发觉了秘密似的。倘若人在这种时分不要使他们难为情，则最好使他们发笑，或说一句冷静底滑稽底恶言语：——他们的感情便冷下去，重复制住自己。但我将教训说在故事前面了。——有一时我们在人生的程途上那么接近，好像更没有离隔我们的友情与手足之情的东西了，在我们中间只剩下一条短小底桥。当你要走过来之际，我便问你："你走过桥到我这里来么？"——你便不来了；我再度请你过来，你只是沉默。从此在我们中间便来了高山，巨浸，以及只使人分离隔绝的东西，即算我们愿

意在一块，也更不可能了！倘若你现在只回想那小小底桥梁，你便无言——只有呜咽和惊异。

17 移开缺陷

我们诚不能以技巧使一种乏弱底道德化为富足的，充沛的，但我们能将此缺陷巧妙的归于必然，以致看到了不复使我们难过，也不因它之故而向命运蹙额。聪明底园丁也这么作的，将他的园地里的短小底水流引到一枚水仙的雕像的手臂上，如此便将其缺陷移开了：——而且有谁不像他那样需要水仙呢！

18 古之骄矜

我们缺乏古之华贵的色彩，因为我们的感情上没有古之奴隶。一位希腊的贵族，感觉介于他的高处与此最下的卑微之间，有如此间隔如此遥远，他的眼中几乎看不清楚奴隶了：便是柏拉图也未曾全然看到。在我们则不同，如我们这样惯于人类平等的学说，即算不惯于平等这事。一种人物，如不能支配自己，也没有悠闲，——这在我们眼里也还不算可鄙；这种奴隶性质也许我们每人都有，根据了我们社会组织和工事，完全与古代不同者。——希腊哲学家走上人生的征途，怀了一种隐秘底感情，以为比我们所想象的有更多的奴隶——便是以为凡人皆是奴隶，倘若不是哲学家；他的骄矜更张大了，当其以为世上最有权力的人们，如此看来也是奴隶。这种骄矜于我们颇陌生，而且也不可能；“奴隶”这名词于我们也没有那样满足的力量，便在同样的称呼上。

19 恶

衡量世界上最优越最有结果的人们与民族的生活吧，请问问自己，如果一株树要堂皇的长到很高，是否可以无需暴风雨与坏天气；是否外间的恶劣与抵抗，或任何种憎恨，嫉妒，顽固，疑虑，刚强，贪欲，与暴力，不属于此不适宜的环境，如果没有这环境，在道德上的大生长便几乎不可能的？毒质，软弱底人们因而毁灭者，于坚强者是补品——而且也不称之为毒质。

20 愚蠢的尊严

顺着过去的世纪上溯几千年！——在人做的一切事情上，然后可表现其最高底聪明；但正因此，聪明将失去其一切光荣。聪明自然仍是需要的，但如此平凡而且卑下，致使高贵趣味要感觉这需要为卑贱了。正如真理和科学的专制可将虚伪抬起价值一样，聪明的专制也可推出一种新的高贵意识。高贵——然后也许是叫作：头脑里有些蠢笨。

21 说给无我论者

普通人称某人的道德好，不是观于这对他自己的影响，却是观于其对于我们及社会的效用，为我们所假定的：——在称道某人的道德，我们从来是不甚"无我"，不甚"无私"的！此外人应该看到凡一切德行（如勤劳，服从，贞操，虔敬，正直）于其操持者大抵有损，成了内中太强太贪的冲动，根本不能受理智的约束，与

其他一切冲动平衡。倘若你有一种道德，一种实在底整个底道德(而不是向某道德的一种小欲望!)——则你做了它的牺牲品了！但旁人正因此称赞你！人称赞勤劳者，即算他因此勤劳损伤了目力，或精神上的原始与壮健；人敬仰而且忧伤这青年，竟"勤苦以至于瘁损"，因为普通的批评是这样："为了社会的整个，便是损失最好底个人，也不过是一小小牺牲！所苦者，这牺牲是必须有！但设若个人想的不同，以他自我的存和发展比他服务社会的工作更重要，则当然更坏了!"——人之忧伤这青年，不是悼他本人，却是因为一样恭顺底忘身底工具——一位所谓"勇者"——因其死而在社会上失掉了。也许人们更推进一层，设使他不那么不顾自己地工作，而活的较长久，是不是于社会上更有益处；——人自然承认那有益处，但更推敲这利益，便是：又奉献了牺牲，而此牺牲者的意识，又重新眼见的经过这一番佐证，则以为这利益较高尚较耐久了。然则第一，是道德中之工具性质实际被颂扬，倘若道德被颂扬的话；第二，是道德中的盲昧底统治底冲动，不受个人整个利益的限制；总之：被称颂的，是道德中的不理智处，人以之化个人为团体之工事者。道德的称颂，是对于于私自有损伤的称颂，——是称颂那种冲动，除去最高贵底私心，除去最高尚保障自己的力量者。——当然：为了教示而且养成道德习惯，人可以举出一列道德的效能，显出道德和私人利益仿佛是同胞姊妹，——而事实上也有这么一种亲属关系的！例如盲目底勇猛底勤劳，一种工具的道德，是被指为向光荣向富足之路的，而且是诊治无聊与情痴的有效药：但人不说出它的危险，它的最高底危险性。教育便如此进行：它以一列引诱与利益，要决定个人的思想方式，行动方式；及其已成习惯，欲望，和热情后，便违反他的最高利益，而"为大众的好处"，在他内中在

他上面统治着他。我见过多少这样底事了：盲目底勇猛底勤劳，诚然创造出富足与荣誉，但同时也损去了体机底美好，必有这美好然后享受富足与荣誉方才可能，同样的，这诊治无聊与痴情的要药，却同时使官感麻木；使精神茫然于新刺激了。（一切时代中最勤劳底时代——我们现代——不知以其如许勤劳如许财富如何作了，除了总要更加勤劳，更多财富：于是乎散去比聚积更需要天才！——好吧，我们会有“孙子”的！）设若此教育成功，每种个人道德是大众利益；从最高底私人目的看，是私人的害处，——或许是一种精神官感上的鲁钝，或竟是过早底消亡：请从这观点一一考察下去吧，看服从，贞操，虔敬，正直，这种种道德是怎样的。称赞无我者，牺牲者，有道德者——便是那班不用全副精力和理智，消耗在其自我之保持，发展，超越，推进，及广殖权势上，却于自己谦退地不思虑地也许竟淡漠地冷嘲地生活着的人们，——这称赞总之不出于无我的精神中了！“旁人”称赞其无我，因为他由此获益！若此旁人亦复“无我”，则必拒却为了他的好处那些力量之损失和毁伤，且必设法泯除那种倾向之兴起，尤其是也将斥其无我精神为不善，以表明他的无我精神！——然则于此正显示了这为时下所重的道德上之基本矛盾：这道德的动机违反它自身的原则！这道德欲以之自作证明者，适从这道德的目标反对它！这格言“你应该抛开自己，将自己作牺牲”，只可出于某种人物之口，是以此抛开自己的利益，也许因愿望个人之牺牲而毁灭了自己的人物，然后方与其道理不相违谬。一到旁人（或社会）为了利益的缘故主张兼爱，则用了恰恰相反的一句话：“你应该也利用一切旁人而谋自己的利益”，然而“你应该”与“你不应该”沆瀣一气的宣传着了！

22 为皇帝安排的一日

一日开始了：我们便开始替我们的圣善底主子安排这一天的事务和宴会吧，主子现在还爱躺着。皇帝陛下今天碰着坏天气：我们要小心不说起天气坏；根本便不谈起天气——我们要将事务作严肃一点，将宴会铺张的隆重一些，虽然本来无须这样。陛下今天也许竟是病了：我们在早餐时便呈上去昨晚最后的好消息，便是蒙田先生到了，那最懂得漂亮地将疾病开玩笑的人——他正患胆石病。我们将接见几个人（人么！——他们中间那老而鼓胀的蛙听到这名称将怎么说！他将说："我不是人，我只是事业本身。"）——而这接见要延长到使任何人不愉快：这已是充足的理由讲起那诗人，他写在自己的门上道："入此门者，是于我之光荣；不入此门者——是给我的愉快。"——这真是将一件不客气的事说得非常客气！也许这诗人在他那方面有可以不客气的理由：旁人说他的诗比打油诗还好。那么，让他做出更多的诗，而且更退避人世吧：那是他的有礼底无理之精义！反之，一位王子比他自己的"诗词"更有价值，即算是——但我们在作什么呀？我们在这里闲谈，而全宫廷的人以为我们已开始工作，绞脑汁了：人在旁处看不到比我们这窗里更早点起灯火。——听呀！那不是钟响么？到魔鬼去吧！一日和跳舞开始了，而我们不知道它的周转！我们只好随机应变——全世界也随顺这一天转变。我们今天便又一趟与全世界同作吧！——这么便消逝了我的离奇底朝梦，也许是因钟塔上洪大底敲打声，用了那特殊底重大性，报过了五点，将我惊醒了。这一趟好像是梦神要和我的习惯开玩笑似的——我的习惯是：开始每一天，便将其为自己安排好，使我能够忍受，很可能的是我时常将

这作的太注重形式，太像一个王子了。

23 崩溃的表征

社会情况不时必有的所谓“崩溃”者，可以看出下列的各种表征。一旦某处发生崩溃，总有一种光怪陆离底迷信占大势力，对此则民族普遍信仰亦黯淡无色，无可如何：盖迷信是第二流的自由精神——有谁自役于迷信，便选择于他有感兴的一些形式与方式，自许有选择之权。最迷信的人，比较起最信仰宗教的人，更有其“个人”在，而最迷信的社会，必是有甚多个人，且于个人甚有兴趣者。从这观点看去，迷信比信仰好像是进步，而且是智识更求自立更欲得主权的象征。于是信仰旧底宗教与神道者，怨起崩溃来了——从来是他们确定语言习惯，使迷信蒙着恶名，即算是在自由精神者。然则让我们承认这是启明的一种表征吧。——第二，凡社会崩溃之际，人总是归咎于衰弱：显然是减去了战争的重视与战斗的兴趣，然生活之安逸，一样是热烈地追寻着的，如昔日之追寻战斗与体育之光荣。但人总是忽视了那古之民族力量与民族热情，曾荣耀地显于战争和武艺上的，仍然存在，只不过在于今化为无数的私人热情，不甚容易见到而已；也许诚然在崩溃状态中，一民族所消耗的力量之权能与实势，比从来还大，个人是奢费地将力量耗去，如从来之未能——从前个人未尝如此富有！于是刚刚在这种“衰弱”时代，悲剧是播于闾里，大爱与大恨俱生，而智识的火焰，彻天高举。——第三，人习于批评崩溃时代，说它比较和平，且其残忍比起古之顽固强暴时代，要少的多了。这批评好像是诋毁迷信与衰弱的赔偿。但对于这称赞如对于那诋毁，我一样不敢赞同；我只承认这样的事：残忍是深刻化了，其古之形式于今违反我们的趣

味;但以文字与顾盼的中伤和毒害,在崩溃时代发展到了最高限度,——从此方创造出恶毒,和恶毒上的兴味。崩溃时代的人们皆是滑稽底,好诽谤底;他们知道用刀剑用突击外,还有旁的杀戮方法——他们也知道,凡说的很好的,便被人信仰。——第四:当其"世风敝坏",便出现了那种人物,人称之曰暴君者:这是个人的先驱,也同是个人的早熟底初生子。更等一会儿吧:这果实中的果实,便累累垂于民族的树上,成熟了,作金黄色——而且只是为了此果才有此树的!设若敝坏达于极点,而各种暴君的祸乱也到了极端,则总是来了一位恺撒,最后的暴君,使谋统一的疲劳了的祸乱作一结束,使厌乱之心理为之先驱。在他的时代中通常是个人最为成熟,因此"文化"也最高,最有结果——但不是为了他的缘故,也不是由于他的功劳:虽然有些最高文化上的人物,爱谄媚他们的恺撒,装出自己正是他的创作品。但真道理是:他们需要外界的安宁,因其内中正有不安与劳动。在这种时代,总是贿赂风行,犯上作乱:因为对于这刚刚启发的"自我"(ego)之爱,比对于陈旧底听厌了底"祖国"之爱,要强大得多;而其需要无论怎样将命运的可怕底飘摇加以确定,便将高贵底手也张开了,只要有威权者和富人表示准备用金子向下倾。于此少有可靠的将来;人只为今天生活:一种灵魂上的情况,很容易被引诱者引诱的,——人也只"为今天"被诱惑被贿赂,也为自己保存着道德和将来!个人,这班真实为己者与利己者,如人所周知的,比其对象——群众人——更为现在着想,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如将来一样没有把握;也一样喜欢投靠大权威者,因为他们自信有许多行动和方略,于大众是既不可得其了解,复不可冀其恩惠的,——但一位暴君或恺撒,懂到个人的权利,即算其大鸱张,而且高兴辩护某个人的敢于违众的道德,甚至伸手帮助他。因为他只顾自己,而且要旁人想他,如拿破仑曾经用

经典底态度说出的一样："我有权力答复旁人以之攻击我的一切，用一句永远底话：'那是我！'我超出一切世界，我不受任何人的约束。我要人便是我的幻想也服从，而且觉得非常简单，倘若我偶尔寻点这样或那样消遣。"拿破仑有次曾和他的妻子这样说，当她有理由责备丈夫的忠实。——崩溃的时代，便是苹果从树上落下的时候：我是说那些个人，将来之孕育者，精神之拓荒者，新建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创始人。崩溃是民族的秋收之另一坏名词而已。

24 各种不满

微弱底如女性的不满于现状者，是求生活之美化与深化的才智之士；刚强底不满意于现状者，——抽象地说，是刚强底男子——是求生活之改善与安全的能干人。前者表现其乏弱与阴柔，在于他们有时喜欢让自己被欺骗，有时喜欢有轻微底麻醉与沉迷，但在大体上永远不会满足的，而且以其不满足之无救治而痛苦；此外他们是利用麻醉为慰安的人们之促进者，那班求慰安者总反对医生之可贵高于牧师——然则他们也的确促成了实际苦况之常住！设若欧洲中古时代未曾有过多的这类不满足者，则也许时常改变这著名的欧洲能力不会发生：因为刚强底不满足者的要求太粗疏，而且根本少要求，易于终归被纳于平静。例如中国吧，便是大不满足之情感和改变能力几千年来早已死灭了的国家；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和国家偶像崇拜者，也可以用他们的方案在欧洲使生活改善，生活安全，容易达到中国那种情况，中国那种"福德"，只要其先能在此间将这病态底，温柔底，女性底，一时过多底不满足与浪漫之情，根本消灭。欧洲是一个病人，应该于其"不可救治"与"永是改变"致其最高底谢意的：这常新底状态，这一样常新底险

难,痛苦,与调剂,终于产生出一种智慧的敏感出来了,这几乎便是天才,无论怎样也是天才之母。

25 无意于智识

有一种荒谬底颓唐,数见不鲜的,若人为此颓唐所中,则从此永远不能作智识的门徒。便是:当其人看到了某一触目的事物之际,便仿佛立刻转过脚跟,对自己说:“你欺骗自己了!你的意识在什么地方呢!这必定不是真理!”——于是,更不再一度细看细听,便从这事物前惶然跑开,并且也急急除去脑中对此的印象。因为他的内心底规律是这样的:“我不要看到与普通关于事物的意见相违反的事物!我原是被作为发现新真理者么?旧底真理已太多了。”

26 生活是什么

生活——便叫作:不断地从自己抛弃将要死灭者;生活——便叫作:严格无情地对付一切在我们中间也不但在我们中间之乏弱者与衰老者。然则生活——便叫作:不仁慈地对待垂死者,可怜者与老年人么?长远为杀戮者么?——然而年老的摩西曾经说过:“不可杀戮!”

27 避世者

退隐者做些什么事呢?他闯进到一高等世界,他要比一切肯定底人们飞的更长,更远,而且更高——他抛弃许多东西足以为他

的飞翔之累赘者，其中有些于他并非无价值并非不爱好的：他以之牺牲于向高处之愿望。这牺牲，这抛弃，刚刚是我们在他可以见到的唯一底东西：因此称他曰避世者，在这名称下他站在我们前面，蒙上了他的风帽，如一件茸毛衬衫鬼魂。他在我们留下这影像，自觉是满足的：他要将超过我们上飞的愿望，骄傲，主意，皆在我们前瞒过。——是呀！他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而且这般客气地待我们——这肯定者！因为这便是在其隐遁中，他也是像我们的。

28　以优点为害

我们的强点有时驱逐我们向前，以致我们支持不了我们的弱点，因此毁灭：我们当然预先见到了这结局，而犹不愿其他怎样。于是我们坚忍地对待我们中间之冀被宽恕者，而我们的伟大便是我们的不仁。——这种经历，我们终于不免以生命付之的，便也是伟大人物们对旁人对时代的整个影响之象征：——刚刚是以其最优点，以他们之所独能，毁灭了许多弱者，不定者，转变者，愿望者；因此非常有损。是呀，可以有这种事发生：在大体上计度，伟人们只是有害的，因为他们的优点只为某种人所接受所吸收，如饮下了太强底酒，因此失去了理解与自我的；这班人如此被麻醉，以致必在迷途上断肢折骨，凡麻醉驱之之处。

29　追加谎骗者

当在法兰西有人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统一，因此也就有人赞成之的时候，可以又一趟见到，如平常之可见到的，虽然甚不欲见到：——人假造出许多理由，以便许多法律得以存在，徒然要掩饰人之习于这些

法律的统治,不想怎样更改。在每种统治着的道德与宗教中,也这么作,而且从来是这么作的:习惯后的理由和原意,往往是假造上去的,当有些人开始反对这习惯,要穷究其理由和原意时。这里便藏着一切时代的保守党之大不诚实处:——他们皆是追加谎骗者。

30 名人的喜剧

著名人物,甚需要名誉的,例如一般政客,挑选同盟者与朋友,从来未尝没有私自底深心:从这人他们要用他的道德一部分光彩与反映,从那人他们要利用某某种可虑的气性之威势,为凡人所周知的,更从另外某人他们窃取其闲逸的潇洒的名声,因为一时被目为懈怠,淡泊,于他们的目的有好处:——这,隐蔽了他们正在埋伏中;时而他们用得着理想家,时而要有识者,不时又要深思者,更有时要用书生,居于他的近旁,好像这便是他们一时的自我,但自然这一时又皆不用了! 这么他们的环境与氛围不断地死去,而一切也皆好像挤进这环境中来,要作其中的一种"特色":这么他们有点像大城市。他们的名声是和德性一样不断地游移,因其变换底策略要求这种变换,时将这种时将那种真实底或假造底品貌送上戏台去:而其同盟者和朋友,如上所云,皆属于这戏台品貌以内。反之,凡他们所欲得的,必更加固定,光泽,在远处辉煌,——而这有时也需要其喜剧与表演的。

31 商业与贵族

买与卖,在现在是和读与写的艺术一样平凡了;于今凡人皆习于此道,即算他不是商人,也每天在这技能中练习:完全像古代一

样,在人类野蛮时代,凡人皆是猎者,每天练习打猎的技能。那时打猎是很平凡的:但终于变成了强者和贵族的特权,因之也失去了其日常与平凡的性质——因其已变为不必需,成了兴趣与奢华的事业了!——:或许有一日买与也卖也将这样。没有了买卖,这样底社会情况是可思议的,这技巧的必需性可以完全丧失:也许,那时个人之不甚服从普通情况之律例者,仍作买卖以为感情之奢华。然后商业变为高贵,而贵族也许乐于投身于商业,一如其至今乐于投靠政治和战争:反之政治之尊重,可以完全改变的。即今政治已不是贵族的手艺了:很可能的这有一日化为卑下,使人将其目为一切党派论争和日常琐事一样,置在这样底标题下,曰:"智识的优倡业"。

32 不得意的学生

我将以这两位学徒怎样呢!——一位哲学家颓然如此长吁,他是如苏格拉底一样"教坏"了青年的,——这皆不是我所欢喜的学生。一个不能够说"否",另一个对于凡事总说:"一半儿一半儿。"设若他们都懂到我的教义吧,则第一个将感觉异常痛苦,因为我的思索法要求战斗底灵魂,使人痛楚的意念,高兴说"否"的脾气,而且要求坚韧底皮肤,——然则他将因外面和内里的创伤而调谢了。而第二个则将凡他所代表之事皆调整为中庸,将其那样化为中庸,——我愿这样底学生归于我的仇敌!

33 在课堂外

"为向诸君证明人根本属于善类动物,我只消请诸君想起人这么久何等的轻信。只到于今,是太迟而且经过了无穷底自我制胜

后，人方才进化为疑惑动物——诚然！人比从来恶劣了。”——我不懂这道理：为什么人现在应该是疑惑更恶劣呢？——“因为人现在有科学——需要科学！”

34 隐秘的历史

每个伟人具有一种反应力量：一切历史因他之故皆重经搬上天平，已往的千万秘密皆从隐藏处爬了出来——爬到他的太阳里。历史将来会成什么样，根本无从推测。也许往事实际上还未经发现！还需要这么多反应力量哩！

35 邪道与妖术

异想，和普通想法不同，——这久已不十分是高等智慧的作用，却近于是强烈底邪恶底倾向——放纵，孤僻，刚愎，奸邪，幸灾乐祸等习气——的作用了。邪道是妖术的附庸，诚然既不是无害之事，复不是本身值得尊重之事。邪道者如妖术者是两种恶人：其共同点是，二者皆自觉邪恶，而且是他们的一往不可制之兴趣，向统治者（为人或为思想）加以损伤。“改革”[①]，中世纪精神的一种重复，当其已失去善知识的时候，产生了这两种人最充分。

36 临终的言语

人们可以记起，恺撒·奥古斯突斯（Augustus）皇帝，一位可

① 此“改革”指中世纪后之改革时代。Reformation。

怕的人，能以强力统治自己，而且能够像任何聪明底苏格拉底一样沉默的，那临终的遗言对自己却欠明哲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让假面具掉下，当其使人知道，他从来是戴着假面具，演了一出喜剧的，他演的是祖国之父与宝座上之智慧，美妙入神！“说开去吧，朋友们，喜剧是完了！”——垂死的尼罗(Nero)的思想：“我死的多么巧！”也是奥古斯突斯死时的思想吧：优人的虚妄！优人的唠叨呀！这正与垂死的苏格拉底相反！——但梯伯里乌斯(Tiberius)沉默地死去了，这最苦的自苦人——他是真实的，不是戏子！他头脑里最后大概起些什么思想呢！也许是这样：“生命——它是一种长期的死亡。我这傻子，折短了许多人的生命！我原是被注定为慈善者么？我应该给他们永远底生命么：则我应该能见他们永死。为此，我还有明亮底眼睛：我死去多么是旁观人！”当其经过长期的苦斗终于好像回复了气力后，旁人以为值得用枕头窒死他，——他死的二重死。

37 三重错误

在上一世纪人们促进了科学，一方面是希望以之而且因之更了解上帝的仁慈和智慧——这是伟大底英格兰人(如牛顿)的灵魂里的主要动机；——一方面是相信智识的绝对有益，尤其是道德，智识，与幸福三者最企合的关联——是伟大底法兰西人的灵魂里的主要动机(如伏尔德)——更一方面是以为在科学里有些无我，无害，自足，而且天真底东西可爱可取，纯粹未为人类的恶情所触的——这是斯宾诺扎的灵魂里的主要动力，他自以为是智识者而且自觉神圣了：——然则是出于三重错误！

38 爆裂分子

试想，青年人的力量多么急于爆裂，则当不惊奇他们如此迅速的决断这事那事，粗疏而且欠审慎：所以激动他们的，是一件事情上热烈之表现，仿佛是一根导火线引燃了的样子——而不是此事情本身。巧妙底引诱者知道利用这点，将爆裂陈于他们的期望中，而将事情之理由瞒过去：用理由是无从招致这些火药桶的！

39 改变的趣味

普通趣味的改变，比意见改变重要；意见之一切证明，反对，及整个智识上的化妆跳舞，皆只算改变了的趣味之表征，而且的确刚刚不是改变趣味的原由，如常人所称道的。普通趣味如何改变的呢？由于个人有权者有势力者，无惭地发表其兴趣与憎恶的判断，说“这是可笑，那是矛盾”，而且专制地使之通行：——他们以此强迫了许多人，从而化为更多人的习惯，终于变为一般人的需要了。这些个人之感觉不同，“味觉”不同，是自有其原由的，由于其生活方式，滋养，消化的特殊状况，由于在他们的血液里与脑筋里或多了或少了无机外，总之，在于生理情形；但他们有勇气承认这生理情形，能听受其要求的最微弱底声调：他们的美术上道德上的批判，便是生理情态的“最深刻底声调”。

40 缺乏高贵底形容

兵士与将官，比工人与雇主，相互间之关系，高尚的多。至

少在现在一切基于武事的文化，高于一切所谓工业文化：工业文化在现代这种情形，根本是从来所有的一切生存方式中最卑贱底生存方式。这里简单的是困难之律例；人需要生活，得出卖自己，但人们蔑视那利用这必需而买进工人的人。很希奇的，是人之降伏于强力底可怕底甚至暴虐底人们，在专制帝王与大将之下，远不及如此痛苦，投靠于不相识的无趣味的人们下，如这些工业上的大王：在工人眼里，看他们的雇主普通总是一位狡狯底，吸血底，窥伺一切需要的狗似的人，其名字，形状，态度，和声誉，与他毫不相干。庸或是厂主与大企业家者流，太缺乏高贵人物的形态和品貌，使个人成为有趣的；设若其顾盼与仪表上有贵族的高华，则也许没有群众的社会主义。因为凡人根本准备做任何样的奴隶了，只要在其上者永是表现其为高贵，生来是役使人的——因其高贵底形容！平凡底人感觉高贵不是临时造成的，而且得尊之为长久时期的果实，——但既缺乏较高贵底形容，又加以秽德彰闻的工厂主的粗鄙，兼之那肥胖发红的手的丑样，使他想起这人之高于那人者，不过是因偶然和幸运而已：好吧，他自己决定，我们也来试试偶然和运气！我们也来掷一掷骰子！——于是社会主义兴起了。

41　非懊恼

思想者在自己的行为里，看到在任何事物上求知的试验和问题：成功与失败最先于他是答案，对于某事失败而懊恼，悔恨——这他皆以之归于行动者，因为他们是受命令而行，而且得受鞭笞，但若慈惠底主子于其结果不满意。

42 工作与无聊

为薪资而求工作——这在文明国家里几乎凡人皆一样的；于他们工作是一种方法，而不是目的；因此他们在选择工作上不甚精微，只求其有充分底利益。然而有少数人宁肯毁灭，不愿作无兴味之工作：是那些挑剔者，难于满足者，徒以充分底利益而不为，除非此工作本身是一切利益中之利益。这稀少底一流人，是一班艺术家，各种思想者，但也不乏懒惰人，将一生消磨于打猎与旅行，或者在恋爱与冒险上的。这类人愿意得工作与困难，只要其与兴趣相联，而且要最烦重困顿底工作，尚若是必须的话。否则他们便决然怠惰，即算贫贱，耻辱，健康与生命的危险，随此怠惰而生。他们怕无聊，远不及怕无兴趣的工作：而且如果他们的工作要成功，正需无聊。于思想家，于一般敏感底才智之士，无聊便是灵魂上不愉快的"风平浪静"之时，是一帆风顺与快乐旅程之开端；他必须忍耐，必须等待这对于自己的影响：——这刚刚不是小人物能体会得到的！用任何方法消遣无聊是通俗的；一如无兴趣而工作是通俗的。亚洲人这方面也许超过了欧洲人，在于能有长久底深沉底宁静；便是亚洲人的麻醉品功效也是缓性的，需要忍耐，与欧洲毒物的激烈性，例如酒精，恰恰相反。

43 法律之所示者

倘若研究刑法，而以其为一民族的德性之表现，便错了；法律不显示此民族之真形，却暴露一切仿佛于此民族为陌生者，

希少者，可畏者，异域者。法律系属于风俗习惯之例外，而最严峻底刑法，落在和邻族的习俗相类者上。例如在哇哈毗人中间[1]，只有两种死罪：除了哇哈毗神之外敬奉另一神祇，与吸烟（这在他们叫做"可耻的一种饮酒法"）。"然则杀罪淫罪又怎样呢？"——有个英国人听到了这些话惊怪地问他们。"呵，上帝是宽大的，慈悲的！"——那长老这么回答。——又如在古罗马人中间，以为女子只有两种方法犯死罪：一样是犯奸淫，另一样是——饮酒。老卡妥（Cato）曾以为接吻在亲属间之成为习惯，正是要在这点上管理女子；接吻是表示：她有酒气没有？人诚然将捕获的饮酒的女子，处过死刑：自然不徒然因为女子受了酒的力量而丧失是非之情；罗马人最怕的是那纵饮的狄阿栗修斯式的气派，时时深中于南欧女子的，那时饮酒在欧洲还算新奇，如一种可怕的外国化，足以颠覆罗马情感之根基；也便如向罗马的叛逆，和外国的合并。

44 信仰着的动机

无论求知道人类自古以来实际行动之动机，是怎样重要：于求知者，也许是这动机或那动机之信仰——便是人类自想象以为是其行为的关键者——更属实在。凡人内心的忧乐，皆生于其对这种或那种动机的信仰——而不由于为其实际动机者！后者一切皆只算次等重要。

---

① Wahabiten，阿拉伯回教部落之一。

45 耶毗丘(Epikur)[①]

诚然，我很傲然于感觉耶毗丘的性质，与任何人不同，而且凡我从他所读到所听到的，我欣然于享受这古代日斜时之幸福：——我看见他的眼睛凝视一片白茫茫底远海，超过那日光投射的崖岸，其时有大大小小的海兽在此日光中嬉游，如这阳光与那眼睛一样稳定而且宁静。这种快乐只有继续地苦痛者方能发明的，眼中的幸福，在它前面生存之海也宁静起来，而它也不厌足于眺望海的表面，这柔和动荡光彩映发的海的皮肤：这一种浓欢的节度是从来所未有的。

46 我们的惊奇

这其间有深切底基本底幸福，即是科学探讨了一切固定底事物，而这又供给新底研究根据：——这可以未必如此的！是呀，我们如此相信我们的批判之不准确和近于幻想，而且识得人类的法律和定义之永远游移，变迁，竟使我们惊怪科学的结论皆如此坚守不动！在从前，人不知道一切人事的游移性，道德的习惯坚持这种信仰，以为人的全部内心生活，是以永久底手镣系于铁铸的必需上：——也许那时的人感到同样惊奇的快乐，倘若听讲童话和妖怪故事。奇离底事使这些人舒服，因其偶尔也厌倦这规则和永久。一趟离开这土地么！飘起么！迷失么！疯癫么！——这皆属于古代的天堂，乐节！而我们的幸福则不同，是如同遭破船之厄的人，到了陆地，将两

① 耶毗丘乃希腊哲学家，倡快乐论，以智识与正行为达到快乐之方法，而快乐即生存之最后目标，生于纪元前341年，卒于纪元前270年。

足立在老底坚实底土地上——惊奇着，它并不摇动。

47 论压制热情

倘若人继续地除去热情的表现，以为这是“卑贱者”，粗鄙市民或野人们的状态——便是说，不求除去热情本身，只避免那样底言语和状貌；则人亦不因此而少达到其所不欲者：将热情压下，至少将其减弱，改变，——如这在路易十四的宫廷上，及一切依赖他的人所经验到的，便是最有教示意义的证明。随后那一时代，是在压迫表现中陶成的，便没有了热情，却代之以愉快浅薄儿戏底气质——一时代没有了能力为无状：以致即是一种侮辱，也用很客气的话接受，回答。也许我们现代刚为这情状明显底对称：我到处看到，在日常生活上，在剧院里，不少在一切文字间，皆好有热情粗野底发露和状貌；于今需要热情态度的某种惯例——只不要热情本身！然而这终于会要达到的，我们的后代会有真底野蛮，不仅是形式上的野蛮与无状而已。

48 痛苦之智识

也许区分人物和时代的，没有比各种程度对于苦痛的认识还显明；这是说，灵魂的和肉体的痛苦。论这后者，也许我们一切现代人由于缺乏充分底自身经验，只能算劣者幻梦者了，比较那恐怖时代——最长底时代——的个人，要防卫自己，抵御暴力，因此必须自作强暴人。这还是抛开了我们的种种弱点和缺陷不论。那时代的人，必经历过充分底肉体的苦楚和禁制之训练，而体察到某种相当底对自己的残忍，于痛苦随意底施行，为保持他自己的要素；

那时人激励他的环境使能忍苦，那时人高兴使人痛苦，而直视这可怕的事加诸旁人，除了自我之安全外更不动旁的感情。——至若论到灵魂的痛苦呢，我在现在看每个人，是否由经验或由文字上知道它；是否他仍以假装有这种智识为必要，当作一种优美教化的表征吧；或则在他的灵魂深处他根本不相信有灵魂上的大痛苦，提起了这便如同提起了肉体的大难过一般：好像使他记起了牙齿痛和肚子痛。但我仿佛觉得大多数人在现在便是这样。从这两种苦痛皆泛然无经验，又因很少见有痛苦者，便生出一种重要底结果来：今人比古人更憎恨痛苦，更诋毁痛苦，竟至觉得在思想上的有痛苦之存在，也不可忍，以此为集体生存上的一桩良心上的事，一种讥嘲。悲观论者的出现，根本不是大可畏的苦境的表征；这些生存价值上的疑问号，标于生存之精微化轻和化已觉灵魂与肉体上不可免的蚊刺为太流血太恶毒了之后，此时必已缺乏实际底痛苦经验，必且以为泛泛底痛楚想象，仿佛是最高度痛苦了。——当然已有了治悲观哲学家的救药，过度的敏感（在我觉得这才真是“现代痛苦”）的医方：——但这救治和医方讲起来好像太残忍了，为现代人所据以批判“生存是恶毒的”的表征之一。好吧！救治“痛苦”的方案叫作：痛苦。

49 大度及其他

这些矛盾现象，如在温和底人的性行上突然底冷酷，如沉郁者的诙谐，尤其是譬如那大度，当作复仇的突然谢却，或满足嫉妒的抛开，——多发现在有强大底内心抛却力的人们，在能突然满足与突然憎恨的人们。他们的满足如此迅速且如此强烈，以致转瞬有烦厌与反对及趋向相反底趣味的遁逃，追踪

而来：在这相反的情境中，感情上的痉挛舒缓了，这于此人为突如底冷酷，在那人则以哄笑，在另一人则发为涕泪与牺牲自己。在我看大度者——至少是那种最使人留印象的大度人物——正是复仇热最切的人，如有一种满足呈于其前，他在想象上便已充分地尽情地吸去了那最后底余沥，以致一种极快底憎恨，追上这颇快底放纵了，——他如是"超过"了自己，如人所云，而且原谅他的仇敌，甚至祝福他，尊敬他。以这对自己的强制，以这强烈底复仇之念上的蔑视，他徒然顺从着这憎恨之情，刚在他内中强盛起来的，而且一样的不耐，放肆，如他顷间以前用想象预喜过复仇之快乐，将其吸完。在大度中有一样程度的自私，如在复仇中一样，不过是质料不同的自私而已。

50 寂寞的理由

良心的谴责，在最有良心的人，也难当这种感情："这和那皆是违背了你的社会中的惯例的。"从他受教育且为他受教育的人那方面来冷冷底一瞥，或一扭嘴，便是最坚刚的人也惧怕的。所怕的是什么呢？寂寞！是打退一人或一事的最好底理由的理由！——我们内中的合群天性如此发露。

51 真理意识

我好一切怀疑，其间如容许我答复："让我们试试吧！"但我厌听一切事物与一切问题，如不容许有实验者。这是我的"真理意识"的界限：因为在此勇猛便失去势力了。

52 旁人于我们所知道的

凡我们于自己所知道的所记得的，在我们一生的幸运上远不甚关轻重，如我们所信仰。一旦突然袭来旁人于我们所知道的（或者以为知道的）——则当恍然于这更有力了。人以其恶心术处世之困难，远不及以其恶名声。

53 善之所自始

凡薄弱底视力达不到邪欲之细微，便不以邪欲为邪欲，而于此立起此善之国土；于是这从此登于善域的感觉，使一切被邪欲所胁迫所禁制的欲望皆共同兴起，例如安稳，愉怡，善愿，这种种感情。然则是：凡眼力愈钝，则善愈远及！因此凡夫和小孩永远熹乐！因此大思想家常是阴郁，常有近于坏心肠的忧悲！

54 相的意识

我感觉以我之智识处于集体底生存，是多么奇幻，新鲜，同时又多么丑恶，可讥！我私下发现了，古之人性和兽性，或说整个底原始时代，一切有情的生物之过去，在我内中继续思维下去。爱下去，憎下去，理论下去，——我突然从这梦中惊醒了，但只意识到我方才是作梦，而且必须继续梦下去，以使自己不毁灭：正如夜游者必须继续作梦，以避免倒下。“相”，现在于我是什么呢！诚然不是任何“实有”的对称——在任何“实有”上我知道怎么说，除了它的“幻相”的宾词！诚然不是一张死面具，可以用一字母 X 代替和拿开的！在我看，“相”便

是生存者有作者的本体，它竟至如此自嘲，使我感觉这里只有"相"，迷光，精神的舞蹈，没有其他的什么，——而在此一切幻梦者中，我这"智识者"，也舞蹈我之舞蹈，而智识者是一种工具，使地球上的舞蹈延长，且如此属于生存仪节的安排者之一，而一切智识的伟大结果与联系，也许便是（或者将要是）一种工具，所以保持幻梦的普遍，和作梦者相互间之了解的，因此也保持这梦境的长住的。

55 最后底高贵意识

使人"高贵"的是什么呢？自然不是肯作牺牲；便是狂放底贪欢者也作牺牲的。诚然不是人之追随一种热情；因为正不乏可鄙的热情。当然也不是为旁人作事而能无我：也许最高贵底人自私自利的效果也最大。——却是，深中于一高贵者的热情是一种奇异，而他不自知其为奇异：用着少有底特出底标尺，近于狂妄；在他人感觉凉冷的事物上独感觉炙热；在还没有发明那磅称以权其重轻的事物上，估量价值：在未知名的神祇的祭坛上，供奉牺牲；一种没有求名誉的意思之勇猛，一种有余的自足，且以之推及旁人和事物。至今是，人中之希奇而不自知其为希奇，使人高贵的。但于此我们试想，由于这标准，便将一切寻常者，切近者，与不可分离者，总之最能保持种族者和人类至今的尺度，批判的无价值，甚至在大体上加之损毁了，而偏袒了这例外。作寻常尺度的辩护人——这也许将成为优美的最后底形式，其中世间的高贵意识足以显示的。

56 求痛苦的欲望

我想起作事的欲望，如其不断地撩拨起激发起百万欧洲青年，

不能忍耐自己及无聊者，——我便懂到在他们中间必有一种欲望求有些什么痛苦，再从这苦痛中抽绎出向行为向事业的近似底理由。困难是需要的！因此有政治家的呼喊，因此有许多夸张过实底各种“苦难”境地，以及加以信仰的盲昧底愿情。这青年世界愿望从外界——不是有幸福——却是有不幸来到或显现；而他们的幻想已预先忙于将其幻出一个大鬼魔，以便后下能与此恶魔奋斗。设若这班寻求困难者感觉到有力量从内心善待自己裨益自己，则也当然懂到从内心创造出自己的独有的痛苦。然后他们的发明可以深刻，然后他们的满足可以像好音乐那样美妙：其时却以他们苦痛之呼声充满这世界，因此时常才以苦痛之感觉散漫于人生！他们不知道将自己怎么作了——便将他人的不幸描画在壁上：他们时常要有旁人！又更要其他的旁人！——但是，请原谅我吧，朋友们，我敢于将我的幸福描画在壁上了！

卷 二

57 致实际者

你们朴质人，自觉防范了热情与幻想，且高兴将你们的空虚作为一种骄傲和装饰，你们自称为实际者（Realist）；而且指出世界于你们仿佛这样，它便真是这样造成的了：只有在你们面前真实没有隐蔽，而且你们自己也许便是其中最佳底一体，——啊，你们可爱的赛司像[①]！但即算是在你们最坦白底情况中，你们岂不还是最多情最阴晦底人物么，比起了鱼，而且最像一位深情的艺术家么？——于一位深情的艺术家"真实"又是什么！你们仍是操持着事物的估价，其渊源在于古世纪的热情与痴爱中的！你们的朴质

① 赛司像（Sais），引自释勒的赛司像一诗。

也仍是涵藏于秘密底不可磨灭底迷醉中！例如你们对“真实”的爱——呵哟，这是老底古老底“爱”！在每种感觉每种意识的印象中，有一片这样古老底爱：同样的有某种幻想，某种成见，某种非理，某种无知，某种恐惧，以及外此一切，交织其中，动作其上。那里一座山！那里一片云！其上有什么是“真实”的呢？除去其间的幻想与一切人事的附属吧，你们朴质者！是呀，倘若你们能够为此！倘若你们能将你们的来由，过去，学识，——将你们全副人性与兽性，完全忘却！于我们没有“真实”——于你们也没有的，你们朴质者，——我们相互间久已不像你们所想的那样陌生，也许我们的善愿，从酩酊中脱出，和你们的信仰，不能为迷醉，是一样值得尊重的。

58 只作创造者

这使我感到最大底困难，而且永是使我困难：看有无穷底重要，在于事物的称呼，而不在其实际。事物的名声，称谓和现象，价值，及其通常的尺度和权衡——大多原来是一种错误，率意而成，一件外衣似的于加事物之上，不但和它的实际无关，亦复与它的皮肤不相称——由于对它的信仰，及它一代一代的滋长，渐渐生长到事物上面事物里面去，终于化为事物的本体了；其初的现象，总是化为其终的实体，而且作实体之效能！——多么算是一个蠢人呵，设若以为指证出这源流和这想象之雾雾，便足够毁灭这当作实际的世界，所谓“真实”者！只有为创造者我们方能够毁灭！——但我们也不要忘记这：创造出新名词，新估价，和新可能性，便足够在久后创造出新“事物”。

59 我辈艺术家

倘若我们爱一女人，则我们轻易有一种对自然的憎恨，这是想起了决定每一女人的种种可厌的自然性而生；我们根本不愿去想它，但设若一旦我们的灵魂触及这些事，则大不耐烦地痉挛，而且，如方才说过，轻蔑地望着自然：——我们感到侮辱，“自然”好像侵占我们的所有物，用了它那亵渎底手。于此我们便闭住耳朵，不听一切生理学，且私下为自己说：“我不要听那些讲人是灵魂与形态外还有些什么的话！”“皮肤下的人”，这于一切爱者是恨事，是乱想，一种神圣的亵渎，爱情的毁伤。——如是，如今之爱者对自然及自然性所感觉的，也是古之崇拜上帝及其“神圣权能”的人所感觉的：凡天文学家，地质学家，生理学家，医生们所说关于自然的话，他皆视为对他的珍藏的侵占，因此认为是一种攻击，——且更视侵占者为无耻！“自然律”在他听来好像是对上帝的一种毁谤；根本他想看到一切工事皆引入道德意志行动与道德本性行动里：但既没有人替他作这桩事，他便尽可能的将自然与工事隐藏不窥，而生活在梦里。啊，这班古人知道作梦，不须先入睡！——而我们一切现代人也仍然甚知道作梦的，以我们一切向清醒向光明的善愿！只要是爱，憎，愿望，只要感觉吧——立刻便来了梦的精神和魔力到我们身上，于是我们便睁开眼睛不顾一切危险走上最危险的路，上登幻想的屋顶和尖塔，而且一点也不晕眩，仿佛天生为攀缘的——我们这班白日的梦游人！我们这班艺术家！自然性的隐藏者！月夜梦游者！患神鬼痴癫的人！我辈极静悄且不疲倦的漫游人，游于高峰，却不视之为高峰，而以为是我们的平原，我们的安隐处！

60 女人及其在远处的影响

我还有耳朵么？我不过是耳朵而不是旁的什么吗？我站在这汹涌底怒涛间，浪花如白色火焰，直来舐我的脚，——从各方面仿佛向我呼号，威吓，叫唤，啸吟，而在最深底深处，那老的摇荡地球者在唱它的短歌，声调沉郁到像牛吼；它打着那么一种摇荡地球的拍子，使这些风吹雨打的山精石怪，内心震动起来。突然，好像从虚无中生出的一样，隔这地狱的迷宫前门不过数寻之处——现出了一只大帆船，鬼魂似的静静向那边驶去。呵哟，这天魔似的美！这美丽以何等魔力乃移我情！怎么？一切世界上的安恬寂静皆载于其上么？我的幸福，幸福底我，第二个永远化的我，居于这寂静地么？虽然未死，亦复不生么？是鬼魂似的，寂静的，旁观的，驶去的，浮扬的，生死之中间物么？同于这船，张其白帆如一只大蝴蝶，飘过这黑海！是哟！飘过这生存！是的！必定是的！——　——好像这里的喧声使我化为幻梦者了么？一切大喧阗使人将幸福置于静处与远处。设若有人自居于其喧嚣中，居于其计度与策划的汹涌里，他当见到沉静底惑人的生物在身边掠过去，其幸福与退休为他所羡慕的，——那便是女人。他几乎以为他的较好底自我是在女人那里：在这寂静地方便是最大喧豗也归于死寂，而“生”，也化为“生之梦”。然而！然而！我的高贵底热情人呀，便是在最美丽底帆船上也仍有甚多嘈杂和骚音，不幸是许多微小底可怜底噪音！女人们的魔力和最大底效能，用哲学家的一句话说吧，是一种远处的作用(action in distance)：于此所系的，最先而且至要，是——距离(Distance)！

61 尊崇友谊

在古代，朋友之感情，算是最高底感情，比起自足者和智慧者最夸张的骄傲还高，仿佛是其唯一底而且更神圣底手足之谊：这，可以从马其顿的一位皇帝的故事看到。那皇帝有一趟以一笔巨款赠与一位雅典的智者，这智者却是一位轻蔑人世的哲学家，却给退回了。“怎么？”那皇帝说：“他难道没有朋友么？”——他这话的意思是说：“我尊敬这哲人与独立者的高傲，但我将更尊敬他的人道，倘若在他内中的朋友能战胜他的骄矜。这哲学家在我面前自贬了，因他表示他不认识两种最高底感情之一——而且又是二者中这较高底一种！”

62 爱情

爱情甚至原谅所爱者的邪欲。

63 女子在音乐里

温暖的含雨的风，怎么挟着音乐情绪，和音调上的感兴俱来呢？这岂不是那一样的风吗，充满教堂，且使女子生情思的？

64 怀疑者

我恐怕年已衰老的妇人，在其内心深密处，比男子更怀疑了，她们相信生存之肤浅一如生存之“实在”，一切道德和深处，于她们

不过是这“真理”的掩饰，一种“丑恶”上的值得愿望的遮蔽——然则是一样礼貌与羞耻上的事，没有旁的！

65 敬仰

有高贵底女子，而智度甚贫乏，设若要表示其深心底崇仰，除了奉献其美德与羞惭外，不知其他：这是她们的最高的所有品。而时常是这礼品被收下了，不如赠与者所期望的那样转到深沉的感谢，——一桩哀情事！

66 弱者的强力

女子皆善于铺张她们的弱点，甚至善于发明她们的弱点，要现得自己好像是脆弱底装饰品，一粒微尘也受不了似的：她们的生存要使男子想起他的粗暴，而且自问良心。她们这么抵抗强人和一切“霸道”。

67 矫饰

她现在爱他，从此以沉静底信仰前望如驯牛：但是苦呵！刚刚这是他所醉心的，她善变而且好像不可测！他自己已有太多底无改变的气候了！她若能矫饰自己的旧性格，不是很好么？装出无情似的？爱情——不是这么指教她作么？祝喜剧长生(Vivat Comoedia)！

68 志意与同意

有人带了一个少年，到一位智者前面说："看呵，这是一个因女人而毁坏的人！"智者摇着头，笑笑。"是男子毁坏女人的，"他叫道："凡女人之缺陷，应该在男子身上救赎，改善，——因为男子为自己造出女子的典型，而女子是照了这典型自铸。"——"你对女子太慈悲了，"旁边有人这么说："你不认识她们！"——智者回答说："男子之道是志意，女子之道是同意——这是两性的自然律，诚然！这于女子是严峻法律！凡人于生存皆是无罪的，而女人，又更其无罪：谁能于她们够有膏油与仁恕。"——"什么膏油！什么仁恕！人应该将女子更好的教育！"人丛中另有某人这么喊。——"人应将男子更好的教育"，智者这么说，一面招这少年要他跟随他。——但少年没有跟他去。

69 报复之能力

人如不能自卫，因此也不愿意自卫，在我们眼里还不觉其耻辱：但我们瞧不起这种人，既没有报复之能力，复没有报复之大志，——无论其为男为女。设若有一女子，我们不相信其能在有些环境下知道运用利剑(任何一种利剑)刺击我们，这女子能捉住(或者如人所说："束缚"住)我们么？——或有时以利剑刺击自己：则在或种情况之下，是最严厉底报复(中国式的报复)。

70 男子之女人

一种深沉雄大苍老的声音，如有时人们在剧院里听到的，突然

为我们揭起了幕布,显示我们以许许多多可能之事,为我们平常所不信的:我们突然一下信仰,在世界上可以有怀藏高尚底英雄底华贵底灵魂的女人,能够而且准备为伟大底抗争,决断,与牺牲,能够而且准备统治男子,因为男子的优点,超乎性别的,在渠们已成为与身心相合的理想了。自然这种声音照剧院的原意不是要给出女人的这种意态的:普通这是要表现一位男性爱人,例如一位罗密欧(Romeo);但照我的经验批评,从这声音期望这种效果,剧院和音乐家一律是计算错了的。人们不相信这种男性爱人:这种声音含着母性与妇性的色彩,尤其是若有爱情存于其音调中。

71 论女子的贞操

在高等女子教育中,有甚是可惊者奇离者,且甚是矛盾者。全世界皆共同此意,在情欲上(in eroticis)尽可能的教育其无知,且将对这类事一种深深底羞耻,对提示这些事便生起的不耐与惊怖,赋予她们的灵魂。只是在这点女子的"荣誉"攸关:此外有什么事人不原谅她们!但于此她们直到内心深处应该仍其无知:——在这点她们的"邪恶",她们不应有眼睛,耳朵,言语,思想:甚至这其间的智识便是邪恶。于是!如以可怖的闪电被掣人现实与智识中,以婚姻——当然是与其所最爱的最崇拜的人:然则得发觉恋爱与羞耻互相矛盾,是呀,凡欢欣,离弃,责任,同情,惊怖,于不意的天神与禽兽及其他的什么之迫来,得一下皆感觉到呀!——这里在事实上打成了一个灵魂的紧结,没有可比的!便是最聪明的博识人,充其同情底好奇心,也猜不透这女子或那女人如何找出这谜的解释,如何寻得这解释的谜,在这贫弱散乱的灵魂中,该生出些什么畏惧底远及底疑惑,女人的最后底哲学和怀疑,怎样在这点上

系住的！——此后又是和以前一样的深深底沉默：时常是对自己的沉默，对自己的合眼。——幼年妇女极力使自己现得非常浅薄，无思想；其中最聪明的，假装一种调皮。——女人容易感觉男子为她们荣誉的疑问号，视儿女为一种辩解或忏悔——她们需要儿女，愿望有儿女，与男人想望儿女的意思完全不同。——总之，人于女子总是不够温柔的！

72 母亲

禽兽之于女性，与人类想的不同；于它们，女性是生产的动物。父性之爱在它们是没有的，但于其所爱者的幼雏之爱与亲近，是有的。女性于其雏儿，则得其统治欲的满足，视之为所有物，为事业，于她们能相互了解相通语言的东西：这一切相合，便是母性爱——这是可以和艺术家对于其作品的爱好相比拟的。孕育使女子化为更温柔，更有期待，更祇惧，更乐于服从；同样的，精神的孕育，产生思想者的德性，与女子的德性相近：——这皆是男性的母亲。——在禽兽中，是以男性为美的。

73 神圣的残忍

有人手里捧着一个刚生下的孩子，走到一位圣人前面。“我将以这孩子怎样呢？”他问：“它可怜，不成形，甚至不够有生命死掉。”——“杀掉它吧，”圣人用可怕的声音高呼：“杀掉它，将其三天三夜抱在你的手里，使你于自己得一种记忆：——使你从此不再生孩子，倘若不是你生孩子的时候。”——当这人听到这话，便失望的走开；许多人便诋毁这圣人，因为他主张残忍，因为他教人杀戮这

婴儿。“但让其活下去,岂不是更残忍么?”圣人说。

74 不成功者

那班可怜的女子总少成功的,便是在她们的爱人面前,不安静,不镇定,而且讲话太多;因为男子最确切的能为一种秘密底粘质底温柔所诱引。

75 第三性

“一位短小的人是不成形的,但总是一个人——但短小的妇人,比起硕长的妇女来,在我觉得是另一性别似的。”——一位年老的跳舞教师这么说。一个矮小的女人从来是不美的——年老的亚里士多德如是说。

76 最大的危险

设若不是常时有大多数的人,以其头脑之训练——其“理性”——为骄矜,为责任,为美德,而且因一切幻想和思想之放纵感到惭耻,损伤,若其不自视为“健康理智”者流:则人类也许早已灭绝!在他们的头上飘起而且继续的飘浮一大危险,便是勃发底疯狂——这是说,在感觉中,在视听上的放纵之勃发,对于头脑无拘束的欢喜,于人类的非理智之悦乐。疯狂者世界的对待并非真理与定律,却是一种信仰的普遍与拘束,简言之,臆度之不自主。而人类至今最大的工作,便是在许多事物上彼此同意,而且立出一条同意的法则——至若事物之真或伪,却漠然无所区分。这便是头脑之训

练，将人类至今保存下的——但相反的冲动仍然是如此强盛，使人根本不敢确然说人类的将来。不断地轻移变换种种事物的意象，也许从今以后比前此将转换的更复杂，更快；不断的有最优秀底精神思想者流，与此普遍拘束性奋斗——尤其是真理的探索者！信仰之为全世界之信仰者，在优秀底头脑中，不断地产生一种憎恶，一种新的期望：便是那迂缓底时间率，向一切精神动作所要求的，那种仿效乌龟的速度，在此认为普通的规则的，已使艺术家与诗人奔逸绝尘：——在这班没有耐性的精神们，便有对于疯狂必然底感兴勃发，因为疯狂有如此写意的时间率！然则这需要有德的才智——呵呀！我将用最确切底话说吧——需要有德的愚蠢，需要迂缓精神的端凝不动底击节拍的人，以便使大集体信仰的信仰者彼此相联属，继续跳他们的舞：这里所命令所要求的，是第一等重要之必需。我辈旁人皆是例外和危险——我们永远需要保护！——于此，亦有真可为袒护例外而说者，只要例外永远不欲成为定律。

77 有善意的动物

南欧洲人士所嗜好的卑鄙——不论这是意大利的歌剧（例如罗新尼[Rossini]的与伯令黎[Bellini]的），或是西班牙的冒险小说（在希尔·柏拉斯[Gil Blas]的法国式装束下，则最与我们相投）——于我无所隐晦，但这不使我感到侮辱，一如走过朋佩城（Pompeji）在路上所遇到的，或甚至在读每一本古书所见到的：这何由如此的呢？岂不是于此并没有羞耻，而一切卑鄙者，也如任何高贵者，可爱者，多情者，在同一种音乐或小说里，可以一样的妥恰而且自负的出现么？“动物也像人一样有权利：可以让其自由到处走，而你，我亲爱的同人，无论怎样也仍是这动物的！”——这，我觉

得便是这事的道理和南欧洲人道的特点。卑劣趣味是像高尚趣味一样有权利，甚至还有在它前面的优先权，设若其为大需要，为必然底满足，而且如同一种普通语言，为一种必可了解的假面和态度：——反之，高尚底选拔底趣味，总是有些寻求的试验的性质，总不十分准确能被了解——它是而且从来是不民众化的！假面却是而且永是民众化的！所以便让这一切假面貌在曲调与余声中，在这种歌剧的音韵之激荡与沉酣里，这么流衍下去吧！甚至于古代生活！这人们怎能了解，倘若并对于假面的欢喜，对于一切乔装的善意，也未曾懂得！这里便是古代精神之沐浴与休养，也许这番沐浴，对于古世界希少底高尚底人们，比对于卑贱者流，更成其为需要。——反之，在北欧的作品中，例如在德国音乐里，一种卑鄙的转向，使我感到说不出的侮辱。这其间有着羞耻，艺术家在自己面前贬下了身分，而且不能隐饰其脸红：我们也与他同羞耻，而且感觉难堪，因为我们设想他相信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而必须自作卑下的。

78　我们应该感谢者何在

自从有了艺术家，尤其是剧院中的艺人，然后使人开了眼界和耳识，以相当底愉快，看到而且听到自己是什么，自己所经验的什么，自己所愿望的什么；是他们，方始教示我们崇拜英雄，藏在这一切日常人士间的英雄，而且教示我们这艺术，从远处自视为英雄，如同简单化而且显明化，——教示我们这将自己“置于舞台上”的艺术。只是这样，我们方超出了我们身边的一些细微末节！如没有这艺术，我们便只作了前景而非背景，便将生活于这种视线的拘束中，看最切近者最平凡者为无穷的大，为实际。——也许每种宗

教有这同样的一种功德，使我们用了放大镜看每一个人的罪过，而且以犯罪者为一永劫底罪人：当其以永远底视线置于人的周围，教人从远处看自己，而且自视为一种过去底完全底东西。

79 缺陷美

这里我见到一位诗人，他，如许多人一样，因在不完满之处发越一种高尚底美，比在他手下圆成的造美满的一切作品，更其动人，——甚至以他的丰富底力量，不及以他的最后所不能处而获益而得名。他的作品从来不十分说出他所要说的，从来不十分发表他所欲以示人者：好像他具有一种幻象的先觉，而未尝有这幻象本身：——但一种对这幻象伟大底期望，留于他的心灵中，从这，他挹取他的期望与饥渴之同样伟大底雄辩。以这雄辩，他将他的听众提举到他的作品以及一切“作品”之上，给之以飞翼，以便飞升到那么高，为听众从来没有达到过的：这么，听众自作了诗人和远视者，便赋予这创造他们的快乐的人一种欣慕，好像他直接引导他们看了他的最神圣处，最后的处所，也仿佛他已达到他的目的，而且实际曾经见到他的幻象，又加之传布的。他之未曾实际达到他的目的，于他的名誉有益。

80 艺术与自然

希腊人（或者至少是雅典人）爱听好谈论：诚然他们于此有一种热烈底倾向，比一切其余的事更能分别希腊人与非希腊人。而且他们这么愿望戏场上的热情，出之以好言词，至若剧诗之不自然，也让其过去：——但在本质上热情是如此拙于言辞呀！如此讷

讷而且惶惑！或则就出之于口吧，又如此纷乱，无道理，而且自羞！现在我们皆习惯了这舞台上的不自然处，感谢希腊人，一如我们能忍受而且高兴忍受另一种不自然，歌唱的热情，是得感谢意大利人的。——这于我们成了一种需要，我们不能以真实而满足之的：要听人在最困苦底境地中而能说的很好，很详细：这于今使我们欢喜，倘若悲剧英雄的生命近于末路，在常人已大抵失去了神志，也当然失却了好言语时，犹能说出佳妙底言词，理论，出之以动人的形态，整个呈现一种神志的清明。这么一种自然的退让，也许便是人类的骄矜上的佳筵；人因此而爱艺术，视之为一种高尚底英雄气质底不自然性和习惯之表现。人有理由的责备一位戏剧诗人，倘若他不将一切化为理智与言词，却在手下时常保留一部分沉默：——一如人之不满意于歌剧的音乐家，若其于最高底情感不知出之以曲调，却发为一种无感情的"自然底"讷讷声叫唤声。于此，应该违反自然！于此，幻象的平凡美应该退避一种高尚美！希腊人在这条路上走的远了，很远——远的可惊！如他们将戏台组织的那么狭小，而且拒却一切深远背景的效能，如他们使演剧者的形态表演与轻便动作皆不可能，却将演剧者装成那么一位庄严底木僵底假面底鬼怪，则也将热情的深远背景取去了，而施之以好言语的规律，诚然，凡足以唤起恐惧与同情的想象之基本效能，他们皆尽可能的使之消灭：他们正是不需要恐惧与同情——这点得佩服亚里士多德而且加以无上底尊敬！但他之论希腊的悲剧之最后目的，是非常不中肯的，没有敲到钉子上，更无庸说敲到钉子的头上！试看希腊悲剧诗人吧，所以激起他们的勤劳，发明，与赌赛者何在——自然不是以情感夺取观众这用心！雅典人走入剧场，为听好的言语！而好言语是苏茀克列斯(Sophokles)所做到的！——请原谅我这外道说法吧！——但严肃底歌剧则迥乎不同：一切艺

人皆致力于隐藏其人物，不使人知。“偶尔拾起的一个字，或可为不注意的听者之一助：但在整个上这情景必须自作解释——与言语无关！”——他们都这么想，而且都这么轻笑言词。也许他们只缺乏勇气，将他们最后的对言词之轻鄙完全表出吧：设若罗新尼还放恣一点点，则也许会将“啦——啦——啦——啦”一直使人唱下去——而这也许会算是合理的！歌剧中人正不应“以言词”而见信，却应以声音！这便是这区分，这便是这非自然性，人所以去听歌剧的！便是“道白”（recitativo secco）吧，也不志在要使人听其为言词为剧本：这一种半音乐，原意在首先使听音乐的耳朵得到一点小休息（音调上的休息，这艺术的最高尚因此也最紧张底享乐的稍休），——其次便完全不同了：再有一种生长的不耐烦，生长出的抵抗，一种新欲望，求整个底音乐，音声。——从这观点出发，看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艺术是怎样的呢？也许一样么？也许不一样么？在我时常要觉得，人应将他的作品之言词与音乐皆熟读背诵了，然后观其出演的：若不这样——在我觉得——既听不到其言词，复听不到其音乐。

81　希腊趣味

“这有什么好看呢？——一位几何学家看过了伊菲几尼（Iphigenie）的出演后如是说——这里没有证明什么！”希腊人能距这趣味如此远么？至少在苏弗克列斯一切皆得到“证明”的。

82　风趣非希腊底

希腊人在其一切思想上皆异常逻辑而且简明，他们对此毫不

厌倦，至少在其长久底美好底时代中是如此，不像法国人时时对之厌烦的：法国人喜欢一下跳到反面去，而且实在只忍受逻辑精神，倘若频频跳到反对方面，足以揭发他的社会礼节和他的社会公道。逻辑于他们好像是面包和水一样重要，但因其只合纯粹而且单独欣赏，所以也就像一种囚粮。在上流社会中，人不应求单独完全有理，如纯逻辑所要求的：因此有少量底无理，存于一切法国风趣(esprit)中。——希腊人的社会意识，发展的不及古之法国人和今之法国人的如此远：因此希腊的最富于才智之士，也如此少风趣，因此其最滑稽底人士，也如此少滑稽，因此——呵呀！人一定不相信我这道理了，而我的心灵上，还有多少这样的道理！——"沉默是桩大事"(Est res magna tacere)玛梯阿和许多唠叨者一样，如此说。①

83 说翻译

一个时代中的历史意识，其多寡可以如此估计，看这时代如何治译学，且自入于古代和古籍里，高乃依(Corneille)时代的法国人，以至革命时代的法国人，如此袭取罗马古典，看起来我们是没有那种勇气的——感谢我们较高底历史意识。又更看罗马古代吧：那时代多么强暴的而又天真的把捉希腊古代的一切善者美者！他们如何将其翻译到罗马现代！如何故意的不顾忌的揩去那蝴蝶时分的翅粉！荷拉兹(Horaz)时复如此翻译阿克攸士(Alcäus)或阿希罗诃士(Archilochus)；勃罗沛兹(Properz)如此翻译卡里玛诃

① 玛梯阿，乃罗马之讽刺文章家，约生于西历纪元后一世纪，原名玛梯阿里斯(Martialis)。

士(Kallimachus)和菲列塔斯(Philetas)——(这皆是和帖阿克里妥斯(Theokrit)同一流的诗人,倘若我们敢于批评的话)——原作者如此如彼之所经历,且以其形影刻划之于诗中者,于他们有什么关系!——当作诗人,他们却与这先于历史意识的古代之探索精神,不相近;当作诗人,他们不顾虑这些个人的事物和名称,以及属于一个城,一海滨,一世纪的装饰和假面之类,却皆随即代之以现代者,罗马者。他们仿佛这样问我们:“我们不应将旧东西化为新东西,且将我们安顿于其中么?我们不敢于将我们的灵魂,吹入这些陈死的骸骨中么?因为古东西是死的:一切死东西多么可厌呀!”——他们体会不到历史意识之乐趣;一切往古的异域的东西皆使他们不耐,当作罗马人,这便成为罗马式的征服的激励。在事实上,那时人翻译书,便是一种征服,——不但将其历史方面弃去:不但此也,且更增添一种对现代方面的暗示,尤其是将原著者的名字涂抹,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是——没有偷盗的感觉,却以最佳底“罗马帝国”的心理。

84 论诗的起源

人类幻想的爱好者,同时标举本性道德的理论的,这么推论:“设使,人在各个时代中,以‘功利’为最高神圣,则世界上的诗歌何自而生呢?——这种言语的韵律化,于思想交通的显明上,只有阻滞而无增进的,然何以独能像功利目的之讥嘲,在地球上到处勃兴而且只是兴起呢!正是诗歌的艳绝底不理智处反对你们呀,你们这班功利主义者!刚是要一度离弃功利——使人类升华,使人类生伦理与艺术的感兴!”但是,在这里,我要一度为功利主义者辩护了——他们时常如此缺理,很可怜!古之世,诗歌发生之时,是以

功利为目的，而且是以之为一很大的功用——那时节，使韵节羼人语言中，那种力量，将词句中的一切原子重新排列，使人选辞修辞，使思想加上一重新色彩，且使之更阴晦，离隔，悠远：诚然是一种迷信的功用！以韵律，可以使人类的祈求更感格天神，当人发现有韵的语言比无韵的散言容易记住之后；同样的，人以为用有韵律的言词，可以使自己的思想更远播；便是有韵的祈祷词，好像于一位天神更能人耳。尤其是人要利用那基本底征服效能，人在听音乐的时候所体验到的：音韵是一种强迫；它使人生出一往不可制的兴趣，以屈服，以和谐；不但是步武按之前进，竟至是整个灵魂与此节拍飞沉，——也许，人以为，天神的魂灵亦复如此！因此人试以韵律如天神以强迫，向渠们发布一种力量：将诗词奉上，如同抛上一根捆仙绳。此外，还有一种更奇离底意想：也许于诗歌的起源生过最强的效力的。在披他哥拉学派（Pythagoreer）的人们，仿佛以之为哲学理论，以之为教育策略，所谓诗教者：但在有哲学家以前很久，人便承认音乐有种巨力，所以发舒人的情感，涤荡人的灵魂，和缓灵魂的武怒（feiocia animi）——这当然是由于音乐中的韵致。设若灵魂上失掉正度底紧张与和谐，则必需跳舞，按着歌者的节拍，——那便是这种医术的药方。以此，特庞德（Terpander）曾平定过一场扰乱，恩配多克力斯（Empedokles）曾调柔一位怒人；达孟（Damon）且治好一位害相思病的少年；以此，人且求医治怒欲复仇的天神们。这起初是，驱策感情的沉醉与奔放至于最高点，使愤怒者疯狂，使渴欲复仇者以复仇而沉醉：——一切阿琪亚的神秘道（Orgiasmus），使天神的愤怒皆一趟发出，发为沉酣（Orgie），使之从此以后感到更轻舒，更安宁，于是使人民平静。“梅乐斯”（Melos，即希腊文“诗歌”之义）的意义根究起来，是镇静剂，不因为其本身镇静故，却因为其后来的效能是使人安静的。——不但

在祷颂的歌词中，便是古代浮世诗歌，有一大前提，要音韵能发生一种魔力，例如戽水或划船：歌词于此是一种假想在此活动的妖魔的镇摄，摄这使它们顺服，不自由，作了人的工具。只要人有工作，便有机会歌唱——每种工作是与精灵的暗助相联的：巫词与咒语好像是诗歌最古老底原形。神的宣告(Orakel)也出之以韵语——希腊人说六韵诗是在迭勒非(Delphi)发明的，——也是以为韵律在此可以发布一种强迫力。求预言——意思原来是求决断某事(根据这希腊名词的源流大致如此)；人以为如果能求动亚波罗(Apollo)，便能决定将来：按照最古老底想象，亚波罗不只是一位远见的天神而已。如果祷祝词正确地而且合韵律地念出，则可以决定将来：祷祝词是亚波罗的发明，他既是一位音韵之神，则也可以决定命运之神的。——然则这么在整个上考察起来：对于古代迷信底人民，有比韵律更有功利的么？一切皆可以用它作：玄秘地促进一种工事；求一位天神显灵，接近，听从；照自己的意思安排将来；解释自己灵魂上的任何过度之处(恐惧，痴狂，哀怜，复仇之念等过分之处)，而且不但是舒散自己的灵魂，也还可柔顺最恶怒底魔鬼，——没有诗歌人便不算什么，有了诗歌人便仿如一位天神。这么一种基本情感不容易完全荡除的——而且现在，经过了几千年向这种迷信战斗之努力，犹有我们中间最智慧底人，不时当了韵律的傻子，即算是他不过以为可以感觉一种思想更真切，倘若它有一种音律之形式，出之以天神底蹈扬。这岂不是一桩很有趣的事么，最严肃的哲学家，无论其平常怎样力求精确决定，仍是自属于诗的语言，以增加其思想之力量和起信？——但于真理是更危险的，经过诗人之反对，不及经过诗人之赞同危险！因为如荷马(Homer)所云："歌者说谎太多！"

85 善与美

艺术家总是不断地褒扬——他们不作旁的事——：当然是褒赞那一切境况和事物，有称誉以为在其间在其内可以使人一度感觉美好，或伟大，或酣醉，或快乐，或佳胜而且聪明的境况和事物。这些选拔底境与物，其价值为人类的幸福是稳定而且确实的，便是艺术家的对象：他们时常潜伺，求发现这种对象，拉它到艺术园地里。我是说：他们本身不是幸福和幸福者的估价人，但他们总是迫到这种估价者的近旁，用了最大底好奇心和兴会，以便能立刻利用这种种估价。因为在他们的不耐以外，还有传令使的大肺量，长跑者的双足，所以他们总是在褒赞新底善美的第一班人以内，而且时常还现得自己是最先以之为善，最初识之为美者。但这，如方才说过，是错误了：他们不过比实际估价者跑的较快，声调较高而已。——但原来的估价者又是谁呢？——是富人，有闲的人。

86 论戏剧

这一天重使我生强健与高尚底感情，设若我在这一夜里能有音乐和韵事可欣赏，则我知道何种音乐与艺事非我们要的，便是凡使听众麻醉，而一时兴奋强健与高尚感情的，皆非所要，——这班人，具备庸俗底心灵，在夜里不像征服者之坐于胜利之车，却像疲惫底骡子，太为生活的鞭笞所苦的，这班人知道什么“高等情绪”，倘若没有麻醉剂和理想的鞭挞！——这么他们便有他们的感动者，一如他们之有酒。但他们之酒醴与他们的沉醉，与我有什么关系！有灵感的人何须乎酒！甚且他以一种憎恨望着这调剂和调剂

者，在此没有充分的理由要发生一种功效的——假造灵魂上的高潮！——怎样？人将翅子和高傲底幻想送给土拨鼠——在入睡以前，在其爬进土洞以前么？将其送入剧院里，将放大镜搁在其疲倦底盲然底眼睛上么？人们，其生活不是"行为"而是一种"生意经"，坐在戏台前，看奇异底人物，其生活不只是"生意经"的么？"这么是正当的"，你们说："这么是遣兴的，教育要这么样！"——那么！我太缺乏教育因为这状态太使我憎恶。有谁在自己体会够了悲剧和喜剧的，当然愿意远离剧场；或则，这整个底进行——剧院与观众及戏剧诗人皆算在内——于他皆觉其为一实际底悲剧与喜剧，而在台上出演的，反于他没有什么重要。有谁如果有些像浮士德(Faust)与曼弗烈德(Manfred)的，戏院里的浮士德和曼弗烈德之流与他有什么关系！——他也当然会想，这种人物居然在戏院里出演呀。最强烈底思想与热情，陈于不能思想与没有热情——却只能受麻醉的人们之前！而以那作这用处！而戏剧而音乐为欧洲人的吸大麻精和嚼槟榔！啊！有谁为我们说出麻醉品(Narcotica)的全部历史！——这几乎便是"教育"史，所谓高等教育者！

87 艺术家的虚荣心

我相信，艺术家们时常不知道他们之所最能，因为他们太高傲，其意识趋向于一些高傲底东西，仿佛还比不上这些小植物，新鲜，奇特，艳丽，能在其土地上生长到实际底美满。他们自己的园地与葡萄山之最终价值，泛泛地被他们估计低了，他们的爱好和意见不是同等的。这里有一位音乐家，比任何音乐家皆擅长于发明苦痛底受压迫底灾难底灵魂之境域里的声音，甚且能使不能言的动物有语。没有人能比得他上，在发布一种晚秋的秋色，一种最终

底最短促底欣赏之不可描摹的动人的快乐，他认识一种声音，为灵魂的秘密底抑郁底午夜而发的，在这种午夜里，因与果皆好像皆失了联贯，每一刹那皆好像可以有点什么“从虚无中”生出似的；他能从人类幸福的最深处汲取其渊源，非常幸运，如同吸饮幸福的残杯，最苦与最甘底余沥，好好坏坏皆混合一道；他识得灵魂的游移，那不能跳跃，飞翔，甚至不能行走的灵魂；他有羞惭底顾盼，表示隐藏底苦痛，无安慰的了解，无结果的分散；是呀，当作一切隐密哀怜的阿蒂斯(Orpheus)①。他比任何人还伟大，而且许多东西为他增添到艺术里，凡至今无从表白且好像佩不上艺术的东西，不可用语言捉摸，只求避免的东西——灵魂的甚小甚微细的形态：是呀，他是小艺术品的大师。但他不要这样！他的气性爱好大壁和大胆底壁画！他未尝觉到，他的精神另有趣致和倾向，最爱坐在颓垣断瓦的屋角里：——在那里，藏匿了，从自己面前藏匿了，他画他独有的杰作，皆非常短小，时常只有一拍长——在此他方成为完善，伟大，美满，也许唯有在此为然。——但他不知道这！他太虚矜了，懂不到。

88 为真理的严肃

为真理的严肃！人们在这话里所懂到的是些什么不同的意思！同样的证明和实验的意见与方式，一位思想家所视为疏忽，不时有所不免的为他之羞者，——同一样的意见于一位艺术家，如果触到了而且一时执持之，可以使他生出一种自觉，觉得自己现在方为为真理的严肃所中，而且也值得惊奇，他，虽是艺术家，也仍然表

---

① 希腊神话中之善歌者。

现出“现像界之对称”的最诚恳底热望。然则很可能的，某人以其严肃情感，恰恰发露了他的精神从来多么肤浅地简率地游于智识之域。——凡我们所以为重要的一切，不皆是我们的揭发者么？这表示何者是我们的重心之所寄，何处是我们的重心之所阙。

89 今与古

我们的一切艺术品的艺术何有，倘若那高等艺术，节庆的艺术于我们不存！从前一切艺术品，皆陈列于人类节庆的大道上，当作高尚底幸福底时分之纪念品与纪念碑。于今人欲以艺术品，将可怜的乏弱者与患病者从人类痛苦的大道上引诱开去，消磨一小小欢乐底顷刻；人奉献之以麻醉与狂情。

90 明与暗

书和著述在各国思想者，各式各样不同：这人在他的书里收集了光明，他所从突闪的智识的光芒中迅速攫取而且得回的；另一人则只给与阴影，和日前在他灵魂中所建起的东西之摹写，在灰色与黑色里。

91 留心

阿菲耶黎（Alfieri, Gf. Vittorio[1]）如其所著称的，撒了许多谎，当其向惊奇的同时代的人叙述他的生平。他之说谎，由于向自

---

① 十八世纪意大利之戏剧家。

己的一种专制,例如他之独创自己的语言,强使自己成为诗人所证明的专制:——他终于找到了高贵的一种严格形式,将自己的生活和记忆迫入其中;这其间一定有许多痛苦的。——我也不相信柏拉图(Plato)的自传,为他自己所写的:亦如不信卢梭(Rousseau)的自述,或但丁(Dante)的"新生"(Vita nuova)。

92 散文与诗

人应该注意到,大散文家时常几乎同时便是诗人,不论其是公开的,或只是私下的,为一"小室"的;而且,诚然,人只是眼中有诗,才写出好散文!因为散文是和诗的一种不断底愉快底战斗:它的一切妍妙,在于时时与诗相避免相颉颃;每种抽象处,要作为诗的讥诃,要求出之以冷嘲底调子;每种干燥处与冷淡处,正是要使可爱的女神陷于可爱的失望里;时常二者有顷刻底接近,调和,然立刻有跳回,哗笑;时常是幕布揭开了,强度底光明放了进来,正当诗的女神陶然于黄昏与晦色里;时常是从她嘴边夺去了一个字,用了那种声调唱起来,使之不得不用温柔底手掩住温柔底耳朵,——如此,有千般战斗上的乐趣,失败也算在内,为"非诗人"所谓"散文之人物"所不知者:——他们于是只写出只说出坏散文!战斗是一切佳事物之父,战斗也是佳散文之父!——在这世纪中,有四位非常特出而且真是诗化的人,达到了散文的神品,此外这世纪是不宜于散文的——如方才指明过,由于缺乏诗。除开歌德(Goethe)不论,这世纪有理由自负产生了他的:我看只有李阿拔底(Giacomo Leopardi),梅离美(Mérimée),爱麦逊(Ralph Waldo Emerson),与朗德(Walter Savage Landor),那《想象的谈话》(Imaginary conversations)的作者,这四人够得上被称为散文大家。

93 但你为什么写作的

甲:我不属于那班人以内,执着湿笔在手中想的;更不属于另一般人,在开着的墨水瓶前发痴,呆坐在椅上,瞪着白纸。为着写作,我着恼,自羞;写作于我是种必需——便是从那譬喻上说来,也使我不耐。

乙:但你为什么写作呢?

甲:是呀,我的好友,说句老实话:我至今没有找到另外的方法祛除我的思想。

乙:你为什么要祛除之呢?

甲:我为什么要么?我岂真要?我必须——

乙:够了!够了!

94 身后的生长

那些关于道德的事许多勇猛底话,芳廷列尔[1]在他那不朽底"死人的谈话"中所发表的,在他那时代被视为矛盾,一种不无可思的诙谐之游戏;便是趣味与精神的最高裁判者,在其中看不出更多的东西了——也许芳廷列尔自己也未曾看出的。但后来发生些使人难信的事了:那些思想化成了真理!科学证明之!游戏变成严肃!我们现在读那对话,与伏尔德(Voltaire)和耶维修士(Helvetius)当日读之,感觉的不同,不知不觉地将那思想的创始者抬举到更高底思想者流,比他们当日所作的增上,——这是对的呢?不

① Fontenelle,十七世纪法国作家。

对呢?

95 常茀(Chamfort)

这样一位认识人与人群的有识之士,如常茀者,跳在人群一起,而未曾自居于哲学之退隐与防卫里,我不知道这如何解释,除了这样:在他有一种本能,比他的智慧高强,而且永远不得满足,便是对于一切贵族系统的憎根:也许那旧的只可以作解释的他的母亲的憎根,因他爱母亲的关系而神圣化了——一种从小孩时代起的报复之本能,只等待时辰向母亲报复。然而,他的生活和他的天才,啊!更由他的血管中父性的血气,引导他自跻于这贵族之列,相与平等——这样许许多多年!但终于他不能忍耐自己的样子了,在旧制度中一个"老人"的样子;他沦于一种强烈底忏悔热情里,在这情致中他便披上"下流"的外衣,当作他的一种毛织的道袍!他的坏心肠便是报复的遗漏!——设若常茀那时稍多成其为哲学家,则革命不会有那种悲剧底滑稽和尖刻底讽刺:革命当然成为一桩非常蠢滞底事业,不能如此引诱人的精神。但常茀底憎根与报复教育了一整个时代的人:便是最高贵底人物也受过这训练。试想,米拉波(Mirabeau)之于常茀,视为他的更高更老的自我,从之等待而且忍受各种动力,警告,和裁判,——米拉波,其为人则属于伟大的另外一流,比昨日和今天第一流政治家的伟大不同。——希奇的,虽有这样一位朋友和代言人——可以看到米拉波与常茀的书信——这最恢谐底道德家,于法国人仍是陌生的,正和司汤达(Stendhal)一样,在这世纪的法国人中也许算是最有富于思想的眼耳的。难道是,后者根本太多德国人和英国人的气质,非巴黎人所能忍耐的么?——何况常茀,一个人,富有灵魂的深处

和背景，阴郁，困苦，热中，——一位思想家，以笑为生活上的要药，一日不发笑，则茫然自失，——更好像一位意大利人，但丁与李阿拔底之亲属，而不甚像法国人呢！人知道常苐临终的话："呵呀！我的朋友，"他向西耶斯（Sieyès）说："终于离开这世界了，要使心碎或心坚如铁石的地方——"这诚然不是一位垂死的法国人的话！

96 两位演说者

这两位演说者，一位是要自投于热情里，然后能将他的事理发挥尽致：只有热情方能驱迫充分底血与温热到他的脑筋里，强迫他的高等智慧发展出来。另外一位不时也试行一样的作：以热情的助力，将他的话说的响亮，多力，动人，——但通常不得好的成功。他一会儿便说的非常阴晦，错乱了，过甚其词，多有缺漏，激起听者对他的事情的正理怀疑：甚至他自己也感到了这怀疑；于此便可明了他为什么突然改变为甚冷静甚难听的声调，使听者疑惑他的全部热情是否真的。在他每一趟精神总是为热情所汩没了；也许他的热情比第一位的还强。但他是达到了力量的最高点，当他抑制住感情的奔进，且如同加以讥诃：然后他的精神方能从它的隐藏处探出来，一种合逻辑的，讥嘲底，游戏底，但仍是可怕的精神。

97 作家的唠叨

有一种愤怒的唠叨——常见之于路德（Luther）和叔本华尔（Schopenhauer）。从意义方式太大的储藏中生出一种唠叨，例如在康德（Kant）。好在同一事上总加以新的转换，也只是喋喋不休：则于蒙田（Montaigne）见之。坏气性的饶舌：有谁读这时代的

著述的，则会想起两位作者。好逞美辞和言语方式，反复不休：不少见于歌德(Goethe)的散文里。纯粹欢喜感情上的喧阗和扰乱，因之唠唠叨叨：例如在克莱尔(Carlyle)。

98 为莎士比亚的荣誉

为尊崇莎士比亚(Shakespeare)，其人，我能说的最好的，便是这：他是真相信柏鲁妥斯(Brutus)的，在那种道德上未曾加之一微尘疑惑！对柏鲁妥斯，他奉献了他的最佳底悲剧——这至今还蒙着错误底名称，——对柏鲁妥斯，这高等道德可怖的精华。灵魂的独立——便是这里的事！于此没有什么牺牲可算太大的：便是最亲爱的朋友也只合向之牺牲，即算这是最高贵底人物，世界的冠冕，无比的天才，——倘若人爱自由为伟大灵魂的自由，而因他，这自由受了胁迫：——莎士比亚一定是这么感觉的！他将恺撒(Cäsar)推崇到那样高，便是向柏鲁妥斯所致的最精微底敬礼：只有这样他方将其内心的问题扩充浩大，且将那心灵之巨力能割断这结子的，推展出来！——岂真是政治的自由，使这诗人与柏鲁妥斯同情——使他与柏鲁妥斯同罪么？抑或政治自由不过是某种不可言说的事之象征呢？我们是否居于某一种隐晦的不可得而知的事业和探险之前，生于这诗人自己的心灵的，他只欲以象征说出的呢？一切哈孟列特(Hamlet)的忧郁，比起柏鲁妥斯的忧郁能算什么！——也许莎士比亚知道这，一如知道前者，从经验得之！也许他亦有阴郁底时分，和他的恶天使，和柏鲁妥斯一样！——无论这二者之间有何种相似之处，与隐秘底关系吧；然在柏鲁妥斯全部形象和德性之前，莎士比亚拜投于地，自觉卑微而且疏远：——这种证明，他曾在这悲剧中写下的。在剧中他两度表出一诗人，而两度

从之以那么一种不耐底极端底侮蔑，听去竟好像一种呼喊——自我蔑视的呼声。柏鲁妥斯，便是柏鲁妥斯也失去耐性了，当诗人出场的时候，如普通诗人一样，梦梦然，伤感，迫人，当作一种好像富于伟大性——甚至道德上的伟大——的人物，而在行动与人生哲学上，竟至平凡底正直也难达到的。“他懂到时代吧，我便懂到他的脾气——这吵闹的蠢物滚开去！”——柏鲁妥斯这样呵斥。试将这话移译到诗人的灵魂中哟，作这诗剧的。

99 叔本华尔的信徒

文化程度高深的民族，与野蛮民族相接触时，人可以见到，通常是低等文化，最初接受了高等文化的弊端，弱点，与烂熟之处，从这出发，感觉受到的一种美妙，终于由这袭得的弊病和弱点之媒介，受到高等文化的有价值的力量之波流：这可以不因旅行在野蛮民族近边看到的，自然是颇深刻化，精神化，不容易把捉到的。叔本华尔的在德国的信徒，最初从他们的师傅那里所得的是什么呢？——那班人，比起他的优越文化来，必见其够野蛮，以致必最初为他所幻想为野蛮且加以诱导。使他常时不像德国人而像英国人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坚强底事实意念，向明显与理智的佳志愿吗？抑是他的智慧良知的强毅？——这良知忍受了一生的“存在”与“愿望”间的矛盾，且强迫他常时在著作中，几乎在每一点上，自相矛盾。或者是他于教会的和基督教上帝的事情上一尘不染呢？——因为他在这方面，纯洁为从来任何德国哲学家所不及，以致他为伏尔德(Voltaire)派，以生以死。或者是他的种种不朽的理论呢？——如观念之智慧性，因果律的先天性，智慧之工具性质，意志之非自由，这种种学理。不然呀，这一切皆不生魔力，也不被

人觉得有魔力。有的，是叔本华尔的神秘底惑乱与支离，在这些地方，凡实事思想家为虚妄底冲动——欲作世界的解谜人——所引诱所损毁者：如他那不证明的唯一意志的学说（“一切‘因’皆不过是这一时这一地的意志现象的偶然‘因’”，“向生存之意志，是整个而且不分离地存在于每个生物中，以至最小底生物，如此完满，如在一切已存在正存在将存在的总计中”），如个体之否认（“一切狮子其实只是一只狮子”，“个体之多数不过是一种现象”；一如进化也不过是一种现象：——他称拉玛克（Lamarck）的思想，为“一种有天才的矛盾的错误”），关于天才的幻梦（“在美的观念上，个体已不是个体了，却是智识之纯粹的无意志的无痛苦的无时间的对象”；“那主题，当其在被观照的对象上完全显出，便成为这对象本身”），关于同情的谬论，以及因之而可能的个性原理（principii individuationis）之奔放，为一切道德的渊源，以及这种意见：“死原来是生存的目的”，“不可从头一直否认这种可能性，一种魔力效能之从已死者身体上出生”：这些理论，以及这哲学家的这一类支离曼衍之谈与诟病，皆最先被接受，作为信仰的道理了。——弊病与曼衍，皆最容易仿效的，无需长久底预备的训练。但我们谈谈如今活着的一位最著名的叔本华尔派人物吧，瓦格纳（Richard Wagner）。——在瓦格纳，也如在许多艺术家一样：误于他自己所创造的典型之解释，错认了他所特长的艺术之未经说明的哲学。瓦格纳直到中年，为黑格尔（Hegel）所误；中年以后在自己所造的典型中寻绎叔本华尔的理论，用“意志”，“天才”，和“同情”这些名词解释自己时，又一误再误了。然无论怎样这仍是真的：没有比在瓦格纳的英雄中瓦格纳的气质，更与叔本华尔的精神相抵触的了——我是说，极端自私自利之无罪，相信大热情如相信善之本体，一言以蔽之，他那些英雄的形态上西格弗理德（Siegfried）的模样。“这

一切更有斯宾诺扎(Spinoza)的气味,却不像我的呀!"——也许叔本华尔会如此说。纵令瓦格纳有充分理由寻求其他的哲学家,除开叔本华尔:而他所感受的这思想家的魔力,使他不但对于一切其余的哲学家,也竟对于科学盲昧起来了;他的艺术越是要作为叔本华尔哲学的附庸和补充,也越是明显的拒却作为人类智识与科学的附庸,补充,和大愿。不但是这哲学非常神秘底皇华引诱了他,那是并一位卡栗阿斯特罗(Cagliostro)①也能诱动的:便是这哲学家的特殊形貌与感情也时常成了诱惑者!例如瓦格纳对于德国语言之弊坏的愤慨,是叔本华尔式的;而倘若人于此要称赞他这种摹仿,则也不当缄默,瓦格纳的文风也不乏噜苏累赘之病,使叔本华尔一见生嗔的,而瓦格纳派之写德文,已表明"瓦格纳病"之危险,一如从前任何种"黑格尔病"之所证明过的。瓦格纳对犹太人的憎恨,也是叔本华尔式的,他对他们的最伟大底事业也未尝持其平:犹太人是基督教的发明者呀!瓦格纳试解释基督教为佛教中飘堕的一粒种子,也是叔本华尔式的,而且欲因一时加特利教基督教的方式与情感的接近,在欧洲准备下佛世界。瓦格纳之宣传袒护对待动物的慈悲,也是叔本华尔式的;这里叔本华尔的先驱,如人所共知的,是伏尔德,他也许已和后下他的使徒一样,早知道将对某些事物与人的憎恨,矫饰为对动物的慈悲了。至少瓦格纳对科学的憎恨,如他的说教所表明的,不是生于温柔与慈善的精神——更根本说不上精神,很显明的。——终于一位艺术家的哲学没有什么重要,只要这不过是一种补充底哲学,与他的艺术本身无伤。人实在不够谨防向一位艺术家生怒嗔,为了他偶然底,也许非常不幸底和僭越底一种假面具;我们不要忘记,可爱的艺术家们,一般底

① 欧洲著名的骗子。

和单独底，都有一点点戏子意味，也必须有，而且如果没有戏子气派，是颇难于长久支持下去的。让我们对瓦格纳忠实吧，忠实于他的真处与原始处，——由于我们，他的信徒，对于我们自己之真与原始保守忠实。我们不妨抛开他的智识上的意气和痉挛不论，却审慎地考虑如他的这一种艺术，应该有何种特殊底培养与需要，然后能存活，滋生！他之为思想家而常如此错误，是毫无关系的；公平和耐性皆不是他的事。只要他的生命于他自己觉得正当，而且保持正当，便够了。——这生命，向我们每人招呼的："作一个大丈夫吧，不要跟随我，——却跟随你自己！你自己！"便是我们的生命也应在我们自己面前保持其正理！我们应该自由，无畏，从无罪的自私自利中滋长，茂盛！观察这么一个人，于是现在在我的耳际仍响着这样底话，像从前一样："热情胜似斯多亚派的人生观(Stoicismus)与假冒为善；质直，即算在恶里，胜过在传统道德上茫然自失；自由底人可善可恶，而不自由底人是'自然'的一种侮辱，无分享天上或地上的幸福；终于，凡欲自由的，必自己化作自由，自由不是一种奇怪底赠品，从天上掉到某人怀里的。"①

100　学崇敬

人应该学尊敬，一如学蔑视。如果有人走上新的路，而且领导过许多人走上新路的，当惊奇地发觉，这许多人多么不善于表示其感谢之情，感谢之情抑又几乎罕能自白。当其偶尔要出之于口的时候，仿佛便有哽在喉，讷讷不能成辞，在咳咳中亦又默默下去了。一位思想家之追寻他的思想之效能，及其陶铸与震撼之力量，那形

① 《瓦格纳在拜鲁特》：原书第一卷，585 页。

态几乎是一出喜剧:时常有这种样子,仿佛受过他的思想之影响的人们,感觉根本因此受了侮辱,而他们的受了胁迫的独立,如他们所畏惧的,只好出之以各种无聊底态度。这已需要若干代人,以发明一种感谢之有礼貌的习俗:很久以后庶几能达到一种时期,有一种精神与美妙入于感谢里。于是一定另有人在,为伟大底接受感谢者,不但是为了他自己所行的善事,却也是为着他的前辈当作至高者至善者的宝藏渐渐聚集的。

101 伏尔德(Voltaire)

凡有一宫廷之处,便一定有好语言的律例,因此也就有一切为文者的风格之标准,宫廷上的语言,便是宫廷人物无专业者的语言,即算他们谈到科学事物的时候,也总是避免用方便底术语,因为它们有专门的意味;因此专门名词以及凡足以显示为专家者,在宫廷文化的国度里,皆足为风格之玷。于今,各种宫廷皆成为从前和现在的讽刺画的题材了,人当惊奇便是伏尔德曾在这点上也异常冷淡而且谨严(例如他之批评此类文章家,如芳廷列尔[Fontenelle]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现在我们是皆从宫廷趣味上解放出来了,而伏尔德可算作它的完成者。

102 为语言学者进一解

有许多书籍,如此高贵如此皇华,以致整世代的学者可算用得其当,倘若因他们的劳力将这些书保持的很纯粹,易懂,——重复使这种信仰坚固的,便有语言学。它假定正不乏特出底人(即算这种人不可见),确实知道利用这些无价之书籍的:——便是著这种

书的人或能够著这些书的人。我的意思是说，语言学假定了一种高贵底信仰——为了少数“将要来”的人的利益起见，有一大批烦重底也不清洁底工作得预先作好：这皆是为了迭菲的用处之劳力(in usum Delphinorum)①。

103 论德国音乐

德国音乐现在比任何种音乐更成其为欧洲底音乐，这缘故，是因为单是在它中间，欧洲因革命所经历的改变，有其表现：只有德国音乐家，懂到表现骚动底群众，知道那可怖的人为的噪音，那声音其实也无须太大的，——例如意大利的歌剧，也懂得侍役和士兵的合唱，但不懂“民众”。还有一种原因，便是从一切德国音乐中，可听到一种平民对于贵族的深深底欣羡，尤其是健羡风雅与温文，以为一种宫廷底骑士底古老底自信底社会之容光。这不是那种音乐，如歌德的艺师在门前奏演的，当然也“在堂上”奏演使国王欢喜的；这里不是说：“骑士勇武地盼睐，美人投之于怀。”在德国音乐里，即算是“优美之三女神”(Grazien)出场，也不无病于良心的谴责；只有“愉快”，优美女神的乡下姊妹出场，使德国人感觉非常合伦理，——而且从此一直推上去，达到他那种幻梦底有教养底时常颇粗暴底“伟大”之境，悲多汶(Beethoven)式的伟大。如果要想象这种音乐上的人物，便请想起悲多汶吧，例如他在帖甫栗兹(Teplitz)那一次会见歌德时的态度：仿佛半野蛮遇到了文化，仿佛

① Delphinus 于法文为陀芬(Dauphin)，乃十四世纪至法国革命时法国王子之通称，路易十四“为了王子的用处”，曾使人总集希腊罗马之名著，为六十四巨帙，时在1674至1730年。

平民接近贵族，仿佛好人接近好人又多于“好人”者，仿佛幻想者接近艺术家，仿佛求慰安者接近已慰安者，仿佛夸大者多疑者接近理智者明决者，仿佛是多患难者，自苦者，痴顽底欢乐者，有幸福的不幸者，忠心底放浪者，仿佛是一位傲慢而且笨拙底人—— 一言以蔽之，如同一位“不羁的人”：歌德如此感觉而且形容他，歌德这特殊底德国人，与他同流的音乐还没有发明的！终于，请考虑一下呢，德国人于今只见其扩大的对曲调的蔑视，和音调意识的笨滞，是否可视为平民的放肆和革命的余波。曲调对于规律有一种如此显明底趣尚，对于一切转变者，未形者，自动者，有一种如此底拂逆，以致听来它好像是生于欧洲事物的古制度中的音响，而且好像是重返其中的引诱与归回。

104 论德国语言的声调

凡人知道，德文何自而生，这几世纪来普遍底文学德文。德国人，以其对于一切来自宫廷者的尊敬，殷勤地以官方的文字，为一切他们所欲书写者之楷模，尤其是譬如信札，契据，遗嘱之类。官样写作，是宫廷式政府式的写作—— 比较人所住的这一城市的德文，是较为优越的。渐渐人得到了这种结论，便照写一样说，——于是在字的形式上，在选词造句上，终于在音调上，比从前更优越了：人说话的时候，矫饰一种官腔，终于矫饰变成了自然。也许和这样完全相同的事，没有在旁的地方发生过：文字的风格在语言上过重底势力，全民族的修辞与矫饰，成了一种普通底没有土话的言语之根基。我相信，德语的音调，在中世纪，尤其是中世纪之后，异常粗野而且庸俗：近几百年来，声调有些贵族化了，主要的是因为人觉得必须仿效法语的，意大利语的，西班牙语的声调，尤其是刚

从德国的(和奥国的)贵族这方面,不能因祖国的语言而满足的。但对于蒙田和拉桑(Racine),即算有了这变化吧,听来一定觉得不可耐的鄙俗:在现在,如出之于旅行者之口中,在意大利的下流人丛里,听去犹觉得粗野,鲁莽,干涩,好像出于烟雾之室,无礼貌之区。——现在我觉到,从前欣慕官方礼制的人们,于今也有同样的求"声调之美妙"的奔策,而德国人已开始求合上一种非常独特底"声调之魔力",长此以往很可成为德国语言文字上的实际危险的,——因为更丑恶底声调在欧洲找不出了。声音中有些讥嘲,冷静,淡漠,不关情的意味:现在在德国人听来觉得"高贵"——而我在青年事务员,教职员,女人,商人的声调中,听到对这种"高贵"的嘉许;甚至小女孩已仿效这种官人德语了。因为官员,而且当然是普鲁士的,是这种声调的发明者:这同一班官员,为军人为专家的,保有那么一种可敬的谦虚之度,值得全体德国人效法(德国教授和音乐家包括在内)。但一到他开口说话,动作,他便又是古欧洲的最不谦虚最无趣味的人物了——未尝自知,无疑的!在上流德国人,惊其为最上等最高贵底社会中人,高兴"接受他的腔调"的,当然也不觉得。他也发出那种腔调!——起初是一班尉佐和上士之流摹仿他的腔调,且加粗了。试留心听喊口令的呼声吧,在德国城市中呼应的,当人在各个大门外操练的时候,多么一种讥嘲底冷静,愤怒底权威感觉,与骄恣之情,皆可从这呼声中听出来!德国人真能算一个音乐底民族么?——现在德国人确实是在语言声调中军事化了:也许,语言既习于军事化,写作也终于军事化了。因为于某种一定的声调的习惯,将深入于个性中:——于是随即有言词和方式且终于有思想与这种声调相合!也许现在他们已经官式的写作;也许我只是读现代人在德国所写的东西太少了。但有一点我知道更其明确的:德国公开的文告,也达到外国的,决未曾受

德国音乐的感化，却陶铸于一种违反趣味的矫激之新声。几乎在每个德国第一流政治家的谈话里，即算他用他皇室的话筒发表言词，有一种声调，为一位外国人的耳朵所怫然不欲闻：但德国人忍耐它——他们忍耐自己。

105 德国人之为艺术家

倘若一位德国人真是沦于热情里（而不是像普通一样徒有向热情的佳志），则他在热情中的态度，正是他所应该表现的，他也不更思及他自己的态度。其实是，他便表现的非常笨拙，丑，好像没有一点节奏和韵致，使旁观者感到痛苦或怅触而无余：——除非，他自己升到高尚与欣悦中。在有些热情很可能的。于是德国人也巧妙起来了！要在何种高处，“美”的魔力方落到德国人身上，这种感觉将德国艺术家驱到高处和过高处，以及热情的放恣里：便是一种真实底深切底愿望，超过笨拙和丑态，至少也将眼光望开去——望到佳美轻清多日光的南方世界。这么他们的痉挛，时常不过是他们要跳舞的象征：这班可怜的熊，怀藏着水仙和山鬼，有时也有更高底神祇，且为它们所激荡的！

106 音乐之为代言者

有一位改革者向他的门徒说：“我渴望有一位音乐艺术的大师，学到我的思想，更以他的话将其播出：则我更能深入人耳和人心。用声音可以将人引诱到任何错误，任何真理：谁能抗拒声音呢？”——“然则你愿意被视为无可抵抗的么？”他的门徒问。——改革者回答说：“我愿萌芽成为大树。一种教义如成为大树，必定

要长时期被人信仰;求其被人信仰,必求其被视为无可抵抗一棵大树需要风暴,迷疑,虫蚀,和邪恶,以显露它的种性和种子的力量;让其摧折吧,倘若已够刚强!但一苗萌芽只是被毁灭的——不是遭抵抗的!”——他说完这话,他的门徒猛然大声道:“但我相信你的道理,而且以之为如此刚强,使我要说出一切,一切,反对它的,仍在我心上的话了。”

改革者悠然而笑,用手指定他,说:“这种门生之谊,是最好的,但也危险,不是每种教义皆受得住的呀!”

107 我们对艺术的最后感谢

设若我们未曾趋尚艺术,未曾发明这种向非真实者之崇敬:则在普遍底“不实”与“虚伪”之观感,由科学给与我们的,——对于幻觉与错误的观察,犹对于有识的多感的生存条件之观察——一定使我忍受不了。随诚实之后的,必是憎恨与自杀。但我们的诚实有种反对力量,帮助我们泯除这种结果:这便是艺术,当作对于“现相”的美好意志。我们常时不禁止我们的眼睛观看到圆成。想象到完满:于是已不是永远底“缺陷”被我们负载过“转变”的河流了,——却以为负载了一位女神过去,在这种作任务中自觉骄傲而且天真。生存当作一种美底幻相,在我们还是忍受得住的,而由于艺术,我们有眼,手,尤其是良知,能够从我们造成这么一种幻相。我们有时必得休息,便是从远处望,向下望我们自己,自笑,或者自哭:我们必得在我们求智识的热情中,发现英雄以及傻子,不时自喜于愚蠢,以求常乐于智慧!正因为我们到头是沉重而且严肃底人,而且更为重量多于为人,则没有比傻子的帽子于我们更适合的:我们用之对付自己——我们用得着一切勇猛底,轻浮底,舞蹈

底，讥嘲底，孩童底，多福底艺术，以使我们的理想向我们要求的事物上的自由，不致失去。这于我们是一种后退，倘以我们善变的忠实，完全沉浸于道德里，而且为着自己所加的过严底要求之故，更变成道德之鬼怪和吓鸟的茅草人。我们应该能够立于道德之上：不但是立着，如同一位战战兢兢僵立不敢动，时时怕滑下跌倒的人，却更在它上面飘浮，游戏！于此我们怎能抛开艺术，抛开傻子呢？——只要你们仍是怎样有些自羞自惭，你们还是不属于我辈！

卷　三

108　新战斗

佛灭度后，几百年间，人们在一个山崖里还指示佛的影迹，——一个伟大底可怖的影子。上帝是灭了：但像人类这样的种性，也许几千年间还会有许多山崖石穴，人在其中指示上帝的影子。——而我们——我们必得战胜上帝的影像！

109　让我们留意

让我们小心，不要想世界怎样是个活底存在。它将伸张到那里去呢？将以什么作滋养呢？它怎样能生长而且增殖呢？我们大致懂得有机体是什么：我们应将这难于言说的递变者，迟钝者，希有

者，偶然者，那是我们只在地壳上所见到的，解释为实有者，普遍者，永远者么？如那班称宇宙万有为一有机体的人所解释的一样么？这使我憎恶。让我们留心，不要相信宇宙万有或是一部机器；这当然不是为了一个目的而构成的，加以“机器”这称呼未免向之太尊敬了。让我们注意，不要以为这样有规则的东西，如我们邻近的星球成圆线的运行，便充满宇宙，到处如此；只要向天河一望，便使人生起疑惑，那中间是否有甚多粗率而且矛盾底运行，是否有永远运行于直线的轨道的星球之类。这么一个星象的体系，我们生存于其中的，是一个例外；这么一种系统，及其因之决定的相当底永久性，又使例外之例外成为可能：便是生物之构成。反之，世界整个性质，永久只是一混沌，不是说由于缺乏了必然性，却是说缺乏了秩序，结构，形式，美丽，智慧，以及一切我们的美底人事观念所称谓者。从我们的理智出发加以批评，不中的一掷大抵常是规则，例外不是暗中的目的，这全部音乐玩具永是照它的方法循环，永是不好称之为曲调的，——而且终于“不中的一掷”这名称已经人事化了，便包括了错处。但我们怎敢对宇宙万有诋毁或称赞！让我们提防，不要称之为无心无智，或有心有智：这既不完满，复不美丽，更不高贵，这不求类乎这么一套，根本未曾要求模仿人类！根本不与我们的审美批判和道德批判相关！这没有保存自我的本能，从来就没有什么本能；也不知有什么规律。让我们留意，不要说自然中有何规律。有的只是必然：没有命令者，也没有服从者，更没有违犯者。倘若你们知道自然原来没有目的，则你们也当知道没有偶然：因为只是在有“目的”的世界之旁，“偶然”这名词方有意义。让我们避免说死与生是相对的。生者不过是死者的一种，非常希少底一种。——让我们不想象世界永是创造新东西。原来没有求久常住的物质；物体正是如耶利亚(Elea)学派的上帝一样的错误。但我们的留心与提防要伊

于胡底呢！何时这一切上帝的阴影方不致使我们昏暗呢？何时“自然”方能完全脱离神化！何时我们敢于开始，将我们人类在纯粹底新发现的新释赎的自然中自然化！

110 智识的起源

人智经过了伟大底时分，造成的除错误之外，没有其他的什么；有些错处于人类有益，而且能够保持种性：有谁犯上了或承袭了这种错误，便为自己为子孙战斗得优胜底成功。这些错误的信条，只是遗传下去，终于几乎成了人类的种性和基本成分，例如这些道理：“有永久底东西”；“有同等的事物”；“有事物，原质，物体”；“一样物品便是其所现示的”；“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凡于我是好的，也是绝对底好的。”很迟很久之后，方起了这些信理的否认者和怀疑者——甚迟甚久以后，真理方始显现出来，当作智识的最乏弱底形式。好像是，人不能与这种真理共存，我们的机构皆在它的反面组成；人体的一切高等功能，感官的知觉，及普通任何种感觉，皆与这些古老积习成性的基本错误相合作，相融和。进者：这些道理在智识中，已变成了衡量“真”与“伪”的标准，——直入纯逻辑(Logic)的邃远境地。然则是：智识的力量，未尝依于真理的程度，却赖乎其年寿，其习成人性，及其为生存条件之德性。凡生存与智识好像矛盾之处，实未尝严肃的斗争过；于此否认与怀疑皆被目为愚痴。那班例外的思想者流，如耶利亚学派，虽则如此，仍然标举而且坚执这些自然错误的对方，相信生活于这反面是可能的：他们以为圣人是无改变的人，非人格的人，在观照上宇宙化的人，是一，而同时是一切，于这反面的智识有一种特殊能力的人；他们相信，他们的智识便同时是生命的原则。但为着表明这些道理起见，他

们于自己的境况却必须自欺：他们必勉强加自己以非人格性，无变换的永久性，必须误认智识者的存在，否认求知冲动的强力，而且根本将理性当作纯粹自由的自生的活动看；他们却盲然于他们之达到这种信理，也是由于反对现存者，或由于希望安宁，占有，或统治。终于忠实与怀疑的深微发展，使这种人物不可能；他们的生命与批评，也仍是依赖一切有感觉的存在之古老冲动和基本错误。——那种深微底忠实与怀疑，随处可生，只要是生命上有两种相反的信理好像皆可合用，因为二者皆与基本错误相适合，然则只是争论其于生命高等或低等的益处而已；同样的，可生于有新信理之处，这新信理不一定于生命有益，但至少也表示其无害，当作一种智识的游戏冲动之表现，像各种游戏一样快乐而且天真。渐渐的人的脑筋里充满了这种批评和成见，于是在这一团中生出了酝酿，奋斗，和权势欲。不但是求有益与求有趣而已，几乎每一种冲动皆加入这为“真理”的斗争；智识的争斗成了一桩事业，兴趣，号召，职责，光荣——：求知与求真，终于当作了需要而列入其他一切需要以内。从此以后，不但信仰与成见是一种力量，还有实验，否认，疑惑，反对，皆是力量，凡一切“恶”本能，皆隶属于智识，为之服役，得到可许者，可尊者，有益者的光荣，终于且得到“善”者的形态和天真。智识然则是成了生命本身的一体，而且既为生命的一部分，则成为只见生长的一种力量；直到终于智识与那古老底基本错误相抵触，二者皆是生命，二者皆是力量，二者皆在此一人。思想者：现在便是一种人物，内中向真理的冲动，与那保持生命的错误，作最初底战斗，自从向真理的冲动也自证明其为一种保持生命的力量以后。比较起这战斗的重要性，其余的一切皆算平常：关于生命的条件的最后问题在这里是提出了，而且是第一度试行以实验答复这问题。真理能担受“结合”到什么程度呢？——便是这里的

问题，便是这里的实验。

111 逻辑的由来

人脑筋里的“逻辑”（Logic）何自而生？自然是生于“非逻辑”，“非逻辑”的范围原来一定是异常广大的。但有无数的存在者，推理不像我们现在这推理的，已经消灭了：虽则它们可以比我们更真！例如有谁不知道常时辨出“相同者”，食物，或是于他有害的动物，有谁推论的太迟缓，在演绎中太谨慎，比起在相似者上立即猜出相同者的，自然较少有长存的或然性。但过重底倾向，将相似者当同等的处理，一种不逻辑底倾向——因为本身没有相同的什么，——最初创造了逻辑的一切根基。因为要使“物质”的观念产生，这于逻辑为不可少的，虽然在严格意态下这观念未尝合乎实际底什么，——所以长时间中事物上的转变必不被顾及，必不被觉到；观察不能明确的存在者，优于着一切为“在波流中”的存在者。而且根本每种论断中高度底谨慎，每种怀疑的倾向，皆已是生命上的大危险。倘若这相反底倾向——宁可肯定而不欲悬疑，宁可错误宁可妄想而不肯期待，宁可赞同而不欲否定，宁愿决定而不必定公正——不是过强地养成习惯了，则也许没有一样生物可以保持至今。在我们头脑中现在这逻辑思想和推理的过程，合乎种种动物的进行与纷争，本身——皆不逻辑不公正的；普通我们只体会到这纷争的结果：这原始机构在我们头脑中运动的如此迅速，如此隐秘。

112 因与果

我们在智识与科学上所优于古之阶级者，我们称之曰“解释”，

但其实是“描写”。我们描写的较好——解释，则和古人所解释的一样少。凡古代文化的朴质者与研究者只见为二者之处，为“因”与“果”，如常所云，我们则发现其为一种多方底“相续”；我们已完成了“转变”的观念，但未尝超乎这观念，出乎这观念以外。每桩事上的一列因，在我们面前呈列的较圆满，我们便论断：必先之以此以彼，然后有这随之，——但于此我们没有懂到什么。例如每种化学变化的性质，在从前和在现在一样皆好像是“奇迹”，一如每种前进；没有人将冲动“解释”了。我们也怎么能够解释！我们运用的皆是一些不存在的事物，例如线条，方面，体，原子，可分的时分，可分的方分，——解释如何可能，倘若我们先将一切化为观念，化为我们的观念！将科学视为事物之极真确底人生化，已很够了，当我们描写事物及其相续，便学到只加精确地描写我们自己，因与果：这么一种二重性也许从来没有——其实我们前面只有一种“相续”(Continuum)，从中间我们只割截几部分而已；正如我们认一种运动为分离底无数点，这么不是见到的，却是推断的。有“突然”，则许多果自显，便使我们迷惑；但这于我们不过是一“突然”而已。在这“突然”的一秒时，有无穷数的进行，非我辈所识。如有智慧，视因与果为一相续，不像我们这样视之为实际底段片的割裂的存在，且见到事象之波流，——则将抛弃因果之理，否认一切假定。

113 毒物的理论

必有多者相合，然后能生科学底思维：而这一切必须的力量，必——单独地发明，锻炼，养成！现在在科学底思维中，这些力量相互限制，保持平衡，但在其孤独时，那效用常常是不同的：——它们的效用如同毒物，例如疑惑的冲动，否定的冲动，期待的冲动，集

合的冲动，分离的冲动。百千万人是牺牲了，然后这种种冲动方学到了解其并列的次序，自觉共同为一个人中间一个集体力量之作用！而我们距离这更多么遥远呵，在科学的思维上还加以艺术底力量，和生命的实际智慧，构成一个高尚底有机组织，以使如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这班学者，医生，艺术家，立法者，相形之下，好像空乏底古人似的！

114 道德的范围

我们构成一个新图，我们见到的，立即加上我们有过的一切旧经历的帮助，常视我们的忠实与公正的程度而定。而经验则除了道德经验之外，没有其他的经验，便是在六识感觉的境域里也如此。

115 四种错误

人是以他的错误教育成的：第一、他自视常时只是不完全；第二、他自己加上想象底德性；第三、他自觉居于对动物与自然一种错误底品次上；第四、他常是发明新的价值标榜，一时以之为永久，为绝对，以致不时有这不时有那种人类的冲动与境况居于第一位，且因这种估价而高贵化。若将这四种错误的效用摒除不论，则也将人情，人道，和“人的尊严”屏斥了。

116 群性

凡我们遇到一种道德之处，我们也当得到一种人类冲动与行

为的估价和品位。这种估计和品次，常时是一个社会与人群的需求的表现；便是对他们第一等有助力者——以及第二等，第三等，——也便是一般个人的价值之最高标准。个人是为道德所驱使，为人群的功用，而且只因其为功用，而使价值归己。因为保持社会的条件在各社会不同，所以有各式各样的道德；而且观于人群与团体，国家与社会将来实际底改变，则可以预言将有甚差异底道德出现。道德性是个人中的群性。

117 群悔

人类悠远底古昔，凡人如有悔恨，与今人的不同。如今人只觉得在他自己所作的所愿望的有责任，于自己自有其尊严；我们的一般法学教授，皆从此个人的自我感觉和快乐感觉出发，仿佛人权的渊源最初从此滥觞。但一直经过人类的长久期间，没有比感觉自己独立更其可怖的事。独立，独特感觉，既不受命，复不能令，纯粹为一个人——那时不算是乐趣，却算是一种责罚；这是被贬"为个人"。思想自由即是不愉快。当我们感觉法律与规则为强迫为损失，从前的人却视自我主义为一桩困难事，一种实际底痛苦。为自己，以独有的尺度权衡估计自己——那时甚以为违反趣味。如果人于此有倾向，便被目为痴狂；因为每种苦困每种恐怖皆与孤独相连属。那时"自由意志"便与恶心术相近邻：人行事愈不自由，从行事上表现群众本能愈多，而非个人意识，则人愈觉自己有道德。一切，凡于人群有损的，无论为个人所愿或非个人所愿，使个人生良心责备——且使他的邻人也如此，甚至使整个人群如此！——这方面我们最是该学了。

118 善惠

这是有道德么，一个细胞化为另一较强底细胞之功用？它必定这样。这是恶么，较强底细胞同化这一个？它也必定这样；这么于它为必需，因为它求丰裕底补充，且自求新生。照这样，在善惠中人也可以区分：同化的冲动和顺服的冲动，一视是强者或弱者感觉善惠而定。在强者，则快乐与贪欲相联，它是欲转化些什么作它的功用：在弱者，则快乐与被贪得之愿望交并，它是欲化作功用。——前者实际是同情，同化冲动的一种愉快底刺激，当其见到弱者：但于此得请记起，“强”与“弱”皆是相对底意义。

119 非兼爱

我看到许多人有富裕底力量和兴趣，求自作功用；他们向那方面追求，而且有最精审底嗅觉，觉到刚是他们可作为功用之处。许多女子正属于这一流，正化作男子的功用，刚为男子之所短者，这么作为他的钱袋，或他的政事，或他的社交。这种存在者最能保存自己，倘若加入一种陌生底机构之内，设若这不成功呢，则苦恼、忿怒、将自己消蚀完。

120 灵魂的健康

最被人爱好的医药的道德格言，便是：“道德便是灵魂的健

康"[①]——这句话如果应用起来,应该这么修改为:"你的道德便是你的灵魂之健康。"因为原来没有所谓健康之实体,而试行将一样东西这么下定义,皆惨淡的失败了。这系于你的目的、你的边际、你的力量、你的冲动、你的错误、尤其是属于你的灵魂之幻梦和理想,以求决定健康以至对于你的身体的意义是什么。因此便有无数种健康,属于躯体的;而且愈是让单独者无比者抬起头来,愈是抛却"人之平等"这种理,则我们的医药者愈将失掉这些道理,如寻常健康,寻常饮食,寻常病的过程之类。然后庶几是时候,考虑灵魂的健康和疾病,将每人独有的道德加入其健康内:这自然在这人看去是健康,在那人可以好像是健康的反面的。终于也还留下了一大问题,为了我们道德的发展,我们是否能舍弃疾病;尤其是我们求自知的饥渴,是否需要病病底灵魂一如需要健康底灵魂:简言之,求健康的单独志愿,是否是一种成见,一怯弱处,或许一点最深刻底野蛮和退化。

121 生活不是辩解

我们为自己安排下一个世界,我们可在其中生活的——假定了实体、线条、方面、因与果、动与静、形与量:如果没有这些信仰品目,现在是没有人能生活下去的! 但这一切皆没有证明的。生活不是辩解;错误可属于生活的条件中的。

122 基督教中之道德的怀疑

基督教对于启明加了一大贡献:它教示道德的怀疑——用了

① 这句话的创造者是希阿士氏亚历斯东(Ariston von Chios)。

一种非常动人而且有效力的方式，怨尤地、苦楚地、但加之以不疲倦底忍耐与精微；它在每个个人则消灭了其对于自己的“美德”的信仰；它永使伟大底有道德之士，古代不乏其人的，从地球上消灭，——那班著名人物，其相信自我之完成，竟尊严到像一位斗牛胜利的英雄。我们是经过了基督教的怀疑之训练，倘若现在读到一本古人讲道德的书，例如先练迦(Seneka)的或耶毗克退妥斯(Epiktet)的，则感到一种愉快底优越，一时盈盈于内心的观照和透彻；在我们的意志仿佛是小孩在一位老人面前或一位热信的少女在那诺福科(La Rochefoucauld)面前说：我们更懂得道德是什么！终于我们也将这同一怀疑，引用到宗教的情态和进展上面了，例如罪恶、忏悔、恩惠、圣化等，且更让这虫如此好好的掘发下去，以致我们现在读一切基督教的书，也有精微底优越与观照之感觉：——我们更懂到宗教情感！而现在也是时候了，好好加以了解，好好加以描述，因为古信仰的虔诚者渐归堙没：——我们救下他们的形影和他们的典型吧，至少为了智识的缘故！

123 智识不仅是工具

便是没有这一种新热情——我是说求知热——科学也将被促进的：科学至今没有它也生成了长在了。对于科学的好信仰，对科学宠爱的成见，统治着我们现代国家的(这从前甚至是教会)根本基于这事：便是热情的无条件的倾向和冲动很希少显露其中，而科学正是不被目为热情，却被视为一种实况和“习俗”。甚至常是“爱好”智识(好奇)便够了，“爱虚荣”也够，与之相习惯，私下志于虚荣和面包也够，甚至还有许多人，有过多底余闲，除了读书、搜集、整理、观察、述作，此外便不知道怎么作的，更够

了;他们的"科学冲动"便是他们的无聊。教皇理阿十世(Leo X.)在一封给伯罗阿多士(Beroaldus)的手谕中,曾盛赞科学:他指赞科学为我们生命上最美丽底装饰,以及最大底光荣,无论在幸福或非幸福中,这是一种高贵事业;"没有科学,"他终于说:"一切人类的事业则失却了坚固底根基——甚至已有了它,人事还是如此多变幻,如此欠稳固的!"但这位颇疑惑底教皇,像一般教会中的称赞科学者一样,未曾说出对他的最后批评。而这么一位艺术的朋友,可以从他的话里听出,很值得惊异的竟将科学置于艺术之上;终于这也是一番客气,他这里没有说出他更置于一切科学之上者:说起"启示了的真理",以及"灵魂上的永生",——比起这,那方面的装饰、光荣、生活上的消遣、安稳,于他又算什么!"科学是第二流的事物,非终极者,非绝对者,非情感的对象!"——这批评退藏于理阿的心灵里:真实基督教化底对科学之批评!——在古代,科学的尊严和赞许颇为损减,盖由于即是它的最热衷底信徒,也以求道德居于第一位;而人以为对智识已加上最高底称赞了,倘若称道其为道德的最佳工具。这在历史上是件新事,智识不仅求为工具而已。

124 在无穷尽者的地平线里

我们离开了陆地,上了船!在我们后面的桥断掉了——甚者,我们将后面的陆地断掉了!好吧,小船!留心!在你身边便是大海:诚然,它并不时常啸吟,有时它且美如锦绮,如黄金,如温柔底梦。但必有一时你将认识,它是无穷尽的,而没有比无穷尽者还可怕的呵!啊!可怜的鸟感觉了自由,现在搏击这笼子的壁!苦哟,倘若你为陆地的怀念所袭,好像那儿曾有更多的自由似的,——而

"陆地"已是没有了!

125 狂人

你们曾听到过那狂人的故事么,那人在光明底早上点亮了一只灯笼,跑到市场上,不断地呼喊:"我寻上帝!我寻上帝!"——刚刚那里聚有许多不信上帝的人,所以他激起了一场哄笑。他是走失了么?一人说。他是像小孩似的迷路了么?另一人说。或是他自隐么?他怕我们么?他曾经航过海么?流离了么?——他们如此呼喊,笑成一团。这狂人跳到了他们中间,用眼光透射他们。"上帝到哪里去了?"他喊:"我告诉你们!我们将他杀掉了——你们和我!我们皆是他的杀戮者!但我们怎样作的呢?我们怎么能饮干这大海水的呢?谁给了我们海绵,将这地平线揩去?我们作了什么?当我们将这地球解放了它的日球的束缚?它现在运动到哪里去?离开了一切日球?我们现在运动到哪里去?我们岂不是不断地突进么?向后、向旁边、向前、向各方面么?还有上方和下方么?我们岂不是好像在无穷尽的虚无中迷失么?虚空底空间不是向我们嘘呼么?是不是更冷了呢?夜岂不是连连来了而且更深底夜?在上午岂不是应该点亮灯笼么?我们没有听到掘坟者的喧声么?将上帝埋葬的?我们没有嗅到上帝之腐朽的气息么?——上帝之流也腐朽的!上帝死了!上帝永逝了!我们将其杀死的!我们怎么自慰呢?杀戮者中之杀戮者?世界所有的最神圣者最有权能者,死于我们的刀剑下——有谁揩去我们的血迹?用什么水可将我们洗濯?我们应该发明何种洁礼何种神圣底游戏?这事的伟大岂不是于我们太大了么?我们岂不是自己也得化为上帝之流,以求只够得上这桩事?没有更伟大的事了——而且生于我们

以后者,因这事之故属于一种高尚底历史,高于一切至今的历史!”——这里狂人沉默了,更望着他的听众:他们亦复默然,陌生地望着他。终于他将灯笼投到地上,碎为片片,灭了。“我来得太早了,”他于是说:“我还没有到时候。这伟大底事业还在中途,还在游移——这还没有达于人的耳际。电与雷需要时间,星与光需要时间,事业需要时间,即算是作成以后,需要时间被人见到听到。这事距他们比最远底星球还远——然而他们仍然作下了!”——有人说,这狂人在同一日闯入了各教堂,唱过了“上帝的永远安息”(Requiem aeternam deo)。被人领出而且询问,他只是回答这一句话:“这些教堂还是什么?倘若不是上帝的坟墓和纪念碑?”

126 神秘底解释

神秘底解释是被认为深邃的;但真实是,它连肤浅也还说不上。

127 古老宗教情绪之余波

无思想的人,以为意志是唯一有效能者;愿望则是简单底事,明明有的,未曾引导来的,本身甚明显的事。他相信倘若他作一样事,例如一击,便是他这么一击的,而他之一击,因为他愿望一击。他不注意到这其间什么成为问题者,意志的感觉于他便能满足,不但是接受因与果,却也相信自己了解因果之关联。至若这事的机构以及必须先作成的百般深微底工事,以使这一击成就者,他不知道,还有意志之无能力作这工作以至最小底一部分,他也不知道。于他,意志是一种有神秘作用的魔力:对于意志的信仰,一如对于

果之因的信仰，是对这有神秘作用的魔力之信仰。人原始是凡看到一种事象，便相信有某种意志为其因，在背景中有个人愿望底存在者生着作用——至若机械的意义，则离他甚遥远。因为人从极悠久以来只相信人（不曾相信原质、量、物体之类）因果的信仰在他已化为基本信仰，凡有事情发生，他便引用上去——即算在现在也仍其为一种本能，算是来源最古的一番隔世遗传。这些道理，如"没有果是无因的"，"每一种果重复为因"，好像是些更狭隘底道理之引申，例如："凡有作用之处，必是已有愿望"，"作用只在愿望着的存在者为可能"，"从来没有一种纯粹底无结果的'作用之经历'，一切经历皆是意志的激动"（激发为行动、抵抗、复仇、报偿）。——但在人类原始时代，这两种道理皆是相合的，前者不是后者的引申，后者却是前者的解释。——叔本华尔，以他那种假定，"凡一切存在者，绵是愿望者"，便将古老底神秘学推上了宝座；他好像未曾试行分析过意志，因为他和凡人一样，相信一切愿望之简单与直接：——其实愿望只是一种弄得非常巧妙的机械工事而已，几乎瞒过观察的眼睛的。我且提出这些理论和他对立吧：第一，使意志产生，必须有苦与乐的情想。第二，感觉一种强烈刺激为苦为乐，这是传译的智力之事，其工作自然大半为我们所不自知的；而且同此一种刺激，可以被感觉为苦或为乐。第三，只在有智慧的存在者，有苦、乐、意志；大多数有机体与此无与。

128 祈祷的价值

祷告是为这种人发明的，这班人从来没有自己的思想，不识得灵魂的升华，或不注意的让其过去了：这班人在圣地欲如何呢？在生活上的一切重要境地，需要宁静与相当底尊严的，又欲如何呢？

使他们至少不扰乱，一般大大小小宗教主的聪明，绍介给他们以祷告的方式，为唇舌的一种长久底机械工作，与记忆力的劳苦相联，加之以一律底固定底手与足的——与眼睛的姿态！然后一任他们像西藏人似的，念他那无数遍的“俺嘛呢叭咪吽”，或者，像在彭列斯(Benares)一样，用手指计算天帝的名称，喃喃(或有或无敬容)，或者，崇敬维示罗(Wischnu)以其一千个名称，或亚拉(Allah)以其九十九尊号，或则让他们旋转法轮与玫瑰花环——那重要底事是，他们以这工作一时静定，显出可忍的形容：他们这种祈祷方式，是为虔诚者的利益而发明的，虔诚者原识得自己的思想和升华。然而即算是虔诚者也有他们疲倦的时分，则于一串尊崇底文词和声调，与一种庄严底仪法，感觉善美。但设使这班希少底人物——在任何宗教中宗教底人物皆算例外——知道自助：那班精神贫乏者不知自助，则禁止他们喃喃祈祷便叫作夺去了他们的宗教：这是新基督教只加表明的。宗教向这班人要求的无他，只要他们保住安静，以眼、以手、以足、以各种器官：他们因此一时美化了，而且——更像人类！

129 上帝的条件

“如没有聪明人，上帝是不能成立的”——路德如此说过，而且很有理由；但“上帝如没有不聪明的人更不能存在”——好路德这却没有说起。

130 危险底决断

基督教的决断，以这世界为丑恶，也将这世界化丑恶了！

131 基督教与自杀

基督教在其创始的时候，曾以过盛的自杀欲望，为其权势的杠杆：它以可怕的方法将一切自杀禁绝，只留下两种自杀方式，且装饰以最高底尊严和最高底希望。殉道，与避世者的慢性自灭，则皆被容许。

132 反对基督教

现在已是我们的趣味，而不是我们的理由，决定反对基督教的。

133 原理

一种不可免的假定，人类必常是重复落到那上面的，在长期间比那最加信仰的对于一些不真实底事之信仰（例如基督教信仰），更强有力。在长期间，这里是说在一百千年外。

134 悲观者作了牺牲

如果一种深沉底对生存之不乐，占了胜势，则摄生上的某种大错误，一民族长久以来犯着的，那影响显露出来了。这么佛教之传播（不是其起源），大部分有赖于印度人过多底几乎是非常的谷食，以及因此而养成的普遍底衰弱。也许这欧洲的新时代之不满足，得归功于我们的古世界即整个底中世纪之荒于酒饮，感谢日耳曼

嗜好在欧洲的影响：中世纪，便叫作欧洲之中酒精毒。——德国人的对于生命之无兴趣，实际是冬日之病，德国房屋的地窖空气以及火炉的煤毒之影响，皆算在内。

135 罪恶之来原

罪恶，凡基督教化之处或曾经基督教化之处，如人们现在所感觉的，"罪恶"是种犹太感觉，一种犹太发明，在一切基督教道德的这背景上看来，实际上基督教是志在使全世界"犹太化"了。这在欧洲成功到什么程度，可以最精确地从希腊古代——一个没有罪恶感觉之世界——在我们感觉上的陌生程度探索出来，虽然曾有过整世代的人及许多优越底个人，不乏好意要与希腊古代相接近相结合。"只要你悔罪，上帝便加你以恩惠"——这对于希腊人是桩笑事或忤触：他将说，"只有奴隶是这么感觉的"。这里所假设的，是一位权能者大权能者而又乐于报复者：他的权力如此大，任何损伤不能加之于他，除了尊敬这一点。每种罪恶只是一种尊敬之损伤，"至尊神圣之损伤罪"(Crimen laesae majestatis divinae)——没有旁的！悲悔，贬抑，自已在尘土中打滚——这是最初也是最后的条件，与他的恩惠相联的：然则这便是神圣尊严之恢复！罪恶是否此外还引起旁的损伤，是否有一种深沉底增长底毒害与之一同植下了，疾病似的一人一人传播，灭亡，——这却非这热中于尊荣的东方之神在天上所顾及的；罪恶是对于他的错过，不是对于人类的！——他将恩惠赠与了谁某，则也赠与以对于罪恶的自然结果之无顾忌。上帝和人类，在此被认为这么离隔，这么相反，以致对于后者的犯罪根本全不可能，——每种行为只应该在其超自然底结果上看，而不顾及其自然底结果：犹太感情原来要如

此，在犹太感情上一切自然者皆是本来无价值者。反之对于希腊人，则这种思想较为接近，便是：罪过也自有其光荣的——便是偷窃，如在勃罗昧妥斯（Prometheus），便是杀戮畜生，以发泄狂热底嫉妒，如在阿雅克斯（Ajax）：为了他们的需要，将光荣加到罪恶上而且使二者合体，他们便发明了悲剧——一种艺术和快乐，对于犹太人，无论其怎样有诗才和伟大的倾向，在最深底实际上仍然是陌生的。

136 选民

犹太人，自觉为各民族中选拔底民族，而且当然，因为他们是所有的民族中的道德天才（由于这种能耐，他们比任何民族更深地蔑视自己的人性）——犹太人对于天帝和圣者有一种爱好，如法国贵族之于路易十四。这班贵族让自己的权势如尊荣被夺，成可蔑视了：为要不感觉这，为要能忘记这，便须有一种无比的皇室的光荣，皇家的威严和权力，只有贵族可以达到的。当其顺着这种特权自跻于宫廷之高处，从那里视一切皆卑下，皆可鄙，则庶几超过心灵之不安。这么人故意的将皇室权威之塔高筑入云霄，也将自己的权力的最后一块砖石嵌进去。

137 以比喻说

一位耶稣基督，只是在一种犹太风土内为可能——我是说在这么一种国土，上面永是悬着愤怒的耶和华的阴郁底威神底雷雨之云。在这种普遍底长久底白日之夜里，惟有偶尔突然一道阳光之照射，被人更觉为"爱"的奇迹，为最不配得到的"恩惠"之光芒。

惟有在这里基督可以梦想他的虹霓和天梯，上帝因以降于人间的；此外无论何处，太阳和晴朗底天气皆太算惯例和日常的。

138 基督的错误

基督教的教主的意思是，人所苦痛的无过于其罪恶：——这是他的错误，一个自觉无罪过者的错误，在这方面缺乏经验的！于是他的灵魂充满了那种奇离底幻想底哀怜，竟成痛苦，这即算是在他那民族中，罪恶的发明者，希有的是一大痛苦！——但基督徒懂到为他们的主子补充地创出理由，将他的错误神圣的化为“真理”。

139 情欲的色彩

这样的性格，如使徒保罗的，对于情欲加之以“恶眼”；这样性格的人们，只识得情欲之污秽，丑恶，碎心处，——因此他们理想的冲动，从一切情欲之消灭出发：在神圣者中，他们见到这方面完全底纯洁。但与保罗和犹太人迥乎不同的，是希腊人，刚刚将他们理想的冲动指向情欲，而且爱好之，提举之，加以黄金化，神圣化；他们在情欲中显然是不但自觉更愉快，也觉得比非此更纯洁更神圣。——而基督徒呢？在这方面他们曾欲作为犹太人么？也许已成为犹太人么？

140 太犹太式

倘若上帝欲作为爱之对象，则他必须先将裁判和公道抛开：——一位裁判官，即算是有恩慈的裁判官，总不是爱的对象。

基督教主于此感觉不够深刻——犹太人故。

141 太东方式

怎么？一位上帝，爱人类，只要是人类信仰他；凡有不相信这爱情的，便投以恶眼与威凌么！怎么？一种有条件的爱，为一位全能的上帝的感情么！一种爱，并荣耀的感觉和激烈底复仇欲皆还没有超过！这一切多么东方式！“倘若我真爱你，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已是整个基督教的一充分底批评。

142 薰香

佛说：“不要谄媚你的施主！”让人将这话在一个基督教堂中说说：——这立刻廓清了一切基督教的气味。

143 多神教的最大利益

如若个人立起他所特有的理想，从之抽绎出他的法则，他的欢喜和他的权利——这，也许算是一切人类错误中的最可怪的错误，算是一种偶像崇拜：在事实上，敢于这么作的少数人，时常需要对自己有种辩解，这辩解普通是这样：“不是我！不是我！却是因乎我的一位天神！”是这奇妙底技艺和能力，创造鬼神——这多神教——其中可以发泄这冲动，而且这冲动可在其中纯洁化，美满化，高贵化：因为原来这也是一种平凡而且不值得注意的冲动，与顽固、倔强、嫉妒之类相联属的。反对这种冲动之归于独有的理想：这从前是每种伦理之规律。从前只有一个标准：“人”——而且

每个民族相信有着这惟一底最后底标准。但超乎自己，出乎自己以外，在一个遥远底超等世界里，人可以看到多数标准：一位天神并不是旁的许多神之否认和侮蔑！于此才最初容许有个人，才起始尊重个人的权利。天神、英雄、各式各样的超人，以及凡人、下人，以至于侏儒、水仙、怪兽、半人兽、妖魔、鬼怪，这种种发明，皆是宝贵无比的先导，以为个人的自私与自尊之明辩：人对于一位天神之于旁的天神所尊许的自由，终于也归之于己，自己之于法律、习俗和邻人。反之，独神教，这唯一平凡人的理论之顽固底结果——便是对于一位平凡底神之信仰，此外皆视为虚伪底诬神——也许是至今人类的最大危险：这在人类有一种未及时的静止之境的胁迫，这止境，如我们这么远能看到的，大多数旁的动物类早已达到了；这些动物皆崇仰一平凡底动物和该种性的理想，皆已将习惯的伦理决定地转化为血肉了。在多神教中，已有人类的自由精神与多方精神的原型；一种能力，创造新的独有的眼光，而且永是更新，更独特：以致在一切动物中惟有人类没有永远底地平线和视线。

144 宗教战争

至今人群最大的进步，便是宗教战争：因为这证明，人群已开始以虔敬处置虚理。宗教战争之起，必当人类普遍理性因教会的微细争执而深微化之后：以致下流人也吹毛求疵，将小事看到异常重要，甚至以为“灵魂之永生”关系于道理之小差异，是可能的。

145 素食者的危险

过重底多量谷食，使人吸食鸦片和麻醉品，一如同样的过重底

多食洋山芋，使人嗜饮火酒——：但在其深刻底后效中，也驱策人沦于有麻醉作用的思想与情感之方式。与此相合的，是：那班麻醉底思想与情感方式的促进者，印度的教师，刚刚称赞纯素食，而且欲其成为群众的规律；这便是要唤起而且增大那种需要，他们能够满足者。

146 德国的希望

我们不要忘记，民族名称普通是嘲骂词。例如“韃靼”人，照他们的称呼解释起来，便是“犬”：这名词是中国人给与的。“德国人”，原来的意思“邪教徒”；歌顿人（Goten）在其归化基督教之后，如此称呼这一大部未受洗礼的姻族，根据其翻译希腊文旧约圣经所指示的，凡希腊文原意为“民族”之处，皆用邪教徒这称呼表白之：只读乌菲拉斯（Ulfilas）翻译成歌顿文的圣经便知道。——然而这总还是可能的，德国人将他们的老骂名追改为一个光荣名称，便是从此作欧洲的第一个非基督教底民族：这点叔本华尔会认为是高度底适合的，于他们的光荣。这么路德的工作也算完满了，路德曾教德国人不罗马化，而且教他们说：“我站在这里！我不能另外怎样！”

147 问与答

现代野蛮民族最初从欧洲人得到什么呢？火酒和基督教，欧洲的麻醉品（Narcotica）。——他们最快的亡于什么呢？——亡于欧洲的麻醉品。

148 发生改革运动之处

欧洲教会大腐败的时代，德国教会最不腐败：因此在这里生出了"改革运动"(Reformation)，这是表现腐败之开端便使人感觉难堪。比较的看来，从来没有比路德时代的德国人更基督教化的民族：他们的基督教文化，正准备开放百般美艳底奇花——只要再过一晚了；但夜里来了暴风雨，将一切弄完了。

149 改革之失败

为希腊的高等文化之证明者，便是在相当早的时代，多少次试行建立新的希腊宗教皆失败了；这便表示在希腊早有许多各式各样底个人，其各式各样底困苦不是用一种单独底信仰与希望之医方可以解除的。披达戈拉斯(Pythagoras)和柏拉图(Plato)也许还有恩佩多克列斯(Empedokles)，以及早先许久阿非神道(Orphischer Kult)的热狂者，早已致力于建设新宗教；而这前面的两位，也的确有真教主的心力和才能，其失败使人惊奇不置的：但他们只成功了小宗派。凡全民族的改革运动失败一趟，而且只有小宗派抬了头，则可以使人推论出，这民族内部已非常复杂，且已开始要脱离粗暴底群性和习俗的伦理了。这是一个悬悬底境况，甚有意义的；普通人惯于斥其为风俗之颓坏与崩溃：其实是报告鸡卵的孵熟，近于破壳了。路德的改革运动成功于北欧，便表示北欧较南欧落后，仍然认识颇纯一底颇一色底要求；而且根本欧洲也未能基督教化的，设若不是南方旧世界的文化渐渐因日耳曼的野蛮血统过多的混淆，而野蛮化，而失却其文

化优越之势。如个人或个人的思想，普及愈广远愈绝对，则其所影响的群众必愈是一律愈是卑下；反抗则揭发了内中反对底要求，也须满足也须贯彻的。即算是有巨力的有统治欲的天才只达到微小底宗派底效果，这倒是可以认为文化实际底高超：这于各种艺术为然，于智识之域亦莫不然。凡有统治之处，必有群众；凡有群众之处，必有奴隶性之需要。凡多奴隶性之处，则个人寥寥无几，且有群性与群德与之相违。

150 圣者的批评

为了要具有一种道德，必须得之于其最野蛮底形态里么？——如基督教的圣者所愿望所需求的：一为圣者，只有以这种思想方能忍受生活，便是要凡人看到他们的道德便生起对自己的侮蔑。一种道德有如此底效果，我以为是野蛮的。

151 宗教的起源

“形而上底需求”不是一切宗教的起源，不像叔本华尔所说的那样，却是宗教的后来的萌蘖。在宗教思想统治之下，人已习于“另一世界（后面的，下面的，上面的）”之想象，及至宗教热情消灭之后，便感到一种不愉快底离绝与空虚——于是从这种情感里更生出“另一世界”，但这现在只是一种形而上底世界，而不是宗教的了。但在原始时代所以引人假定“另一世界”者，未尝是一种冲动和需要，却是一些自然现象之解释上的错误，智识的迷惑。

152 大改变

一切事物上的光芒与色彩皆已改变了！我们已不十分了解古人怎样感觉日常的习近的事物——例如白日，醒：因为古人对于梦是相信的，则醒时生活的光彩不同。以至全部生活也如此，以死亡及其意义的返照：我们的“死”，是迥乎不同的死。他们的一切经历照示的不同，因为有一位上帝从中辉映；一切决断及对于遥远将来的展望也这样：因为人有神示，征兆，相信预言。“真理”也是不同地感觉着的，因为古时狂人可作为真理的传达者——一桩使我们惊怖或发笑的事。无理在感情上的影响亦复殊异：因为人不但畏惧社会的惩罚和污辱，也还畏惧神道的报应。那时代的欢乐是什么呵，当人们相信鬼魔和试探者！热情是什么，倘若见到魔鬼在近旁隐匿！哲学又是什么，倘若以为怀疑是最危险底一种犯罪，视为对“永生之爱”的亵渎，视为对一切善者高者纯洁者慈悲者的不信！——我们在事物上加上了新色彩，而且常是渲染下去——但一时我们怎能及那古之艺匠的彩色光华！——我是说古之人道。

153 诗人

荷拉兹(Horaz)所想望的是这样——“我自己，我一手将这悲剧的悲剧作成了，如其已完成的；我，我最初将道德的结子打入生存中，而且打的这么紧，只有一位天神方能将其解开，我到第四幕便已将一切天神毁灭了——因为道德的缘故！但现在第五幕将怎样呢！我将何自取材为悲剧之收束！——我应该开始忖度一种喜剧的圆满解决么？”

154 人生的各种危险

你们全然不知道你们所经历的，你们如痴、如醉、走过人生，跌下了，跌下了一级。但是，得归功于你们的酲醉，你们还没有因此断折肢体：你们的筋肉太疲弱，头脑太昏沉，不像我们旁人觉得这阶级的石头太坚硬！在我们，生命是一种比较大的危险：我们是玻璃做的——苦哟，倘若我们撞碰了！而且一级皆完了，倘若我们跌倒！

155 我们之所缺者

我们爱伟大底自然，而且将其发现：这是因为我们脑经里缺乏伟大底人物。希腊人则与我们相反：他们的自然感觉是另外一种。

156 最有影响的人物

一个人违抗他的整个时代①，拒之于大门之外，而且与之清算，这必生影响的！他是否愿意如此，都一样，他之能够如此，便是这事。

157 说谎

留心呀！——他在思索了：他将立刻制造出一个谎。这是文

① “时代”即指“时代精神”。

化的一个阶段，多少民族曾居于其上的。请想想罗马人曾用 mentiri（说谎）[1]这字所表出的是什么！

158 不方便的特性

将一切事务求之过深——是一种不方便的特性；这使人常时太劳苦了眼睛，而且末了往往得到多于所愿的。

159 每种道德自有其时会

有谁现在是不屈不挠的，他的忠实时常使他生懊悔：因为不屈不挠的坚毅，是一时代的道德，不比忠实是另一时代的道德。

160 据于德

人对于一种道德也能无状而且谄媚的。

161 致时代的爱好者

还俗的僧侣，释放的囚人，皆常时装假脸：他们所欲的，是一副没有"过去"的容貌。——但你们也曾看到过这种人么，自知面貌上现示"将来"的，但因对待你们"时代"的爱好者很客气，便装出没有"将来"的容貌么？

---

① 罗马人不甚以说谎为非。

162 自我主义

自我主义是感觉之视线律，据此，近者皆好像是大的，重的；一切事物皆因其远距离而减少其大，与重。

163 大胜利后

一番大胜利之佳处，便是它袪除了胜利者的失败恐惧。“为什么不也失败一次呢？——他向自己说：我现在很够得上失败了。”

164 求安稳者

我识得那种精神，从他们在周遭所陈列的黑暗对象上寻求安稳的：有人如欲入睡，便使他的房子黑暗，或爬到一个洞穴里。——对于不知道或欲知道自己最寻求的是什么的人们，这是一个指示。

165 禁制者的快乐

有谁彻底在长期间禁绝某事，而偶尔重复遇到了，几乎便以为是发现了这事——凡是发现者有何等的快乐！让我他比蛇更聪明吧，那长久躺在同一阳光里的。

166 常在我们的社会里

一切，在自然与历史中属于我这一类的，皆向我有词，称赞我，

驱策我前进，安慰我：——此外的我听不到，或听到了也同时忘却。我们常是只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

167 憎与爱

人只讲起厌倦人类了，当其将人消化不下而腹中仍甚充实。对人类的憎恨，是过于热想底爱人主义与“吃人主义”的结果——但谁叫你吞食人像吞牡蛎一样呢，我的王子哈孟莱德(Hamlet)？

168 某病者

“他很不好了！”——什么毛病呢？——“他苦于一种热望，要人赞美，而这热望得不到滋养。”——不可解！全世界皆颂扬他，人不但用手抬举他，也还用口说！——“是呀，但他对于赞美不会听。如是一位朋友赞美他吧，则他听去好像是那朋友自加赞美；如有一位仇敌赞美他呢，则在他听来仿佛又是那人欲以此而得赞美；终于有另外某人赞美他——这种人也不多了，他如此著名！——则于他又是侮辱，因为人是既不欲他作朋友复不欲他为仇敌；他总是说：“这种还能在我面前装作正人的人，与我有何干系！”

169 公开底敌人

在仇敌面前勇猛，是一样特殊底事：人以此仍可不失其为懦夫和无决断的昏汉。拿破仑(Napoleon)对于他所认识的“最勇猛底人”穆拉(Murat)如此批评，——以此推知，公开底仇敌对于

许多人是不可少的，若他们要跻于他们的美德，他们的雄猛和英爽。

170 合于群众

他至今和人群同跑，是他们的颂赞者：但有一日他将作他们的反对者！他跟从群众，是相信这于他的偷懒有好处：但他还有体验到群众于他还不够懒！只是向前奔促的！不容任何人站住的！——而他这么喜欢站住！

171 名誉

倘若多数人对一人的感谢之情，祛除了一切羞耻，则名誉生起。

172 毁坏趣味者

甲："你是一个毁坏趣味的人！——人到处都这样说。"

乙："的确的！我毁坏凡人对他的党派的趣味——以此没有一党派原谅我。"

173 深沉与似深沉

有谁知道自己是深沉的，便力求浅显；有谁欲向群众装作深沉底样子，便力求阴晦。因为群众以为一切皆是深沉的，只要见不到底：群众如此畏缩，而且这么不喜欢下水！

174 一旁

议会制度，便叫作公开允许在五种政治主张中选举一种，是阿谀那一班群众，高兴现得是自主的，独立的，而且愿为他们的主张奋斗的。但终于这都是一样，加群众以一种政见，或容许其有五种政治主张，——有谁离弃这五者而退到一旁的，便常常为整个群众所反对。

175 关于辩才

从来是谁有最动人的辩才呢？——大鼓之声：只要是皇王们将这操之于掌握里，他们总常时是最佳底演说者或民众煽动者。

176 同情

这班可怜的统治的君王！他们的一切权柄，现在皆不意的化成了要求，而这一切要求不久听来又将好像僭越了！设若其只开口说“我们”或“我的民众”，则老底恶底欧罗巴洲已微笑了。诚然，一位近代世界的高等礼法官不会和他们讲究许多礼节；也许他会命令道：“皇帝们请在宫廷上排队。”

177 关于“教育事业”

在德国，于高尚人物缺乏一种大底教育工具：高尚人物的笑；这班人在德国不笑。

178 关于道德的启明

人应该晓喻德国人抛弃其糜非斯特非栗斯(Mephistopheles)以及其浮士德(Faust)。这是违反智识价值之二种道德成见。

179 思想

思想皆是我们的感觉之影子——比这只加阴暗、空虚、简单的。

180 自由精神者的良时

自由精神者在科学上亦复执其自由——人一时也给与以自由,——只要教堂还存在！这么于他们现在是好时候。

181 跟从与领导

甲:“这两者中,一者只是跟从,另一者只是领导,无论命运将他们引到那里。然而论道德论才智,前一者居于另一者之上!”——乙:“然而?然而?这是为旁人说的,不是为我,不是为我们说的!——照规矩论。”

182 在寂寞中

倘若人孤独地生活,则说话不太大声,为文也不作大声疾呼:

因为人畏怯空洞底回响——“回响”这妖精(Echo)的批评。——在寂寞中,一切声响皆不同的!

183 最美好底将来之音乐

在我觉得将来第一音乐家,必是只识得最深底幸福之忧愁的,而且此外便没有忧愁:这么一位音乐家至今没有。

184 公道

宁肯让自己被劫掠,不肯有吓鸟的茅草人在身旁——这是我的趣味。而且在一切情况下这只是一桩趣味上的事——没有旁的!

185 贫穷

他于今贫穷了:但不是因为人取去了一切他所有的,却是因为他抛弃了一切——这于他有什么关系!他已习惯于寻求,聚积。——误解他的自愿贫穷的人,是贫穷的人。

186 恶心

一切他现在所作的事,皆超妙而且正当——然而他总有恶心存在于其间。因为非常之事是他的事业。

187 表现中之侮慢处

这位艺术家使我感到侮辱,因他表现他的意思——非常好底意思——的态度:如此广泛而且着重,又用上这些粗疏底劝诱术,好像他是向下流人说法似的。我们在他的艺术上费掉一些时候,便仿佛自己是"在坏人物一道"。

188 工作

工作和工人,便是我们中间最无所事事的人,也与之多么接近!"我们皆是工人!"这句话里最贵族底客气,即是在路易十四的治下,也仿佛是冷嘲与无礼。

189 思想家

他是一位思想家:这便是说他懂得处理事物,比原来较简单。

190 反对赞美者

甲:"人只是为他的同流者所称赞!"
乙:"是的!而且称赞你的人说:'你是我的同道!'"

191 反对许多辩护

对一件事最恶意的损害,便是故意以错误底理由为之辩护。

192 仁爱者

那班良善底人，仁爱盎于容色者，与旁人不同的何在？便是，他们在一陌生人面前感觉很好，而且是很快的爱上了他；他们因此愿望他好，他们最初的批评是“他合我的意”。这以后接连的是：同化的愿望（他们不甚怀疑旁人的价值），很快底同化，占有的快乐，和惠及被占有者的行为。

193 康德（Kant）的风趣

康德曾欲以使“众人”失望的方式，证明“众人”是对的：——这是他的秘密风趣。他著作为袒护民众意见，反对智识者；但是为了智识者，不是为了民众而著作。

194 坦白者

那人也许常是照隐秘底缘由行事：因为他常有可告人的缘由在舌上，而且几乎是在张开的手里。

195 可笑

看哪！看哪！他从人前跑开了：——而人们便追他，因他从他们面前跑开，——他们如此成其为群众？

196 听觉的界限

人只听到那种问题，他能够找到答复的。

197 因此留心

我们最喜欢传达于旁人的，无过于缄默的印鉴了——以及在这印鉴下的一切。

198 高傲者的烦恼

高傲者对于便是使他前进的人，也自有其恼怒：他恶眼瞅着他车前的驷马。

199 慷慨

乐善好施之意，在富人常常只是一种羞怯之情而已。

200 笑

笑，便是：幸灾乐祸，但是以好心肠。

201.一 称赞

在称赞中总是有些喧闹的：即算是我们加于自己的称赞，也如

此。

202 奢华者

他还没有富人的那种穷伧,将全部财宝详细算过的,——他奢费他的精神,用了“自然”这奢费者的无理态度。

203 这里是黑暗的

他普通是没有思想的——但在异常底事,于他来了坏思想。

204 乞丐与礼意

“这不是不客气的,倘若门上没有门铃,便用石头敲门,”——乞丐和一切困苦者皆这么想;但没有人以他们为然。

205 需要

需要,常被认为创始之因:其实这常常只是已经创始的事之果而已。

206 雨中

下雨了,我想起了穷人们,现在挤在一处,有种种困苦,而没有隐饰这种种困苦的习惯,这么每人皆准备而且愿意困苦旁人,在这种坏天气里也为自己制作一点可怜的安稳。——这,只有这,是穷

人之穷!

207 嫉妒者

这是一位嫉妒者——这人不必愿望其有小孩;他将对于小孩也嫉妒的,因他已不能成为小孩了。

208 大人物

某君是“一位伟大底人”,这却不能结论到他是一个人;也许他只是一个小孩,或者是一个各种年纪的善变色的蜴蜥,或者是一个遭巫术的妇人。

209 询问理由的态度

有一种询问我们的理由的态度,不但使我们忘却我们的最佳理由,却也使我们生起根本对于一切理由的鄙弃和拂逆之感:——一种非常使人糊涂的问法,而且真是暴君似的人物的一种伎俩!

210 勤劳的节度

人不应该求超过他的父亲的勤劳——这使人病。

211 私下的仇敌

能够保住一位暗中的仇敌——这是一种奢华,于此即算是最

高意识的人物之道义，也不够充裕的。

212 不被瞒过

他的精神有恶癖，他性急，时常因无耐性而吃吃不能成词：因此人几乎想象不到他之安于何种深呼吸的与阔怀抱的灵魂里。

213 达到幸福之路

有一聪明人问一个傻子，如何是达到幸福之路。傻子毫不迟疑地回答，好像有人问他到近边一城市的路一样："惊奇你自己，而且住在街市上！"——"住嘴！"聪明人喊："你要求太多，自加惊奇便已经很够了！"——傻子回答说："人怎么能常常惊奇自己，倘若不常常蔑视？"

214 信仰使人幸福

道德只给与这班人以愉快和一种幸福，这些对自己的道德有确实信仰的人们：——但没有愉快和幸福给与那班精深底灵魂，其道德在于对自己及对一切道德的深切怀疑的。然则终于在这里也是"信仰使人幸福"！——而且，观察很对的，不是道德使人幸福！

215 理想与材料

你的眼前有一种高贵底理想：但你也是否一块这么高底石头，可以从你雕出这样一尊神像呢？如果没有这——你的一切工作不

皆是野蛮底雕塑么？你的理想的污渎么？

216 声音中之危险

喉中如有太洪大底声音，人便不克思想深刻底事。

217 因与果

结果之前，人相信其他的因，不同于结果之后。

218 我的反感

我不爱那班人，为了要发生效果，便必须炸弹似的爆炸的，在他们面前人总有这种危险，突然失去听觉——或且失去其他的什么。

219 刑罚的目的

“刑罚的目的，在于改善施刑罚者”，——这是为刑罚辩护者的最后底辩解。

220 牺牲

关于牺牲和供献，牺牲所想的与观者所想的不同：但人从来没有让它们发表过意见。

221 相谅

父与子之互相谅解，远过于母与女。

222 诗人与说谎者

诗人视说谎者为同胞兄弟，其乳汁却被他吸去了的；因此这兄弟常留于可怜底境况中了，并有好良心的地步也未曾达到的。

223 官能之代用

“人也有眼睛，可以听的，”——一位聋了的忏悔神父这么说；——“而且在盲人中有最尖锐底耳朵的，便是皇帝。”

224 动物的批评

我恐怕，动物视人类为同乎它们的存在者，然而最危险的失去了动物的健康理性的，——视人类为癫狂底动物，为笑的动物，为哭的动物，为不幸的动物。

225 自然者

“恶者时常有最大的效力！‘自然’是恶的！然则让我们顺乎自然吧！”——大的寻求效果者，私心如此推论，这班人常是被置于伟大之列的。

226　怀疑者与态度

强烈底事，我们说的非常简单，只要我们周围的人，相信我们的强力：这么一种环境养成“式样之简单化”。——怀疑者则说的非常着力；怀疑者作事亦复着重。

227　谬见谬见

他不能自持：因此那女人结论，统治他很容易的，便向他抛出她的绳索，——这可怜的女人，不久就要作他的奴隶了。

228　反对调和者

有谁欲调停于两个决定底思想者之间的，被目为中庸：他没有看到独特之处的眼力；同等观与平等化，皆是弱眼力的标志。

229　顽固与忠诚

他因为顽固而坚执一样他所洞悉的事，——但他称此曰“忠诚”。

230　欠涵藏

他的整个德性不能服人——这由于凡他所作的好行为，他没有不在口里讲的。

231 “确凿者”

智识上的迂缓者，以为迂缓属于智识以内。

232 梦

人根本不作梦，或则梦的有趣。人应该学到醒亦复如此：——根本不，或则有趣。

233 最危险底观点

凡我现在所作的或放下不作的，对于一切后之来者，便如“过去”之大事一样重要：在这种效果之大视线中，一切行为皆同其大小。

234 一位音乐家的慰藉语

“你的生涯不入于凡人之耳：于他们，你过的是一种沉闷生活，而且曲调中之一切精美处，前奏或卒章的一切温柔底决断，在他们皆懵懵然。诚然：你不在大街上和军乐队合奏——但这班好人不能便因此说，你的生涯中没有音乐。谁有耳朵的，听吧。”

235 才与德

许多人在道德上达到了他的最高峰，但他的才智刚刚不与这

崇高相称——许多人则反是。

236 为了鼓动群众

要鼓动群众的人，岂不是自己必须作为戏子似的人物么？他岂不是得先将自己译作古怪清晰者，然后在这种粗豪化简单化中，发布出自己整个底人格和事业么？

237 客气者

“他是很客气的！”——是呀，他常带了一块投给切伯奴司的饼，而且也非常畏怯，以为凡人皆是切伯奴司[1]，也包括了你和我——这是他的“客气”。

238 无嫉妒心

他完全没有嫉妒心，但这其间没有功德：因为他要征服一块土地，没有人占据过的，而且几乎还没有人见到过的。

239 不乐者

单独一个不欢的人，便够使一全家人常时戚戚，如在愁云惨雾里；而且只是由于奇迹，未曾有这样一个人！——快乐则远不是这样一种传染病——是何缘故呢？

---

① 切伯奴司(Cerberus)乃希腊神话中一身三头之巨獒，守于地狱之门。

240 在海滨

我将不为自己造房子(而且这也是我的快乐,不作房主人!),倘若必须的话,则我将如许多罗马人一样,一直建造到海里去——我愿意与这美丽底鬼怪同有些秘密。

241 作品与艺术家

这一位艺术家,他是只顾慕虚荣的,不管其他的:他的作品终成了一个放大镜徒供给别人赏识罢了。

242 各有其分

无论我的智识的贪欲多么大:在事物上我不能将旁的据作己有,除非是已经属于我的,——他人之所有,则仍留在事物上。人之为贼或为盗怎样是可能的呢?

243 "好"与"坏"的来由

只有这种人发明改善的,便是能感到"这是不好的"的人。

244 思想与文字

即算是自己的思想,人也不能完全用文字表白出。

245 拣择中之揄扬

艺术家拣选他的题材:这是他的一种颂扬方法。

246 数学

我们欲将数学的精微和严格,尽可能地驱入各种科学里;并非相信在这路上我们可以认识事物,却是欲以此确定人类对于事物之关系。数学不过是普遍底最后底人类智识之工具。

247 习惯

一切习惯使我们的手更机灵,但使我们的机灵更钝滞。

248 书

一本书有什么价值,若其不将我们一度超举于群书之外?

249 智识者之叹息

"啊,我的贪欲!在这心灵中,没有无私之度——甚且是个一切皆贪的自我,这自我,愿望由许多人,一如由他的眼睛看,由他的手抓的,——这自我,即算是整个底过去也取回的;根本凡能属于他的,他不欲失掉一点!啊,我的贪欲之火焰!啊,设若我曾以百个生者而重生!"——有谁不从经验上识得这叹息的,也不识得求

智识者之热情。

250 罪恶

即算是最明智底裁判巫妖的裁判官，甚至是巫妖者自己，确知巫术之罪，这罪过终归是未尝存在。一切罚恶也皆如此的。

251 被误解的苦痛者

伟大人物所苦痛的，多不同于他们的崇拜者所想象的：他们之所苦，最苦于许多恶时分的卑鄙而且微小底反侧，综言之，是苦于对自己的伟大上的怀疑——而不苦于牺牲与殉道，其事业从他们要求的。只要是勃洛美妥斯(Prometheus)于人类有同情，对人类牺牲自己，他是自觉幸福而且伟大的；但当其妒羡宙斯(Zeus)及“有生死者”对他的敬拜——他便苦痛了！

252 宁肯负债

“宁肯负债，不愿用一个钱币偿还，上面未曾铸造我们的像的！”——我们的威严宁愿如此。

253 在家

一旦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地——便从此高傲地指顾我们到此已经过了怎样的长途。其实原来我们未曾觉到我们之行旅的。我们竟至以为在任何一处皆好像在家里一样。

254 非恼乱

有谁常时深为忙碌的，是超出一切恼乱以上。

255 摹仿者

甲："怎么？你不愿有摹仿者么？"

乙："我不愿有人摹仿我什么；我希望每人自己作成一点事，同于我所作的。"

甲："然则——？"

256 肤浅

一般深沉底人物，有种乐趣在于一度同乎飞鱼，嬉弄于波浪之高端；他们以为事物之最佳处——便是有其表面：其肤浅。——请原谅我这种说法吧。

257 出自经验

多少人不知道自己何等富足，直到他经验到多么富足底人也向他作贼。

258 否认偶然者

没有胜利者相信偶然的。

259 出自乐园

“善与恶皆是上帝的偏见。”——蛇说。

260 一乘一

一个人常是不对的:有两个人则真理开始了。——一人不能证明自己之是:但有两人则已不能指证其非了。

261 原始

原始是什么?看到一样东西,还没有名称的,还未能称谓的,虽则这明明在一般人眼前。如常人之所习惯的,大抵是事物有名称然后他们方可见到。——原始者大抵也是命名者。

262 在永久的观照下

甲:“你只加快的从生人前避开,不久他们真会将你的名字从他们的名单上划去的!”

乙:“这是唯一底方法,分得死者的特权的。”

甲:“什么特权呢?”

乙:“无须再死。”

263 无虚荣心

倘若我们恋爱,我们便愿望将我们的缺点隐瞒,——这不是由

于虚荣，却是因为所爱者不应因此苦痛。是呀，爱者愿意现得是天神似的，——而这也不由于虚荣故。

264　凡我们所作的

凡我们所作的，从来不被了解，却只是被褒贬。

265　极端底怀疑

终于人类的真理是什么呢？——是人类的无可非难的错误。

266　需要残忍之处

人如果是伟大的，则对于自己的第二流的德行和计度是残忍的。

267　大志

怀了一个大目的，人也超乎正义而上，不但是超乎他的行事与他的批评。

268　如何是英雄气

同时直面他的最高的痛苦与最高的希望。

269　你相信什么

相信：一切事物的重量要从新估计过。

270　你的良心怎么说

“你应该成为你之为你者。”

271　你的最大危险何在

在于同情。

272　在旁人你爱的什么

我的希望。

273　你称为坏的是什么人

是常欲羞辱旁人的人。

274　你以为最人道的是什么呢

是免除旁人的羞耻。

275　达到了的自由之印章是什么

不再羞于自己。

卷　四

276　新年语

我仍然活着，我仍然思想；我必须活下去，因为我必须更思想。是我，因此我思想：我思想，因此是我。今天每人皆可以发表他的愿望和最爱好的思想：然则我也将说出今天我对自己所希望的什么，什么思想在今年最初浮上我的心头，——什么思想可成为我以后的生涯之基础，保障，和甘芬！我将更加学习，视事物上的必需者为美丽者：——这么我将成为使事物美化之一人。我的爱，从此是“命运之爱”(Amor fati)！我将不与“丑恶”战斗。我将无所控告，也竟不控告控告者。望开去，或将成为我的唯一的否定法！而且，总归一言以蔽之：我以后无论何时愿望自己只不过是一位肯定者！

277 个人的英明

人生上有某一最高点：设若我们达到了这，则无论我们在生存之美丽底混沌中，怎样拒却了一切顾虑的理智和善美，我们以一切自由，仍沦于精神之不自由的大危险里，而且有我们最严重底试验得解决。因为此际有一种“个人的英明”的思想，以最迫人的强力呈于我们面前，而且有其最佳底辩护者，证明人，此际，我们明白了一切与我们生关系的事物，皆永是达到至善的地步。每一天每一时的生活，好像更无他求，除了只将这定理重加证明：无论其为什么，坏天气或好天气，一位朋友的损失，一种疾病，一桩谤毁，一封信之未到，一只脚之挫伤，向商店中货物之一瞥，一种答辩，一本书的揭开，一场梦，一个诳：——这立刻或以后便证明这是一桩“不可少”的事，——这刚刚于我们有深意和利益！有更危险底引诱么，改除对耶毗觉（Epikur）的神祇的信仰，那班无忧无虑的不可知的天神；转而信仰某一多忧多虑的小方的神道，便是我们头上一根毫发也知道的，在最可怜的劳役中也不感觉烦厌的？于此——我是说无论怎样，我们姑且抛开天神以及可供驱使的精灵不论吧，却假定我们自有的实际底及理论底才干，在于布置而且解决事情的，皆已达到了其最高点，而自足。我们也不欲将我们的智慧之巧妙想象得太高，倘若偶尔在弹奏我们的乐器时所生的奇特底和谐使我们惊异了：一种和谐，听来太淑美，使我们竟不敢以之归己。在事实上，不时有某者与我们共同弹奏——这是可爱的偶然：它不时领着我们的手，而我们最聪睿底英明，竟不能发明更美妙底音乐，除了我们的拙手所能弹奏的。

278 死之思想

这使我生出一种茫然底快乐，居于这街巷的喧阗中，需求与叫唤的嗷嘈里：多少欣赏，烦厌，贪欲，多少焦渴底生命与生命之陶醉，无时无刻不在此显现出来！然而于这班喧阗者，生者，醉生者，则顷刻将归于寂静！每一人身后，怎样皆立着他的影子，他的阴暗底旅伴！这总是像一条飘海的船离岸之前最后一顷刻一样：人彼此比从来有更多的话要说，时间迫促了，海洋及其荒漠底寂静，在一切喧嚷后不耐烦地等待着——如此贪得，于其劫获品如此有把握！于是一切，一切人等皆以为至今为无有或少有，而迫近的未来便是一切：因此便有这种迫促，喧哗，使耳朵发聋，使自己受骗！每人要在这将来作第一人——然而死，和死之寂静，便是这将来的惟一可靠的事，普及的事！多么奇怪呵，这唯一底确实和普遍事，对于人几乎毫无影响，而且人们距离感觉自己与死为邻，最为遥远！看到这使我愉快，便是人们根本不欲想死之思想！我且高兴作点事，使他们感觉生之思想百倍值得深思。

279 星辰之友谊

我们曾经是朋友，但彼此成了陌生。但这是必如此的，而且我们也无须隐瞒和掩饰，仿佛我们于此自羞似的。我们是两条海船，每条船有其目的与其航程；我们当然能够相遇，共同庆祝一番乐节，如我们曾经作过的，——于是猛健底船皆泊于同一港中，在同一阳光里，好像它们皆已达到目的地，曾共同此一目的地似的。然此后我们的使命的至巨之力，又将我们驱开，分驶于不同的洋面和地带，

也许我们永不再逢——也许我们仍然重逢，但彼此已不相识了：不同的海洋和日射将我们改变了！我们之必成为陌生，是我们所隶属的规律：正因此我们也必成为更可尊敬！正因此对于我们从前友谊的回想，更为神圣了！也许有无穷辽阔底不可见的曲线与星轨，涵括我们的这样的不同的道路和目的，犹如小段分，——我们自己升到这思想上去吧！但我们的生涯是有限的呵，我们的视力也太微小，未能在那高超底可能性的意态下，多于徒然作朋友。——然则我们且相信我们的星辰之友谊吧，即算我们必成为地球上的仇敌。

280 思想者之建筑

必定一度须要有这种意见，也许很快的会须要了，我们大城市里最缺乏的什么：寂静空阔广远底地方，以便深思，有高大长远底回廊的地方，以备坏天气或太炎暑底天气，没有车马的喧声可达，其穆肃之致，便是僧侣的高声祷告也禁止的；那种建筑和地址，整个足以表现深思和退隐之伟大的。——这种时代也过去了：教堂专有深思，思想者必往往先为宗教者，而教堂之一切建筑，皆表现这思致。我不知道我们怎样能因这种建筑而满足，即算其完全改除了教堂意味；这种建筑发表一种太凄楚太沉郁底情调，仿佛为天神之所居，超世间的交接的严肃地，非我辈无神者在此能凝思我们的思想。我们欲将己意移译于石于木，而且倘在这称堂屋和花园中徘徊，便像在内中徘徊似的。

281 知道寻求结果

第一流的人物，可以这么认识出来，便是他们无论在大事小

事，皆知道完满地寻出结果，不论这是一个曲子或一种思想的结局，不论这是一出悲剧或一桩国事的第五幕。第二流人物的杰出者，则对于结果总不宁静，总不能在那样底高傲而且宁静底平定中，跳下海去，例如在波陀芬罗（Portofino）之山崖间——那里，热内亚海湾（Genua）将其曲子唱到末尾的。

282 行走

有种精神之状态，便是伟大底人物，也发露其出自下流或半下流：——为此揭发者，即是他们思想的进行和步骤；他们不能行走。拿破仑最深底烦恼，在于他不能那么皇帝似的而且“合法”地行走，如在有些机会必须要这样的，例如加冕或这类典礼中的进行：于此他仍然只是一队人马的将官——很傲然，同时也很急促，自己对这又很自知。——看来这班文学作者是颇可笑的，使时代之有折叠的衣在身边悉索作声：他们这么隐去他们的双脚。

283 准备者

我敬拜一切启发一个雄猛底战斗底时代的象征，尤其是这将诏示人们重复崇敬勇猛！因为这将准备下一个更高底时代之道路，而且集蓄起力量，那时代有一日会需要的，——那时代，将英雄主义移入智识里，且为思想及其结果而战斗的。于此现在却需要许多有准备的勇猛的人物，这班人当然不能生自虚无——当然也不能生自现代文明与大都市文化之沙砾与泥泞里：人们，懂到默然索然毅然在不可见的行动中自足而且坚执；人们，有一种内心的倾向，在一切事物上寻求其所可克服者；人们，其欣悦，忍耐，简要，对

大虚荣的蔑视，一如在胜利中的大度，与对于一切被征服者的小恣纵之忽略，皆是适合的；人们，对于一切胜利者，及每种胜利每种荣誉中偶然的机会，皆有敏锐而且自由底批评；人们，自有其独特底节日，独特底工作日，独特底悲哀时分，习惯而且稳准地发命令，而且准备，倘若须要的话，服从，于二者一样的傲然，一样如作自己的事。更艰苦底人们，更有结果的人们，更快乐底人们！因为，请相信我！——从生存收获最大底结果与最大底欢乐，这秘密是：生活于危难里！建筑你们的城市于维苏维（Vesuv）火山上！打发你们的楼船驶往未经探测的海洋！生活于与你们的同辈和你们自己的战斗中！你们这班智识者哟，设若你们不能成为统治者和主宰者，便作劫掠者和征服者吧！这种时代快要过去了，你们之安于怯弱底麋鹿似的，隐藏于森林里而生活！终于智识之神将向凡属于他的伸出他的手：——他欲统治而且占有，你们与他一道！

284 自信

大致很少人对自己有信仰；——而在这少数人中，有些人之得有自信，是当作一种有益的盲昧，或者是当作他们的精神之一部分阴晦处——（他们当看到什么，倘若他们能将自己看彻底！），另外有些人，其“自信”必求而后得：凡他们所作的善事，能事，伟大事，起先皆是反对居于他们内中的怀疑者之辩词；于此必须说服或者诱动这怀疑者，于此几乎需要天才了。这皆是伟大底不自满足者。

285 更高

“你不要再祷告，不要再求神，不要再安于无穷底信仰里——

你拒却了停居于一种最后底智慧，最后底善美，最后底权力之前，且祛开你的思想——在你的七重寂寞中，你没有常住的守护者与朋友——你生活没有向高山的展望，顶上堆着积雪而内中蓄着猛火的高山，——对于你已没有报偿者，没有作完工拂拭之改善者——凡发生的事，已没有理智，凡对于你将发生的，已没有爱，——已无安隐处可容纳你的心，有得而不求的安栖，——你拒却了任何最后底和平，你要求战斗与和平的永久底反复：——弃世的人哟，你将拒却这一切么？这有谁能给你力量？还没有任何人有这种力量哩！”——有一潴湖，一旦拒却宣泄，在其平时流出之处，激起了一座堤：从此这湖水只是高涨。也许刚是弃世可假我们以力量，以此而忍耐着弃世：也许人能从此处更向高升，他不流出为一位天神之处。

286 插话

这里是许多希望；但你们能从之看到而且听到什么，倘若你们不是在自己的心灵上亲自经验过光芒，火焰，与朝霞？我只能使人记起——多的我不能！推转石头，化禽兽为人类——你们要我作这个么？吁嗟，倘若你们还是石头和禽兽，则先寻找你们的阿弗斯去吧(Orpheus)！

287 盲昧的爱好

流浪者向他的影子说：我的思想应该指示我我站在那里：但不应该向我泄漏我将往何处。我爱对于将来的无知，不欲因不耐与先尝允许给我的事物而劳损。

288 高等情绪

我仿佛觉得多数人大抵不相信高涨底情调，除非是一顷间或一刻钟的，——另外有少数人除开不论，他们是从经验上体会得高等情感之长留的。但一种高尚情感的人物，惟一大情调的化身——这至今只是一个梦，一桩迷人的可能之事：这方面历史上还没有确实底先例。然而无论怎样有一日可以生出这种人物——只要是许多美好底先决条件给创造出而且确定了，这是今兹最幸运底偶然也未能将其集拢的。也许对于这种将来的魂灵，凡至今偶尔以震惧感觉着的人于我们心灵的例外之境，只当作常情：介乎高与深之间的不断的运动，及高与深之感觉，恒常的如上登于梯阶，也如休息于云里。

289 上船吧

试想，在凡人生活与思想的方式上的一种整个底哲学辩解，多么影响个人——便是，如同一个使人温暖的，赐福的，结果实的，独私照于他太阳，使他超然毁誉之外，自足，裕如，不吝于施与幸福和善愿；不断地化一切恶为一切善；使一切力量开花，结果；使悔吝的大小萌芽枯焦不殖：——则他终于希求地嘘呼：啊，惟愿有多少这样的太阳创造出了！便是恶人，便是不幸的人，便是例外的人，也该有他的哲学，他的好权利，他的太阳！所需要的不是和他们的同情！——我们一定要忘废这种心高气傲的毛病，虽则人类至今刚是在此学习而且习惯了，——我们无须为他们陈设忏悔者，驱魔者，和宥罪者！所需要的却是一种新的正道！一种新救赎！和新

哲学家！道德的地球也是圆的！道德的地球上也有居于经纬度恰相反对的地带之居民！这种居民也有其生存之权利！还有另一世界待发现——而且不止一世界！上船吧，你们哲学者流！

290 一样事是需要的

在德行上"加上风度"——是一种伟大而且希有底艺术！有洞悉自己的性质之强点与弱点的人，且以其性质配入一种巧妙底方式里，使每一点都好像是艺术与理智，便是其弱点也悦目，即是操这种艺术。这里已加上一大部分第二等的品性，那里却减去一点第一等的品性：——二者皆加以长久练习，而且常日孜孜。这里有一点丑，不容易除去的，却掩饰了，那里却将之转入伟大高尚里。许多空洞处，不能成形式的，却存留用之于远视：——这将暗示到远者与不可测者。终于，倘这工作完成了，便展示这怎样是同一趣味之强制，在大处在小处所统治的所构成的：这趣味是一种好的或是坏的，不像人所想的那么关紧要，——只要是一种趣味便够了！——强毅而且好统治的人们，在这种强制，这种检束，这种在自我的律例下的完成中，欣赏其最深微底乐趣；其强烈愿望的热情，若其看到有风范的品性，与自胜的自役的人物，便轻舒了；即算他们有宫殿得建筑，有花园得安排，也不肯将自然自由放纵。——弱者则反，是不能战胜自我的人们，则憎恶风度之检束：他们感觉，若自加这种恶劣底强制，则自己必因此化为卑下；若其服役，便成奴隶，他们憎恨服役。这种才智——这可以是第一流的才智之士——总习于将自己及环境化为解释自由底自然——荒野，纵逸，梦梦，棼乱，可惊奇：他们也善于为此，因为他们只是这样能使自己满意！因为一样事是需要的：人必和自己达到满意的地步——不

论是以这种或那种诗情和艺术，只有这样这人大体才使人看得过去！有人与自己不满意的，常时是准备于此报复的：我们旁人将作了他的牺牲品，不论这只是在于我们常得忍受他的丑恶形容。因为丑恶状貌使人看了感觉拂逆而且阴郁。

291 热内亚(Genua)

我已将这座城，其村庄，游乐园，及这大周围的居了人的高山和斜坡，很看了一些时；终于我必须说：我已看到往古人物的容貌了——这地方是散布了勇猛而且专制的人物的影像。他们已经生活过了，而且曾愿欲长生——这是从他们的房屋上看出的，这些房屋皆是为经久若干世纪而建造的装饰的，不是为了飘忽的暂时：他们对于生活是好的，无论其怎样曾对自己不好。我常看到了建筑者的用心，他怎样将眼光投到远近一切环绕他的建筑物上，且远及于城市，海，与山脉，他怎样以此视线传达他的威力与侵略：这一切他皆要合上的计划，终于也化为他的所有品，以其成为他所占有的一部分。这全部区域，弥漫了占有欲侵略欲的伟大底不满足的自我主义；一如在异地这班人不识得有边际，而且在其求新奇的饥渴中竟在旧世界之旁创立了一新世界，在故乡，则每人也凌铄另一人，发明了一种方式表现他的高超，介乎自己与邻人间，投置他自己的不可限量之度。每人重新一度征服他的故乡，当其凌之以其建筑思想，且化之为其家族的悦目之观。在北欧，倘若看到城市建筑的方式，则感觉到规律，与对于规矩和服从的普遍兴趣：人可以猜透一切建筑者心灵上所必有的求平等求整饬的隐情。但在这里，无论窥到那一个角落，你可发现一个独立的人，识得海，冒险，和东方的，一人，厌恶法律与邻舍，如同一种无聊，而且用嫉妒底眼

光，睥睨一切已建筑者，古老者：他愿意，用幻想的奇特底妙巧，将这一切至少在思想上重新建造一过，加上他的手，输入他的意识——这只要是一顷刻也行，在一有太阳的午后，他那不满足的忧郁的心灵一趟也觉满足了，而在他的眼前只可呈现自己的东西不可有异常的东西之际。

292 为宣传伦理者说

我不会创造伦理，但对于要创造伦理的人们，可贡献一点意见：设若你们要除去最佳底事物与境况之一切光荣和价值，则将其放在嘴里说下去吧，像从来一样！将其置于你们的伦理之极端，从早到晚谈论道德之幸福，心灵之安宁，谈到正义和固有的报应：像你们这样弄下去，这一切佳事物终于得到大众的熟识，街巷的喧呼；但因此这事物上的金子便被剥落了，甚者：其中的真金也变成了铅。诚然，你们懂到与炼金术相反的技术，懂到化最有价值的东西为没有价值！又试行一度运用另一方案吧，以求不达到与你们所欲的相反者上面。否认那些佳事物，泯除其众人的称赞和广易底流传，使之重为寂寞底人们的隐匿底羞耻，且说：伦理是应加禁制的东西！也许你们因此获得一班有点道理的人们，信服你们的理论，我是说有英雄气质的人们。但这么伦理间便只有可怕者，而不是从来这样使人憎恶！关于伦理，人们现在不欲像耶卡德老师(Meister Eckardt)那样说么？——“我求上帝使我离开上帝。”

293 我们的空气

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有谁如在散步时一样向科学一瞥眼，像女

人那样，或不幸也像许多艺术家那样：则科学的任务之严格，在大处一如在小处的不屈不挠，在考虑，判断，决定上之迅速，一定使他感觉有些头昏，恐惧。尤其使他恐怖的，是怎样在此要求最艰难底事，最好底工作得完成，而没有对此的称赞和优奖，甚且，如在兵士中一样，几乎只听到指摘和严刻底诋诃——因为作得好在此是必然之事，作错了只当是例外；但规则在这里如在各处一样，缄默无言。这“科学的严格”，正如是上流社会的礼貌和客气一样——惊骇未曾入流的人。但有谁对之习惯了的，不想居在他处了，除非是在这朗澈，澄明，强烈，蓄电甚强的空气里，这阳性的氛围里。此外无论那处于他皆不够纯洁不够有空气：他烦厌，在那里他的最佳艺技不克于任何人正式有益，于自己也无欢趣，在误解中半部生涯便从指间漏脱了，而且永是须要许多顾虑，许多隐匿，许多涵蓄，——皆是力量之大的无益的耗费！但在这严净澄澈底原质里，他有全副精神：在这里他能够飞翔！缘何他又要下降于那昏水里，必须徒涉，必须游泳，而且溅污他的翅膀呢！——不的！那里于我们生活太艰难了：我们何能为力，我们之为空气为纯洁空气而生下的，我辈光线之竞争者，而且我们最爱如光线一样，驾于以太微尘而奔驰，不是离开太阳，却是趋向太阳去！但这我们不能：——则我们愿为我们唯一能为者：给地球以光明，为“地球之光明”！因此有我们的飞翼，我们的敏捷与严格，为此之故我们是雄猛而且竟至可怕，像火一样。让那些人怕我们吧，不懂到自我辈取温暖和光明的！

294 反对诋毁本性的人

我感觉这皆不是合我的意的人们，凡有自然倾向，在他们立刻

成为病苦，化为变态的或甚至是可耻的事，——这班人引我们归到这种意见，以为人的倾向和冲动是恶的；他们是我们对于我们的本性及对于一切自然性大不公正的由来！有许多人是可以无顾忌地愉快地随顺其冲动的：但他们不这样作，由于恐惧那幻想的自然之“恶事”！因此在人群中少有优雅之德，其标志常是：在自己之前没有恐怖，从自己不期待可羞耻的事，逍遥无虑地飞翔，任我们被驱于何往。——我们生于自由的飞鸟呵！无论我们达到那里，只是自由的，周围全是光明。

295 短期习惯

我爱好短时期的习惯，以之为极可宝贵的方法，以便认识许多事物和情况，深入其甘与苦之本源；我的性情完全与短期习惯相合，即算是身体健康上的要求，甚至凡我所能见到的，从最卑以至最高的事，皆合乎此。我常相信，这，将长久使我满意的，——短促习惯也有对热情的信仰对永久的信仰——而且人将羡慕我之寻得而且认识它：——于是这在日中在夜晚给我以滋养，在我周遭在我内中散布一种深沉底满足之情，使我不想望旁的什么，无所竞，无所蔑，亦无所憎。到了某一天，时期满了：这好事和我分离，然而不是什么使我憎恶者——却是平静，于我满足了，一如我之于它，而且好像我们必须互相感谢似的，于是乎伸手握别。而新习惯又待于门外，新信仰也如此——这不可磨灭的愚夫与智者！——这新的便是正的，最终的正当的。关于食物，思想，人物，城市，诗歌，音乐，教义，时间之分配，生活的方式，在我皆是如此。——反之，我憎恨长久底习惯，以为这是一位暴君到了我近旁，而且我生活的空气阴郁化了，倘事物皆呈这种形态，好像必然有永久底习惯从此以

生：例如由于一位置，由于与同是一般人常在一处，由于一固定的住所，由于一种单调底健康程度。是呀，于我的一切苦楚与疾病，以及凡我之不完满处，——在我心灵最低的基本上，皆感谢地意识着的，因为这些事为我开了一百张后门，我可避开永久底习惯的。——此外，最不可忍的，也实是最可怕的，自然是一种毫无习惯的生活，一种生活，永是要求即时兴到的：——那便是我的放逐和我的西伯利亚。

296 固定称誉

固定底名誉，从前是一桩非常有益的事；而且只要社会常是为群性所统治，对于个人，则将他的道德和事业表现作一成不变的样子，总归有益——即算他的道德和事业原来不这样。"他是可靠的，他总是原样"：——这在社会的各种危险状态中，是最有意义的颂扬。社会是感觉满意的，有此可靠的常是准备的工具，于道德则有甲，于虚荣则有乙，于沉思与热情则有丙，——社会以至高底尊敬，崇尚这种工具性质，这忠于自我，这在意见上，奋斗上，甚至缺德上之毫无变更。这么一种估价，到处随习俗的伦理而发扬光大的，陶铸出"品性"，却也将一切交换，改学，转变，陷于不名誉里。然则这总是，无论这种思索法的益处怎样大吧，对于智识最有损害的一种普遍批评：因为刚刚是智识者的善愿，随时大胆地宣布反对自己从前的意见，而且根本对于凡在我们中间欲化为固定者，加以怀疑，——在此给判决了，陷于不名誉里。智识者的意态，如其与"固定底名声"相反，便被认为无可尊敬，而意之僵石化，则有一切荣名：——在这种习俗的禁制下我们今兹还得生活呀！这种生活多么艰难，倘若人感觉有几千年的批判围绕自己，反对自己！很可

能的，几千年来智识是为恶心术所困，而且有多少自我蔑视和暗中的苦困，存于伟大底精神者之历史里。

297 能够反对

现在凡人皆知道，忍受反对的能耐，是一种高等文化表征。有些人竟至知道，高等人物愿望而且激起对自己的反对，以求其至今所不自知的缺点之指示。但反对的能耐，敌视寻常者传统者神圣者而达到的好良心——却多于前二者，而且是我们的文化之实际底伟大，新奇，可惊处，是自由精神者的一切进步的进步：有谁知道这呢？

298 太息

我在路上获得了这意见，随即用最近最劣底文字，将其固定，使之不再飞开。但它便死于这些枯燥底文字中了，挂在上面，飘摇——我再看它，我几乎不更知道，我怎能有那种快乐，当我捕获这鸟。

299 我们应该从艺术家学习者

我们有什么方法，将事物化为美丽，动人，可欣羡呢？——倘若其原来不如此，我是说，这些事物本身从来不这样！于此我们可和医生学学，例如他们将苦药渗稀薄，或在药罐中加以酒和糖；但也更可从艺术家学，他们实是不断的弄这些发明和机巧的。从事物远离，至到人看不见它许多部分，而且得幻入许多东西，以便还

能看到它——或者只看上事物之一角，如在一剪孔里——或者将其这么安置，使之一部分变形，只能有远景的瞻视——或者透过有颜色的玻璃望去，或者在斜阳的返照中看它——或者加以一种不甚透明的表面与皮肤：这一切我们皆应从艺术家学得，甚且应比他们还聪明。因为通常他们的艺术所止而生命开始之处，他们这种深微力量也停止了，但我们要成为我们生活之诗人，而且先在最微小处与最日常处！

300 科学的序幕

你们相信各种科学能够生产而且发扬光大么，倘若不是有魔术士，炼金术者，星象学者，巫术士之流为其先驱，这班人，以其允许和预示，必先在隐伏底且被禁止的种种力量上创造出希求，饥渴，与美味的？甚且比真能实行的要允许无穷的多，以使在智识的领域里大致能成就点什么吗？——也许同这一样，如科学的前奏和预演给我们显示的，完全不是当作这而实行而感觉着的，整个底宗教在某一悠远底古世，也好像是练习与前奏：也许宗教曾是一种希奇底工具，使个人得一度欣赏一位天神的自乐，及其一切自救的力量。是呀！——人可以问——设若未曾有那宗教的训练和远史，人也学到追踪对自己的饥与渴，从自己取得满足与丰余么？勃罗昧梯乌斯(Prometheus)必须先幻想他已盗得了火光，而且为此忏悔——以便终于发现当其希求光明，便创造了光明，而且不但是人也还有上帝是他的手工，他手里的泥土么？一切皆不过是塑者的作品么？———如那幻想，那盗窃，那高加索山，那猛鹫，和一切智识者的全部悲剧的勃罗昧梯乌斯之苦难么？

301 思想者的妄想

高等人物之别于下等人物，在于他们比较能听的能见的无穷多，而且思虑地听，见，——也正是这，区分人与禽兽，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世界于这种人是只加完满的，这种生长到人道之高处的人，总是有更多有趣的钓钩向他抛去；他的刺激的数量总常是增长，一如他的苦与乐的种类之加多——高等人物常是更乐而且更苦。但他有一常依的伴侣，这便是妄想：他以为，自己便是生命这大剧场与音乐会上的看客和听者：他自称是思想质（contemplative Natur），而忽视了自己实是生命之诗人和继续创造者，——他自然和这剧中的戏子所谓行为者有分别了，但也更殊于舞台前的纯然底看客和观众。于他，一如于诗人，思想力（vis contemplativa）与对自己的事业之回顾，是相属的，但同时更属于他的，是创造力（vis creativa），这是行为者之所缺，无论现象和普通信仰怎样说与这不同。只有我辈思想者感觉者，真是常常创造了点什么，为从来之所未有：这种种估价，色彩，重量，视线，等级，肯定，和否定之永是转变的世界。这为我辈所发明的拟议，永是为所谓实行者（我们的戏子，如上所云）所学习，移入血肉与实际，甚且化入日常生活。在今世间之有价值者，论其本质原来没有所谓价值——本质总是没有价值的——却是人一度赋予以价值，赠与以价值，而我们便是这赋予者赠予者！是我们方创造了这世界，和人类有些关系的世界！——但刚刚是这种知觉为我们所缺少，即算我们将其一瞬间一度获得了，在下一瞬间又复将其忘记：我们误认了我们最佳的力量，而且将我辈思想者，估计低了一度——我们既未尝那么骄傲复未尝那么快乐，如我们之所可。

302 最幸福者之危险

有精深底感觉与微妙底趣味；习于精神之最选拔者与最优美者，一如正当底日常底食粮；欣然于一种强健猛勇底心灵；以安静底眼光与稳定底步武走过人生，常是准备于意外一如准备于乐节，而且充满向未经发现的世界与海洋，人与天神的盼想；倾听每种愉悦底音乐，仿佛其中有勇猛底人们，兵士，航海者，正陶然于片刻的休息与嬉娱，而且在顷间的最深欢悦中，为眼泪所征服，颓然于幸福者的紫金色的哀愁：有谁不愿意这一切为他的所有他的境况呀！这是荷马（Homer）的幸福！为希腊人创造了他们的天神者——不是，是为自己创造了他的天神者的境况！但无庸讳言吧：心灵中如有这种荷马之幸福，此人也便是日光下的最易受损伤者！而且只是以这种代价换得来这最可珍贵的珠贝，生存之波涛至今淘洗到海岸边的！作了它的所有者，人在痛苦中只加深微地感受，而且终于太深微了：一点极小底苦恼与嫌忌，终于便够使荷马厌倦于生命。他未能解释一个愚蠢底小谜语，少年渔夫所给他的！是呀，小谜隐是最幸福者之危险！

303 两位幸福者

诚然，这人虽然年轻，却已懂到生命之感兴，使最深微底观察者也惊奇：——好像他不作错一着，虽然他常是弄最冒险的事。这使人记起音乐艺术的感兴作者，便是听者也愿赞许其手艺之天神似的无误，虽则他们不时也有些错处，如凡属有生者之未能免的。但他们是熟练的，而且善发明，在每一顷间总是准备将最偶然底音

调，凡其手指之所投与兴致之所驱者，立刻编入成篇章的组合里，对这偶然加上美妙底意义，吹入以灵魂。——这里另外一人则完全不同：凡他所愿望所计划的，一切皆失败。凡他偶尔系心者，已几趟使他沦于深谷里，且最近于毁灭了；而当其犹且遁出，已当然不止是眼目之失色而已。但你们相信，他便以此而不幸福么？他自己久已决定，不将自己的愿望和计划看的怎样重要了。他总是向自己说："设若我这事不成功，也许那事却成功的；而通盘计算，我不知是否应该感谢我的失败其于任何成功。我是被作为顽固者且戴着牛角的么？所以成为我的生命价值和结果者，另有所在；一如我的骄矜和我的苦楚，另有所在。我对生命认识的更多，因为我常常几乎将其失掉了：正因此我从生命所得的比你们一般人得的更多！"

304 且行为且抛弃

根本我憎恶这种伦理：教人"不要作这！离弃！压制自己！"——反之我喜欢那种伦理，鼓励我做点什么事的，教我作，从早到晚，而且夜间亦梦之，而且此外不想什么，除了想：好好的作，好到单独在我为可能者！有谁如此生活的，常常飘堕了这和那，凡不与这样一种生活相属的：无憎无怨的，他见到今天有这明天有那和自己离别，如同黄叶，以微风振动柯条而离树：或者他根本未尝见到这和自己分离，他的眼睛如此凝然望定他的目标，只望着前面，不回顾，或左右盼，或俯视。"我们的行事应该决定我们之所抛弃的：一面作，一面抛弃"——这使我欢喜，我的意见是如此。但我不欲睁开眼致力于我之变贫弱，一切消极道德非我所喜——其实质为否定与自弃的道德。

305 自制

那班伦理学者，最初而且至上教人以归入自己的力量中的，却也传染给人一种奇特底疾病：便是在一切自然刺激与倾向上一种恒常底敏感，如同一种痒病。此后凡自内或从外之可以策动引导他诱致他驱迫他者——总是使这敏感者的自制好像沦于危险：他不敢更相信任何本能，任何自由底飞翔，却永是以一种拒绝底容貌站在那里，武装对自己戒备，眼光是敏锐而且怀疑，作了自己的壁垒的永远底看守人，自己要如此的。是呀，他于此可以是伟大的！但他已使旁人多么难受呀，于自己也多么艰苦，怎样贫弱了而且割断了灵魂上最优美底偶然！甚且一切其他的教示！因为人必须有些时候能够自己迷失，倘若要从非我的事上学到一点什么。

306 斯多亚派与耶毗觉派

耶毗觉派人物，选择环境，人物，甚而至于外事，对于他那异常敏感的智慧的性情相合者；他谢绝一切其余的事——便是说，大部分的事——因为这将于他为太强而且太重底食物。斯多亚学派的人物则不然，习于吞下石子，毒蛇，玻璃片，蝎子，而不感到憎恨；他的肚子应该终于对什么皆感觉一样，凡生存之偶然倾入其中的：——他使人记起阿苏亚（Assaua）之亚刺伯部落，在阿几亚地方可见到的；如这种无感觉的人一样，他也希望大众观看其无感觉，这刚刚是耶毗觉者所谢绝的：——他自有他的“乐园！”对于为命运所播弄的人们，对于居于强烈时代里而依赖暴烈与多变的人而生活的人们，斯多亚主义（Stoicismus）是值得介绍的。但有谁

多少预料到命运允许他纺成一根长纱的，行事以照耶毗觉主义为相宜；从来一切精神事业的人物皆这样作了！因为这对于他们是损失中之损失，倘若泯除其深微底感觉性，而求具备斯多亚派的坚韧底皮肤与刺猬的尖刺。

307 拥护批评

凡你从前感觉为真理或必然之理者，于今你觉得好像是错误：你将其从自己驱开，而且以为你的理智战胜了。但也许那种错误，当你从前是另一人的时候——你总常是转变的——，于你正如你现在的一切"真理"一样重要，正如一层皮肤，遮蔽了隐饰了许多你还不应窥见的东西。是新生活将你那种思想毁掉了，而不是你的理智：你用不着它了，它便自行破败，其非理智之处便虫似的爬了出来。当我们为批评，批评不是自动的事或非个人的事——这是，至少常时是一种证明，证明我们内中有冲动底生力，蜕去外面一层表皮。我们否定而且必须否定，因为我们内中有愿生活有愿肯定的什么，这，也许我们还不曾识得，还未曾见到的！——这是拥护批评而说。

308 一日之史事

你每一日的史事是什么？看看你的习惯吧，因而构成你一日之事的：那是无数的小卑怯与懒惰的结果呢，抑是你的勇敢和多发明的理智之成就？二者虽如此悬殊：而很可能的凡人加你以同一称赞，而你于他们也看仿佛能致同样的利益。但称赞，利益，和尊崇，也许对于那人便够，那单是求有良心者，——但于你则不然，你

是肾脏检验者，于良心有智识的！

309 出自第七重寂寞

有一天流浪者将身后一张门关上，悄立以泣。于是说："这向真，实，非幻，与常的倾向和冲动呀！我多么憎恶它！为何这阴郁而又热情的驱迫者刚是跟从我呢！我愿意休息，但这不允许我休息。多少事物不引诱我留连呀！到处于我皆有阿密达①的花园：因此永是有新的离割与内心的爱别离苦！我必须举足前进，这疲倦底创痛底双足：因为我必须，所以我常时对于最美丽者，不能留住我的，恨怒地回顾——因其不能留住我！"

310 意志与波浪

这波浪多么奔竞地追来，好像要达到什么处所！它怎样以激起恐惧的急促，奔入石峻峻的崖岸之最深曲处！仿佛，它要与谁争先；仿佛，那里面藏匿了什么，有价值且有高价值的东西。——而现在它退回了，比较迟缓，也仍是以兴奋而苍白——它感到幻灭了么？它已经寻到它所寻求的么？或者是假作幻灭的样子？——但另外一大波浪又已近来，比前者更奔竞更汹涌，其灵魂好像充满了秘密，和掘发宝藏的兴致。波浪是如此生活的——我辈也如此生活的，我辈愿望者！——此外我也不说什么。——怎么？你们（指波浪）不相信我吗？你们向我发怒么，你辈美丽底妖怪？你们惧怕

---

① 阿密达（Armida）乃搭梭（Tasso）——十六世纪意大利诗人——之《解放的耶路撒冷》一诗中美丽女巫之名。

我完全发露你们的秘密么？好吧！任你们怒我，尽可能地高举你们的碧绿底险峭底身躯，在我和太阳中间隔起一堵墙——像现在一样！诚然，世上于今已没有旁的什么，除了苍翠底昏暗与碧绿底闪光。随你们怎么作吧，你们这班傲慢无度者，以欣喜与恶意而啸吟吧——或者重复沉潜下去，抖散你们的碧玉下于深渊，抛弃那上面的泡沫之连续不断的白色的辫发——这一切于我皆一样，因为一切于你们皆如此好，而我对你们之于这一切又如此好：我将怎样揭发你们呀！因为——听吧！——我识得你们和你们的秘密，我识得你们的族类！你们和我，我们同出于一族！——你们和我，我们有同一秘密！

311 破碎之光

人不常常是勇猛的，若其疲倦了，则我辈中人必一度如此怨嗟。“加人以苦痛是如此艰难的——呵哟，这要是必须！退隐地生活于我们有什么益处，当我们不欲保持使我们起嗔怒者？但在人群中生活，加个人以报偿，以其向人群所犯的所必犯的过恶，——岂不是更值得么？和愚蠢者一同愚蠢，与虚荣者同其虚荣，与热狂者同其狂热？在大体上有这种过于放逸之度的变化，岂不是合理的么？倘若我听到旁人反对我的恶言——我最初的感觉，岂不是满足的感觉吗，这么便是对的！——我好像觉得要对他们如此说——我很少和你们相合，在我这方面有如许真理：牺牲我而使你们自己愉快吧，只要是可能！这里是我一些缺点和错误，这里皆是我的幻梦，我的恶趣味，我的纷乱，我的眼泪，我的虚荣，我的猫头鹰似的隐匿，我的矛盾！这里皆是你们的笑资！那么便笑吧，而且欣喜！我并不憎恶事物的规则和本性，谓缺点和错误必使人欣喜

的！——自然，曾一度有过“较佳”的时代，那时凡人若多少有些新底思想，便自觉如此不凡，跑到街上去而且向每人呼喊：‘看哪！天国近了！’——我不会挂念自己，倘若我失败了。我们皆是可弃的！”——但是，如上面说过，倘若我们勇猛，我们不这样想的：我们想不到这方面去。

312 我的犬

我给了我的痛苦一个名称，称之曰“犬”——它正是这一样的忠实，一样的迫人而且无耻，一样的悦人，与任何其它的犬一样灵敏——我可以统治它，向它发泄我的恶气：一如旁人之于其犬，仆役，妇女。

313 无用于殉道画

我将学拉发耶尔（Raffael）一样作，不再画殉道者的事像了。世界上也够有伟大的事物，不一定要在与残忍相连属之处而寻求伟大；而且我的虚荣一点也得不到满足，倘若我要将自己作为一个高尚的刑役。

314 新的家畜

我要身边常有我的狮子和我的猛鹫，以便常时能得到征兆和指示，知道我的强力多么大或多么小。我今天必须向它们俯视，而且惧怯它们么？有那种时分重来么，它们向上窥我，而且恐惧？

315 最终的顷间

风暴是我的危险：我将有我的风暴使我毁灭的么，如何黎威·克龙威尔（Oliver Cromwell）之毁于他的风暴？或者我将如光之熄灭，未始由风吹，却是于其自我满足了疲倦了，——一个烧完的光明？或者终于，我将自己吹灭，以免烧完呢？

316 先知人物

你们不能感到，先知的人们，皆是非常苦痛的人：你们徒然以为，他们有此美妙底“天赋”，而且自己也愿有此才能——我且用个比喻解释解释。动物多么以空气中和云里的电而痛苦！我们见到，有几种动物于气候有先知的能耐，例如猩猩（如人在欧洲可以明显见到的，不但在动物园里：却是在直布罗陀[Gibraltar]）。但我们没有想到，是它们的痛苦——作了它们的先知！每当有一种强烈底阳电，突然因一阵迫近的久久还不可见到的云气之影响，化成了阴电，而且开始改变天气了，则这种动物的状态，好像是有仇敌近来，便准备抵抗或是逃走；它们普通总是匐伏，隐藏——它们不将坏天气看作天气，却以之为仇敌，其手段它们早已感觉了的！

317 回顾

每个人生期的真实情感（Pathos[①]）只要我们自居其中，是很

① 此指外境而言。

少自觉其为这人生期中的真实情感的，却只是以为，这从此于我们为惟一可能的有理智的状态，根本是精神之愿望(Ethos)①而非情感——照希腊人的论断，分析说。今天音乐里几个音调，使我记忆起一个冬天和一间屋子，和一种异常退隐的生活，同时也触起了我那时生活上的感觉：——我曾以为可以永远那样生活下去。但现在我懂得了，那完全纯乎是情感和热忱，一种境况，可与这苦痛底勇猛与真实底安慰之音乐相比拟的——但这种境况不能长年有，更不能永久有的：否则人以此于这地球太"超然"了。

318 痛苦中的智慧

在痛苦中，一样的有如许智慧如在快乐中的：痛苦也如快乐一样，属于第一流保持种性的力量以内。若其非此，则痛苦早已给消除；其有损，不是反对之理由，痛苦的实际正是有损。在痛苦中，我听到船长的号令："收帆！"勇猛底航海者，"人"，必定有千种不同的样式张起他的帆，而且要熟练，否则于他太快的便过去了，海洋急速地将他汩没。我们也必定要知道以较少的精力而生存：只要是痛苦将其安全的警号发出了，便已是时候将精力减差——某一种大危险，大风暴，已经近来，最好的是我们尽可能的避免"鼓帆"，张大。——诚然，也有某种人当大痛苦之近来，刚刚听到相反的号令，而且从来没有这么高傲，勇武，快乐，当此飓风之初起；诚哉是痛苦给他们最伟大的时分！这皆是英雄人物，人类的伟大底带来痛苦的人：这是少数人或特出者，需要如痛苦所需要的一样的辩解，——而且诚然！这不能不给他们！这皆是第一流的保存种性

---

① 此指内心而言，据亚里士多德之论法。

促进种性的力量：即算只是他们反对安适，不能在这种幸福前掩过他们的憎恶。

319 为经验的传译者

一般的教主与和他们相似的人物，皆缺乏一种笃实之德：——他们从来未曾将他们的经验，作为智识之良心上的事。"我实际经验过什么？从前在我内中在我周遭发生过什么事？我的理智曾经是够明澈么？我的意志是否尝致力于反对一切观感之欺骗，而且勇猛地拒却幻梦底意想呢？"——他们中间未曾有人这么问过自己，现在一般底可爱的宗教者流，也不这么自问：甚且他们对于非理智的事物，有其渴慕，而且不欲太使自己为难，以满足之，——于是他们便体验到"奇迹"，"重生"，听得到天使的声音！但我辈旁人，渴慕理智者，一定要坚定地看住我们的经验，一如一种科学实验，一时复一时，一日复一日！我们要成为我们的实验与实验动物！

320 重逢

甲：我诚完全懂到你么？你寻求？在于今这现实世界中，何处是你的神龛与星辰呢？何处你可躺在日光中，使你得到丰余之幸福，而你的生存因而正当呢？这让每个人给自己作去——你仿佛和我说——让他将关于普通的谈话，替旁人和社会的顾虑，皆从意识里祛开！

乙：我要的更多，我不是寻求者。我要为自己独创我的太阳。

321 新的顾虑

让我们不太思考惩罚，指摘，和改善，这类的事！我们很少能改变个人；这即算是成功，也许冥冥中同时成就了旁的什么：我们因他而改变了！不如让我们留意，使我们自己及于一切来者的影响，过于而且重于他的影响！我们无须在直接争斗中互扭！——而这也就是一切指摘，惩罚，和改善的愿望。却让我们将自己尽加抬高！给我们的模范以只加光耀的颜色！以我们的光芒使旁人失色！不的！我们不欲因他之故自作昏暗，像一般惩罚者和不满足者一样！我们宁可走开！望开去！

322 比喻

那班思想家，以为一切星球皆在圆形底轨道上运动的，不是最深沉底思想家；有谁内视如视一伟大底宇宙，内中怀抱着银河的，也知道一切银河多么不规则；它们直引入混沌与生存之迷宫以内。

323 命运中之幸福

命运贡给我们以最大的崇敬，当其使我们一时期在我们的敌人那方面战斗。以此我们是注定了有大胜利的。

324 在人生中

否！生命未曾使我失望！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更其丰富，

可欣羡，而且神秘，——自从那一日起，那大解放者降临我，便是那思想，生命可以为智识者的一种实验，——而不是一种责任，不是一种晦运，不是一局谎骗！——而智识本身：一任其于旁人为旁的什么吧，例如为卧床，或为至于安稳之路，或为悦乐，或为懒惰——于我，智识是一危险与胜利之世界，在这世界中，英雄情感也有其跳舞与决斗场所的。“生命是智识的工具”——心中有了这概念，人不但可以更勇武，而且更可以快乐地生活，快乐地笑！而且有谁不先明白战斗和胜利的，根本怎么懂到好好地笑好好地生活呢？

325 属于伟大者

谁能达到一些伟大事业，倘若他在自己不感到那力量和意志，加旁人以大苦痛？能够受若是至微小之事：其间之弱底妇女，甚而至于奴隶，常能臻于高境。但不因内心的痛苦与徬徨而毁灭，倘若加人以大苦楚，而且听到这苦楚的叫唤，——这才是伟大的，这属于伟大。

326 痛苦与心灵医士

一般的提倡道德者，亦如一般的神学家，有一种共同底坏习气：皆试行劝服凡人，以为凡人皆是不好的，而且需要一种严酷底终极底猛烈底救治。又因为整个人类太热烈地听信这班教师的话，若干世纪来便已如此了，终于那种迷信，以为凡人皆不好，也真传染给他们了：以致他们现在太准备叹息了，觉得人生太空虚，彼此作出极忧悲底容貌，仿佛生命是极难忍耐似的。其实，不羁的，

他们于生命是安稳的，而且爱生命——而且充满了不可说的狡狯与深刻，以抉破不适意者，以拔去痛苦与不幸的尖刺。我仿佛觉得，凡痛苦与不幸，总是过度的夸张了，宛如是好的生活习惯，在此夸张：反之，人故意按下这事不说，便是救治痛苦，有无数底和缓剂在，例如麻木，或者急剧地运思，或者平静底外境，或者好好坏坏底记忆，观点，希望，以及种种高傲和余感，皆几乎有麻醉剂的效用的：而极高度的痛苦中，又自然有昏迷。我们懂到洒散甘芬于我们的苦味上，尤其是灵魂的苦辛上；在我们的勇猛与伟大上，以至于在降伏与退让的高贵底狂醒中，我们皆有救治药。一种损失几乎不克在一小时内仍其为损失：这样那样总因此从天降之以福佑——比方，这是一种新力，即算这只是达到力量的一种新机会！而道德宣传者怎样幻想恶人内心的“困苦”呀！他们怎样谎说热情人物的不幸！——是呀，“说谎”在这里是适当底名词：他们明知这班人物过丰富底幸运，但将其寂然沉默，因为这与他们的理论相违反，那理论是以为一切幸福始生于热情之毁灭，与意志之消沉！至若论到这一般的灵魂医士的方案，及其严厉猛烈底救治之推许，则可问道：我们的这生活真够痛苦而且累赘，以之交换斯多亚式的生活法与僵石化，是有利的么？我们原自不够困苦，必以斯多亚式生活法为困苦。

327 严肃处之

心智在大多数人，仿佛是一架笨滞黝黑而且多响声的机器，难于发动的：倘若他们要以这机器工作，好好思想，他们便称之曰“将某事严肃处之”——然则好好思想，于他们该是多么累赘呵！人这可爱的动物，好像每一趟是失去了好兴致，倘若好好地想：他化为

“严肃”了！而且：“凡有欢笑与快乐之处，思想是无能为力的”——这便是这严肃动物反对一切“快乐知识”的成见。——好吧！让我们显示出这是一种成见！

328 损愚

当然，这么顽固而且确切地宣传着的信仰：对自我主义之讥诃，大体上对于自我主义有损（如我将反复说一百遍的，为了群性的好处）！尤其是这信仰褫夺了自我主义的善心，而且教人在其中寻找一切不幸的源流。“你的自私是你的生活之祸害”——这教理响澈千年：这，如我说过，损害了自私，将其许多精神，许多欢趣，许多伎巧，许多美丽，皆夺去了；且将自私主义钝滞化了，丑恶化了，毒坏了！——反之，哲学化的古代，教人以祸害的另一主要源流：自苏格拉底以降，思想者不倦于诲人道：“你们的无思想与愚蠢，你们之照规矩生活下去，你们之服从邻人的意见，便是你们为何很稀少臻于幸福的原因，——我辈思想者之为思想者，是最幸福的人。”在此我们无须分辨，是否这反对愚蠢的教义，比那反对自私的教义，有较佳的理由；但这点是一定的，这、褫夺了愚蠢之善心：——这班哲学家损害了愚蠢！

329 休暇与闲散

美国人之拜金，是一种印第安的，专属印第安血统的野蛮：而美国人的工作之窒息的急遽——新大陆特有的恶德——因传染已将旧欧洲开始野蛮化了，而且传播一种奇离底无心智。人现在已羞于宁静；长久底深思使人几乎起良心的谴责。人将表放在手里

思想，吃饭也将眼睛看着商业新闻，——人之生活，犹如永是怕“耽误”了什么事的人一样。“宁肯随便做点什么事，不可无事”——这原理便是一根索子，可将一切教化与高尚趣味缢死的。于是显然一切形式皆因此工作者的急遽而毁灭；便也一样毁灭了形式之感觉，与动作的韵致之视觉听觉。这证明，便是现在这到处提倡的笨拙底明显性，在一切境况里，人与人之间有诚实底关系之际，与朋友，妇女，亲戚，小孩，教师，学生，领导者，王子大臣之交际中，——于仪法，于曲折底礼节，以及于交接上之一切风趣，与乎一切闲适，皆已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力量。因为逐逐于获得的生活，不断地强勉他将心智几乎用完，在恒常底作态或机诈或预计中；现在实际底道德，是将一事比旁人在较少的时间里作成。因此只有很少可允许的诚实之时间；其间人却是疲倦了，不但只愿意自己“过去罢了”，却也愿意尽宽舒而且尽恣意地“躺直”。这当然顾不到姿态之丑拙合于这倾向的，人现在写他的书信；其格调与精神，常将成为真实底“时代象征”。设或还有对于社会对于艺术的好尚吧，则这好像是奴隶在工作困倦后为自己安排的一种娱乐。啊，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之啬于“欢愉”！啊，增进的一切欢乐之怀疑！而工作则增多的获得了一切善心到它那方面；求欢乐之意向则已自称曰“休养之需求”，甚且已开始自羞自愧。“本是有负于健康的”——人这么说，倘若在野外聚餐给人遇见了。诚然，不久且将如此之甚，凡有对于思想生活之意向（这便是说，欲与思想与朋友偕游）将不无以自蔑与恶心处之。——虽然！从前是与这相反的：工作有一切恶心在它那方面。华贵底人们隐藏他们的工作，倘若（需要）迫之工作。奴隶工作在这种情感之压迫下，他是作可鄙之事——“作”之本体，便是一种可鄙之事。“只有在闲适与美丽中有华贵与光荣”：古代的成见之声音如此激响！

330 赞美

思想者不需要赞扬和拍掌，只要是他已确然于他自己的击节：这却于他是不可少的。有这种人么，并这也无须，且能无用于任何种赞美的？我怀疑；便是塔趋妥斯（Tacitus）不算是哲士的诋毁者，论到最明哲底人，也说“因为即使是在贤哲之士，也得除去其求名誉的最高底野心”——这在他便叫作：未曾有。

331 宁可聋不愿失听

古人求自立其声名而已：在今世则这已不够，因为市场变成太广大了，——这必定是呼喊才行。这结果是，便是好嗓子也因多喊而失声，而最佳底货物，也以嘶嗄底声音叫卖；没有市场上的叫唤和嘶嗄声，于今便没有了天才。——这诚然对于思想者是一个坏时代：他必须学得在这两种喧豗之间犹获得他的寂静，假装聋子直到真聋。若其还未曾学到这，则诚然是在危险里：因不耐烦与头痛而毁灭。

332 坏时辰

在每个哲学家也许有一个坏时辰，便是他在想：我有什么重要，倘若人们不连我的坏理论也信仰！——于是有一幸灾乐祸的小鸟飞而过之，啼道：“你有什么关系！你有什么关系！”

333 何谓智识

不要嘲笑，不要悲哀，更不要怨尤，却应该明智！——斯宾

诺萨(Spinoza)如此说,这么平直而且伟大,如他的气派如此。虽然,这明智终极是什么,除了那前三者使我们一下皆感觉到的形态?除了各种自相矛盾的嘲笑,悲哀,怨尤之欲望的冲动的解答?在一种智识成为可能之先,必定有每一种这样的冲动在这事或这物上呈出了它的偏见;此后便生出这各种偏见的冲突,从这冲突时常生出一种调和,一种静态,对三方面的权利皆承认,一种公道和合同:因为缘于这种公道与合同,这一切冲动皆得保其存在,互相遵守权利。而我们,只意识到这长统系的最后调融的几幕与总清算的,便以为智慧是点调和之事,正直之事,善事,实与一切冲动相反对之事;究之这不过是冲动相互间之某种关系而已。长久以来,人徒然以自觉的思想为唯一底思想。今兹真理方渐渐显明,便是我们大部分的精神作用,在我们却是未尝自觉未尝自知而运行的。但我是说,这些在相互争斗的冲动,必定懂到相与觉知,互加痛楚:——那强烈底突然疲倦,一般思想家所不免的,其原由也许即在于此(这是战场上的困倦)。是呀,也许在我们的交争的内中,有许多隐秘底英雄事业,但当然不是什么神圣之事,在其中永远静定之事,如斯宾诺萨之所意想。自觉自知的思想,尤其是哲学家的,是最没有力量的,因此也是比较的最柔和最宁静的思想方式:因此也刚刚是哲学家在智识的性质上最易被引入误解。

334 学爱

我们在音乐中经历如此:起初,必须学习听一种曲调与音律,学到听出,分辨,将其当作一种独特生活而孤独之而范围之;其次,便须要劳苦与善愿,将其忍耐下去,即算这音乐很奇特,以耐性对

待其现像与表情，以柔情对付其奇逸处：——终于来了这种时分，我们惯于它了，我们且将期待它，且预觉其将有阙；于是它从此发布其魔力与强迫力，连续不断，不至于我们皆成了其颓唐底醉心底嗜好者，从世界上除了它不愿望更佳的音乐而且反反复复只是它，不休止。——不但在音乐中是如此的：凡现在我们所爱的一切事物，也刚刚是这样我们学到了爱。凡我们对于一切陌生异样者的善愿，耐心，正道，柔情，终于皆要得到报酬的，由此异样者陌生者缓缓褪去它的面幕，而显示新的不可说的美貌出来：——这是它对于我辈的盛谊之感谢。有谁爱自己的，必也是在这路上学到了的：没有另外旁的道路。便是爱也应当学习的。

335 祝福物理学

有多少人知道观察！而在这少数知道的人中间——有多少人观察自己！“每人是距自己最远者”——一般的肾脏检验者对于这是知道的，虽属其不愉快；而这句格言“认识你自己！”在一位上帝的口中说与人类，几乎是怒声了。观察自己之如此难望，莫过于以这种态度证明，几乎无论何人以之谈论道德行为之性质的，这敏捷，愿意，坚信，而且善辩的态度，以及其顾盼，微笑，与可人的热情！凡人好像要这样和你说：“但是，亲爱的先生，这刚刚是我的事！你以你的问题询诸敢于回答你的人吧：我偶然在这点上比什么还明白。便是：倘若某人判断‘这样是对的’，倘若他以在推论‘因此这必须作成’，于是乎作，作他这样视为对的而且以为是必需的事——则他的行为之性质是道德的！”但是，我友，你是在和我说三种行事而不是一种了：便是你的判断，例如“这样是对的”，是一种行为——这岂不是既可以道德方式复可用非道德方式判断的

么？为什么你可以为这样而且刚刚是这样便对？——“因为我的良心向我如此说；良好从来不说非道德的话，甚且这先决定什么该是道德的！”——但你为什么听你的良心的言语呢？而且你到什么地步有权将这么一种批判视为真实不欺的呢？在这信仰上——再有没有良心呢？你不知道一种智识的良心么？在你那“良心”后的一种良心？你的判断“这样是对的”，有一部古史在你的冲动，好与恶，经验与非经验中；“这怎么起的？”你应该问，此后还应该问：“实是什么驱迫我加以听信的呢？”你可以听信它的命令，如一位勇猛底士兵听信他的长官的号令。或者如一个妇人，爱着发号施令的男子。或者如一位谄曲者怯懦者，畏惧命令者。或者如一位傻子，服从，因为没有反对的话要说。一言以蔽之，你可以百种方式听信你的良心的话。但你之听信这样那样的判断，以为是良心的语言——便是说，你之感觉某事是对的，可以出于这种原由，即是你从来未曾将自己思索过，盲然信受你从小被指教为“对”者：或则是面包与名誉从来与你所称为职责者攸关——这在你以为是“对的”，因为这仿佛是你的“生存条件”(而你之有权于生存，我觉得是无可非难的)！你的道德判断之强固，可仍恰合是个人之可鄙处或非个人处之证明，你的“道德力量”，可以导源于你之顽固——或者你的乏弱，不克见到新理想！总之：设若你思想的更深刻，观察的更明晰，而且学习的更广博，则你将在一切状态下不将你这“职责”和你这“良心”称为职责与良心了：这知见，道德判断根本是怎样产生的，将使你厌倦这类感情上的名词了——一如其他的感情名词，如“罪恶”，“灵魂之得永生”，“救赎”这一套使你厌烦。——在此，请不必说起“强制伦理”吧，我友！——这名词挑痒我的耳朵，我忍不住要笑，即算你严肃地与我相对：在此我想起老康德(Kant)为惩罚他诡诈地论得“事物之本体”——也是一桩很可笑的

事！——便为“强制伦理”所袭了，怀了这在心里，又回头迷误到“上帝”，“灵魂”，“自由”与“永生”这些道理上，正如一只狐狸，又踯躅回到它的槛圈里：——实则是它的力量和狡狯曾决穿这圈槛的！——怎么？你惊奇你心中的强制伦理么？你的所谓道德判断之“强固”么？这种感情的“绝对性”：“像我这样，凡人也该这样判断”么？且惊奇你此中的自私自利吧！以及你的自私心之盲昧，小器，与逊顺！因为是自私心，才感觉其判断为普通律例：而且更也是一种盲昧，小器，逊顺的自私心，因为这揭发你之还未曾发现自己，还未曾给自己创出特殊底独有底理想：——这理想从来不能是另一人的，更无庸说一般人的，普通人的！——有谁还判断“每人在这事上也必这样作的”，则在自我认识中还没有走到五步远：否则他当知道，既没有同样的行为，也不能有同样的行为——每种行为，已经成就的，必成于独特底一往不可追的形态下，每种未来的行为，亦复如此，凡行为之方案，只概及粗糙底表面（即算是至今一切道德的最精微最内心底方案，也如此），——以之诚可达到相等的现相，但也只是相等的现相而已，——而每种行为，在其前瞻与后顾中，是而且长是不可参透的事，——我们关于“善”，“高贵”，“伟大”的意见，从来不能以行事证明，因为每种行为是不可认识的，——诚哉我们的意见，估价，与价值标榜，属于我们的行为机轮的最有力量的杠杆，但在每一单独事体上，其机械工事的规律无从追寻。然则让我们自囿于我们的意见与估价的纯洁化吧，与夫新的独有的价值标榜之创设：——更不再呶呶于“我们的行为之道德价值”了！是呀，我的朋友们！观于这人论那人的一切道德上的空谈，已经是憎恶的时候了！坐在道德的法庭上，已属违反我们的趣味！这些胡谈与恶趣味，让我们归之于那班人，没有旁的事作的，除了将“过去”拉过时间一小段，而且自己从来不是“现在”的，——

然则是归之多数人，大多数人！但我们，欲成为我们之为我们者，——新人，一度的人，无比的人，自创规律的人，创造自己的人！于此我们要成为世间一切规律与需要之最优等学习者与发现者：我们必成为物理学者，以便能在这意态下为创造者，——而至今一切估价和理想，皆建筑在物理学之盲昧或反对上。因此：祝福物学吧！且更多多祝福将我们驱向之者，——我们的诚实！

336 自然之吝啬

为什么自然对人类如此吝啬，为什么它不让人们辉耀，这人光大，那人暗淡，一视其内心的光源为准？为什么伟大人物的升降，不像太阳那么明丽？否则人类的生命当多么少含胡呀！

337 将来的"人道"

倘若我以一种悠远时代的眼光来观察现代，则我觉得现代人物没有什么事更堪注意的，除了其特有的道德与疾病，所谓"历史意识"者。这是向历史中的新奇之一种趋向：给这萌芽几世纪或更多的时间吧，则这至终极将生出一种奇怪底植物，并一种同样奇怪底气味，因此我们的老地球也许比前此更使人能安乐的居住。我们现代人，正开始铸成一种将来底甚强大底感情的链子，一节复一节——我们很少知道我们之所作者。这在我们几乎好像无与于新感情，却不过是拒却一切旧感情，——历史意识还是如此贫弱如此寒冷，多少人以此如被严霜，以此变成更弱更冷了。对于另外有些人，觉得这是潜密移来的时代的象征，而我们所居的星球，于他们仿佛为一个颓唐底病者，为求忘却他的暂境，便著述他少年的历

史。在事实上，这是这新感情的一种色彩：有谁知道感觉整个人类史为自己的历史者，则感到一切苦恼之无穷底普遍化，如病者之思健康，老年之回想少年的梦，爱者之被夺其所爱，殉道者之被毁灭了他的理想，英雄，在战斗日之夜，犹未决雌雄，而负了伤，损失了朋友；——但忍受，能够忍受各种苦恼的大总集，而犹不失为英雄，在战斗的第二日天明祝福朝霞和自己的快乐的，如同有若干世纪的地平线在身前和身后的人，如同一切往古精神的华贵之继承者，且是应当继承者，如同一切古代贵族之最贵族者，而同时又是新贵族的初生了，这同样的人没有时代见到过梦到过的：将这一切新者，旧者，人类的损失，希望，获得，胜利，皆归入他的灵魂；将这一切终于归到一个心灵中，密集为一种感觉：——这，自将得出一种幸福，为至今人类所未知得，——一种天神的幸福呀，充满了力与爱，充满了泪与笑，一种幸福，如同向晚的太阳，不断地自其不竭底富源散发，倾入大海，而且，像它那样，方自觉最富足，要即使是最贫穷底渔人也以金光灿烂的双桨划船！这种神圣底感情，然后叫作——人道！

338　向痛苦之意志与同情者

这于你们是有益的么，作最有同情的人？倘若你们如此，于苦痛者又是有益的么？且让我们搁置第一问不作回答。——凡我们最深切最独特所苦痛者，几乎与一切旁人皆不相入，不被了解：这其间我们于旁人是隐秘的，即算他与我们同器而食。无论何处，凡我们被目为苦痛者，则必将我们的痛苦浅薄地解释着；同情的实质，在于解除旁人的痛苦之个人性——我们的“慈善者”，是我们的价值与意志之贬抑者，甚于我们的敌人。大多数

施于不幸者的善举，慈善者扮演命运的一角，其智度之轻佻，有可使人恨怒者：她无从知道于你或于我所谓不幸者这整个内心的结果与纠缠！我的心灵之全部经济，及其以“不幸”之融调，新源泉与需求之启发，旧创伤之恢复，整个过去之推翻——这一切，凡可与不幸相联属者，非亲爱的同情者所计及：他只要救助，而不思及也有个人对于不幸的需要在，不思及于你于我，也需要惊骇，离索，贫乏，午夜，冒险，妄为，错误，一如这一切的反面，是呀，神秘地说吧，到自己的天堂之路，常是经过自己的地狱的欲界的。然而不然，他这一点也不知道：“同情的宗教”（或者说“良心”）使他救助人，而且以为救助的最好，倘若救助的最快！倘若你们这宗教的信士，真怀着对同人的性情，一样是对你们自己的性情，倘若你们不愿忍受你们自己的苦痛，至于一小时，而且永是很远便避开一切可能的不幸，倘若你们感觉苦痛与不乐，为恶的，可恨的，可消灭的，觉其为生存上之玷污：那么，在你们的同情宗教之外，你们心上还有另外一教，而这也许是那之母：——安乐的宗教是已。啊，你们安乐者与善愿者呀，你们知道人类幸福多么少！因为幸与不幸正是两姊妹而且孪生，共同生长大的，或者，与你们一道——仍其幼小，但现在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上吧。——人之守其故道，怎么可能！不断地有叫唤呼我们旁趋；我们的眼睛很少能看到点什么，可无须顷刻抛开我们自己的事而跳往助之者。我懂到：有百种正当而且有名誉的方法，以我从我的路上遣开，自失，而且也真是至为“道德”的方式！甚至于今同情道德论者的意见，趋于如此远，以为正是这而且唯有这才算道德的：——这么从自己的道路上自失，跳往帮助旁人。我也一样明确地懂得：我只须见到一种实际底苦楚而迈往，则我也自失了！设若一位苦痛的朋友向我说：“看哪！我立刻要死了；允许

我吧，和我同死”——我可以允许的，正如我见到了山间的小民族为自由而战斗，将使我甚至贡献我的助力与生命与之：——这是以好理由而举坏例子说。诚然，在这一切同情之唤起与救助的呼号中，甚至有一种潜密底诱惑：我们的“自己的路”，正是一样太艰难太多要求的事，距离旁人的爱情与感谢太远，——逃开，逃开它和我们最个人的私心，归入他人的良心，隐于“同情的宗教”之可爱的殿堂里，并非我们所不喜的事。于今一日开始任何战争，则刚刚是一民族的最高贵底人们里，同时起了一种潜密底兴趣：他们欣然自冒死亡的新险难，因为他们相信在为祖国的牺牲中，终于获得了久已寻求的允许——允许避开他们的目的：——战争是趋于自杀的一条迂回之路，但迂回之路而有善心。而且，有些话在此且沉住不说吧：我却不能将我的道理沉默下去，那是教我如此的：生活于退隐里，以使你能为自己生活！昧然于对于你的时代为最重要者而生活！在你与时代中间，隔开一层至少三千年的皮肤！现代的呼声，战争与革命的喧嚷，于你应当为喃喃的低微声！你也将帮助人；但只是那些人，其苦楚你完全懂到的，因为他们与你有同一痛苦与同一希望，——你的朋友们；而且出之以这种方法，如你之自助者：——我将使他们更勇猛，更坚强，更简单，更快乐！我将教之以今人最少知道而那班宣传同情的人更少知道者：——同乐！

339 女性底生命

观看一种作品的极致之美——这是一切智识与善意皆不够的；这需要最稀有底幸运底机会，这山峰上的云烟翳蔽，为我们退开，而日光得以照射。不但我们刚刚要站在适当的地点，来观看

这：也刚是我们的心灵本身，要解去了其高处的翳蔽，而且需要一种外界的表现与肖形，如同需要一点止泊，而得主宰其本身。但这一切很少同时凑集，使我几乎相信，一切佳者的最高之高处，不论是创作，事业，人物，或自然，从来对于大多数人以至于最优秀的人，总是仍其为一点隐秘者障蔽者：——若其向我们显示，则一度向我们显示而已！——希腊人诚然如此祷告："唯愿两趟三趟一切皆美！"——吁嗟，他们诚然有好理由呼吁天神，因为非神圣底真实，或完全不给我们以美者，或给我们而只一度！我是说，这世界是过富于美事物，然犹且贫乏，甚缺乏优美底时分与这些事物之显示。但也许这便是人生的最强底魔力：生命上幂着优美底可能性之金光的面幕，允诺着也抗拒着，羞怯而又诋诃，同情抑又诱惑。是呀，生命是个女子！

340 临终的苏格拉底

我惊叹苏格拉底的勇猛与智慧，在其一切所行为者，所说者——以及其所不说者。这位雅典的讥嘲的被人爱好的魔王和捕鼠者，使倨傲底少年人颤栗而且哽咽的，不但是最聪明底辩论者，古代少有的：便是在他的沉默中，也一样的伟大。我诚想其在生命的最后一刹那也仍然沉默——则也许他当属于另一更高底精神者流。不知是死，或者是毒药，或是虔敬，或是恶心——总有一点什么在那顷间触动了他的舌头，而他便说："哦，克立东，我欠了阿斯克列陂呵斯一只雄鸡。"这滑稽底而又可怖底"最后语"，在有耳朵的人听来仿佛是："哦，克立东，生命是一种疾病！"这是可能的么！像他这样的一个人，高兴，而且在万目睽睽之下如一位兵士生活着的——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只是对生命作了一副欢容，毕生将

他的最后判断与最内心的感情隐藏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在人生上苦痛了！而他也报复了的——用了这隐秘，可怕，虔敬，而又讥诃的一句话！便是一位苏格拉底也求报复的么？在他的富裕底道德中，犹缺乏一小颗大度么？——吁嗟，朋友们！我们也应该超过希腊人的！

341 最大底重负

怎样，倘若某日或某夜有一魔鬼溜到你的最寂寞底寂寞中，向你说："这人生，如你现在生活着而且生活过的，你必得再生活一趟以至于无数趟；其间不会有新东西，却是每种痛苦与每种快乐，每一思想与每一叹息，以及你的生涯中一切不可说的小事和大事，在你皆得重经一趟，而且一切皆在这同一进展和程序中——一如这蜘蛛与这些树间的月影，一如这顷间与我自己。生存之永远底沙漏时计总是从新颠倒过——而你且与之俱，你这微尘之微尘！"——你将不投到地上，咬牙切齿，咒诅这样说的魔鬼么？或者你尝经历过一种伟大底时分，将回答说："你是一位上帝，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比这更神圣底话！"倘若那思想克服了你，它将要转变过像现在这样的你，也许将你辗碎；在一切也在每个上的问题："你将再一趟再无数趟要这么？"将成为你的行动上最大底重负！或者你必将怎样好好对自己和这人生，以致除了这最后底永远底认可与封识外，更无所希求呢？——

342 悲剧之开始

苏鲁支三十岁了，离开他的故乡和坞湄(Urmi)湖，隐入山谷。

于是，独自怡悦心神，玩味寂寞，十年间未尝疲倦。但最后他的心意改变了——一日之晨，与朝霞俱起，在日光前，向日球作如是说："伟大底星球！倘若你没有为你所照耀之物，你的幸福何有！十年间你照上我的崖穴：想你必已倦于光明，倦此修途，若未曾有我，及我的飞鹰和长蛇；但每日早晨我们等候你，挹取你的丰余而向你祝福。看呵！我厌足了智慧，如采取了过多的蜜的蜜蜂，我需要向我求索之手，我愿意赠与，分给，直使人群中的智者重欢其庸愚而贫者更欣于富足。于是我必需降至深渊：如你在夜间之所为，没入大海而犹布光明于彼土，你这丰盛底星球！——我必须，像你一样，堕落，如我欲往之之人群所云。然则祝福我吧，你宁静底眼光，可以观莫大之幸福而不生嫉妒之眼！祝福满引的流觞吧，金波从而泛溢，随处映着你的欢乐底容辉！看呵！这杯将更倾完，苏鲁支将更为凡人了。"——如是开始苏鲁支的堕落。

卷　五

343　我们的愉悦所表示者

伟大底近事——"上帝死灭了",对于基督教的上帝之信仰,不值得信仰了——已开始在欧洲弥漫其初生的阴影。在少数人,其眼光与其眼光之怀疑,对于这戏剧是够强而且够深微的,至少觉得某一太阳没落了,某一古老深沉底信仰已变成疑惑:在他们一定觉得我们的旧世界,日见其晦暗,可疑,奇离,"古老"。但大体上人总可以说:这事业本身太伟大了,太悠远了,与多数人的理解力太相违离,几乎难说只是其信使已经达到;更无庸说多少人已经知道以此而发生了什么事——这信仰既经掘空,从此必须倒塌的什么,因其建筑在它上面,依倚着它,生长在它里面的缘故:例如我们整个底欧洲道德。这大集聚与长行列之崩溃,毁败,没落,颠覆,今兹现

前的:有谁加以充分之揣测,可作这可惊的恐怖逻辑之教师与宣导者,为某种也许全世界还未曾经历过的黑暗与日蚀的先知呢?便是我辈天生的猜谜者,我辈如同在山上期待,置身于今日与明日之间,紧张于今日与明日之矛盾里,我辈方来的世纪之初生子与早生者,必已见到了那不久将弥漫全欧的阴影的:即使我辈对这晦暗无正式关系,缘何在我们没有忧惧的视其展布呢?难道我们犹自居于这大事的迫切影响之下么——而这最迫切底影响,这于我辈的影响,也许刚刚与人所期望的相反,根本不是忧悲的,阴郁的,却甚是如同一种新的深难描述的光明,幸福,舒展,愉悦,鼓舞,朝霞……。在事实上,我辈哲学家与"自由精神者",感觉到这消息:"老上帝死亡了",如同一派清新朝曦之扬晖;我们的心情充满了感谢,惊奇,预想,与期待,——终于在我们仿佛地平线重新开拓了,即算是这还没有明丽,终于我们的楼船可以重新驶出,冒任何险阻驶去,智识者的任何冒险又重得允许了,海洋,我们的海洋又重新展开,也许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开展的洋面"。

344　便是我辈也虔诚到什么程度

人们说得好,在科学中各种原理是没有特权的:除非各种原理决然自抑,降为一种假定,一种暂时实验的起点,一种有规则的臆度,然后可以让其入于智识之林,甚至可以承认其在此中相当底价值,——但总是受限制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这警察是怀疑。——更详细的观察起来,这岂不是叫作:直要到原理不成其为原理了,然后方可入于科学里呢?科学精神之训练,岂不是始于不承认任何原理么?……也许是这样的:余下便可以问,为使这训练可以开创起见,是否必已有一种原理存在,而且是这么一种命令式

的无条件的原理，将一切其余的原理牺牲掉的呢？人在此可以见到，便是科学也基于一种信仰上，根本没有所谓“无前提的”科学。这问题，真理是否需要，不但是从头得肯定，却竟要肯定到如此程度，要凡有条例，信仰，原则，皆这么表白，“除真理外更无其他必需，和真理比较起来，一切其余的皆只算有第二等价值。”——这向真理的无条件的意志是什么？是不是这意志，不让自己被瞒过去？是不是这意志，不欺？因为向真理之意志，可以照后者的方法解释的：若是在这概括下“我不欺”也包含了“我不欺自己”的意思。但为什么不欺？为什么不使自己被瞒过？——这里可以见到，属于前者的理由，在一完全不同的领域里，不同于后者的理由：人之不欲被欺瞒，是在这种假定之下，以为被欺，被瞒过，是有损的，危险的，多灾厄的，——在这意态下，以为科学是一种悠长底明智，先见，裨益，虽然对此人可以有理由的询问：怎么？不欲使自己被瞒过，真是少有损，少危险，少灾厄的么？你们怎么能从头知道生存之性质，以便能够判断，较大的益处是绝对怀疑那方面，抑在绝对相信这方面？如或二者皆属需要的，甚多相信与甚多怀疑：则从何科学可得其无条件的信仰与原理，以为真理比任何其他的事物皆重要，甚至比每种其他的原理皆重要？刚刚是这原理不能成立，倘若真理与非真理皆不断地自明其为有益：如事实为然。然则——对科学的信仰，于今无可非难地存在着的，未尝发源于这种利益打算，却甚且是忽略了不断显示着的“向真理之意志”与“无论怎样要真理”之无益与危险性。“无论怎样”：啊，我们够明了这个的，当我们已将一种一种信仰在这祭坛上牺牲掉杀掉之后！因此，“向真理之意志”的意思不是“我不欲让自己被欺瞒”，却是——毫无选择之余地的——“我不欺，也不欺自己”：——然则于此我们在道德的领域里。因为人不妨澈底自问：“你为什么不欺？”尤其是倘若有这现

象——而且也真有这现象！——，好像人生徒然显示于现象上，我是说，在错误，谎骗，伪态，蒙蔽，自我之蒙蔽上，而另一方面，人生之大型态，事实上也永是显示于不可思议的“多方”(πολυτροποι)那方面。这么一种意想，和缓出之，也许便是一种唐吉诃德主义(Don-Quixoterie)，一种热情底小痴狂；而且也可以更坏的，便是成为一种敌视人生损毁人生的原则……“向真理之意志”——可以成为一种隐秘底向死灭之意志的。然则这问题，“为什么要科学”？又引到道德问题上面：为什么根本要道德，倘若人生，自然，历史，皆是“非道德的”？无疑，真实者，在那为科学信仰所决定者的冒险而且极端的意态里，在人生，自然，历史的世界之外，肯定了另一世界；而当其肯定此“另一世界”，怎么，他正以此必不得将其对待者，这世界，我们的世界——加以否定么？……人们一定懂到，我的意思是什么，便是我们对科学的信仰，总还是基于一种形而上底信仰上，——而我辈现代智识者，我辈无神论者与非形而上学者，也取我们的火光自那种燃烧，一千年的古信仰所引燃的，那柏拉图的信仰也是基督教的信仰，上帝是真理，真理是神圣的……但是，倘若刚是这只见其不可信，倘若更无自示其为神圣者，除非是错误，盲昧，欺骗，又怎样呢？——倘若上帝自示其为我们的最悠长的谎骗，又怎样呢？

345 道德之为问题

人格上的缺陷，到处是寻报复的；一种薄弱，澌灭，否定抑又自加否定的人格，已更不能成就什么好事了，——在哲学里尤其是如此。“无我”在天上天下皆没有价值；大使命皆要求大爱情，而这，只有强健圆满稳定底精神者为能，便是坚固信赖自己的人们。这

其间有最明显的分别，一位思想者之切身的治理他的问题，在其中见到自己的命运，体察到自己之不幸与最佳底幸福；或“不切身的”治理他的问题：便是只知道以冷静好奇底思想之触角到它们，捉摸它们。在后者是不会生出什么结果，这么可以断定说的：因为伟大底问题，纵使是可以把捉的，也不让自己为弱者与蛙黾所把持，这是它从古以来的趣致——这也是它与一般高傲妇女所共通的趣味。——然而，怎么的，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在书中也未尝见到过，向道德取这种态度的，视道德为问题，视这问题为他的切身的需求，痛苦，欢乐，与热情的呢？显然的是道德至今未尝成为问题；却是凡人在一切疑忌，扞格，冲突后，所和合之处，是和平的圣地，便是思想者也在此从自己得到休息，可以深深呼吸恢复过力量来。我从来未尝遇到一个人，敢于作道德价值估计之批判；在这方面我甚至未曾见有科学的好奇之试探，心理学家与历史学者的通常尝试的幻想力之试探；这种力量，容易预感到某一问题而且很急速地捕捉之，甚且不及知道所捉到的是什么的。我很艰难地寻出少数希有底论证，要作成这种感情与价值估计之发生史（这已与其批判不同，更与伦理体系之历史不同了）：在唯一事上我已什么皆作了，以激扬向这种历史之倾向与天才——但皆是徒然，如我今兹所感觉的。从这班道德史学者（尤其是英国人），毫无可得：他们通常总是毫无疑虑地自居于某种道德的命令下，不自知的作为其护卫与侍从；也许仍然怀着基督教化的欧洲的民族迷信，常时忠实地议论到的，以为道德行为之特点，在于无我，否定自我，牺牲自我，或则在于同感，同情。他们大前提中通常的错误，便是标举各民族，至少是各柔化的民族，关于某些道德律例的共通点，又从此抽绎出无条件的服从说，加于一般人，也加于你和我；或则相反的，他们明白了这真理后，知道在各个不同的民族，道德估价必定是不

同的，便推论到一切道德皆无强迫性：实则二者皆大儿戏。在他们中间较深微者的错误，便是他们发现出而且批评一民族对其道德之愚蠢意见，或人们对于一切人类道德之谬想，然则是治理其由来，宗教制裁，自由意志，及这类的事，便以为这么是批评了道德本体。但一种方案——“你应当”——之价值，却根本不同，无关于这种种意见，也无与于错误之荆棘，也许与这方案共同滋生的：亦如某种医药方案之对于病者之价值，完全无与于病人之对药物作科学思虑，或犹老妇人对药物之思想。一种道德可以生自一种错误：然即使有了这意见，也仍然未曾触到其价值问题。——这么，至今未尝有人考验过那一切药物中最著名的药，所谓道德者：这方面最初便须将其——疑惑起来。好吧！这正是我们的工作——

346 我们的疑问号

但你们不懂么？在事实上，如要了解我们，也要费些气力的。我们寻找名词，也许还寻求听者。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呢？设若以某一旧名词自谓，谓为“无神者”，或“非信徒”，或甚至“非道德者”，则我们相信以此还远没有得到适当底称呼：我们皆是三者，在一种甚悠远底阶段上，使人很难了解，使你们不能了解，我的好奇的先生们，不能知我辈的心情怎样。不的！我们不同于那班决破樊篱者，自其非信仰中造成一种信仰，目标，与孤殉，我们已无用于那种坚忍与热情！我们在这种意见中锻炼成，而且在其中冷却了坚凝了，便是以为世界根本不是神圣的，甚且照人文的观点，世事之推移也毫不理智，仁慈，或正直：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世界，是非神圣的，非道德的，“非人道的”，——我们久已错误的欺骗的将其解释，但是照我们的崇敬的愿望和意志，便是说，按照一种需要，将其解释了。

因为人，是一种崇敬的动物！但也是怀疑的动物：而世界之非我辈所想象的那么有价值，也依稀是最稳准的事，为我们的怀疑终于所得而执者。如许怀疑，如许哲学！我们总谨慎避免说，人世少有价值：今兹在我们总觉是可笑的，倘若人类要求发明超于现实世界的价值之价值，——刚刚在这一点我们退回，如从一种久未经认定的人为之虚荣与理智之越逸底错误前退回。这错误在现代的悲观论里有其最后的表现；一种较古而较强健底表现，则存于佛陀的教理中；甚且基督教中也包含着的，自然比较的可疑惑，比较的模胡影响，但也不因此较少诱惑性。这整个态度，"人反对世间"，人之为"否认世界"的原则，人之业事物价值之标准，为世界之裁判者，最终将生存搁在他的天平上权重量，而觉其太轻——这态度的奇怪底荒伧，已使我们明白了，而且感到拂逆，——我们已开始笑了，当我们发现"人与世界"相提并列，以"与"这一小字之崇大底僭越而分开！但怎么？我们之为哄笑者，岂不正因此在人类蔑视中更进了一步么？因此也在悲观主义里，在这为我们所认识的生存之蔑视中更进了一步？在我们岂不是正因此沦于一种疑虑，生出两个世界的相对么，一个世界是我们至今所崇敬者——因此我们也许更能忍受生活，——另一世界，便是我们自己：沦于这关于我们自己的崛强底激烈底深沉底疑虑，而且这只见胁迫我辈欧洲人，轻易将我们的后代人置于这可怕的"或者——否则"的问题之前："或者除去你们的崇敬，否则——除去你们自己！"——后者当然是虚无主义；但前者不也是虚无主义么？——这是我们的疑问号。

347 信徒及其对于信仰之需要

一个人需要多少信仰以得发展，需要多少"坚固者"，确乎不欲

其动摇,因为他执着之 这便是他的力量之标准计(或者更明确地说,便是他的衰弱之程度表)。基督教,在我看来,今之旧欧洲大多数人仍是需要的;以此它也只是被人信仰。因为人是这样的:一种信理可以千般与他相违反,——只要是他需要之,则他将反复以之为"真实"的,——根据那著名的"力量之证明",如耶教圣经中所云。有些人也仍然需要形而上学;但那急切底向确实之愿望,以科学的实验的方式灌输于人群中的,那愿望,根本欲得有坚固底什么(而因这愿望的热烈,人们于坚固之建立也较轻易较疏散了):便是这,也是求止泊,求保障之愿望,简言之,也即是衰弱之本能,当然非各种宗教,各种形而上学,各种信理所创造,但亦为之——保存者。在事实上,在这种种实验理论之周遭,总是腾绕重重烟雾,这是悲观主义之阴晦,也有些疲劳,宿命论,幻灭,与畏惧新幻灭的气息——或者也是表现涵藏的怒,恶脾气,悲愤底安那琪主义,以及凡衰弱情感之一切征候或矫饰。即使是这种强力,我们的明敏底同时人物以之自迷于隘巷和角落里的,例如爱国主义(这么我是指人在法国所称为 chauvinisme,以及在德国所称为,deutsch 者),或者于美国学上一隅之信仰,照巴黎的自然主义那种态度(这 naturalisme 只从自然中揭发而且显示那一部分,同时使人憎恶抑又惊奇的——人们现在高兴称这为真实底真理[la vérité vraie]),或者在彼得堡式的虚无主义中(这便是说,于无信仰之信仰,直至以此身殉),也总常是最先表示了那于信仰,依止,脊梁,支桩之需要……。信仰最被贪求,最迫切地被求索之处,便是意志最缺乏之处:因为意志,当作命令的感情,是自我之尊严与力量之表征。这便是说,凡人愈少知道发命令,便愈迫切地企慕命令者,严格命令者,企慕上帝,皇帝,品级,医生,忏悔神父,正信教理,党派良心。因此也许可以假定,这两种世界宗教,佛教与基督教,其发生之由

来，尤其是其发展，盖在于意志之疾病。在真理上是这么的：两种宗教皆遇到一种因意志之疾病而趋于愚痴以至于绝境的愿望，愿望得到“你应当”之命令，两种宗教在意志衰颓的时代中，皆是狂信主义之教师，以此供给无数量人一种依止，一种愿望之新可能性，一种愿望中之欣愉。狂信主义，便是唯一底“意志力量”，即使是弱者与彷徨者，也能因而兴起，当作整个识性智慧体系上之催眠，为了这今后统治着的唯一观点与唯一感情焦点之过多滋养（Hypertrophie，肥大病）之好处——基督徒便称之曰他的信仰。凡人达到了这种基本意想，以为他是必受命令的，则他化为“虔信”；反之，诚有自我决定之愉快与力量及意志之自由可思，设若一精神者抛弃任何信仰，任何向确实之想望，而且如他那么熟练的，能自支持于软索与可能性上，甚且于深谷之崖畔犹能跳舞。这一种精神然则是超绝底自由精神。

348 学者的由来

学者在欧洲，生自各阶级与各种社会情形之下，正如一种植物，无需特殊土壤的；因此，他实际的而且非自愿的属于负担民主思想者流。但这出处是自加发露的。设若人将眼力稍为练习一下，从一本学术书或一种科学论文中，看到这学者的癖习——Idiosynkrasie，每个学者都有这么一种癖习的——而且出其不意的发现它，则几乎常是可以在它后面看出这学者的“远史”，他的家世，尤其是家世的职业与劳工。凡表现这种感觉之处“这终于得到证明，而我的工作也完了”，这便在学者的血性与本能中暗示出他的父祖，从他们的视角上称许这“完成的工作”的，——对于这“证明”的相信，只不过是一种表征，表示在一个劳苦的世系中从古以来所

视为"好工作"者。举个例吧:凡主簿或任何书记官,其主要工作总是整理各种繁杂底材料,分配在各个抽屉里,大抵是系统化的工作,他们的儿孙倘若成了学者,便表示有种倾向,以为一个问题几乎是解决了,倘若已将其系统化了。其实有许多哲学家,不过是系统化的头脑而已,——他们父祖的工作形态,在他们已化为工作内容。分类与汇聚的才能,便发露之;人之为他的父母之儿子,未始没有得到惩罚的。一位辩护师的儿子,若当了研究者也仍必为辩护师,他所注意到的第一事是保持他于他的问题之权利,第二事,也许然后是明是非。新基督教的牧师与学校教师的儿子,倘若当了学者,便可见到其朴质底稳确态度,也以为他们的问题是证明了,如已为他们诚恳而且热烈地讨论过:他们正自深深习于人之信仰他们,——这在他们的父祖也属于"工作"以内!反之,一位犹太人却异乎此,按照他们的社会环境及民族历史,刚刚是最少习于人之信仰他们:试看犹太学者吧,——他们皆异常着重逻辑(Logic),这便是说,以理由而求获得人之同意;他们知道,他们必以此获胜的,即算有反对他们的种族歧视与阶级憎恨存,即算人们不欢喜相信他们。因为更没有比逻辑学还民主化的:逻辑不知道人的形态,便是歪鼻子也以为是直鼻子。——(附带的在此可说:在逻辑化与较清净之思想习惯这两方面,欧洲人大有感谢犹太人者在;尤其是德国人,是可哀的不可理喻的民族,至今也最宜与之以"当头棒喝"的。凡犹太人影响所及,则教人更深刻地分析,更锋锐地推论,更明晰而且纯净地写文章:他们的使命常时是,将一民族"理智化"。)

349 再谈学者的由来

求保存自我,是一种困境的表现,或则是表现限制了实际底人

生基本性情，在于推广权力的，而且在这意志下常时疑惑了保存自我，且将其牺牲掉的。人以此为病征，倘有某一哲学家，例如斯宾诺札(Spinoza)吧，患着肺病的，刚刚以为而且必以为所谓保存自我的本能，是人生的要义：——然则正是在困境中的人们。我们现代的自然科学，如此和斯宾诺札的理论相纠缠，终且最粗糙地交织于达尔文主义，及其不可思议的偏颇之“生存竞争”说——这也许得归咎于大多数自然科学研究者的由来：在这点看去他们皆属于“民众”，他们的祖先是穷困而且卑微底人，太切身地体察到生事之艰难的。在整个英国的达尔文主义之次，仿佛微微腾起英国的人口过多之稠密空气，如在困苦与窘迫中的小民族气味。但人之为自然科学研究者，应从他的人文的隘境中脱出的：在自然中弥漫的不是困苦，却是丰裕，奢靡，甚且至于毫无意识的地步。生存竞争不过是一个例外，生命意志的一种暂时底限制；大大小小的竞争，皆在于争优越，争增长与扩大，争威权，依于向权力之意志也正是生命之意志的。

350 推崇宗教气质的人物

反教会运动，意态是多方面的，但大抵也便是较平凡乐天笃实肤浅底人们，反对较严肃深沉善于观照的人们的统治之战斗，后者是较恶较多疑的人物，久已怀疑生存之价值，甚且疑惑其自我之价值的：——民众的平凡性情，识色上的乐趣，及其“善心”，对他们皆感到拂逆。整个的罗马教会，基于南方人对于人类天性的怀疑，总是为北方人所误解的：南欧洲这种疑惑，是承深邃底东方的遗传，便是古老神秘底亚洲及其思考的风气。就论新基督教吧，亦是一种民众叛乱，袒护平凡者忠厚者浅薄者的(北方人总是比南方人较

和悦较浅薄);但法国革命方始严肃的整个的将权柄交给了“善人”的(交给了绵羊,驴子,鹅群,以及一切无可救药的浅薄者,哗噪者,大可入于“近代思想”的精神病院者)。

351 推崇教士气质的人物

我以为,凡民众之认为智慧者(而且今日有谁不是“民众”呢? ——),那明智的驯牛似的宁静,虔诚,及乡下牧师的温柔,躺在草地上,严肃而且反刍地观察人生的——最不为哲学家所感到,或许因为哲学家之流未尝足够为“民众”,未尝足够为乡下牧师。他们亦复最迟缓的学得,民众应该了解与之相距最遥者,了解求知者的大热情,常常生活而且必生活于最高问题之雨云中,最严重底责任里的这些求知者的热情(看来求知者的生活,纯粹不是旁观的,局外的,漠然的,准确的,客观的……)。民众崇拜迥乎不同的另外一种人物,当其在那方面造成了“智者”的理想典型,而且千般有理由加这种人以最美底颂扬与敬仰:这便是温和,严肃,简单,坚贞底教士气质的人物,及与此相类的人物,——在这种人则归之以赞美,在那对智慧的民众敬仰中。除了在这种人之前,民众还有谁应更加感谢呢? 这种人是属于民众的,出自民众的,但如同圣善者,选拔者,而且牺牲于民众的好处上——他们自己相信是牺牲于上帝前面,——民众可以对他们无责罚的倾吐衷情,发泄秘密,苦困,与烦愁(——因为凡人“发露”了自己,便如除去了自己;而有谁“忏悔”过了,便忘却)。这里于是有大需要存:便是为了灵魂秽物,需要沟渠和湔涤之净水,大悲爱之急流,强健,低抑,纯洁底心,准备而且自奉于这种不可公开的健康调养之义务的——因为这是一种牺牲,一位教士是而且总是一个人类牺牲者……。民众感觉这

种"信仰"上的人物，牺牲的，严肃的，沉静下去的人物，为智慧之士，便是说，"变成了明智"之士，为"可靠者"，比较自我之"不可靠"说：有谁愿意除去民众的这种名称和敬仰呢？——但是，反过来亦有可说者，在哲学家中间教士之流也仍属于"民众"，而非明智之士，尤其是因为他们自己不相信"明智者"，而在这信仰与迷信中，已有"民众"气味。是谦虚，在古之希腊发明了"哲学家"这名称，而将那堂皇冠冕的傲慢，自称为智慧的，让给精神上的戏子了，——是这班矜持与自尊的怪物如比达戈拉斯如柏拉图的谦虚（Pythagoras，Plato）。

352 如何道德是难离的

裸体人普通看去总是丑恶的——我是说我们欧洲的男性（一点也没有说到欧洲的女性！）。假使，最欢乐的宴会群众，突然因魔术者的狡狯，彼此皆见到除了衣饰，没有隐蔽，我相信，不但是欢情去掉与强烈底食欲不振而已也，——仿佛我们欧洲人根本不能离开这假装，所谓衣服者。但是"道德人物"的衣着，他们在道德方式与礼仪意态下的障蔽，以及我们在责任美德，群意，尊荣，公道这种种意态下的行为之整个善愿的隐饰，不也有同样好的存在之理由么？在这里我的意思并不是以为人类的邪恶和卑鄙，简言之在我们内中恶劣底野兽，应该加以掩饰；我的意思刚好与此相反，我们之为驯调底动物，正是一种丑恶底形容，而需要道德掩饰，——而"内心人物"在欧洲，正是大不够有内恶，以让自己"被人见到"（以使自己美化起来——）。欧洲人隐饰于道德中，因为他已化为疾病底，衰弱底，残废底动物，有"驯调"的缘由的，因为他几乎是畸形者，半人，弱人，劣人……。猛兽的狞恶无用于道德衣装；合群的动

物，以其深切底中庸，畏惧，及对自我之厌烦，才需要道德衣装。道德将欧洲人装扮起来了——让我们承认这！——扮成较华贵，重要，堂皇冠冕，扮成"神圣"了。——

353 论宗教之起源

一方面是宗教教主的实际发明：定下一种固定底生活方式与日常习惯，其效用为"自愿的训练"(disciplina voluntatis)，同时也祛除生活上的无聊；另一方面，加这种生活以一种解释，以此使生活辉映着最高价值的光芒，以致从此成了一种圣善，为人所争斗而求得者，甚至在或种情形之下以生命予之。照真理论起来，唯有这第二种发明是实际的：第一种，那生活方式，普通总是已经存在的，但居于其他的生活方式之次，而未为人所觉知其涵纳了何种价值。宗教主之重要与创造力，普通总是这么表现出来，便是他能见到这种生活方式，选拔之，而且第一遭猜测透可将之怎样运用，可将其怎样解释。例如耶稣(Jesus，或保罗[Paulus])，便发现了罗马教区中细民的生活，一种非常朴素，有德，而被压抑的生活：他便将其解释起来，加之以最高底意义与价值——因此也便注入了那种勇气，蔑视另外任何种生活法，注入了那种宁静底"兄弟会的幻想主义"(Herren huter Fanatismus)，以及那种秘密底彼土底自信，滋生而又滋生的，终于准备"征服世界"了(这便是指罗马，及罗马全境里的高等阶级)。——同样的，佛陀，发现了那种人，散在他的民族中之各种性各社会阶级上的，因为庸惰，善而且慈(尤其是无抵抗)，而且同样的因为庸惰，甚节俭，几于无要求地生活：佛懂到怎么这种人以其全副"离心力"(vis inertiae)，不可免的必将卷入一种信仰中，允许除去世间苦(这便是说，工作以及一切行动)的轮回

的,——这“了解”,便是佛陀的天才。为宗教主,便需要有心理上的精明,以识得某种平均底人们,还彼此未曾自觉为相属的。而是宗教主将他们联络拢来;一种宗教的创设,然则常是一种长期的相认识之节庆。——

354 论种性之天赋

意识的问题(正确的说:自学的问题)为我们所遇到,当我们开始了解到什么地步我们可以离弃之以后;在这种了解之开端,便有生理学与动物学(这需要两世纪,以赶上莱布立兹[Leibniz]所先传的疑惑)。我们能够思想;感觉,愿望,记忆,同样也能够“行为”,在这名词的任何意态下:而这一切在我们仍可。未“入于意识里”(比较抽象地说)的。全部生活也仍属可能,若未尝如在镜中一样自照:一如在事实上我们生活的过重的一部分,也未曾有这种观照而进行——而且也概括了我们思想,感觉,愿望的生活,无论这话在一位年老哲学家听来不顺耳。然则意识根本有什么用处,若其在大体上只是多余的?——在我觉得,倘若人愿听我对这问题的答复,也许还有过度之假设的话,意识之深刻与力量,常是与一人(或一动物)的传达能力相依违,而且又重与传达之要求相依违的:后者却不能这么解释,以为刚是个人,善于传达与表白其要求的,同时以其要求也最倚赖旁人。但在我觉得,这对于整个民族与传统的关系是这样:凡要求需要,长久强迫人们互相传达,互相迅速而且深刻地领会,那里必终于有这种传达之力量与艺术的过多,如同一笔财产,渐渐堆聚而成,现在期待一位承继者,将其奢华地挥霍(——所谓艺术家便是这样的承继者,同样的,演说家,宣教师,文学作者,也皆是:一般皆是在一长列的末尾轮到的人物,常常总是“后生者”,在这名

词的最佳的意义里，而且，如上所云，在本性上皆是挥霍者）。假使，这观察是对的，则我敢于推论下去，以为意识大抵只是在传达要求的压迫下发展出的，——而且从头只以其在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在命令者与服从者之间）有必需，有益处，且以其有益的程度为比例而发展的。意识在实际上不过是人与人之间一种联络网而已，——只是为这，它必须发展：退隐的和野兽似的人物，可以不需要之。而我们之行为，思想，感觉，运动，且入于意识的范围里——至少一部分是如此，——这是在人类上统治着的可怕的悠久的“必需”之结果：他以为多灾多难的动物，需要帮助与保障，他需要他的同畴，他必得表现他的痛苦，知道表白自己的意思——在这一切，他先得要有“意识”，便是自己得“知道”所缺少的什么，自己得“知道”所感觉的怎样，自己得“知道”所思想的什么。因为，再说一遍吧：人，如任何有生命的动物一样，是不断地思想的，但自己并不知道这；而自觉的思想，只是他最小的一部分，不妨说吧：是最肤浅最坏的一部分：——因为唯有这自知自觉的思想，成于文字中，便是在于传达之标志中，以此意识的来源自加发露的。简言之，文字语言的发展，与意识（不是理智，只是理智之自觉）的发展，是携手并进的。让我们更加设想，不但文字语言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也还有形容，威仪，举止动静；观感印象在我们自己之觉知，那能力，将其凝化，而又布之于外，也增加，以用标志传达于旁人之需要的增加为比例。发明标志的人，便同时是只加敏锐觉知自己的人；是成了社会动物之后，人方学到了自觉，——人至今如此，人也将更加如此。——我的意思，很明显的，便是说意识实际不属于人的个人生存，却更属于人的社会性和群性；而且，由此以推，它只以与社会利益和人群利益相关联，而得深刻进化，因此我们中间无论何人，即算有最佳的愿望尽可能地私自了解自己，“认识自己”，实则刚刚只是非个人者入于“意识”中，

他的“平均处”，——而我们的思想，不断地因意识之性质——因其中强迫性质的“种性之天禀”——而转移，如同以大多数投票而表决，而且回转翻译到人群的视线中了。我们的行为根本皆是无比的属于个人，惟一，无限的自私，这是无疑的；但一旦我们将其移入意识里，它们便皆不像这样了……。这便是正确底现象论(Phänomenalismus)与远视法(Perspektivismus)，如我所知？动物意识的本性。便有这种概念与之俱，以为我们所能知觉的世界，只是一表面的幻想的世界而已，一个普遍化的鄙陋化的世界，——而凡入于意识的一切，正以此而浅薄，而相当的蠢笨，平凡，而皆是幻相，人群的特征，而一切自觉，便有大而基本底毁败，虚伪，浅薄化，平凡化，与之相联结。终于滋生的意识是一种危险；而且有谁在最自觉的欧洲人中生活的，正且知道这是一种疾病。这，人可以猜到，我这里所说的不是主词与宾词的对称：这区分我且让给认识论者吧，自困于文法(民众形而上学)的罥网里的。这诚然不是“事物本身”①，与现象的对称：因为若这么区分，我们所“认识”的还远不够。我们正自没有“认识”的观感，于“真理”也没有：我们“知道”(或相信，或想象)刚刚如此多，如其于人群与种性有益者：甚且在此所称为“利益”者，终究也不过是一种信仰，一种想象，也许恰恰是那多灾难的愚蠢，我们必有一日因而毁灭的。

355 “认识”概念之由来

这解释，我是听到街上人说的；我听到人群中有人这么说：“他认识我”——：因之我便自问：人群所懂到的认识是什么？人

① 此又译“物如”。

群所求的是什么，倘若要求“认识”？大概无非这样：有所不熟识的，应该归于熟识而已。而我辈哲学家——在认识下我们懂的比这多么？熟识者，便叫作：我们所习惯者，使我们不更加以惊怪，我们的日常事，任何种条律我们所服从的，凡事凡物我们于其中自知非异：——怎么？我们之认识需要，不正是这熟识需要么？岂不也正是这意志，在一切陌生者异常者可疑者上，发现一点什么使我们不更放心不下的么：驱使我们认识的，岂不就是恐惧的本能么？而认识者的欣愉，岂不正是重获安稳感觉之欢喜么？……这位哲学家想象世界得“认识”了，当他将世界引回到“观念”上：吁，这岂不是因为他对于“观念”甚熟识，甚习惯了么？岂不是他对于“观念”最少恐惧了么？——啊！这班认识者的自满！且看看他们的原理，以及其宇宙谜之解释！倘若他们在事物上在事物下在事物后重新找到了什么，不幸为我辈所熟知的，例如我们的九九数算表，或逻辑，或我们的意志与愿望，他们当怎样立刻欢喜了！因为“凡熟识的，是认识了”：这里他们的意思皆相同。即使是他们中间最谨慎的人，也以为熟识者较陌生者易于认识；例如这是有步骤地注定的，从“内中的世界”，从“意识的事实”，向外发展，因为这是在我辈较熟识的世界！这是错误中的错误呀！熟识者便是习惯者；而习惯者又是最难于“认识”的，这便是说，将其当问题观察，将其视为陌生，遥远，“在于我辈之外”……自然科学的大准确性，比较起心理学及意识元素的批评——几乎可称为不自然底科学者——便恰合基于将陌生者取作研究对象：欲取非陌生者作对象，几乎好像是矛盾而且拂逆的了……。①

① “认识”于此，亦即“知识”意。

356 如何欧洲将更加"艺术化"

生活负担,在今日犹强迫一切欧洲男子作各种固定底事,所谓职业者——在我们的过渡时代,许多事已停止强迫了——;有些人有自由,相似底自由,自己选择所作的事,但大多数人是被迫予的。于是这结果便够希奇:几乎一般底欧洲人皆在前进底年代中与其所表演的一脚色相紊乱,他们自己便是他们所演的"好戏"的牺牲者,他们自己忘记了,怎样"偶然","兴会","任意"当时支配他们,当其"职业"决定的时候——而且多少其他的脚色他们能够表演的:然此际却是已经迟了! 更深的看进一层,性质也真生自这脚色中,便是天然出于人事。然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的,其时人们冯坚决底信仰甚而至于虔诚,相信于此职业于此生活法之前定,而根本不欲相信其间之偶然遭际,戏剧脚色,及自由意志:阶级,行会,传统底商业特权,因这种信仰的帮助,成功了建设那异常高广底社会塔,为中世纪的标志的,而且无论怎样留下了一样事值得称颂:长存的能耐(——而"长久"在地球上第一等价值!)。但也有与此相反的时代的,实际是民主化的时代,人们渐渐荒废了这种信仰,而一种与此相反的大胆的信仰与观点占了上风,便是雅典式的信仰,在佩栗克列斯(Perikles)的时代最初被人注意到的,也是今之美国信仰,只见欲弥漫欧洲的:即是,凡人相信自己大约什么皆能,大致任何脚色皆可表演出,总是以自己尝试,发奋猛为,从新试作,以欢情试作,而一切天然顿断,化为人事了……希腊人,最先入于这种脚色信仰的——一种艺术家的信仰,倘若要如此称呼的话——如我辈所熟知,一步一步的作了一种新奇的不是在任何方面皆值得效法的转变;他们变成真戏子了;如是,而眩惑而征服一切世

界 一且终于征服"征服世界者"了(因为是希腊历史[Graeculus histrio]征服了罗马,而不是,如庸人所云,希腊文化……)。但我所惧者,这今曰于人们已经很清楚,倘若人们高兴要清楚的话,即我们现代人已完全走上同一路道了;而每一趟凡人开始要发现他如何表演了一脚,如何能为演戏者,他已经是戏子了……以此便来了人类的一番春天和景物,在较稳定底较有限底时代中所不能滋生的——或滋生而为人所贬斥,受了不敬的疑惑与禁制——,以此历史上最有意味的最痴狂底时代便出现了,其中戏子,一般底戏子,作了真主人。正以此于另外一种人又只见其有损了,终于且被弄到不可能:尤其是大"建筑家",于此便僵化了建筑力;那种对悠远底将来之长图大计的勇气,于兹失丧了;从此也就缺少了组织天才:——有谁此际还敢于缔造什么事业,其完成必待诸千载以后的呢?那种基本信仰是失丧了,可以在其上预计,推出,而且算定其计划之将来,且以将来奉献于其计划的,使人只在这意态下有意义有价值,作大建筑中的一块石头的:那方面人起初便得固定,便必须成为"石头"……而且最不宜作——戏子!简言之,——吁,这种事还得有一个悠长时期消沉无可说!——:凡从此不更建筑,不能更建筑的,便是——一个社会,在这名词的旧意义下,要作成这建筑,什么皆没有,尤其是没有材料。我们皆已不是一个社会的建筑材料了:这是一个恰当其时的真理!在我看来这是无关轻重的事,一时中还有最短视的,也许最诚实,不过总是最喧哗的一种人物,今曰所有的,我们的社会主义者诸君,相信,希望,梦想,尤其是高呼,大著,与此相反;请读他们的标将来的标语吧,"自由社会",已经布满各墙壁,各书桌了。自由社会么?是呀!是呀!但先生们,你们知道这将以什么建造起?以木质的铁!以那著名的木质的铁!甚且还不以木质的。……

357 论旧问题"什么是德国的"

试计算哲学思想上实际底获得,所应感谢德国人的:这在任何可能的意态下可算为全德国民族的特点么?我们能否说:这同时是"德国魂"的工作,或者至少是它的表征,一如我们习惯了将柏拉图的意态,他的对形式的近于宗教的狂醒,同时当作"希腊魂"的事功与明证,这意思?或者相反的却是真实?这班哲学家刚刚是独特的,算作民族精神的例外,亦如歌德之异教而具善心?或者如俾士麦之马奇维里主义而亦具善心(Bismarck's Macchiavellismus),如他在德国的"实际政治"那样?我们的哲学家是否亦复违反"德国魂"的需要?简言之,德国哲学家是否真——哲学的德国人?——我记起了三种事,第一,莱柏立兹(Leibniz)的无比的内明,他以之不独胜过了笛卡(Descartes),却也超越了一切到他那时代的哲学者的——以为知觉不过是心思上的"偶然"(accidens),而非其心需的实际的品德,凡我们所称为意识者,只不过造成了我们的精神的心理的世界之一境(也许是一种疾病底境况),而远不是这世界本身:——在这思想,其渊深至今还没有探索穷尽的,有些什么德国的么?有没有假想的原由,以为不易有拉丁民族的人落到这现象的回转上?——因为这是一种回转。第二,让我们记起康德(Kant)的大疑问号,他曾加于"因果"意义上的,——他不像休姆(Hume)那样从头疑惑其正确性:相反的,他却谨慎地将其封域范围起来,使这名义在其中大致有道理(人们至今还没有将这界限划分明白)。第三,让我们提起赫格耳(Hegel)的惊人的一击,将一切逻辑习惯与耗费一扫而空,当其大胆说教,说各种名义皆是互相孳生进化的:用了这理论欧洲一般底思想者皆准备于最

后的伟大科学运动了:达尔文主义(Darwinismus)——因为倘使没有赫格耳,便没有达尔文。这种赫格耳的革新运动,最初将明确底"进化"论输入科学中的,这有些什么德国的吗?——是呀,无疑的:在此三事上我们觉得自己被"发现"被猜透了,甚感谢而且惊奇,这三种理论每一种,皆算是一爿德国的自我认识,自我经历,自我体会。"我们的内心世界是更丰饶,更广大,更隐藏的",我们与莱柏立兹同斯感觉;为德国人,我们也与康德同其疑惑,疑惑自然科学的知识极端有效,也疑惑一切所可目为因果者:可知者在我们已觉其较少价值了。我们德国人也是赫格耳学者,即算从来未尝有赫格耳,只要是我们(与拉丁民族相对而言)以更深底意义与较丰富底价值,本能地加之于转变上进化上,而不加之于"实在"上——我们几乎不相信"实在"这名义的正确——;同样的只要是我们不倾向于退认纯逻辑为唯一底逻辑(我们甚且愿意承认,逻辑只是一特殊之学,也许还是最奇离最愚蠢底一种——)。另外有一第四的问题,是否叔本华尔(Schopenhauer)及其悲观论,便是说,及其生存的价值问题,必须是一位德国人。我不相信。这事业,依之可稳准地期待这问题的,便是一位心灵的天文学家,能够算出那一日那一时,基督上帝的信仰没落下去,科学的无神论获得胜利,这是全欧洲的一大事业,各民族皆有其义务与光荣的份儿。反之,恰合可以归咎于德国人——那班与叔本华尔同时代的德国人,——将这无神论的胜利长久而且损伤地延搁了;赫格耳便是其超等的延搁者,按照他那伟大底企图,以生存之神圣说,终且辅之以我们的第六种意识,所谓"历史意识"者,欲将我们说服。叔本华尔,为哲学家,是第一个公然自认不屈不挠的无神论者,为我们德国人所有的:他对赫格耳敌视的背景,便在于斯。生存之不神圣,在他仿佛是自然明白的事,不必讨论,他往往失去哲学家的冷静,沦于忿怒了,当他看到有人迟滞在这问题上,作种

种回护。正在这一点，表现了他的整个正直精神：无条件的真实无神论，便是他对这问题的态度之大前提，当作欧洲良心的一种终极的艰苦获得的胜利，当作两千年求真理的训练之最多结果的卒章，终于将对上帝的信仰这谎骗祛除了……人可以见到，什么实际胜过基督上帝了：是基督教伦理本身，是基督教良心的只加严格认定的真实意态，忏悔神父的深微，翻译而且超升入科学良心，入于智慧的明净之域，无论代价怎样。看自然，仿佛其为一位上帝的慈爱与保障的证明；读历史，而崇敬一种神圣底理性，以为是一种道德的宇宙律与道德的终点；解释自己的经验，如虔敬底人们久已将其解释的，仿佛一切皆是天道，皆是启示，皆是为了灵魂的永生而设置而配备的：这一类道理皆已过时了，皆与良心相违反，在一切善知识皆视之为不正当，不可尊，视之为谎骗，阴柔主义，软弱，畏怯，——以这严格态度，倘若必有所以，我们皆是好欧洲人，是欧洲的悠久而且勇猛底自我制胜的后来者。每当我们这么谢却基督教的解释，且判定那种"意义"如伪钞，便立刻至可骇异的来了这问题，叔本华尔的疑问：生存原是有意义的么？这疑问，也还得有几世纪，只说是完全听到其一切深刻之处。叔本华尔自己对这问题所答复的——请原谅我吧，——未免是早熟的，幼稚的，只是一种和解，正在基督教遁世的道德观中之驻泊，依止，这道德观正是以对上帝的信仰而露布其信仰的……但他将这问题提出了——如上所云，自为一好欧洲人，而不是一德国人。——或许，德国人至少以其接受叔本华尔的态度，表现他们对这问题的内心联系，关切，证明他们对此的准备，对此的需求么？在德国之有叔本华尔——讲求这也是够迟的事！——被人想起，他的问题之得以流行，为人研究，殊不足以辨明这种密切底联系；反之，人却可以注重这后于叔本华尔的悲观论之奇特底愚痴——德国人显然在此不像在他们原来的质素里。在此我完全不

是暗指哈德曼(Eduard von Hartmann);相反的,我的旧疑想至今还没有祛除,以为他于我们太轻佻,我是说,他不但从头嘲笑了德国的悲观论,如一位轻薄底无赖——甚且末了他可以"遗嘱"德国人。在建设时代,怎样可以愚弄他们。但我问:人也许应该将那老陀螺班孙(Bahnsen),视为德国人的尊荣么?他是欢乐地毕生旋转于他的实际辩证的困苦与"个人的不幸"上,——这却刚刚是德国的么?(这里附带的我不妨介绍他的著作,我自己曾用过的,当作反悲观论的食粮,尤其是为了他那优美心理学(elegantiae psychologicae)的缘故,这,在我看来,便是最闭塞的驱体与兴致,也能领悟的。)或者,这种爱好文艺而无所长的人,年老的独身者,如那可厌的贞洁圣徒迈兰德 mainländer,可算道地德国人么?而且,他或许还是犹太人(-——一般底犹太人皆可厌,倘若他们谈道学)。或班孙,或迈兰德,或哈德曼,皆不克给我们一种确切底把握,以决定这问题:即叔本华尔的悲观论,他对一个无神化,愚蠢化,盲昧化,痴狂化,疑问化的世界之可怕的眼光,他的诚实底祗惧……不但是德国人中间的例外之事,却也是一德国的事业。而此外的一切事,出现于眼前近景的,我们的勇武底政治,我们的快乐底国家主义,皆决然充分的依照一个较不哲学化的原则("德国,德国超于一切")而观看一切事物的,然则是在观点的观点下,便是说这德国的观点,皆至明确地显示了那反面。不是的!现代德国人不是悲观主义者!但叔本华尔尝是悲观者,再说一遍吧,尝为好欧洲人,未尝为德国人。

358 精神上的农民反叛

我们欧洲人自觉见到了一个伟大底废墟世界,其间有些事物仍然高矗云霄,有许多却已腐朽,荒凉,大部分事物已狼藉地上,够

有画意的——何处曾有更美丽底断瓦颓垣呢？——而且滋生了蔓草荒榛。教堂便是这种没落之墟：我们见到基督教的宗教社会，已动摇到最深底根基，——对上帝的信仰倒塌了，对基督教化遁世理想的信仰，也正在作其最后底挣扎。这么一种悠久而坚固底建筑如基督教者——它是最后的罗马建筑！——自然不能以一旦毁灭；各种地震应该助其动摇，各种精神，穿打的，发掘的，咬啮的，浸渍的，也应该在此致力。但最奇特底是：那班人，最着力于支撑保持基督教的，皆恰合是它的最好的毁灭者，——德国人。好像德国人不懂到一个教会的实质。他们于此不够明哲么？不够疑惑么？教会的建筑，无论怎样是基于南欧的精神自由与自由情趣上，也同是基于南方人对自然对人物对精神的怀疑上——它根据人的智识与人的经验，与北方的迥乎不同。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其整个宽广面看来，是单纯者对于"复杂者"的嗔怒，谨严的说吧，是一种粗豪底朴质底误解，大有可原谅者在，——人未尝懂到一个胜利底教会之表现法，只见到了腐败，人们误解了那华贵底疑惑，那疑惑与容忍的奢华，每一胜利的自信的权力所以自许者……人们今日总忽略了这事，怎样路德在权力的一切主要问题上，皆晦气的肤浅，疏略，毫无才干，尤其是以其平民出身，凡统治的氏族之遗传与一切求权力的本能皆没有；以致他的事业，他求复兴罗马人的伟业那志愿，不自知而且非自求的，只成了毁坏工作的开端。凡那老蜘蛛最长远最工致的结识之处，他皆将其解散，扯毁了，以最诚挚底嗔心。他将圣书散给一般底人，——因此终于也落到语言学者的手里，这便是说，这班任何基于书卷的信仰之毁灭者。他损害了"教会"这名称的实义，当他贬斥了对于教士的灵感之信仰；因为只是在这种大前提之下，以为建立教会的充满灵感之精神，仍生存于教会中，仍建筑之，仍继续教会的建设，然后"教会"这名称方得有力量。他

以性生理之事归于教士:但民众尤其是妇女的敬信,四分之三基于这观念上,以为凡在这一点为例外的人,在其他的方面也必为例外的人,——民众对于人中之超人的信仰,对于奇迹,以及对于人内中救赎的上帝的迷信,在此正有其最深刻最不可拔的辩证。路德既将妇人归之教士已后,便取去了他们的民众忏悔事业,这在心理学上是正当的:但因此也根本消灭了教士,教士之益处,原在于作一神圣底耳官,沉默底古井,秘密的坟墓。"各人自作自己的教士"——在这种方式和农民的狡狯后面,在路德是隐藏了对于"上流人"的憎恶,及对于教会所涵纳的"上流人"的统治之深根:——他打破了一种理想,这理想是他未知如何达到的,而他好像是在反对这理想的退化,在战斗,在憎恶。在事实上,他这不可能的僧徒,推翻了宗教气质人物的统治;然则他是在教堂社会组织之中,刚刚作了他在市民组织中所为之勇猛奋斗的事——"农民反叛"。——,凡此后因他的改革运动而生起的,好事和坏事,在今日皆依约可数者,——有谁会如此戆直,徒然因这种结果的缘故,简单的加路德以颂扬或贬斥呢?他纯然是天真的,他未尝知道他所作者何事。欧洲精神的浅薄化,尤其是在北欧,或者说,这精神的慈善化,倘若人愿意听到用了一个道德上的名词,是因路德的改革运动而迈进了一步,这是无疑的;同样的也因此运动而生长了精神之动荡与不安,其求独立的饥渴,其对于一种自由权的信仰,其"自然主义"。设若人们对于这种运动在终极底一点关系上,欲承认其为我们今日所尊为"现代科学"者开了先路,有过惠施,此功为不可灭,则也应该加上这种罪过,它在我们近代学者的退化上也有咎责的,在他们的无虔敬,无羞耻,无深厚上,在智识事物的整个愚拙与鄙野上,简言之,在精神的鄙俗主义上,这鄙俗主义,两世纪以来是特出的,甚至至今的悲观主义,还未曾使我们从其脱出,——甚而

至于“近代意识”，也还属于这北方的农民反叛，反对南方的冷静底闪烁底怀疑底精神，这南方精神在基督教会里，曾建立了它的不可磨灭的丰碑。终于我们不要忘记，教会是什么，以其与“国家”相对：一个教会是一个统治的组合，使最高精神者居于最上流，而且如此相信精神的威力，以致禁除一切较粗钝底权力工具，——徒然在这一点看来，教会在任何环境下是比国家较华贵的组织。

359 对于性灵的报复及其他的道德背景

道德——你们试想它在什么地方，有它的最危险最诡谲底辩护者？……这里有一位不幸底人物，不够有性灵以自欣愉，却刚刚又有足够的教养于此自知，无聊，烦闷，成了一位自我蔑视者；不幸又在最后的安慰上，为某种传统的能耐所欺，在“工作的幸福”上，在“日常工作”的自忘上；这么一个人，根本羞于他自己的生存的——也许还包纳了一些小过恶——另外一方面，又不能自免以他无权可读的书，以他无能消化的精神社会，而使自己只加坏下去，只加虚妄，敏感。这么一个深深中毒的人——性灵成了毒物，教养成了毒物，占有成了毒物，寂寞也成了毒物，在这种畸生者只是如此——终于沦于报复的常境，报复的恶念中了……你们以为他所需要者，他所无条件的需要者，以使自己有超于性灵之上的模样，以使自己有完满报复的快乐，至少在幻想上的，是什么呢？是道德呀！这方面可以打赌的，常时是大道德的理论，常时是公道，智慧，圣哲，美德，这种种喧呶，常时是形态上的斯多亚主义(——斯多亚主义多么巧妙的掩饰过人之空乏！……)，常时是聪明底沉默，温善，和悦的外衣，以及一切理想家的外衣，凡无可救药的自蔑者，以至于无可救药的虚妄者，披了到处走的。人不应误解我：从

这班天生的性灵之敌人中，生出了那希奇底一种人物，即在圣者和智者这些名称下为民众所敬仰的人们；是从这辈人中，生出了那种道德之怪物，嚣张的，虚伪的——圣者奥古斯丁(St. Augustin)便属于这一流。对于性灵之畏惧，加于性灵之报复——啊，这种有冲动力的过恶，多么常时成了道德的根柢！是呀，化成了道德本体！——而且，私下我们不妨穷究，哲学家那种对于智慧的要求，世界上各处皆尝有过的，最痴狂而且最僭越底要求，——在印度亦如在希腊，岂不根本是一种隐饰么？也许偶尔在教育观点上，那将如许谎骗神圣化的教育，这是当作对于转变者与生长者的一种温柔底顾虑，对于使徒的爱重，这班使徒常是必以对人物的信仰(以一种错误)而对自己作防御的。……但在最普遍的场合，这是哲学家的一种隐饰，在它后面，他以疲劳，衰老，冷化，僵化之余，得以自救，如同一种迫近完结之感情，如同那种本能——动物在死亡之前所有的——的明智，它们走开了，沉静了，选择清净处，蜷伏于崖穴里，变作聪明了……怎么？智慧是哲学家的一种隐饰么？在性灵之前的？

360 两种因，为人所混淆的

这在我仿佛是我的一种最实际底进步：我学到了分别行为之因，与如此如彼的行为之因，在这一方向的行为，趋向这一目标的行为之因。第一种因，是储蓄下的力量之一聚，正期待无论怎样消耗去，随意作什么用途的；第二种因，比较第一种，是毫不足重轻的，通常是一小偶然，根据这偶然，那力量从此在一固定底方式上“发舒”去：正如火柴之于火药桶。在这类小偶然与火柴下，我将一切所谓“目的”者，以及更通常的所谓“职业”者，皆算进去：这皆是

比较随意的，自然而然的，与那大力量聚，几乎没有关系的，这力量，如我说过，正自迫于随便怎样消耗掉了。普通人们看的却与这不同：人们习于将目的（意向，职业之类）视为原动力，根据了那陈古底错误，——但这不过是指挥力，人们在此将舵工和蒸气混淆了。何况常时这还不是舵工，指挥力……“目标”和“意向”，岂不常常只是一种装饰之辞，虚荣的一种补充之自暗，不想说船是偶尔驶入了急流故随顺之而去的么？其“欲”向那里去，岂不是因为“必”向那里去么？有了一个方向，但完全——没有舵工么？我们还需要“目的”这名义的一种批评。

361 谈戏子问题

关于演剧者的问题，久已使我不安；我曾经不十分准确，（现在有时也还如此），是否要先从这问题出发，然后能达到“艺术家”这危险底名称——一个从来以不可恕的大度所处置的名称。虚伪而有善心，在假装上的兴趣，发为权力，将所谓“品性”者推到一旁，如洪流之滔滔，有时且将其淹灭；内心对于一脚色一假脸一扮相的欣慕；各种适合环境的能耐之多余，这种能耐不能以最切近最狭窄底用处之任务而满足的：这一切，岂不是不独属于演剧者本身么？……这么一种本能，最易在下流民众的家庭里养成，这班人在变换的压制与强迫下，在深切底依赖中过生活的，不能不卑躬折节于其宇下，在新环境下自作新计，永是从新改变形态，便渐渐养成了一种能耐，随任何方面的风而披其外衣，因此自己也几乎成了外衣，成了那永远捉迷藏的沦肌浃髓底艺术之好手，这，在动物中常是被称为“变形技能”（mimicry）的；直到这一代一代保存下去的能耐，终于化为不羁，无理，统治了，成为本能而统驭其他的本能，因而生

出了“演剧者”，艺术家（丑脚，打诨的人，痴人，傻子，小丑，其次便是古典型的奴仆，希尔·柏拉斯（Gil Blas）。因为在这种典型中，有艺术家的甚而至于“天才”的渊源）。此外在高等社会情境中，相似的压迫也生出相似的人物：只不过通常演戏者的本能，为其他的本能所制住而已，例如在“外交家”，———此外我还相信，在一很好的外交家，随时很可能成为舞台上的好戏子的，只要是“许可”的话。至若论到犹太人，那高超底适应艺术的民族，依据这思想看去，应该从头能见到其为训练戏子的有历史之世界组织，实际演戏者的出产所；在事实上这问题也正当其时了：谁个好戏子今日不是——犹太人？犹太人也还是天生的文人，是欧洲报纸的实际统治者，依据其演戏者的才干而发布其权力：因为文人确实是戏子——他演的是“能手”，“专家”这种脚色。——终于论到女人了：请想想全部妇女历史吧，———她们岂不是从来而且最初必须成为戏子么？试听曾将女子施过催眠术的医生的话吧；或者，终且人爱了她们，——受她们的“催眠”！这其间常时发露的是什么？她们之“装模作样”，即算她们——献身，也还如此……女子是如此艺术的。……

362 我们对于欧洲之雄猛化的信仰

应该归功于拿破仑（而非法国革命，法国革命是致力于民族与民族间的“友谊”，与善意的交换的），使我们现在有几个战斗的世纪相连接，在历史上未曾有过先例的，简言之，我们已入于战争的古典时代了，是大规模的有训练的民众化的战争（在工具上，才能上，纪律上），这是一切将来的时代，如果回顾这么一片完成的工作，应该生其惊羡与敬畏的：——因为国家的运动，从之而生出战

争之光荣的，只是对拿破仑的一种反动，设若未尝有拿破仑是未必存在的。然则有一日人将归功于他，以在欧洲的男子又重作商人与非立士人的主宰；也许还重新超过“女子”，欧洲的女子，是以基督教与十八世纪的热狂精神，更以“现代意识”而骄纵的。拿破仑，对于现代意识，刚刚对于文明，好像视为他个人的仇敌，以这种敌忾自证其为复古运动的伟大继承者之一人：他将一片古之气质，也许是最能决定的一片，一块花岗石，重新摩挲了出来，谁知道，这一片古之气质是否终于又超过国家运动，而且在肯定的意态上又成为拿破仑的承袭者与继续者：——求一统的欧洲，如人所知，而又为世界的主者。

363 云何爱情在每性各自有其偏见

虽然我偏重于一夫一妻制，对这成见作了很多退让，然我从不肯退让，承认男子与女子在爱情中有同等的权利：这从来是没有的。这由于男子与女子在爱情下所了解的各自不同，——而在两性的爱情条件下，必须一性不以另一性的感情与“爱情”的意态为前提。女子在爱情下所了解的，够明白了：灵魂与肉体的整个底驯服（不但奉献而已），没有任何顾忌，没有任何隐存，倒是对于有限际及附带了条件的驯伏这思想，生羞耻与惊怖了。如此毫无条件，女子的爱情正是一种信仰：女子正没有旁的信仰。——男子，若其爱一女人，向她所要求的正是这种爱情，因此在男子本身，最与女性爱情的前提相距悠远；除非有些男子，在他们这方面整个底奉献之愿望并非陌生，然而这也不是——真正底男子。如有男子像女子那样恋爱，必因此成为奴隶；如有女子恋爱真如女子，则以此成为更完全底女子……女子的感情，在其无条件的推谢自己的权利，

必以这为前提，即在另一方面，没有同样的情调，同样推谢的意思；因为设若双方皆以爱情的缘故而自外，离弃自己，则必生出——我不知道是什么，也许是一片空白吧？女子要求被携取，如财产一样被占有，求自跻于“占有品”，“被占有”之列；结果便要求有取纳者，不是自外或奉献自己的人，却倒是以此而使“自己”更富足的人——因力量，幸福，信仰的增长，由女子自己所俾与的。女子自奉而男子取之——我想，这种自然的对立，不能以社会条例以及求公道的最佳意志而超过的：无论怎样值得愿望，不使这相反的严酷，惊人，迷离，不道德之事常常出现眼前。因为爱情，若视为完全，伟大，圆满的，便是自然，而自然永远永远是“非道德的”。——至若论到“忠实”，在女子则是包括在爱情以内的，这是由其定义顺推；在男子，可以由其爱情的结果而生，或为感谢之情，或为嗜好之癖，所谓蜜契者，但这不属于其爱情的实质，——而且这关系如此希微，使人几乎不无理由可说在男子爱情与忠实是自然相反的：男子的爱情是“求得之意志”，而不是抛弃自己与奉献自己的行为；求得之意志却每每因既得而终止……在事实上是男子的较深微与较阴疑底占有欲，——很希少而且迟迟相信这“有之”的——使他的爱情继续下去；如此也仍然可能，这爱情在得到奉献后依然增长，——他不肯轻易承认女子于他更无可“奉献”的什么的。

364 隐士之言

与人群相交接的艺术，全在于圆熟（这是需要长期练习的），犹如接受一席馔肴，对于那种烹调毫无信仰的，而得吃下去。除非人原来是饥饿如狼，则入席后毫无问题（“坏宾客使你怅触——”如糜菲斯特非立斯[Mephistopheles]说过）；但每当需要此狼似的饥饿

时，却刚刚没有！啊！同流的人物多么难于消化！第一法：鼓起自己的勇气，如遭了不幸一样，猛勇把定，惊奇自己，咬紧牙关将反感噤住，将嫉恶吞下肚里去。第二法：将同俦“改善”，例如赞美他，使他乐不可支，开始出汗，或者将他的美德或“有趣”的性质之一角扯住，随即将他的全部道德扯出来，使这人能隐藏在那皱折里。第三法：自我的催眠。将眼光凝视社交的现象，如玻璃球，直到人停止感觉苦乐，不知不觉入睡了，茫然了，保持一种常态：婚姻与友谊的常备药，甚被人称赞而且被称为不可缺者，但科学方面还没有确定。它的通俗名称是——忍耐。

365 隐士之言——第二

我们也和“人们”相应酬，我们也谦逊地著好衣装，使人如是(如此衣装)认识我们，尊敬我们，寻求我们，于是而入社会，便是说，在乔装的人们中(乔装者从来不愿被人如此称呼的)；我们也如一般的聪明底假面一样作，而凡有不关于我们的“衣装”的好奇，皆客气的谢却了。但也有旁的方式和技巧，在人群中与人们相“交际”的：例如鬼魂似的，——这颇值得介绍，倘若人想离弃他们，而且使他们怖畏，实例：人捉住我们，然不能将我们把住。这便使人吃惊了。或者：我们由一张已关闭的门进入去。或者：当一切灯火皆已熄灭。或者：在我们已死之后。后者，是死后人物的超绝底技巧。(有一趟有这么一位人不耐地说：“你们也怎样设想的呢？我们怎样乐于忍受这周遭的落寞，严寒，死寂，这整个地下的隐秘的默然的不经发现的孤独凄凉，在我们叫作生命的，一样能唤作死灭的，倘若我们不知道将在我们生出什么，——而我们在死后方能得到我们的生命，而活动起来呢，啊！非常活泼！我辈死后

人!"——)

366 观于一本学术书

我们不属于那么一种人,从书卷才得到思想的,或因书卷的触发才有思想的,——我们的习惯是,在空旷处思想,或正当散步,跳跃,爬山,舞蹈;尤宜于在寂寞底山间,或在海滨,便是道路也好像深思的地方。关于一本书,或一个人,或一种音乐,我们第一个价值上的问题是:"这是否能够行走?或更进一步问,他或它是否能舞蹈?"……我们很少读书,但我们不因此而读的更坏——呵哟,我们多么迅速地猜出,一位作者怎样达到他的思想的,是否坐在墨水瓶之前,蜷曲着腰腹,将头垂到纸上:啊,我们多么快的弄完他这么一本书!蜷曲的胃肠自加揭发,这是可以打赌的,一如书室的空气,书室的天花板,书室的狭隘,皆自加揭发的。——这是我的感觉,当我将一本正道的有教示的书合上,感谢的,甚为感谢的,但也觉得轻松……在一本学者所著的书上,总有些压抑的遭压抑的气氛:"专家"总在某处现形,他的热忱,他的严肃,他的愤气,他对于他坐处与结网处那角落的过度尊重,他的驼背,——每个专家自有其驼背的。一本学者的书,往往映示一种牵强屈曲底心灵:每种手艺总使人屈曲的。试看少年时代的朋友吧,看他们占领了一种专门学问之后:啊,这情形如何与以前的相反!啊,他们怎样从此便被这项学术占据了,占有了!生长在那角落里,压抑到几乎不认识了,拘束了,失却了平衡,瘦损了,到处生着棱角,只在那一个地方异常圆成,——人怅触无端,而且沉默了,当其重遇到他们是这个样子。每种艺业,纵使有一黄金的地板,在上面也即有铅质的屋顶,直在灵魂

上压迫下去，压迫下去，直到将其压成奇形怪状而后已。这是无法改变的。请不要以为怎样可以用教育方法，将这畸形发展泯除。在世界上任何种专长的代价是高的，一切的代价也许皆太高；人总是他的专业中人，其代价也即是自己作了他那专业的牺牲品。但你们要求这不是这样——要"更合理"，尤其是更方便——不是么，我的同时代诸君？那么，好吧！你们也即刻得到不同的人物，不是艺业者与专长者，却是文人，"多方面"的能干底文人，这种人自然没有驼背了——他们如果作了智识店子的店员，或文化的"负担者"，在你们面前伛偻曲脊，则只合算例外，——这种文人，本身原来不算什么的，但几乎"代表"一切，装作识者，"代表"专家，在他种种㧑谦中，也自求在这位置上得到报酬，尊敬，和名望。——不行的，我的有学问的朋友们！为你们驼背之故我也仍然给你们祝福！而且，也因为你和我一样蔑视这种文人和文化上的寄生虫！而且，也因为你们不知道以才智作贸易！而且有种种意见，那价值不能以金钱代表的！而且，也由于你们不代表不是你们本色的什么！由于你们唯一底愿望是成为你们的艺业中的巨匠，崇敬每一种专长与擅能，最无顾忌地拒斥在文学与艺术里的一切似真者，半真者，矫饰者，玩好者，煽动者，作戏者——一切，观于教制与训练的绝对的纯真，不能在你们面前自作证明者！（即算是天才也不能补救这种缺陷，无论他怎样知道隐饰蒙蔽；这只要细细察看我们的大天才的画家和音乐家，便可明白的——他们一般人，几乎没有例外，以作风，权宜之计，甚至于原理上的各种狡狯底发明，巧妙地补充地装出那纯真的模样，自作那训练与教化上的凝练状态，自然也不因此而自欺，不以此而使其坏心术长此沉默。因为，你们岂不知道？一般近代伟大艺术家皆自苦于坏心术的……）

367 如何最先辨别艺术品

一切艺术品，为思想，为诗歌，为图画，为音乐，甚或为建筑，为雕塑，皆或属于独白艺术，或属于在见证之前的艺术。后者也还包括了那显然是独白艺术的(囊括了对上帝的信仰的)，全部祈祷诗歌：因为在一个虔敬的人，原来没有所谓寂寞，——是我们方始作了这种发明，我们无神者。我不知道一位艺术家的全部视线有何更深的区别，除了这：以见证者的眼光望他的正在完成的艺术品(望他"自己"——)，或者却是"忘掉了这世界"：一如这是独白艺术的要素，——这艺术是基于遗忘，是遗忘的音乐。

368 冷潮者致词

我对于瓦格纳(Wagner)的音乐之反对，是生理学的反对；为什么我要先将这些反对理由，乔装在美学方案下呢？我的"事实"是，我几乎艰于呼吸了，当这种音乐开始影响我：我的脚立刻因此不宁，反动——脚所需要的是节拍，跳舞，迈步，它从音乐所要求的，最先是佳步武，游行，跳跃，舞蹈中的那种快乐。——我的肚子不也申诉么？还有我的心？我的血液循环？我的肝肠？我岂不因此不知不觉地嘶嗄了么？——于是乎我自问：我整个躯体所求于音乐者是什么？我相信，是它的轻舒：宛如一切生理之工事，皆因轻清，勇猛，飘逸，稳定底旋律而加速了；宛如铜质或铅质的人生，以黄金，善美，温柔底和谐，而镀上了一层金质。我的忧郁，欲在美满的隐处深处稍稍自休：因此我需要音乐。至若戏剧与我何与呢！其道德之大欢的痉挛，"民众"所引为满足的！戏子的整个扮相戏

法！……皆与我有什么关系！人可以猜透，我的脾气是实在颇反对戏剧的，——但瓦格纳与我相反，是真正底剧中人和演戏者，从来少有的热烈崇拜假面舞蹈者，也还是这么一位音乐家！……而且，在此不妨附带说：倘若这是瓦格纳的理论："戏剧是目的，音乐不过是它的工具而已，"——相反的他的行事从头到尾却是："艺术态度是目的，戏剧以及音乐只常是它的工具而已。"音乐，在他是戏剧情态与戏子姿式的明显化，强烈化，凝练化的工具；而瓦格纳的戏剧，只是许多戏剧态度中的一种偶然！他，在许多本能之外，还有一位大戏子的支配本能，在凡事也在一切事上，而且，如上所云，也还是这么一位音乐家。——我曾将这意思向一位真正瓦格纳之徒解释过，颇为困难的，而且曾有理由加上这些话："请你对自己稍忠实一点吧：我们不是在剧场里呀！在剧场中我们只自为群众是忠实的，为个人则欺诳，欺诳自己。人们走入剧场，则将自己留在家里，在剧场中则放弃自己的言词与选择的权利，放弃自己的趣味，自己的勇猛，如人在自家的四壁中对人对上帝所有的所作的。到剧院中去，没有人带去他的艺术之深微感觉，为剧院而工作的艺人也不的：在那里面人是民众，观者，人群，妇女，法利赛人，选举动物，民党，伶人，附庸人物，在那里面便是最个人的良知也投降于'大多数'的水平化的魔力，那里便是愚蠢也化为笑乐与传染，那里统治的是'邻人'，那里人自己化为邻人……"（我忘记说出那位启明的瓦格纳之徒对我的生理学的反对之答复了："然则你于我们的音乐实是不够健康么？"——）

369 我们的并立

我们岂不是得承认，我辈艺术家，在我们中间有莫大的歧异，

一方面是我们的趣味，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创造力，如此奇离的相对，而且长此悬隔，各自有其生长，——我是说，各自有其老衰，壮盛，成熟，透熟，腐烂的程度与时速的么？以至比方一位音乐家，毕生可创造许多东西，与凡他那养成了坏习惯的自己的"听者耳""听者心"所珍重，所嗜好，所推许者，大相违反：——而他于此违反可以毫无所知！如一种几乎成痛苦的规则底经验所示，人能以他的趣味超出他的力量的趣味，而他的力量的趣味，并不因此麻木，或在其产生上受到阻碍；反过来看，有些相反的事也可发生——而且也刚刚是这，我愿艺术家注意的。一位恒常的创造者，一位"母亲"似的人(在这名词的广义里)，除了他的精神的孕育与生产，更不知道更不听到旁的事，根本没有时间，以思索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且没有时间比较，从此也不是他的意向，还施使他的趣味，却直率将其忘却，便是一任其停住，止息，或落去，——也许这种人终于创造出作品，远非他自己的批评所可及的：以致他关于作品关于自己只说些蠢话，——蠢说而且蠢想。这在多创作的艺术家们，照我看是通常情况——没有人比为父母的还不认识孩子，——举一个伟大底例吧，这在整个古希腊诗人与艺术家的世界，也尝如此：他们从来未尝"知道"已作下了什么……

370 浪漫主义是什么

人们也许记得，至少我的朋友是记得的，我从前曾以几种大错误与过度重视，而且总是自作希望者，攻击这现代世界。我了解——谁知道这是由于什么个人经验？——十九世纪哲学上的悲观论，以之为思想之高等力量，弥漫底勇猛，人生的胜利底充实，这种种的象征；这充实，是十八世纪，休谟(Hume)，康德(Kant)，孔

地亚(Condillac),以及感觉派诸子(Sensualisten)的时代所特具的:以致我更觉得悲剧智识观,好像是我们文化上实际底奢华,是文化的最珍贵,最冠冕,也最危险底一种奢费,但总由其丰富,是它的可允许的奢华。同乎此,德国音乐在我以为正是德国灵魂的一种狄阿栗修斯式的强力之表现:在德国音乐中,我以为是听到了地震,宛如一种从古以来积蓄下的原始力量,终于蹶起了——不管另一方面,凡其余的一切所谓文化者,怎样以此而震荡动摇。人可以看到,我那时既误认哲学的悲观论,复误认了德国音乐,未曾识得它们的实际性质,——所谓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Romantik)是什么?任何艺术,任何哲学,可以视为自役于滋长的战斗的人生之救助剂,治疗剂:其前提是必有痛苦与痛苦者。但痛苦者是可分为两类的,一类是以人生之过于充实而痛苦,便需要一种狄阿立修斯的艺术,以及一种对于人生的悲剧观点,悲剧观照,——另外一类是以人生之贫乏而痛苦者,他们以艺术以智识寻求安稳,清静,风平浪静的海洋,从自我的释赎,或则是寻求麻醉,痉挛,痴狂。后者的这二种要求,便有艺术与智识中的一切浪漫主义应合了,一如叔本华尔与瓦格纳皆曾与之应合,也仍与之适合的,这是特地举出那最著名的最显然的两位浪漫主义者说,曾为我所误解的——但未尝于他们有损,这是人有一切理由可向我承认的。最富于充实人生者,狄阿栗修斯式的天与人,不但容忍可怕与可疑的现象,却更眷顾可怕的行为,以及每种摧毁,扰乱,否定的奢华;在他是仿佛邪恶,无意识,丑陋,皆能容许,由于生产力创作力的过多,那犹可将任何沙漠化为肥沃底良田的。反之,最苦痛者,最贫于人生者,在思想上在行为上,大是需要温柔,和缓,慈善,只要可能的话便需有一位天神,实完全是救护病人的一位天神,一位"救主";同样的需有逻辑,即生存之抽象底理解——因为逻辑使人平静,给人信

仰，——简言之，他需要在眼视的地平线中，某种温愉底，拒却恐怖的，狭隘与分际。这么我渐渐学到认识耶毗觉，一位狄阿栗修斯的悲观者的对待，同样的我也认识了"基督徒"，在事实上只是一种耶毗觉之徒，而且同样的实际是一位浪漫主义者，——而我的眼光，只加敏锐地追踪那一种最繁复最错误底反推论理之形式了，在这形式中大部分错误皆铸成的，——将作品反推到作者，将事业反推到事业家，将理想反推到需要此理想者，将每一种思索方式与估价方式，反推于在这方式后发动之的需求。——观于一切美术作品，我从此执着这种主要区别法：在每一事上我总是问，"在这儿创造的，是饥饿抑是有余?"然而从头仿佛另有一区别法，于此自献——这区别法当然也更显明——便是着眼于创造的原由，是向坚凝化，永久化，向存在的愿望呢？抑是向破坏，更换，新者，将来，向转变的愿望？但深求之，这两种愿望仍自示其为含混，而且仍可照前面举出的，在我看来甚有理由的，那方案解释。求破坏，更换，转变的愿望，可以是过于富足，且孕育将来的力量之表现(这在我所用的术语，如人所熟知的，是"狄阿栗修斯式"这名词)，但也可以是缺乏者，离索者，不幸者的憎恨，在毁坏，且必须毁坏了，因为他恼怒一切常住者，一切常住，一切存在，——为要了解这种感情，人不妨就近细看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求永久化的意志，也可以有两种解释的。一方面可生于感谢与慈爱之情：——这种渊源的艺术，常常是神化的艺术，也许是颂赞的，如于罗彭斯(Rubens)为然，也许是幸福底嘲笑的，如于哈菲斯(Hafis)，也许，与歌德(Goethe)同其明朗与慈爱，在一切事物上散布一道荷马(Homer)式的明艳与荣光。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是沉痛者挣扎者积惨者的暴君似的意志，甚欲将其痛苦的最个人处，最私自处，最狭隘处，其实际底独特性，发为一种强迫底法律与强制，如同向一切事物报他的仇，将他的形像，

他的苦痛的形影印下，逼人，烙印出。后者是浪漫主义的悲观论在其最充分表现出的形态里，无论这是叔本华尔的意志哲学，或是瓦格纳的音乐：——浪漫主义的悲观论，我们的文化命运上的最后伟大事业（可以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悲观论，一种古典的悲观论——这种感觉和观察皆属于我的，几乎无从和我分离，如同我的所有品和独有品：只是“古典的”这名词，在我不甚入耳，这名词太用旧了，太圆熟，使人不认识了。我称之曰将来的悲观论——因为这来了！我方见其来！这狄阿栗修斯之悲观主义）。

371 我辈不可解的人

我们曾经怨尤否，怨我们之被误解，被误认，被错看，被讥诃，被误听，怨人之听不到我们的声音？这却正是我们的运气呀——啊，这样还会有很久的时候呢，谦逊点，我们且说吧，直到一九〇一年！——然而这也正是我们的优异；我们对自己一定失却了尊严，倘若我们另外愿望怎样。旁人将我们误认了——那缘故是，我们只是生长，而且不断地变换，我们将老的皮蜕掉，每一春天重生新皮，我们将更加年青，更有将来，更高长，更坚实，我们的根柢只加强劲的蔓延入深处——入于邪恶——而我们同时也更亲热更广大的包举天空，将其光明更加焦渴地以枝以叶吸入我们的躯体。我们是树似的生长——这是很难了解的，如同一切生命！——不在一处，而是到处，不向一方，而是向各方，向上，向外，亦如向下，向内，——我们的力量同时发布于本干，柯条，与根柢，我们已不自由作任何单独底事，成为任何单独底什么了……这却正是我们的运气，如上所云，我们生长到高空；即算这是我们的晦气——因为我们住的更近于雷电了！——好吧，我们并不因此而减其尊敬，这仍

其为我们不愿分与旁人者，与旁人共之者，高处的晦气，我们的晦气……

372 为什么我们不是理想者

从前，哲学家畏惧感觉：我们——也许已太忘废了这种恐惧么？我们这班现代哲学人与将来哲学人，于今皆是感觉主义者，——不是根据理论，如此，却是在于实际，实施……从前的哲学家，与此相反的，以为自己被感觉引诱出自己的世界，那冷静底"观念"之域，引诱到危险底南方的海岛上来了：于此，如他们所畏惧的，他们哲学家的贞德，将如残雪之消于日光。"将蜡塞住耳朵，"在那时几乎是治哲学的必要条件，如果说人生是音乐吧，一位真哲学家更听不到人生了，他否认生命之音乐，——这是哲学家的一种旧迷信，以为一切音乐皆是悉沦尼的音乐①。——然而现在我们却愿恰与此相反的批评（虽则这本来也同一样荒谬）：便是以为观念比感觉为更坏底引诱者，以其一切冷静贫血的象征，而且未尝一度不拘于这种象征，——观念是常以哲学家的"血"为生活的，常是将他的感觉消蚀完，甚而，倘若人肯见信的话，还消蚀完他的"心"。这班古之哲学家是没有心肠的：治理哲学常是一种血蝠主义。像在这种典型人物之前，甚至如斯宾诺萨，你们不感觉有深为贫血深为可怖者在么？你们看不到这里所演的一出戏么，只是增进的苍白化——只加理想地显出的消除感觉作用？你们不感觉到在背地有一久已藏匿了的吸血者，起始是吸完感觉，终于只保留只剩下枯骨及枯骨的响声么？——我是说，只剩下了门类，方式，名词（因

---

① Sirenen-Musik 乃阿德雪诗中之水怪，以音乐迷舟子之魂，而覆其舟。

为，请原谅我，在斯宾诺萨所遗余的，爱神智（amor intellectualis dei），只是一点枯骨的响声而已，没有别的！“爱”是什么，“神”是什么，倘若它们一滴血也没有？……）总之：至今一切哲学的理想主义，如果不是像柏拉图（Plato）一样，是过丰富且危险底健康，对过强烈底感觉之恐惧，一位苏格拉底派聪明人物的聪明；便是疾病一般。——也许我们近代人只是不够健康，遂不需要柏拉图的理想主义么？而我们不畏惧感觉，因为——

373 “科学”之为偏执

由于阶级分化的自然规律，学者，只要是属于精神的中等阶级，便根本见不到实际底伟大问题与疑问；他们的勇气，一如他们的视线，皆达不到那上面去，——尤其是，使他们成为研究者的那必需，他们内心的预想和愿望，愿事物是如此如彼创造的，他们的恐惧和希翼，皆太快的归于平静，趋于满足了。例如，那英国学究斯宾塞尔（Herbert Spencer），像他那么热烈，划出一根希望线，一道值得愿望者之地圆线，那种“为我主义与兼爱主义”永远不断的协调，为他所梦想的，这，使我们这样的人几乎憎恶起来了：——以这种斯宾塞尔的视线为最究竟底视线之人生，在我们看来好像是真可鄙视，值得消灭的了！但他之已必觉某者为最高希望，而在旁人不过是一种可憎的可能，便是一个疑问号，非斯宾塞尔所能预见者……同样的，现在这种信仰，许多物质主义的自然科学研究者所引为满足的，相信一个世界，在人类思想人类估价中有其等量有其衡量的，相信一个“真理的世界”，以我们的四方的小器的人类理智之助力，终究能够达到的，——怎么？我们真要这么让生存被贬抑为算盘的一种数算练习，为数学者的闲居之业么？人最不宜祛除

生存的多方之性质：佳趣致如此要求，我的先生们，对于凡出乎你们的地平线以外的一切之敬仰的趣致！而一种宇宙解释独是对的，你们所持的为不差，以之可以科学地探讨下去研究下去，在你们的意态里（——你们实以为是机械地么？）一种宇宙解释，只容许数，算，量，视，与探取，而更无其他，这是一派粗笨与朴实呀，倘若不是精神病，不是痴愚主义！与此相反的岂不是很可能么，刚刚是生存之最肤浅者外表者——它的现相，它的皮肤，它的明显处——最先让人觉知？甚且也许唯此使人觉知？一种"科学底"宇宙解释，如你们所知的，因此可以是一种最愚蠢底，便是说，在一切可能的宇宙解释中最无意识的一种：这是向机械学者耳提面命的说，这班机械学者诸君，现在最喜在哲学家中闲混的，而且绝端误看了生存，以为机械学是最初而且最终的规律之理，以此一切存在皆像在地基上一样建造起的。但一种纯粹机械底世界当是多么纯粹无意识的世界！假想，人估计一种音乐的价值，纯依于看它有多少可以数，可以算，可以列入公式者，——这么一种音乐的"科学底"估计当是多么荒谬！人从之所得的，所懂的，所识的，当是什么！无有，毫无所有，在它之真所以为"音乐"者……

374 我们的新底"无极"

生存的远景性质及于多远，或者生存还有无其他性质，或者一种没有解释没有"意识"的生存，是否便真"无意识"，或者，另一方面，一切生存是否真为有解释的生存——这一切，很正当的，皆不能以智慧的最勤苦最谨严底分析与自试而确定的：因为人类的智慧，在这种分析间，不免于在其远景中看到自体，而且只在这种远景形式中看到自体。我们看不到我们的角落：这是一种毫无希望

的好奇，求知道此外还能够有他种智慧和远景：例如是否有任何其他的存在，能回转地感觉时间，或递换地向前也向后感觉时间（于是使人生另有一方向，且可以有另外一种因果观念）。但我以为，我们现在至少是距这种可笑的僭妄很遥远，从我们这角隅发号施令，而且只是从这角落望去方可以有远景。反之，这宇宙于我们又更一度成为“无极”了只要我们不能拒斥这可能性，这包涵了无尽的解释的。伟大底惊怖更一度掩袭我们：——谁还有兴致，立刻照旧的方法，将这未知的宇宙之巨物，祀奉如神呢？且从此将这未知者当作这“未知之人物”一样敬拜呢？啊，在这未知者上还有许多非神圣底解释之可能，甚多解释的魔道，愚蠢，痴顽，——我们自己的人类的，太人类的解释，我们所知的……

375 缘何我们好像耶毗觉派

我辈现代人物，对于最后的确信是审慎的，我们的怀疑，长寻伺各种魔道与良心的诡谲，在于每种强烈信仰，每种绝对底“然”与“否”中的：这怎么解？也许在这中间人们可以见到一大部分“灼伤了手的小孩”的谨慎，幻灭了的理想主义者之戒心，但另一部分而且是较好的一部分，则可见其为从前站在角落里的人之欢悦底好奇心，因他那角隅而沦于失望中的，从此却逍遥放荡于角落的反面，于无限中，于空阔里。从此，便构成了一种近于耶毗觉派的智识倾向，不轻易放过事物的疑问性质的；同样的一种对伟大道德名词道德态度的憎恶；一种趣味，谢却一切粗率方正底对称比较，且矜持地自觉其态度之保守的。因为这也构成我们的骄矜，在我们向前奔突以求“确实”之冲动中，轻轻收住缰绳，骑士在他最急疾底驰骋时，凝然制住自己；因为现在和从前一样，我们驾驭了狂驰怒

烈底马，而设若我们迟回引却，则当然很少是危险使我们迟回，引却的……

376 我们的迟缓时间

一般底艺术家和“创作”上的人物，母性人们，皆这么感觉的：他们总是相信，在他们的生涯的每一段落——每一作品往往将人生分隔为另一时期，——便已达到了目的地了，他们常是忍耐地对待死，怀了这种感觉：“于此我们是成熟了。”这并非疲劳的表现——却是表现了某种秋日的融和与温淑，每一作品本身，每一作品之成熟，所遗留与其创造者的。于是人生的时率是迟缓化了，化为稠叠，而且流出蜜汁——化为悠长底休止，化为对此悠长底休止之信仰……

377 我辈无家者

今之欧洲人中间，不乏这种人，有理由自称为无家者，在优异而且尊严底意态里，——刚刚是在这一班人，我的秘密智慧和“快乐知识”应该特别印在心上！因为他们的运数是艰难的，他们的希望也飘摇，替他们发明一种慰安，真是特殊底技巧，——但这有何补！我辈将来之子，我们如何能安于现代！我们皆不宜于一切理想，使人在这柔脆底破碎的过渡时代而能安恬的，至若关于这时代的“现实”，我们也不相信其能恒久。这层冰，今日还存留的，已非常薄弱了：融风吹来，我们自己，我辈无家者，便是破解这冰及其他太薄弱底“现实”之一助……我们不“保藏”什么，我们也不要回到什么往古，我们毫不“自由”，我们不为“进步”而工作，我们无需对

市场上将来之妖女塞住我们的耳朵，——凡她们所唱的，“平权”，“自由社会”，“更无主子，也更无奴隶”，这一切皆引诱我们不动！ 我们根本不以为这值得愿望，正义与和平之国土在地球上建立起来（因为在任何状态下这将为深度之中庸与中国化的国土），我们欢喜一般底人，同于我们爱危难，爱战斗，爱探险的，不让自己受和解，束缚，妥协，割截的，我们将自己列入征服者，我们思索新组织之必需，甚且是新奴隶制之必需——因为“人”这典型的每种强化每种高升，也附属了一种新底奴隶制——不是么？和这一切我们必不安于一个时代里，这个自好僭取一切光荣，自称为最人道，最和缓，最公道的时代，至今为日光所见的！够坏的，我们刚在这些美好底名词之下，只有更其丑恶底隐匿思想！其间我们只见到深沉底衰弱，疲倦，高年，消逝底力量之表现——或者假装！一位病者用什么样的粉饰隐盖他的虚弱，这于我们有什么关系！一任其当作他的道德表现吧，——无疑的，软弱使人温柔，啊，如此温柔，如此正道，如此无侮，如此“人道”！——“同情的宗教”，人将劝诱我们信之，——啊，我们识得这班歇斯选里的小丈夫与小妇人，今兹刚刚需要这种宗教当作面幕与粉饰的！我们不是人道主义者，我们不肯谈起我们的“对人类的爱”——于此，我们这种人是不够像戏子的！或者，不够为圣西门之徒，不够为法国人！人应该先有情欲感觉的胆汁之过多，与爱情的焦急，以便忠实地以其欲焰接近人类……人类！还有更丑的在一切老女人中的老女人么？（——除非这也许是“真理”：一个哲学家的问题）。不然的，我们不爱人类；另一方面，我们久已不够是“德国的”了（如“德国的”这名词今日流行着的意思），不足以大谈国家主义和民族憎恨，不能欢喜国家的心上创痕和血中中毒，欧洲的民族以此现在彼此相隔离相禁制，犹如防疫的。于此，我们皆太公平，太乖戾，太骄纵了，也

太懂得事理，太多阅历：我们宁肯隐居山林，超乎现世，“不合时宜”，神往于古世纪或将来世界，只要免除我们的默默底沉怒，要被判定为一种政治的证人，这政治徒然使德国的精神荒芜，使之虚妄，此外也还是一种小器政治的：——这政治岂不是需要自树于两种死敌的怨恨间，以使其自身不立刻毁败的么？岂不是必须愿望欧洲小邦的永存么？……我辈无家者，在种族在系胤上太多方太混和了，不足以为“现代人物”，因此也较少被迷惑，去分担那民族的虚妄骄矜，和悖乱，今兹在德国为德国意识的表征的，而且在这“历史意识”的民族中，使人感觉加倍虚伪加倍不正当的。我们，一言以蔽之——而且这该是我们的尊贵称呼！——我们是好欧洲人，欧洲的承继者，几千年欧洲精神思想的富足过富足底继承人，但也是负了过富足底责任的继承人：是这么一种人，对于基督教自觉是长大了，不爱好了，也正因为我们是从它生长出来的，因为我们的远祖是基督教的绝对正直信徒，为了他们的信仰曾自愿地牺牲过财产与生命，地位和祖国的。我们——作同样的事。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的不信仰么？为了一切不信仰么？不的，这你们知道的更清楚，朋友们！在你们中间隐藏的“是”，强于一切“不是”与“或许”，以之你们与你们的时代皆疾病的；设若你们必须驶出海洋，你们殖民者，则驱策你们去的，也是——一种信仰！

378 “于是重归澄澈”

我辈，精神的富裕者与好施者，如开着的井泉之在于道左，而且不禁制任何人从我们汲取：我们苦于不能拒绝，凡我们所愿拒绝的，我们无以阻止人使我们浑浊，阴暗，——我们所生存其中的这时代，以其“最入时的”什么，污秽底鸟，以其粪秽，小孩们，以其废

物，疲倦的，在我们旁边休息的浪游人，以其大大小小可怜之物，皆投入我们，溷浊我们，但我们将一样的作，如我们常常作过的：凡人抛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皆纳之至于我们的深处——因为我们是渊深的，我们不遗忘——于是而重归澄澈……

379 痴人的插话

写这本书的人，不是憎恶人世者：对人间的“憎恨”，现在价值太高。憎恨，如人从前之恨人类，像梯蒙（Timon）那样，整个的，不退转的，以全副心情，以纯粹对憎恨之爱好——这样却必须祛斥“蔑视”才行：——而多少深刻底快乐，多少忍耐，甚而至于多少慈善，我们刚刚得感谢蔑视的！于此，我们还是“上帝的选民”：深刻底蔑视是我们的嗜好与特权，我们的艺术，也许还是我们的美德，我辈近代人中的近代人！……反之，憎恨却使人平等，使人彼此相对，在憎恨中有尊敬，末了：在憎恨中有恐惧，大部分恐惧之情。但我辈大无畏者，我辈这时代中的精神思想者流，我们深知我们的利益，自为精神思想者生存于这时代中而无惧。人很难将我们断颈，拘禁，放逐；甚且并禁止或消毁我们的书籍也不能。时代爱好精神思想，爱好我们而且需要我们，即算我们使人知道我们是蔑视中的艺术者；凡与旁人的交际，在我们适成为轻微底嫉恶；以我们的一切温恭，忍耐，和蔼，客气，不能祛除我们的鼻觉在人们近边的偏颇觉性；我们愈是爱自然，设若自然愈是无人道，而且也爱艺术，设若这艺术是艺术家在人们前的遁逃，或者这艺术是艺术家对人世之讥诃，或者这艺术是艺术家对自己的嘲笑……

380 “浪游者”致词

为要从远处一度观察我们欧洲的伦理，以之比较其他的已往的或是将来的伦理，则人必须像浪游人一样作，浪游者欲求知道一个城市中的钟楼有多高，便离开这城市望去。“关于道德成见的思想”，倘若不求其为对成见的成见，便必须以道德之外的一位置为前提，超乎善与恶以外的一彼土，人必须升上去，攀缘上去，飞行上去的，——而且，在这事上，无论怎样是出乎我们的善与恶以外的另一境，出脱了一切“欧洲的”什么，这一切“欧洲的”什么，是指统治着的价值估计的总和而言，这些价值估计，在我们已化为血与肉的。而人之刚刚欲超脱，上登那一境，也许便是一点点小痴狂，一点特殊底不理智底“你必须”——因为我辈智识者，有我们的“非自由意志”的癖好：——这问题是，人是否真能上臻于那一境。这便系于多方的条件，主旨是这种问题，我们的轻重怎样，然则是我们的“比重”的问题。人应该是非常轻的，以便驱策他的求知之意志，至如此遥远，且超出时代以外，以便养成洞澈千年的眼光，而在这眼光中还要有明净底天宇！人应该将自己从许多东西下解放出来，今日刚刚将这辈欧洲人压迫的，阻滞的，使我辈卑下，使我辈沉重的。这么一种彼土人物，欲见到他的时代的最高价值标准的，起初便应当“超过”在自己内中的时代——这是他的力量试验——因此也不但是他的时代而已，也还应制胜他至今对于这时代的憎恶与违反，以及他在这时代上的苦痛，他的不合时宜，他的浪漫主义……

381 论了解

凡人著书写文章，不但是求人了解，却也一样的确切是求不被人了解。这根本不是反对一本书的理由，倘若有人觉其不可了解：也许这原是那著者的用心，他不要被“任何人”懂得的。凡是高贵底思想与趣味，倘若要自加发表，也选择其听众的；一面选择，一面便拒却“其他的人”于范围之外。这里，便是每种风格的一切精深律例的由来：拒人于远，造成距离，禁止“进入”，——这“进入”即是了解，如方才说过的了，——同时却开启那班人的耳聪，耳识与他们相类的。姑且在我们中间讲我自己的事，——我既不求以我的愚蒙，复不欲以我的性情的活泼，阻止你们了解我，我的朋友们，不以性情的活泼，无论其怎样驱迫我疾速地达到一件事，以求根本能达到这件事。因为我对一个艰深问题，态度是和人冷水浴一样——赶快进去，赶快出来。人之未潜入深处，或下去而不够深，是畏水者的迷信，是冷水的敌人；他们说的是无经验的。啊！大寒冷使我急促！——而且，附带的在此我要问：一件事如果只是匆促地被触及，瞥及，一闪光中见到，便真是不被了解，不被认识么？应该在上面稳定地坐住才行吗？好像孵一个卵似的？“日日夜夜守护之”(Diu noctuque incubando)，如牛顿(Newton)之说他自己？至少有一种特殊羞怯而且敏感底真理，除开突取便不可得的，——或则应突然掩袭之，或则只能放过……末了，我的简促还有另一种价值：凡我所治的这些问题，我应该说的非常简促，以使其更简促的被人听到。人如果为超伦理者，便应提防避免破坏旁人的天真，我是说，驴子，及男女两性的老未婚者，从人生毫无所得，只有渠们的天真的；甚者，我的著作应该使他们充满热情；升华，鼓励其趋于

道德。在世界上我不知道有什么更有趣的事了，看着充满热情的老驴子，和因道德的美妙感觉而激动的未婚老男女：而且，“这我是看见了的”——苏鲁支如此说，这足以解释我的简促了；更坏的是我的愚蒙，这是在我自己毫无秘密的。有这样的时分，我以此自羞的；自然又有这样的时候，我更羞于这种自羞。也许凡我辈哲学家，在智识方面现在是居于不到的地位：学术是滋生的，我们中间最有学问的，近于发现自己是懂得太少了。然而倘若事情不是这样的，则更坏，——倘若我们知道的太多；我们的使命，是而且最初便是，不将我们自己混淆。我们是与学者不同：虽然也无能否认我们在其他方面有学问。我们有另外的需求，不同的滋长，特殊的消化力：我们要的更多，我们也要的更少。一位精神思想者在滋养上需要多少，是没有固定底方式的；设若他的嗜好在于独立，在于敏捷的来往，在于流浪，在于冒只有最急速的人能为的险，则他宁肯以自由而且菲薄的饮食而生活，不肯不自由，太饱满。一位善跳舞者所求于他的滋养的，不是脂膀，却是求有大的韧性和气力，——而我不知道，一位哲学家的精神思想还欲成为什么，除了为一好跳舞家。跳舞是他的理想，也是他的艺术，终于还是他唯一底虔诚，他的“礼拜”……

382 伟大健康

我辈新人物，无名者，难于了解者，一种还未经证明的将来之早生子——我们为达新的目的，便也需要一种新的工具，便是一种新的健康，比从来一切健康，更为强盛，善巧，柔韧，勇迈，和悦。有谁的心灵，如果渴欲经历从来之价值与可乐者的全般，如果渴欲航行过这理想的“地中海”之沿岸，有谁，如果，从其最自我之经历的

探险，欲知一位理想之发明者与一位征服者的心情怎样，同样的，一位艺术家，圣者，立法者，哲人，学者，虔诚者，说预言者，一位旧式的非神者，他们的心情又怎样：这人开端便需要一事，伟大底健康——这么一种健康，不但人得而有之的，却也常常获得而且必须获得，因为人常常将其弃掉，而且必须弃掉！……于是，这么久已在途之后，我辈理想有仙舟舟子，或勇迈过于机巧，常遭破舟之厄，受了损伤，但如上所云，更加健康，过于人之所欲称许事，危险地健康，永是重复康健！——好像是，为报偿这，还有未经发现的陆地在我们之前，其边际从来未为人所窥见，至今一切陆地与理想的角落之彼土，是一个世界，充满了美者，奇异者，可疑者，可惧者，类乎天神者，使我的好奇心亦如我们的占有欲，皆翕张到了极致——嗟！我们从兹不能更以其他的事物而满足了！在这种遥望之余，在心智上有了这种饥渴，我们怎么犹可以现代人而自足呢？够坏了：不可免的，在他的最尊严底目的与希望上，我们只以不端正的严肃视之，或者更不一视。另外一种理想在我们面前奔来，一种奇异底，试探底，多危险的理想，我们不欲诱致何人趋去，因为我们不欲向任何人轻易承认其对之有权利：一位精神者的理想，他愚拙地，便是说非故意地，而且是出自过奔涌底充实与强盛，与一切相嬉娱，玩弄凡至今所被目为圣善，神奇，不可触者，于他，凡至高无上者，普通人民合理的以之作价值标准的，已如危险，颓废，卑贱，同其意义，或者至少如懈弛，盲目，一时的自忘，同样的意思；一种理想，在于人之超人的幸福与善愿，时或好像是非人的，例如，这置于至今整个世间严肃之旁，处于一切形貌，文辞，声音，顾盼，道德，问题，种种庄严之侧，便好像是其最形似的不自意的摹拟——然而无论怎样，是与这理想，大严肃方始开展，真实疑问号方始排入，灵魂的命运改变，时钟的指臂转移，悲剧开始……

383 尾声

当我将这沉郁底疑问号，缓缓地缓缓地画下去，而且正在想，怎样使读者记忆起正确研读的美德——啊，多么被忘记而且不被认识的美德哟！——在我周遭，忽然发出了最阴毒，最快活，最鬼怪似的笑声：我的书的精灵忽然掩袭我，提撕我的耳朵，警觉我。"我们忍耐不住了——它们向我叫唤；——去吧，去吧，这乌鸦一般黑的音乐。我们的周遭不是晴朗底上午么？碧绿温柔底土地和细草，跳舞的王国？有更好的欢乐底时分吗？有谁为我们唱一只歌，一支午前曲，如此光明，如此轻扬，如此和悦，使蟋蟀也无惊惧——甚且还请蟋蟀一同歌唱，一同跳舞？宁可还有一支风笛，简单的，农夫用的风笛，不肯要这些诡密底繁声，这些蛙声，墟墓之声，土拨鼠之声，你在你的旷野里以之款待我们的，我的隐士先生！将来的乐师！不行的！不要这种调子！却让我们和合些更适意更愉悦的音乐！"——这样，合你们的意么？我的不耐烦的朋友们！好呀！有谁不想顺从你们的意思？我的风笛已经准备了，我的喉管也准备高歌——它们的音声容许稍稍粗糙，将就一些吧！我们是在山林里呀！但你们所听到的，至少是新东西；而设若你们听不懂，或误解这位歌人，有什么关系！这常是"歌人怨"①。你们能听到他的音乐和节奏愈清楚，则也更能依他的吹弹——跳舞。你们愿意么？……

① 此亦乌兰德之名诗。Uhland：Des Sängers Fluch。